



余 华

十八岁出门远行



十八岁出门远行

余 华



浙江文艺出版社

十八岁出门远行

作者：余 华

责任编辑：水 舟

责任校对：彭卓民

装帧设计：王效宓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电话：5005588转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印刷：北京东光印刷厂

经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787×960 1/32

字数：172 千

印张：10

插页：6

版次：1989年11月北京第1版第1次

ISBN 7-5063-0306-x/I·305

定价：3.90 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余 华漫画像

XB 作

小 传

余华，男。一九六〇年四月三日生于杭州；一九八三年开始文学创作。一九八六年认识前辈作家李陀，从此接受他的有力支持和批评。一九八九年出版第一部小说个人集。

现在浙江省嘉兴市文联工作。

出版说明

文坛时有新星升起。一批思想敏锐、艺术个性独特的青年作家，近年来创作了大量别开生面的优秀作品。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的希望。为扶植新人、繁荣创作，我们特分辑出版这套均系青年作家第一部佳作的“文学新星丛书”。愿这套丛书的陆续出版，能为文学新军的崛起和壮大，起到铺路搭桥的作用。我们的事业是伟大而艰巨的。我们深信，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学，必将迎来一个群星灿烂的时代！

作家出版社

目 录

十八岁出门远行	1
西北风呼啸的中午	11
萤火虫	20
一九八六年	28
河边的错误	83
四月三日事件	143
现实一种	200
世事如烟	259

十八岁出门远行

柏油马路起伏不止，马路象是贴在海浪上。我走在这条山区公路上，我象一条船。这年我十八岁，我下巴上那几根黄色的胡须迎风飘飘，那是第一批来这里定居的胡须，所以我格外珍重它们。我在这条路上走了整整一天，已经看了很多山和很多云。所有的山所有的云，都让我联想起了熟悉的人。我就朝着它们呼唤他们的绰号。所以尽管走了一天，可我一点也不累。我就这样从早晨里穿过，现在走进了下午的尾声，而且还看到了黄昏的头发。但是我还没走进一家旅店。

我在路上遇到不少人，可他们都不知道前面是何处，前面是否有旅店。他们都这样告诉我：“你走过去看吧。”我觉得他们说的太好了，我确实是在走过去看。可是我还没走进一家旅店。我觉得自

己应该为旅店操心。

我奇怪自己走了一天竟只遇到一次汽车。那时是中午，那时我刚刚想搭车，但那时仅仅只是想搭车，那时我还没为旅店操心，那时我只是觉得搭一下车非常了不起。我站在路旁朝那辆汽车挥手，我努力挥得很潇洒。可那个司机看也没看我，汽车和司机一样，也是看也没看，在我眼前一闪就他妈的过去了。我就在汽车后面拼命地追了一阵，我这样做只是为了高兴，因为那时我还没有为旅店操心。我一直追到汽车消失之后，然后我对着自己哈哈大笑，但是我马上发现笑得太厉害会影响呼吸，于是我立刻不笑。接着我就兴致勃勃地继续走路，但心里却开始后悔起来，后悔刚才没在潇洒地挥着的手里放一块大石子。

现在我真想搭车，因为黄昏就要来了，可旅店还在它妈肚子里。但是整个下午竟没再看到一辆汽车。要是现在再拦车，我想我准能拦住。我会跑到公路中央去，我敢肯定所有的汽车都会在我耳边来个急刹车。然而现在连汽车的马达声都听不到。现在我只能走过去看了。这话不错，走过去看。

公路高低起伏，那高处总在诱惑我，诱惑我没命奔上去看旅店，可每次都只看到另一个高处，中间是一个叫人沮丧的弧度。尽管这样我还是一次一次地往高处奔，次次都是没命地奔。眼下我又往高处奔去。这一次我看到了，看到的不是旅店而是汽

车。汽车是朝我这个方向停着的，停在公路的低处。我看到那个司机高高翘起的屁股，屁股上有晚霞。司机的脑袋我看不见，他的脑袋正塞在车头里。那车头的盖子斜斜翘起，象是翻起的嘴唇。车箱里高高堆着箩筐，我想着箩筐里装的肯定是水果。当然最好是香蕉。我想他的驾驶室里应该也有，那么我一坐进去就可以拿起来吃了。虽然汽车将要朝我走来的方面开去，但我已经不在乎方向。我现在需要旅店，旅店没有就需要汽车，汽车就在眼前。

我兴致勃勃地跑了过去，向司机打招呼：“老乡，你好。”

司机好象没有听到，仍在拨弄着什么。

“老乡，抽烟。”

这时他才使了使劲，将头从里面拔出来，并伸过来一只黑乎乎的手，夹住我递过去的烟。我赶紧给他点火，他将烟叼在嘴上吸了几口后，又把头塞了进去。

于是我心安理得了，他只要接过我的烟，他就得让我坐他的车。我就绕着汽车转悠起来，转悠是为了侦察箩筐的内容。可是我看不清，便去使用鼻子闻，闻到了苹果味。苹果也不错，我这样想。

不一会他修好了车，就盖上车盖跳了下来。我赶紧走上去说：“老乡，我想搭车。”不料他用黑乎乎的手推了我一把，粗暴地说：“滚开。”

我气得无话可说，他却慢悠悠地打开车门钻了进去，然后发动机响了起来。我知道要是错过这次机会，将不再有机会。我知道现在应该豁出去了。于是我跑到另一侧，也拉开车门钻了进去。我准备与他在驾驶室里大打一场。我进去时首先是冲着他吼了一声：“你嘴里还叼着我的烟。”这时汽车已经活动了。

然而他却笑嘻嘻地十分友好地看起我来，这让我大惑不解。他问：“你上哪？”

我说：“随便上哪。”

他又亲切地问：“想吃苹果吗？”他仍然看着我。

“那还用问。”

“到后面去拿吧。”

他把汽车开得那么快，我敢爬出驾驶室爬到后面去吗？于是我就说：“算了吧。”

他说：“去拿吧。”他的眼睛还在看着我。

我说：“别看了，我脸上没公路。”

他这才扭过头去看公路了。

汽车朝我来时的方向驰着，我舒服地坐在座椅上，看着窗外，和司机聊着天。现在我和他已经成为朋友了。我已经知道他是在个体贩运。这汽车是他自己的，苹果也是他的。我还听到了他口袋里面钱儿叮当响。我问他：“你到什么地方去？”

他说“开过去看吧。”

这话简直象是我兄弟说的，这话可多亲切。我

觉得自己与他更亲近了。车窗外的一切应该是我熟悉的，那些山那些云都让我联想起来了另一帮熟悉人来了，于是我又叫唤起另一批绰号来了。

现在我根本不在乎什么旅店，这汽车这司机这座椅让我心安而理得。我不知道汽车要到什么地方去，他也不知道。反正前面是什么地方对我们来说无关紧要，我们只要汽车在驰着，那就驰过去看吧。

可是这汽车抛锚了。那个时候我们已经是好得不能再好的朋友了。我把手搭在他肩上，他把手搭在我肩上。他正在把他的恋爱说给我听，正要说第一次拥抱女性的感觉时，这汽车抛锚了。汽车是在上坡时抛锚的，那个时候汽车突然不叫唤了，象死猪那样突然不动了。于是他又爬到车头上去了，又把那上嘴唇翻了起来，脑袋又塞了进去。我坐在驾驶室里，我知道他的屁股此刻肯定又高高翘起，但上嘴唇挡住了我的视线，我看不到他的屁股。可我听得到他修车的声音。

过了一会他把脑袋拔了出来，把车盖盖上。他那时的手更黑了，他的脏手在衣服上擦了又擦，然后跳到地上走了过来。

“修好了？”我问。

“完了，没法修了。”他说。

我想完了，“那怎么办呢？”我问。

“等着瞧吧。”他漫不经心地说。

我仍在汽车里坐着，不知该怎么办。眼下我又想起什么旅店来了。那个时候太阳要落山了，晚霞则象蒸气似地在升腾。旅店就这样重又来到了我脑中，并且逐渐膨胀，不一会便把我的脑袋塞满了。那时我的脑袋没有了，脑袋的地方长出了一个旅店。

司机这时在公路中央做起了广播操，他从第一节做到最后一节，做得很认真。做完又绕着汽车小跑起来。司机也许是在驾驶室里呆得太久，现在他需要锻炼身体了。看着他在外面活动，我在里面也坐不住，于是打开车门也跳了下去。但我没做广播操也没小跑。我在想着旅店和旅店。

这个时候我看到坡上有五个人骑着自行车下来，每辆自行车后座上都用一根扁担绑着两只很大的箩筐，我想他们大概是附近的农民，大概是卖菜回来。看到有人下来，我心里十分高兴，便迎上去喊道：“老乡，你们好。”

那五个人骑到我跟前时跳下了车，我很高兴地迎了上去，问：“附近有旅店吗？”

他们没有回答，而是问我：“车上装的是什么？”

我说：“是苹果。”

他们五人推着自行车走到汽车旁，有两个人爬到了汽车上，接着就翻下来十筐苹果，下面三个人把筐盖掀开往他们自己的筐里倒。我一时还不知

道发生了什么，那情景让我目瞪口呆。我明白过来就冲了上去，责问：“你们要干什么？”

他们谁也没理睬我，继续倒苹果。我上去抓住其中一个人的手喊道：“有人抢苹果啦！？”这时有一只拳头朝我鼻子下狠狠地揍来了，我被打出几米远。爬起来用手一摸，鼻子软塌塌地不是贴着而是挂在脸上了，鲜血象是伤心的眼泪一样流。可当我看清打我的那个身强力壮的大汉时，他们五人已经跨上自行车骑走了。

司机此刻正在慢慢地散步，嘴唇翻着大口大口喘气，他刚才大概跑累了。他好象一点也不知道刚才的事。我朝他喊：“你的苹果被抢走了！”可他根本没注意我在喊什么，仍在慢慢地散步。我真想上去揍他一拳，也让他的鼻子挂起来。我跑过去对着他的耳朵大喊：“你的苹果被抢走了。”他这才转身看了我起来，我发现他的表情越来越高兴，我发现他是在看我的鼻子。

这时候，坡上又有很多人骑着自行车下来了，每辆车后都有两只大筐，骑车的人里面有一些孩子。他们蜂拥而来，又立刻将汽车包围。好些人跳到汽车上面，于是装苹果的箩筐纷纷而下，苹果从一些摔破的筐中象我的鼻血一样流了出来。他们都发疯般往自己筐中装苹果。才一瞬间工夫，车上的苹果全到了地下。那时有几辆手扶拖拉机从坡上隆隆而下，拖拉机也停在汽车旁，跳下一帮大汉开始

往拖拉机上装苹果，那些空了的箩筐一只一只被扔了出去。那时的苹果已经满地滚了，所有人都象蛤蟆似地蹲着捡苹果。

我是在这个时候奋不顾身扑上去的，我大声骂着：“强盗！”扑了上去。于是有无数拳脚前来迎接，我全身每个地方几乎同时挨了揍。我支撑着从地上爬起来时，几个孩子朝我击来苹果，苹果撞在脑袋上碎了，但脑袋没碎。我正要去扑过去揍那些孩子，有一只脚狠狠地踢在我腰部。我想叫唤一声，可嘴巴一张却没有声音。我跌坐在地上，我再也爬不起来了，只能看着他们乱抢苹果。我开始用眼睛去寻找那司机，这家伙从此正站在远处朝我哈哈大笑，我便知道现在自己的模样一定比刚才的鼻子更精彩了。

那个时候我连愤怒的力气都没有了。我只能用眼睛看着这些使我愤怒极顶的一切。我最愤怒的是那个司机。

坡上又下来了一些手扶拖拉机和自行车，他们也投入到这场浩劫中去。我看到地上的苹果越来越少，看着一些人离去和一些人来到。来迟的人开始在汽车上动手，我看着他们将车窗玻璃卸了下来，将轮胎卸了下来，又将木板撬了下来。轮胎被卸去后的汽车显得特别垂头丧气，它趴在地上。一些孩子则去捡那些刚才被扔出去的箩筐。我看着地上越来越干净，人也越来越少。可我那时只能看着了，因为我

连愤怒的力气都没有了。我坐在地上爬不起来，我只能让目光走来走去。

现在四周空荡荡了，只有一辆手扶拖拉机还停在趴着的汽车旁。有个人在汽车旁东瞧西望，是在看看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拿走。看了一阵后才一个一个爬到拖拉机上，于是拖拉机开动了。

这时我看到那个司机也跳到拖拉机上去了，他在车斗里坐下来后还在朝我哈哈大笑。我看到他手里抱着的是我那个红色的背包。他把我的背包抢走了。背包里有我的衣服和我的钱，还有食品和书。可他把我的背包抢走了。

我看着拖拉机爬上了坡，然后就消失了，但仍能听到它的声音，可不一会连声音都没有了。四周一下子寂静下来，天也开始黑下来。我仍在地上坐着，我这时又饥又冷，可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我在那里坐了很久，然后才慢慢爬起来。我爬起来时很艰难，因为每动一下全身就剧烈地疼痛，但我还是爬了起来。我一拐一拐地走到汽车旁边。那汽车的模样真是惨极了，它遍体鳞伤地趴在那里，我知道自己也是遍体鳞伤了。

天色完全黑了，四周什么都没有，只有遍体鳞伤的汽车和遍体鳞伤的我。我无限悲伤地看着汽车，汽车也无限悲伤地看着我。我伸出手去抚摸了它。它浑身冰凉。那时候开始起风了，风很大，山上树叶摇动时的声音象是海涛的声音，这声音使我恐惧，使

我也象汽车一样浑身冰凉。

我打开车门钻了进去，座椅没被他们撬去，这让我心里稍稍有了安慰。我就在驾驶室里躺了下来。我闻到了一股漏出来的汽油味，那气味象是我身内流出的血液的气味。外面风越来越大，但我躺在座椅上开始感到暖和一点了。我感到这汽车虽然遍体鳞伤，可它心窝还是健全的，还是暖和的。我知道自己的心窝也是暖和的。我一直在寻找旅店，没想到旅店你竟在这里。

我躺在汽车的心窝里，想起了那么一个晴朗温和的中午，那时的阳光非常美丽。我记得自己在外面的高高兴兴地玩了半天，然后我回家了，在窗外看到父亲正在屋内整理一个红色的背包，我扑在窗口问：“爸爸，你要出门？”

父亲转到身来温和地说：“不，是让你出门。”

“让我出门？”

“是的，你已经十八了，你应该去认识一下外面的世界了。”

后来我就背起了那个漂亮的红背包，父亲在我脑后拍了一下，就象在马屁股上拍了一下。于是我欢快地冲出了家门，象一匹兴高采烈的马一样欢快地奔跑了起来。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十六日北京

西北风呼啸的中午

阳光从没有一丝裂隙一点小洞的窗玻璃外面窜了进来，几乎窜到我扔在椅子上的裤管上，那时我赤膊躺在被窝里，右手正在挖右眼角上的眼垢，这是我睡觉时生出来的。现在我觉得让它继续搁在那里是不合适的，但是去粗暴地对待它也是没有道理。因此我挖得很文雅。而此刻我的左眼正闲着，所以就打发它去看那裤子。裤子是昨晚睡觉时脱的，现在我很后悔昨晚把它往椅子上扔时扔得太轻率，以至此刻它很狼狈地耷拉着，我的衣服也是那模样。如今我的左眼那么望着它们，竟开始怀疑起我昨夜睡着时是否象蛇一样脱了一层壳，那裤子那衣服真象是这样。这时有一丝阳光来到了裤管上，那一点跳跃的光亮看上去象一只金色的跳蚤。于是我身上痒了起来，便让那闲着的左手去搔，可左手

马上就顾不过来了，只能再让右手去帮忙。

有人在敲门了。

起先我还以为是在敲邻居的门，可那声音却分明是直冲我来。于是我惊讶起来。我想谁会来敲我的门呢？除非是自己，而自己此刻正躺在床上。大概是敲错门了。我就不去答理，继续搔痒。我回想着自己每次在外面兜了一圈回来时，总要在自己门上敲上一阵，直到确信不会有人来开门我才会拿出钥匙。这时那门象是要倒塌似地剧响起来。我知道现在外面那人不是用手而是用脚了，随即还来不及容我考虑对策，那门便沉重地跌倒在地，发出的剧响将我的身体弹了几下。

一个满脸络腮胡子的彪形大汉来到床前，怒气冲冲地朝我吼道：“你的朋友快死了，你还在睡觉。”

这个人我从未见过，不知道是谁生的。我对他说：“你是不是找错地方了？”

他坚定地回答：“绝对不会错。”

他的坚定使我疑惑起来，疑惑自己昨夜是否睡错了地方。我赶紧从床上跳起来，跑到门外去看门牌号码。可我的门牌此刻却躺在屋内。我又重新跑进来，在那倒在地上的门上找了门牌。上面写着——

虹桥新村 26 号 3 室

我问他：“这是不是你刚才踢倒的门？”

他说：“是的。”

这就没错了。我对他说：“你肯定是找错地方了。”

现在我的坚定使他疑惑了。他朝我瞧了一阵，然后问：“你是不是叫余华？”

我说：“是的，可我不认识你。”

他听后马上又怒气冲冲地朝我吼了起来：“你的朋友快死了！”

“但是我从来就没有什么朋友。”我也吼了起来。

“你胡说，你这个卑鄙的小市民。”他横眉竖眼地说。

我对他说：“我不是什么小市民，这一点我屋内堆满的书籍可以向你证明。如果你想把你的朋友硬塞给我，我绝不会要。因为我从来就没有什么朋友。不过……”我缓和了一下口气，继续说，“不过你可以把你的朋友去送给4室，也就是我的邻居，他有很多朋友，我想再增加一个他不会在意的。”

“可他是你的朋友，你休想赖掉。”他朝我逼近了一步，象是要把我一口吞了。

“可是他是谁呢？”

他说出了一个我从未听到过的名字。

“我从来就不认识这个人。”我马上喊了起

来。

“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小市民。”他伸出象我小腿那么粗的胳膊，想来揪我的头发。

我赶紧缩到床角落里，气急败坏地朝他喊：“我不是小市民，我的书籍可以证明。如果你再叫我一声小市民，我就要请你滚出去了。”

他的手突然往下一摆伸进了我的被窝，他那冰冷而有力的手抓住了我温热却软弱的脚了。然后我整个人被他从被窝里提了出来，他将我扔到地上。他说：“快点穿衣服，否则我就这么揪着你去了。”

我知道跟这家伙再争辩下去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他的力气起码比我大五倍。他会象扔一条裤子似地把我从窗口扔出去。于是我就说：“既然一个快死的人想见我，我当然是乐意去的。”说完我从地上爬起来，开始穿衣服。

就是这样，在这个见鬼的中午，这个大汉子一脚踹塌了我的房门，给我送来了一个我根本不想要的朋友，而且还是一个行将死去的朋友。此刻屋外的西北风正呼呼地起劲叫唤着。我没有大衣，没有围巾，也没有手套和帽子。我穿着一身单薄的衣服，就要跟着这个有大衣有围巾、还有手套和帽子的大汉，去见那个不知道是什么模样的朋友。

街上的西北风象是吹两片树叶似地把我和大汉吹到了朋友的屋门口。我看到屋门口堆满了花圈。大汉转过脸来无限悲伤地说：“你的朋友死了。”

我还来不及细想这结果是值得高兴还是值得发愁。就听到了一片嘹亮的哭声。大汉将我推入这哭声中。

于是一群悲痛欲绝的男女围了上来，他们用一种令人感动不已的体贴口气对我说：“你要想得开一点。”

而此时我也只能装作悲伤的样子点着头了。因为此时已没有意思再说那些我真正想说的话。我用手轻轻拍着他们的肩膀，轻轻摸着他们的头发，表示我感谢他们的安慰。我还和几个强壮的男人长久而又有力地握手，同时向他们发誓说我一定会想得开的。

这时一个老态龙钟的女人走了上来，眼泪汪汪地抓着我的手说：“我的儿子死了。”

我告诉他：“我知道了，我很悲伤，因为这太突然了。”我本来还想说自己昨天还和她儿子一起看太阳。

她于是痛哭起来，她尖利的哭声使我毛骨悚然。我对她说：“你要想得开一点。”然后我感到她的哭声轻了下去，她开始用我的手擦她的眼泪。接着她抬起头来对我说：“你也要想得开一点。”

我用力地点点头，说：“我会想得开的。你可要保重身体。”

她又用我的手去擦眼泪了，她把我的手当成手帕了。她那混浊又滚烫的泪水在我手上一塌糊涂地

涂了开来。我想抽回自己的手，可她抓得太紧了。
她说：“你也要保重身体。”

我说：“我会保重身体的，我们都要保重身体。
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

她点点头，然后说：“我儿子没能等到你来就闭眼了，你不会怪他吧？”

“不会的，我不会怪他。”我说。

她又哇哇地哭开了，哭了一阵她对我说：“我只有这么一个儿子，可他死了。现在你就是我的儿子了。”

我使劲将手抽了回来，装作要擦自己的眼泪。我根本没有眼泪。然后我告诉她：“其实很久以来我一直把你当成自己的母亲。”我现在只能这样说了。

这句话惹得她更伤心地哭了起来。于是我只好去轻轻拍打她的肩膀，拍到我手酸时她才止住了哭声。然后她牵着我的手来到一个房间的门前，她对我说：“你进去陪陪我儿子吧。”

我推开门走了进去，里面空无一人但却有个死人躺着。死人躺在床上，身上盖着一块白布。旁边有一把椅子，象是为我准备的，于是我就坐了上去。

我在死者身旁坐了很久，然后才掀开那白布去看看死者的模样。我看到了一张惨白的脸，在这张脸上很难看出年龄来。这张脸是我从未见到过的。我随即将白布重又盖上。心里想：这就是我的朋友。

我就这样坐在这个刚才看了一眼但又顷刻遗忘

的死人身旁。我到这儿来并非是我自愿，我是无可奈何而来。尽管这个我根本没打算接纳的朋友已经死了，可我仍没卸去心上的沉重。因为他的母亲接替了他。一个我素不相识也就谈不上有什么好感的老女人成了我的母亲。她把我的手当成她的手帕让我厌烦，可我只能让她擦。而且当以后任何时候她需要时，我都得恭恭敬敬地将自己的手送上去，却不得有半句怨言。我很清楚接下去我要干些什么。我应该掏出二十元钱去买一个大花圈，我还要披麻戴孝为他守灵，还得必须痛哭一场，还得捧着他的骨灰挽着他的母亲去街上兜圈子。而且当这些全都过去以后，每年清明我都得为他去扫墓。并且将继承他的未竟之业去充当孝子……然而眼下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立刻去找个木匠，请他替我装上被那大汉一脚踢倒的房门。可我眼下只能守在这个死鬼身旁。

一九八七年二月十四日

萤火虫

黄昏就这样陷入了无边的宁静。天空明净如无。在其深远处，却有一群晚霞奔腾而起，生机勃勃不知疲倦。若不是那些形状各异的树木在轻轻摇曳，置身于这无涯的田野之内真会寂寞难忍。房屋散失开来，尽管错落有致，可远远望去却叫人难有亲切之感。田埂是苍白的，两旁镶着青青芳草，田埂已经沉默百年。小河是蓝色的，在田野里随意扭动。风是最叫人欢喜的，在天地间漫游。但风是看不到的。

于是夏天来了。

在去年这样一个美丽动人的黄昏里，外公的灵魂脱离了躯壳，冉冉飘起，又从敞着的窗口飘出，然后汇入了那一片宁静之中。从此以后，外公再不回来，和风结伴去漫游了，

外婆说：“外公是上天去了。”

外公的灵魂上天去了，留下一具僵硬的躯壳和那些再不会抖动的白白的胡须。灵魂去漫游，这些被埋在了屋后菜园里。

外公猝然离去的一瞬间，外婆撕心裂胆地哭喊起来：“你好狠心呵，也不把我带走。”

停立在床边的小林和小慰不禁毛骨悚然，瑟瑟发抖。猜想外公大概是到一个可怕的地方去了。

可是外公不是明明躺在床上吗？

事后外婆才说外公死了。

可是死究竟是怎么一会事？

外婆说外公的灵魂飘到天国里去了。

在那颗跳动的煤油灯火旁，外婆讲述起美丽的天国。

“有时外公会在黄昏时刻，和风一起出来的。”

听说外公去了一个十分美妙的地方，两个孩子心里羡慕不已。回想起外婆在那个黄昏里撕心裂胆的哭喊声，孩子才知道外公把他们丢下了。

孩子心想：“外公真坏呵。”

去了那么一个美丽的地方，竟不把他们带上。难怪外婆要说：“你好狠心呵。”

对死亡充满向往的小林和小慰，却不知死又得经历怎样的过程。便去问外婆，外婆的回答很简单，说是上了外公这样的年龄便会死去。

外公是六十七岁时死去的。

岁月总是这样漫长，而到外公进天国的年龄还得六十多年。这六十多年让两个孩子不堪忍受。

就没有别的办法吗？

“没有。”外婆十分坚决地摇了摇头。

于是只能耐心等待，虽然一想到还得六十多年以后，两个孩子便会唉声叹气。可也只好等待，别无他法。

外公葬后三个月，在堂屋里出现了一具棺材，那是外婆的。

看到外婆整日怔怔地坐在棺材旁，两个孩子渐渐地心里有些明白，知道外婆也快要去了。

“外婆会带我们去吗？”小慰问。

小林摇摇头，他想，既然外公没带他们去，那么外婆也不会了。

小慰不禁眼泪簌簌而下。

在那些明净透彻的黄昏里，两个孩子站在屋前路口上，心里重复着外婆说过的话“有时外公会在黄昏时刻，和风一起出来的。”

在黄昏广阔无比的宁静里，两个孩子就象两只小鸟一样。头发泛出点点微红。那是因为晚霞在注视着他们。

风在他们身上滑过，恍若是外公来到了跟前。孩子久久站着不愿离去。

“外公走了吗？”小慰问。

“还没有。”小林摇摇头。

只要还能感受到风，那么外公就没离去。

也有无风的黄昏，两个孩子如两棵不动的树木，依旧站着。

“外公今天会来吗？”小慰站久了会这样问。

“不知道呵。”

一丝微风轻拂而过，小林抓紧小慰的手，悄悄地说：“来了。”然而只是瞬间的感觉。

虽然久久站立，却只有这一瞬间的感觉。但比起风吹不止，两个孩子无疑更为这无风的黄昏所吸引。

呆呆而立，再长的时间也不知疲倦。黄昏的宁静已经将他们吞入。

总是外婆从屋门口喊过来的声音，才使他们悻悻归去。

这样的日子断断续续，迟钝的岁月便不再漫长。转眼到了外公的忌日。

“外公就是去年这一天死去的。”外婆说。

那些过去了的日子里，孩子觉得每天都是那么漫长。而这一天突然来到，他们不由感到这么快呵。

“外公今天晚上要回家来吃饭。”外婆又说。

这更是万万没有料到，外公居然要回家来吃饭。孩子惊奇不已。

傍晚时分，外婆领着两个孩子来到路口。这正是孩子常常停立的路口。

外婆点燃几炷香，插入泥土，然后朝西而跪。小

林和小慰各在一旁跪下。

此刻绯红的晚霞正在慢慢升起，于是宁静的天空里出现了微微的骚动。远处的地平线广阔无比，弧形的姿态如两条长长的拥抱过来的手臂。

外公正是在这样一个黄昏里溘然离去的。

当无边无际的田野映入孩子的瞳仁时，孩子的心蓦然扩展开来，不一会就变得空旷无比。东风吹在他们背上，一股温暖油然而生。他们感到外公仿佛站在背后，便扭回头去张望，望到的依然是一片无边无际的田野。

香灰逐渐掉落在地，一段一段地静躺下来。烟在袅袅升起，在半空中断成一截一截。

在这寂静无声的黄昏里，两个孩子仿佛听到了悠远的钟声。那声音来自何处，却不得而知。

待香燃尽，待烟消散，外婆便站了起来，两个孩子也站了起来，一人扯住外婆一边的衣角，回家去了。

因为人不再遮挡住风，那些静躺的香灰便被吹动起来，慢慢化成粉末。被风吹起后又纷纷落了下来，归入尘土之中。而那一小截插入泥土中的，也将在不久和泥土交融。

从空旷的田野走进了房屋，原本宽敞的房屋瞬间窄小了起来。虽有两扇洞开的窗户在传递着外面的光亮，可屋内仍是一片昏暗。

或许是因为外公要回家来，清贫惯了的外婆才

在桌上摆出如此丰盛的菜肴。然而馋嘴的孩子在桌旁端坐时，却丝毫不为那缓缓洋溢着的气味所诱惑。

时刻期待着外公的出现，心情由于过度的激动居然十分平静了。而外公是以如何的形象出现呢？这正是孩子全神贯注的目的。

四只黑黑的眼睛盯住窗外那一小块天空。那真是洁净无比的天空。深蓝的颜色若有若无。

渐渐地那一块天空开始模糊起来，蓝色越陷越深，而黑色则开始呈现。不久天空消失了，窗口也便成了一个无底黑洞的洞口。星星这个时候来到，闪烁着白色的光亮，十分遥远，十分神秘。

这时外婆“嗤啦”一声划亮了火柴，点着红蜡烛。

随着“嗤啦”一声，窗户因为风吹动而发出了摇晃的响声。

小林抓住小慰的手，紧张地说：“来了。”

然而窗户响过之后，寂静又呈现出来。

与往常不同，这次天黑后外婆没有插上门闩，将门留着一条缝，说是要等敲过十二点以后再去上闩。

“外公要在十二点以前赶回去。”外婆这样说。可是外公什么时候来，外婆却没说。

漫长的寂静在窗户响过后重又来临，两只紧紧捏在一起的小手逐渐松了开来。

跳动的烛光下，桌上的菜肴已经没有热气了，显得冰冷而又安详。

外婆虔诚而坐，脸上无一丝表情，仿佛忘却了眼

前的一切。两个孩子脸上的惊奇，则因为过久的期待而开始变得有些不安了。

许久，门吱地轻轻响了起来。

渐渐麻木起来的两个孩子，此刻不由一惊，两只小手又捏到一起。

“来了。”小林说。

小慰点点头。

仿佛有一种难言的舒畅从心里流出，而一种神妙的声音则在内心升起。

一只萤火虫翩翩飞来了。

那是一点明亮却不耀眼的光亮，它一跃一跃地飞了进来。

孩子心里便响起了一起一伏的轻轻音律，伴着萤火虫美丽地飞舞。

这就是外公的灵魂吗？

比起外公苍老的面容，无力的走动来，这萤火虫轻盈的姿态，让孩子惊愕不已。

是因为红烛的光线十分微弱，才显示出萤火虫美丽的光亮。而孩子内心的音乐，则是因为萤火虫跃动时与心跳和谐才奏响的。

萤火虫在堂屋里欢快地飞舞了一阵后，开始接近外婆。先是在外婆的头上不停地跳跃，然后钻进了外婆的脖子。在这萤火虫消失的那些时间，孩子看到外婆脸上的神色变得从未有过的安详，从未有过的满足。

从外婆的脖子里飞出来后，萤火虫来到了小林和小慰之间，在两张惊愕不已的脸旁快乐地跳跃。

接着，萤火虫飞到了那一盅黄酒旁。

外公生前是每餐都要喝酒的，因为外公的离去，饭桌上便消失了酒盅。今天说是外公要回来吃饭，外婆才在桌上准备了酒。

萤火虫在酒盅旁逗留的时间竟是那么的长，长得让孩子感到和外公生前饮酒时是一样的时间。

萤火虫没喝酒，只是不停地在酒盅旁跳跃地飞舞。那飞舞的姿态，让孩子感到快乐无比。

外婆将黄酒倒入酒盅时，孩子闻到了洋溢的酒香。可是此刻随着萤火虫的跳跃，孩子仿佛感到酒香正在慢慢消去。而当萤火虫飞离了酒盅，又到暗处去跳跃时，孩子似乎闻不到酒香了。

此刻的萤火虫，那飞舞的姿态似乎有些不一样了，那摇摇摆摆跳跃时仿佛已经醉醺醺了。

想起外公生前喝完酒走路的模样时，两个孩子内心不禁响起了灿烂的笑声。

飞离了酒盅，在暗处飞舞了一阵后，萤火虫便飞进了外婆的卧室，这也是外公生前的卧室。

外公是不是想去睡了？

可是没一会，萤火虫又飞了出来，又在堂屋里闪闪烁烁地跃动。接着飞进了孩子的卧室。

外公是不是去检查我们被子叠了没有？

外公教会了两个孩子叠被子。此刻因为将被子

叠得整整齐齐，孩子心里不禁得意洋洋。

从孩子的卧室飞了出来，萤火虫又如刚才一样跳跃了一阵，然后朝屋后菜园飞了过去。

很久很久，萤火虫没有再出现。

外公的躯体就葬在屋后菜园里，外公的灵魂飞了进去，会不会钻进躯壳里去呢！若钻了进去，那么外公不就又活了吗？

孩子想象着外公从坟墓里爬出来，走到堂屋的情景，竟激动得不知如何是好。

然而萤火虫又飞进了堂屋，又飞到了外婆旁，久久地跳跃了一阵。接着在两个孩子中间飞来飞去。随后朝门的方向飞了过去，可又在那里好似无限留恋地徘徊了起来。

最后终于飞了出去。在萤火虫终于消失的那一瞬间，门又吱地一声轻响。

“外公走了。”孩子心里这样想。一直在心里起伏着的那无声的音乐，此刻也戛然而止。孩子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宁静。

那支红烛已快要燃尽，红蜡流淌在桌上，火苗的跃动也显得越来越微弱了。

于是外婆嗤啦一声又划亮了火柴，点燃了另一支红烛。

此刻，那古老的挂钟敲响了一种沉重的声音，一直敲了十二响。外婆便站起身，去将门闭上。走回时，外婆十分平静地对两个孩子说：

“外公走了。”

这天夜里，两个孩子梦见了一个漆黑的，无边无际又空空荡荡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始终弥漫着一股温馨气息，洋溢着一种庄重的音乐，而无数美丽的萤火虫，则在无声地飞来飞去。

一九八六年

多年前，一个循规蹈矩的中学历史教师突然失踪。扔下了年轻的妻子和三岁的女儿。从此他销声匿迹了。经过了动荡不安的几年，他的妻子内心也就风平浪静。于是在一个枯燥的星期天里她改嫁他人。女儿也换了姓名。那是因为女儿原先的姓名与过去紧密相连。然后又过了十多年，如今她们离那段苦难越来越远了，她们平静地生活。那往事已经烟消云散无法唤回。

当时突然失踪的人不只是她丈夫一个。但是“文革”结束以后，一些失踪者的家属陆续得到了亲人的确切消息，尽管得到的都是死讯。惟有她一直没有得到。她只是听说丈夫在被抓去的那个夜晚突然失踪了，仅此而已。告诉她这些的是一个商店的售货员，这人是当初那一群闯进来的红卫兵中的一

个。他说：“我们没有打他，只是把他带到学校办公室，让他写交待材料，也没派人看守他，可第二天发现他没了。”她记得丈夫被带走的翌日清晨，那一群红卫兵又闯了进来，是来搜查她的丈夫。那售货员还补充道：“你丈夫平时对我们学生不错，所以我们没有折磨他。”

不久以前，当她和女儿一起将一些旧时的报刊送到废品收购站去，在收购站乱七八糟的废纸中，突然发现了一张已经发黄、上面布满斑斑霉点的纸，那纸上的字迹却清晰可见。纸上这样写着：

五刑：墨、劓、剕、宫、大辟。

先秦：炮烙、剖腹、斩、焚……

战国：抽胁、车裂、腰斩……

辽初：活埋、炮毙、悬崖……

金：击脑、棒杀、剥皮……

车裂：将人头和四肢分别拴在五辆车上，以五马驾车，同时分驰，撕裂躯体。

凌迟：执刑时零刀碎割。

剖腹：剖腹观心。

……

废品收购站里杂乱无章，一个戴老花眼镜的小老头站在磅秤旁。女儿已经长大，她不愿让母亲动手，自己将报刊放到秤座上去。然后掏出手帕擦起

汗来，这时她感到母亲从身后慢慢走开，走向一堆废纸。而小老头的眼睛此刻几乎和秤杆凑在了一起。她觉得滑稽，便不觉微微一笑。随后她蓦然听到一声失声惊叫，当她转过身去时，母亲已经摔倒在地，而且已经人事不省了。

他们把他带到自己的办公室后，让他坐下，又勒令他老老实实写交待材料。然后都走了，没留下看管他的人。

办公室十分宽敞，两只日光灯此刻都亮着，明晃晃地格外刺眼。西北风在屋顶上呼啸着。他就那么坐了很久。就象这幢房屋在惨白的月光下，在西北风的呼啸里默默而坐一样。

他看到自己正在洗脚，妻子正坐在床沿上看着他们的女儿。他们的女儿已经睡去，一条胳膊伸到被窝外面。妻子没有发现。妻子正在发呆。她还是梳着两根辫子，而且辫梢处还是用红绸结了两个蝴蝶结。一如第一次见到她走来一样，那一次他俩擦肩而过。

现在他仿佛看到两只漂亮的红蝴蝶驮着两根乌黑发亮的辫子在眼前飞来飞去。

三个多月前，他就不让妻子外出了。妻子听了他的话，便没再出去过。他也很少外出。他外出时总在街上看到几个胸前挂着扫帚、马桶盖，剃着阴阳头的女人。他总害怕妻子美丽的辫子被毁掉，害怕那

两只迷人的红蝴蝶被毁掉。所以他不让妻子外出。

他看到街上整天下起了大雪，那大雪只下在街上。他看到在街上走着的人都弯腰捡起了雪片，然后读了起来。他看到一个人躺在街旁邮筒前，已经死了。流出来的血是新鲜的，血还没有凝固。一张传单正从上面飘了下来，盖住了这人半张脸。那些戴着各种高帽子挂着各种牌牌游街的人，从这里走了过去。他们朝那死人看了一眼，他们没有惊讶之色，他们的目光平静如无。仿佛他们是在早晨起床后从镜子中看到自己一样无动于衷。在他们中间，他开始看到一些同事的脸了。他想也许就要轮到他了。

他看到自己正在洗脚。水在凉下去，但他一点也不觉察。他在想也许就要轮到他了。他发现自己好些日子以来都会无端地发出一声惊叫，那时他的妻子总是转过脸来麻木地看着他。

他看到他们进来了，他们进来以后屋内就响起了杂乱的声音。妻子依旧坐在床沿上，她正麻木地看着他。但女儿醒了，女儿的哭声让他觉得十分遥远。仿佛他正行走在街上，从一幢门窗紧闭的楼房里传出了女儿的哭声。这时他感到水已经完全凉了。然后那杂乱的声音走向单纯，一个人手里拿着一张纸走了过来。纸上写些什么他不知道。他们让他看，他看到了自己的笔迹，还看到了模糊的内容。随即他们把他提了起来，他就赤脚穿着拖鞋来到街

上。街上的西北风贴着地面吹来，象是毛巾擦脚一样擦干了他的脚。

他打了个寒战，看到桌上铺着一叠白纸。他朝白纸看了一会，然后去摸口袋里的钢笔，于是发现没带笔来。他就站起来到别的桌上去寻找，可所有的桌上都没有笔。他只得重新坐回去，坐回去时看到桌上有了两条手臂的印迹。他才知道自己已有三个多月没有来这里了。桌面上积了厚厚的一层灰尘。他想别的教师大概也有三个多月没来这里了。

他看到自己和很多人一起走进了师院的大门，同时有很多人从里面走出来。他看到自己手里正在翻着一本厚厚的书。那时他对刑罚特别热衷，那时他准备今后离开学校后专门去研究刑罚。他在师院图书馆里翻阅了很多资料，还做了笔记。但那时他恋爱了。那次恋爱没有成功。他的刑罚研究也因此有始无终。后来毕业了，他在整理东西时看到了那张纸。当时他是打算扔掉的，而后来怎样也就从此忘了。现在才知道当初没扔掉。

他看到自己正在洗脚，又看到自己正在师院内走着。同时看到自己正坐在这里。他看到对面墙上有一个很大的身影，那颗头颅看上去象篮球一样大。他就这样看着他自己。看久了，觉得那身影象是一个黑黑的洞口。

他感到响亮的西北风跑进屋里来叫唤了。并且贴在他衣角上叫唤，钻进头发里叫唤。叫唤声还拚

命地擦起了他的脸颊。他开始哆嗦，开始冷了。他觉得那风越来越嘹亮。于是他转过脸去看门，门关得很严实。他再去看窗户，窗也关得很严实。

他发现所有的玻璃都象刚刚擦过一样洁净无比，那些玻璃看上去象是没有一样。他觉得费解，桌上蒙了那么厚的灰尘，窗玻璃居然如此洁净。这时他看到了一块破了的玻璃，那破碎的模样十分凄惨。他不由站起来朝那块玻璃走去，那是一种凄惨向另一种凄惨走去。

走到窗前他大吃一惊，他才发现这破碎的竟是唯一幸存的玻璃。其他的窗格里都空空皆无。他不禁伸出手去抚摸，他感到那上面非常粗糙和锐利。摸了一会他觉得有一股热乎乎的东西正在手指尖上微微溢出来。摸着的时候，他看到玻璃正一小块一小块地掉落下去，一声一声清脆的破裂声在他听来如同心碎。不一会，玻璃只剩下一个小小的三角了。

他蓦然看到一双皮鞋对着他微微荡来又微微荡去。他伸出的手立刻缩回，他听到自己的心脏正在咚咚跳得十分激烈。他站住一动不动，看着这双皮鞋幽幽地荡来荡去。接着他发现了两只裤管，裤管罩在皮鞋上面，正在微微地左右飘动着。他猛地推开窗户，于是看到了一具吊着的僵尸。与此同时他听到了一声惊叫，声音来自左前方。他看到黑暗中一棵模糊的树和树底下一个模糊的人影。人影脱离地面，紧张的喘息声从那里飘来，传到他耳中时已

经奄奄一息。过了好久他仿佛听到那人影低声嘟哝了一句——“是你”，然后看到那两条胳膊举起来抓住了一个圆圈，接着似乎是脑袋钻了进去。片刻后他听到了一声轻微的凳子被踢倒在地声，而一声窒息般的低语马上接踵而至。他扶着窗沿慢慢地倒了下去。

很久以后，他渐渐听到了一种野兽般的吼声。那声音逐步接近，同时又在慢慢扩散，不一会声音如巨浪般涌来了。

他猛地从地上跳起来，凝神细听。他听到屋外一片鬼哭狼嚎，仿佛有一群野兽正在将他包围。这声音使他异常兴奋。于是他在屋内手舞足蹈地跳来跳去，嘴里发出的吼声使他欣喜若狂。他想冲出去与那吼声汇合，却又不知从何处冲出去。而此刻屋外的吼声正在越来越响亮，这使他心急火燎却又不知所措。他只能在屋内跳着吼着。后来累了，便一屁股坐在了刚才那个座位上，呼哧呼哧地喘气了。

这时他看到了墙上的身影，于是他看到了一个使他得以冲出去的黑洞。他立刻站了起来，朝那黑洞冲出，可冲到跟前他猛然收住了脚。他发现那黑洞一下子变小了。他满肠狐疑地重又退到原处，犹豫了片刻他才慢慢地重新走过去。他看到黑洞也在慢慢小起来。走到跟前时他发现黑洞和他人一样大小了。他疑惑地看了很久，肯定了黑洞没再变小，黑洞仍容得下他的身体后，便一头撞了过去。他又

摔倒在地。

一阵狂风此刻将门打开，门重重地打在墙上，发出吱吱的骨折般声音。风从门口蜂拥而进，又立刻在屋内快速旋转了起来。

他从地上昏昏沉沉爬起来，对着门口昏昏沉沉地站了一会。然后他看到了一个长方形的黑洞。他小心翼翼地朝黑洞走去，走到跟前时他又满腹狐疑了。因为这次黑洞没有变小。这次他没再一头撞去，而是十分小心地伸过去一个手指。他感到手指已经进入黑洞了，然后手臂也进去了。于是他侧着身体更加小心地往黑洞里挤了进去。随即他感到自己已经逃脱了，因为他感到自己进入了漆黑而且广阔无比的空间。

那吼声此刻更为热烈更为响亮，于是他也就更为热烈更为响亮地吼了起来，跳了起来。同时他朝声音跑去。尽管有各种各样大小不一的黑影阻挡了他的去路，但他都巧妙地绕过了它们。片刻后他就跑到了大街上。他收住脚步，辨别起声音传来的方向。他感到那声音似乎是从四面八方奔腾而来的。一时间他不知所措，他不知该往何处去。随后他看到东南方火光冲天，那火光看上去象是一堆晚霞。他就朝着火光跑了过去。越跑声音越响，然后他来到了那吼声四起的地方。

一座巨大的楼房正在熊熊燃烧。他看到燃烧的火中有无数的人扭在一起，同时无数人正在以各种

姿态掉落下来。他在桥上吼着跳着，同时还哈哈狂笑。在一阵象下雨般掉下了一批批人后，他看到楼房没有了，只有一堆巨大的熊熊燃烧的火。这情景叫他异常激动。他在桥上拚命地吼，拚命地跳。随即他听到了轰隆一声巨响。他看到这堆火突然变矮了，也变得宽阔了。他发现火离自己越来越近了，火象水一样漫涌过来。这时他感到累了，他便在桥栏上坐了下来，不再喊叫，不再跳跃。但他依然兴致勃勃地看着这堆火。慢慢地这堆火开始分裂，分裂成一小堆一小堆了。他一直看着火势渐渐熄灭。

火势熄灭后，他才从栏杆上跳下来，开始往回走，走了几步重新走回来。站了一会他又往回走。他在桥上走来走去。

后来黎明来临了，早霞开始从漆黑的东方流出来。太阳还没有升起，但是一片红光已经燃烧着升腾而起了。于是他看到了一堆火在遥远的地方燃烧起来，于是他又吼叫了，并且吼叫着朝那里跑去。

从废品收购站回来后，她就变得恍恍惚惚起来。这天夜晚，她听到了一个奇妙的脚步声。那时没有月光，屋外一片漆黑而且寂静无声。就在这个时候，她听到一个脚步声从远处嚓嚓走来，那声音既是擦地而来，又让人感到是腾空走来。而且那声音始终没有来到近旁，始终停留在远处。但她已经听出来了，是谁的脚步声。

此后的几个夜晚，她都听到了那种脚步声。那声音让她心惊肉跳，让她撕心裂胆地喊叫起来。

当初丈夫就是在这样一个漆黑的晚上被带走的。那一群红卫兵突然闯进门来的情景和丈夫穿着拖鞋嚓嚓离去时的声音，已经和那个黑夜永存了。十多年了，十多年来每个夜晚都是一样的漆黑。黑夜让她不胜恐惧。就这样，十多年来她精心埋葬掉的那个黑夜又重现了。

这一天，当她和女儿一起走在街上时，她突然看到了自己躺在阳光下漆黑的影子。那影子使她失声惊叫。那个黑夜居然以这样的形式出现了。

—

那人一瘸一拐地走进了这座小镇。那是初春时节。一星期前一场春雪浩荡而来，顷刻之间将整座小镇埋葬。然而接下去阳光灿烂了一个星期，于是春雪又在几日之内全面崩溃。如今除了一些阴暗处尚残留一些白色外，其他各处都开始生机勃勃了。几日来，整个小镇被一片滴答滴答的声音所充塞，那声音象是弹在温暖的阳光上一样美妙无比。这雪水融化的声音让人们心里轻松又愉快。而每一个接踵而至的夜晚又总是群星璀璨，让人在入睡前对翌日的灿烂景象深信不疑。

于是关闭了一个冬天的窗户都纷纷打开了。那些窗口开始出现了少女的嘴唇，出现了一盆

盆已在抽芽的花。风也不再从西北方吹来，不再那么寒冷刺骨。风开始从东南方吹来了，温暖又潮湿。吹在他们脸上滋润着他们的脸。他们从房屋里走了出来，又从臃肿的大衣里走了出来。他们来到了街上，来到了春天里。他们尽管还披着围巾，可此刻围巾不再为了御寒，开始成了装饰。他们感到衣内紧缩的皮肤正在慢慢松懈，而插在口袋里的双手也在微微渗汗了。于是就有人将双手伸出来，于是他们就感到阳光正在手上移动，感到春风正从手指间有趣地滑过。也是在这个时候，他们看到了河两岸那些暗淡的柳树突然变得嫩绿无比，而这些变化仅仅只是在一个星期里完成的。此刻街上自行车的铃声象阳光一样灿烂，而那一阵阵脚步声和说话声则如潮水一样生动。

那人就是在这个时候走进小镇的。他的头发象瀑布一样披落下来，发梢在腰际飘荡。他的胡须则披落在胸前，胡须遮去了他三分之二的脸。他的眼睛浮肿又混浊。他就这样一瘸一拐走进了小镇。那条裤子破旧不堪，膝盖以下只是飘荡着几根布条而已。上身赤裸，披着一块麻袋。那双赤裸的脚看上去如一张苍老的脸，那一道道长长的裂痕象是一条条深深的皱纹，裂痕里又嵌满了黑黑的污垢。脚很大，每一脚踩在地上的声音，都象是一巴掌拍在脸上。他也走进了春天，和他们走在一起。他们都看到了他，但他们谁也没有注意他，他们在看到他的

同时也在把他忘掉。他们尽情地在春天里走着，在欢乐里走着。

女孩子往漂亮的提包里放进了化妆品，还放进了琼瑶小说。在宁静的夜晚来临后，她们坐到镜前打扮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后就捧起了琼瑶的小说。她们嗅着自己身上的芬芳去和书中的主人公相爱。

男孩子口袋里装着万宝路、装着良友，天还没黑便已来到了街上，深更半夜时他们还在街上。他们也喜欢琼瑶，他们在街上寻找琼瑶书中的女主人公。

没呆在家中的女孩子，没在街上闲逛的男孩子，他们则拥入影剧院，拥入工会俱乐部，还拥入夜校。他们坐在夜校课桌边多半不是为了听课，是为了恋爱。因为他们的眼睛多半都没看着黑板，多半都在搜寻异性。

老头那个时候还坐在茶馆里，他们坐了一天了，他坐了十多年，几十年了。他们还要坐下去。他们早已过了走的年龄，他们如今坐着就跟当初走着一样心满意足。

老太太们则坐在家中，坐在彩电旁。她们多半看不懂在演些什么，她们只是知道屏幕上的人在出来进去。就是看着人出来进去，她们也已经心满意足。

往那些敞着的窗口看看吧，沿着这条街走，可以

走进两边的胡同。将会看到什么，将会听到什么，而心里又将会想起什么。

十多年前那场浩劫如今已成了过眼烟云，那些留在墙上的标语被一次次粉刷给彻底掩盖了。他们走在街上时再也看不到过去，他们只看到现在。现在有很多人都在兴致勃勃地走着，现在有很多自行车在响着铃声，现在有很多汽车在掀起着很多灰尘。现在有一辆装着大喇叭的面包车在慢慢地驰着，喇叭里在宣传着计划生育，宣传着如何避孕。现在还有另一辆类似的面包车在慢慢地驰着，在宣传着车祸给人们生活带来的不幸。街道两旁还挂着牌牌，牌牌上的图画和照片吸引了他们。他们现在知道已经人满为患了，他们中间很多人都掌握了好几套避孕方法。他们现在也懂得了车祸的危害。他们知道尽管人满为患，可活着的人还是应该活得高高兴兴，千万不能让车祸给葬送了。他们看到中学生都牺牲了自己的星期天，站到桥边，站到转弯处来维持交通秩序了。

那人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的，他一瘸一拐地走进了小镇。

他看到前面有一个人躺着，就躺在脚前，那人的脚就连着自己的脚。他提起自己的脚去踢躺着的脚。不料那脚猛地缩了回去。当他把脚放下时，那脚又伸了过来，又和他的脚连在了一起。他不禁兴

奋起来，于是悄悄地将脚再次提起来，他发现地上的脚同时在慢慢退缩，他感到对方警觉了，便将脚提着不动，看到对方的脚也提着不动后，他猛地一脚朝对方的腰部踩去。他听到一声沉重的响声，定睛一瞧，那躺着的人依旧完好无损，躺着的脚也依旧连着他的脚。这使他怒气冲冲了，于是他眼睛一闭，拼命地朝前奔跑了起来，两脚拼命地往地上踩。跑了一阵再睁眼一看，那家伙还躺在他前面，还是刚才的模样。这让他沮丧万分，他无可奈何地朝四周张望。此刻阳光照在他的背脊上，那披着的麻袋反射出粗糙的光亮。他看到右前方有一汪深绿的颜色。于是他思索起来，思索的结果是脸上露出滞呆的笑意。他悄悄地往那一汪深绿走去。他发现那躺着的人斜过去了一点，他就走得更警觉了。那斜过去的人没有逃跑，而是擦着地面往池塘滑去。走近了，他看到那人的脑袋掉进了池塘，接着身体和四肢也掉了进去。他站在塘沿上，看到那家伙浮在水面上没往下沉，便弯腰捡起一块大石头打了下去。他看到那人被打得粉身碎骨后，才心满意足地转过身去。一大片金色的阳光猛然刺来，让他头晕眼花。但他没闭上眼睛，相反却是抬起了头。于是他看到了一颗辉煌的头颅，正在喷射着鲜血。

他仰着头朝那颗高悬在云端头颅走去，他看到头颅退缩着隐藏到了一块白云的背后，于是白云也闪闪发亮了。那是一块慢慢要燃烧起来的棉花。

他是在那个时候放下了头，于是他的视线中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障碍。他不能象刚才那样远眺一望无际的田野，因为他走近了一座小镇。

这巨大的障碍突然出现，让他感到是一座坟墓的突然出现。他依稀看到阳光洒在上面，又象水一样四溅开去。然而他定睛观瞻后，发现那是很多形状不一的小障碍聚集在一起。它们中间出现了无数有趣的裂隙，象是用锯子锯出来似的。阳光掉了进去，象是尘土撒了进去，无声无息。

此刻他放弃了对逃跑的太阳追逐，而走上了一条苍白的路。因为两旁梧桐树枝紧密地交叉在一起，阳光被阻止在树叶上，所以水泥路显得苍白无力，象一根新鲜的白骨横躺在那里。猛然离开热烈的阳光而走在了这里，仿佛进入阴森的洞穴。他看到每隔不远就有两颗人头悬挂着，这些人头已经流尽了鲜血，也成了苍白。但他仔细瞧后，又觉得这些人头仿佛是路灯。他知道当四周黑暗起来后，它们会突然闪亮，那时候里面又充满流动的鲜血了。

有几个一样颜色的人在迎面走来，他们单调的姿态也完全一样。那时他听到了古怪的声音，然后看到有两个人走到了一起。他们就在他前面站住不动，于是他也站住不动。他听到刚才那种声音在四溅开来。随后他看到一个瘸子在前面走着，瘸子的走姿深深吸引了他。比起此刻所有走着的人来，瘸子走得十分生动。因此他扔开了前面这两个人，开

始跟着瘸子走了。

不一会他感到四周一下子热烈起来，他看到四周一片金黄，刚才看到的那些灰暗的人体，此刻竟然闪闪发亮了。他不禁仰起头来，于是又看到了那辉煌的头颅。现在他认出刚才看到的障碍其实是楼房，因为他认出了那些敞着的窗和敞着的门。很多人在门口进进出出。出来的那些人有的走远了，有的经过他的身旁。他嗅到一股暖烘烘的气息，这气息仿佛是从屠场的窗口散发出来。他行走在这股气息中，呼吸很贪婪。

后来他走到了河边，因为阳光的照射，河水显得又青又黄。他看到的仿佛是一股脓液在流淌，有几条船在上面漂着，象尸体似的在上面漂着。同时他注意到了那些柳树，柳树恍若垂下来的头发。这些头发几经发酵，才这么粗这么长。他走上前去抓住一根柳枝与自己的头发比较起来。接着又扯下一根拉直了放在地上，再扯下一根自己的头发也拉直了放在地上。又十分认真地比较了一阵。结果使他沮丧不已。于是他就离开了它们，走到了大街上。

他看到有两根辫子正朝他飘来，他看到是两只红蝴蝶驮着辫子朝他飞来。他心里涌上了一股奇怪的东西，他不由朝辫子迎了上去。

那一家布店门庭若市，那是因为春天唤醒了人们对色彩的渴求。于是在散发着各种颜色的布店

里，声音开始拥挤起来，那声音也五彩缤纷。她们多半是妙龄女子。她们渴望色彩就如渴望爱情。她们的母亲也跻身于其中，母亲们看着这缤纷的色彩，就如看着自己的女儿，也如看着自己已经远去还在远去的青春。在这里，两代人能共享欢乐，无须平分。

她带着无比欢乐从里面走出来，左边是她的伙伴。她的两根辫子轻轻摆动。原先她不是梳着辫子，原先她的头发是披着的。她是昨天才梳出了这两根辫子。那是她看到了一张母亲年轻时的照片，她发现梳着辫子的母亲格外漂亮。于是她也梳起了两根辫子，结果她大吃一惊。她又往辫子上结了两个红蝴蝶结，这更使她惊讶。现在她正喜悦无比地走了出来，她的喜悦一半来自布店，一半来自脑后微微晃动的辫子。她知道辫子晃动时，那两只红蝴蝶便会翩翩飞舞了。

可是迎面走来一个疯子，疯子的模样叫她吃惊，叫她害怕。她看到他正朝自己古怪地笑着，嘴角淌着口水。她不由惊叫一声拔腿就跑，她的伙伴也惊叫一声拔腿就逃。她们跑出了很远，跑到转了个弯才收住脚。然后俩人面面相觑，接着咯咯大笑起来，笑得前仰后合。

她的伙伴说：“春天来了，疯子也来了。”

她点点头。然后俩人分手了，分手的时候十分亲密地拉了拉手，接着就各自回家。

她的家就在前面，只要在这条洒满阳光洒落各种声音的街上再走二十步。那里有一家钟表店，里面的钟表闪闪发亮，一个老头永远以一种坐姿坐了几十年。朝那戴着老花眼镜的老头望一眼，就可以转弯了，转进一条胡同。胡同里也洒满阳光，也走上二十步，她就可以看到那幢楼房了，她就可以看到自己家中那敞开的玻璃如何闪闪烁烁了。不知为何她开始心情沉重起来，越往家走越沉重。

母亲独自坐在家中，脸色苍白。她知道母亲又在疑神疑鬼了。母亲近来屡屡这样，母亲已有三天没去上班了。

她问母亲：“是不是昨天晚上又听到脚步声了？”

母亲无动于衷，很久后才抬起头来，那双眼睛十分惊恐。

“不，是现在。”母亲说。

她在母亲身后站了一会，她感到心烦意乱，于是她就走向窗口。在那里能望到大街，在大街上她能看到自己的欢乐。可是她却看到一个头发披在腰间，麻袋盖在背脊上，正一瘸一拐走着的背影。她不由哆嗦了一下，不由恶心起来。她立刻离开窗口。这时他听到楼梯在响了，那声音非常熟悉，十多年来纹丝未变。她知道是父亲回来了。她立刻变得兴奋起来，赶紧跑过去将门打开。那声音蓦然响了很多，那声音越来越近。她看到了父亲已经花白的头发。便欢快地叫了一声，然后迎了上去。父亲微笑

着，用手轻轻在她头上拍了一下，和她一起走进家中。

她感到父亲的手很温暖，她心想自己只有这么一个父亲。她记得自己七岁那年，有一个大人朝她走来，送给了她一个皮球。母亲告诉她：“这是你的父亲。”从此他和她们生活在一起了。他每天都让她感到亲切，感到温暖。可是不久前，母亲突然脸色苍白地对她说：“我夜间常常听到你父亲走来的脚步声。”她惊愕不已，当知道母亲指的是另一个父亲时，不禁惶恐起来。这另一个父亲让他觉得非常陌生，又非常讨厌。她心里拒绝他的来到，因为他挤走现在的父亲。

他感到父亲轻快的脚一迈入家中就立刻变得沉重起来，那时候母亲正抬起头来惊恐不安地望着他。他发现母亲的脸色越来越苍白了。

二

那时候黄昏已经来临，天色正在暗下来。一个戴着大口罩的清洁工人在扫拢着一堆垃圾。扫帚在水泥地上扫过去，发出了一种刷衣服似的声音，扬起的灰尘在昏暗中显得很沉重。此刻街上行人寥寥，而那些开始明亮起来的窗口则蒸腾出了热气，人声从那里缥缈而出。街旁商店里的灯光倾泻出来，象水一样流淌在街道上，站在柜里暂且无所事事的售货员那懒洋洋的影子，被拉长了扔在道旁。那个

清洁工人此刻从口袋里掏出了火柴，划亮了那堆垃圾。

他看到一堆鲜血在熊熊燃烧，于是阴暗的四周一片明亮了。他走到燃烧的鲜血旁，感到噼噼啪啪四溅的鲜血有几滴溅到了他的脸上，跟火星一样灼烫。这时他感到自己手中正紧握着一根铁棒，他将手中的铁棒伸了过去，但又立刻缩回。他感到只一瞬间工夫铁棒就烧红了，握在手中手也在发烫。此刻那几个人正战战兢兢地走过来，于是他将铁棒在半空中拼命地挥舞了起来，他仿佛看到一阵阵闪烁的红光。那几个人仍在战战兢兢地走过来，他们没有逃跑是因为不敢逃跑。于是他停止了挥舞，而将铁棒刺向走来的他们。他仿佛听到一声漫长几乎是永无止境的“嗤——”的声音，同时他仿佛看到几股白烟正升腾而起。然后他将铁棒浸入黑黑的墨汁中，提出来后去涂那些已被刺过的疮口，通红通红的疮口立刻都变得黝黑无比。他们就这样战战兢兢地走了过去。这时疯子心满意足地大喊一声：“墨！”

那几个人走过去的时候，显然看到了这个疯子。看到疯子将手伸入火堆之中，又因为灼烫猛地缩回了手。然后又看到疯子的手臂如何在挥舞，挥舞之后又如何朝他们指指点点。他们还看到疯子弯下腰把手指浸道旁一小滩积水中，伸出来后再次朝他们指指点点。最后他们听到了疯子那一声古怪的叫喊。

所有一切他们都看到都听到，但他们没有工夫没有闲心去注意疯子，他们就这样走了过去。

往往是这样，所有地方尚在寂静之中时，影剧院首先热烈起来了。它前面那块小小的空地已经被无数双脚分割，还有无数双脚正从远处走来，于是他们又去分割那条街道。那个时候电影还没有开映，口袋里装着电影票的人正抽着烟和没有电影票的人闲聊。而没有电影票的人都在手中举着一张钞票，朝那些新加入进来的人晃动。售票窗口已经挂出了“满”的招牌，可仍然有很多人挤在那里，他们假设那窗口会突然打开，几张残余的票会突然出现在里面。他们的脚下有一些纽扣散乱地躺着，纽扣反映出了刚才他们在这里拚抢的全部过程。这个时候一些人从口袋里拿出电影票进去了，他们进去时没有忘记向那些无票的打个招呼。于是那人堆开始出现空隙，而且越来越大。最后只剩下那些手里晃动着钞票的人，就是这时候他们仍然坚定地站在那里，尽管电影已经开演。

他感到自己手中挥舞着一把砍刀，砍刀正把他四周的空气削成碎块。他挥舞了一阵子后就向那些人的鼻子削去，于是他看到一个个鼻子从刀刃里飞了出来，飞向空中。而那些没有了鼻子的鼻孔仰起后喷射出一股股鲜血，在半空中飞舞的鼻子纷纷被击落下来。于是满街的鼻子乱哄哄地翻滚起来。

“剌！”他有力地喊了一声，然后一瘸一拐走开了。

那时候，有一个人手里举着几张电影票出现了，于是所有的人都一拥而上。那人求饶似的拚命叫喊声离疯子越来越远。

咖啡厅里响着流行歌曲，歌曲从敞着的门口流到街上，随着歌曲从里面流出了几个年轻人。他们嘴里叼着万宝路，鼻子里哼着歌曲来到了街上。他们是天天要到这里来的，在这里喝一杯雀巢咖啡，然后再走到街上去。在街上他们一直要逛到深更半夜。他们在街上不是大声说话，就是大声唱歌。他们希望街上所有的人都注意他们。

他们走出咖啡厅时刚好看到了疯子，疯子正挥舞着手一声声喊叫着“剌”走来。这情景使他们哈哈大笑。于是他们便跟在了后面，也装着一瘸一拐，也挥舞着手，也乱喊乱叫了。街上行走的人有些站下来看着他们，他们的叫唤便更起劲力。然而不一会他们就已经精疲力竭，他们就不再喊叫，也不再跟着疯子。他们摸出香烟在路旁抽起来。

砍刀向那些走来的人的膝盖砍去了，砍刀就象是削黄瓜一样将他们的下肢砍去了一半。他看到街上所有人仿佛都矮了许多，都用两个膝盖在行走了。他感到膝盖行走时十分有力，敲得地面咚咚响。他看到满地被砍下的脚正在被那些膝盖踩烂，象是碾过一样。

街道是在此刻开始繁荣起来的。这时候月光灿烂地飘洒在街道上，路灯的光线和商店里倾泻而出的光线交织在一起，组成了象梧桐树阴影一般的光块。很多双脚在上面摆动，于是那组合起来的光亮时时被打碎，又时时重新组合。街道上面飘着春夜潮湿的风和杂乱的人之声。这个时候那些房屋的窗口尽管仍然亮着灯光，可那里面已经冷清，那里面只有一、两个人独自或者相对而坐。更多的他们此刻已在这里漫步。他们从商店的门口进进出出，在街道上来来往往。

他看到所有走来的人仿佛都赤身裸体。于是刀向那些走来的男子的下身削去。那些走来的男子在前面都长着一根尾巴，刀砍向那些尾巴。那些尾巴象沙袋似地一个一个重重地掉在地上，发出沉闷的响声。破裂后从里面滚了奇妙的小球。不一会满街都是那些小球在滚来滚去，象是乒乓球一样。

她从商店里走出来时，看到街上的人象两股水一样在朝两个方向流去，那些脱离了人流而走进两旁商店的人，看去象是溅出来的水珠。这时候她看到了那个疯子，疯子正一瘸一拐地走在行人中间，双手挥舞着，嘴里沙哑地喊叫着“宫”。但是走在疯子身旁的人都仿佛没有看到他，他们都尽情地在街上走着。疯子沙哑的喊叫被他们杂乱的人声时而湮

没。疯子从她身旁走了过去。

她开始慢慢往家走去。她故意走得很慢。这两天来她总是独自一人出来走走，家中的寂静使她难以忍受，即便是一根针掉在地上的声音，也会让她吓一跳。

尽管走得很慢，可她还是觉得很快来到了家门口。她在楼下站了一会，望了望天上的星光，那星光使此刻的天空璀璨无比。她又看起了别家明亮的窗户，轻微的说话声从那里隐约飘出。她在那里站了很久，然后才慢吞吞地沿着楼梯走了上去。

她刚推开家门时，就听到了母亲的一声惊叫：“把门关上。”她吓了一跳，赶紧关上门。母亲正头发蓬乱地坐在门旁。

她在母亲身旁站着，母亲惊恐地对她说：“我听到了他的叫声。”

她不知该对母亲说些什么，只是无声地站着。站了一会她才朝里屋走去。她看到父亲正坐在窗前发呆。她走上去轻轻叫了一声，父亲只是心不在焉地嗯了一声，继续发呆。而当她准备往自己屋里走去时，父亲却转过头来对她说：“你以后没事就不要出去了。”说完，父亲转回头去又发呆了。

她轻轻答应一声后便走进了自己的房间，在床上坐了下来。四周非常寂静，听不到一丝声响。她望着窗户，在明净的窗玻璃上有几丝光亮在闪烁，那光亮象是水珠一般。透过玻璃她又看到了遥远的月

亮，此刻月亮是红色的。然后她听到了自己的眼泪掉在胸口上的声音。

三

铁匠铺里火星四溅，叮叮当当的声音也在四溅，那口炉子正在熊熊燃烧，两个赤膊的背脊上红光闪闪，汗水象蚯蚓似地爬动着，汗水也在闪闪发光。

疯子此时正站在门口，他的出现使他们吓了一跳，于是锤声戛然而止，夹着的铁块也失落在地。疯子抬腿走了进去，咧着嘴古怪地笑着，走到那块掉在地上的铁块旁蹲了下去。刚才还是通红的铁块已经迅速地黑了下來，几丝白烟在袅袅升起。疯子伸出手去抓铁块，一接触到铁块立刻响出一声嗤的声音，他猛地缩回了手，将手放进嘴里吮吸起来。然后再伸过去。这次他猛地抓起来往脸上贴去，于是一股白烟从脸上升腾出来，焦臭无比。

两个铁匠吓得大惊失色，疯子却是大喊一声：“墨！”接着站起来心满意足地走了出去。他一瘸一拐地走出了胡同，然后在街旁站了一会，接着往右走了。这时候一辆卡车从他身旁驶过，扬起的灰尘几乎将他覆盖。他走到了街道中央，继续往前走。走了一阵他收住腿，席地而坐了。那时有几个人走到他身旁也站住，奇怪地望着他。另外还有几个人正十分好奇地走来。

母亲已经有一个来月没去上班了。这些日子以来，母亲整天都是呆呆地坐在外间，不言不语。因为她每次外出回来推开家门时，母亲都要惊恐地喊叫，父亲便要她没事别出去了。于是从那以后她就不再外出，就整日整日地呆在自己房间里。父亲是要去上班的，父亲是早晨出去到晚上才回来，父亲中午不回家了。她独自而坐时，心里十分盼望伙伴的来到。可伙伴来了，来敲门了，她又不敢去开门。因为母亲坐在那里吓得直哆嗦，她不愿让伙伴看到母亲的模样。可当她听到伙伴下楼去的脚步声时，却不由流下了眼泪。

近来母亲连亮光都害怕了，于是父亲便将家中所有的窗帘都拉上。窗帘被拉上，家中一片昏暗。她置身其间，再也感受不到阳光，感受不到春天，就连自己的青春气息也感受不到了。

可是往年的现在她是在街上走着的；是和父母走在一起。她双手挽着他们在街上走着的时候，总会遇上一些父母的熟人走来。他们总是开玩笑地说：“快把她嫁出去吧。”而父亲总是假装严肃地回答：“我的女儿不嫁任何人。”母亲总是笑着补充一句：“我们只有这么一个女儿。”

那年父亲拿着一个皮球朝她走来，从此欢乐便和她在一起了。多少年了，他们三人在一起时总是笑声不断。父亲总是那么会说笑话，母亲竟然也学会了，她则怎么也学不会。好几次三人一起出门时，

邻居都用羡慕的口气说：“你们每天都有那么多高兴事。”那时父亲总是得意洋洋地回答：“那还用说。”而母亲则装出慷慨的样子说：“分一点给你们吧。”她也想紧跟着说句什么，可她要说的没有趣，因此她只得不说。

可是如今屋里一片昏暗，一片寂静。哪怕是三人在一起时，也仍是无声无息。好几次她太想去和父亲说几句话，但一看到父亲也和母亲一样在发呆，她便什么也不说了，她便走进自己的房间将门关上。然后走到窗前，掀开窗帘的一角偷偷看起了那条大街。看着街上来来往往的人，看着有几个人站在人行道上说话，他们说了很久，可仍没说完。当看到几个熟人的身影时，她偷偷流下了眼泪。

那么多天来，她就是这样在窗前度过的。当她掀开窗帘的一角时，她的心便在那春天的街道上行走了。

此刻她就站在窗前，通过那一角玻璃。她看到街上的行人象蚂蚁似地在走动，然后发现他们走到了一起，他们围了起来。她看到所有走到那里的人都在围上去。她发现那个圈子在厚起来了。

他在街道上盘腿而坐，头发披落在地，看去象一棵柳树。一个多月来，阳光一直普照，那街道象是涂了一层金黄的颜色，这颜色让人心中充满暖意。他伸出两条细长的手臂，好似黑漆漆过又已经陈旧褪色了的的两条桌腿。他双手举着一把只有三寸来长的

锈迹斑斑的钢锯，在阳光里仔细瞅着。

她看到一些孩子在往树上爬，而另一些则站到自行车上去了。她想也许是一个人在打拳卖药吧，可竟会站到街道上去，为何不站到人行道上。她看到圈子正在扩张，一会儿工夫大半条街道被阻塞了。然后有一个交警走了过去，交警开始驱赶人群了。在一处赶开了几个再去另一处时，被赶开的那些人又回到了原处。她看着交警不断重复又徒然地驱赶着。后来那交警就不再走动了，而是站在尚未被阻塞的小半条街上，于是新围上去的人都被他赶到两旁去了。她发现那黑黑的圈子已经成了椭圆。

他嘴里大喊一声：“剿！”然后将钢锯放在了鼻子下面，锯齿对准鼻子。那如手臂一样黑乎乎的嘴唇抖动了起来，象是在笑。接着两条手臂有力地摆动了，每摆动一下他都要拚命地喊上一声：“剿！”钢锯开始锯进去，鲜血开始渗出来。于是黑乎乎的嘴唇开始红润了。不一会钢锯锯在了鼻骨上，发出沙沙的轻微摩擦声。于是不象刚才那样喊叫，而是微微地摇头晃脑，嘴里相应地发出沙沙的声音。那锯子锯着鼻骨时的样子，让人感到他此刻正怡然自乐地吹着口琴。然而不久后他又一声一声狂喊起来，刚才那短暂的麻木过去之后，更沉重的疼痛来到了。他的脸开始歪了过去。锯了一会，他实在疼痛难熬，便将锯子取下来搁在腿上。然后仰着头大口

大口地喘气。鲜血此刻畅流而下了，不一会工夫整个嘴唇和下巴都染得通红，胸膛上出现了无数歪曲交叉的血流，有几道流到了头发上，顺着发丝爬行而下，然后滴在水泥地上，象溅开来的火星。他喘了一阵气，又将钢锯举了起来，举到眼前，对着阳光仔细打量起来。接着伸出长得出奇也已经染红的指甲，去抠嵌入在锯齿里的骨屑，那骨屑已被鲜血浸透，在阳光里闪烁着红光。他的动作非常仔细，又非常迟钝。抠了一阵后，他又认认真真检查了一阵。随后用手将鼻子往外拉，另一只手把钢锯放了进去。但这次他的双手没再摆动，只是虚张声势地狂喊了一阵。接着就将钢锯取了出来，再用手去摇摇鼻子，于是那鼻子秋千般地在脸上荡了起来。

她看到那个椭圆形状正一点一点地散失开去，那些走开的人影和没走开的人影使她想起了什么，她想到那很象是一小摊不慎失落的墨汁，中间黑黑一团，四周溅出去了点滴滴的墨汁。那些在树上的孩子此刻象猫一样迅速地滑了下去，自行车正在减少。显然街道正在被腾出来，因为那交警不象刚才那么紧张地站在那里，他开始走动起来。

他将钢锯在阳光里看了很久，才放下。他双手搁在膝盖上，休息似地坐了好一会。然后用钢锯在抠脚背裂痕里的污垢，污垢被抠出来后他又用手重新将它们嵌进去。这样重复了好几次，十分悠闲。最后他将钢锯搁在膝盖上，仰起脑袋朝四周看看，随

即大喊一声：“割！”皮肤在狂叫声里被锯开，被锯开的皮肤先是苍白地翻了开来，然后慢慢红润起来，接着血往外渗了。锯开皮肤后锯齿又搁在骨头上了。他停住手，得意地笑了笑。然后双手优美地摆动起来了，沙沙声又响了起来。可是不久后他的脸又歪了过去，嘴里又狂喊了起来。汗水从额上滴滴答答往下掉，并且大口呼哧呼哧地喘气。他双手的摆动越来越缓慢，嘴里的喊叫已经转化成一种呜呜声，而且声音越来越轻。随后两手一松耷拉了下去，钢锯掉在地上发出清脆的声响。他的脑袋也耷拉了下来，嘴里仍在轻轻地呜呜响着。他这样坐了很久，才重新抬起头，将地上的钢锯捡起来，重新搁在膝盖上，然而却迟迟没有动手。接着他象是突然发现了什么，血红的嘴唇又抖动了，又象是在笑。他将钢锯搁到另一个膝盖上，然后又是大喊一声：“割！”他开始锯左腿了。也是没多久，膝盖处的皮肤被锯开了，锯齿又挨在了骨头上。于是那狂喊戛然而止，他抬头得意地笑了起来，笑了好一阵才低下头去，随即嘴里沙沙地轻声叫唤，随着叫唤，他的双手摆动起来，同时脑袋也晃动，身体也晃动了。那两种沙沙声奇妙地合在一起，听去象是一双布鞋在草丛里走动。疯子此刻脸上的神色出现了一种古怪的亲切。从背影望去，仿佛他此刻正在擦着一双漂亮的皮鞋。这时钢锯清脆地响了一声，钢锯折断了。折断的钢锯掉在了地上，他的身体象是失去了平衡似

地摇晃起来。剧痛这时来了，他浑身象筛谷似地抖动。很久后他才稳住身体，将折断的钢锯捡起来，举到眼前仔细观瞧。他不停地将两截钢锯比较着，象是要从里面找出稍长的一截来。比较了好一阵，他才扔掉一截，拿着另一截去锯右腿了。但他只是轻轻地锯了一下，嘴里却是拚命地喊了一声。随后他又捡起地上那一截，又举到阳光里比较起来。比较了一会重新将那截扔掉，拿着刚才那截去锯左腿了。可也只是轻轻地锯了一下，然后再将地上那截捡起来比较。

她看到围着的人越来越少，象墨汁一样一滴一滴被弹走。现在只有那么一圈了，很薄的一圈。街道此刻不必再为阻塞去烦恼，那个交警也走远了。

他将两段钢锯比较来比较去，最后同时扔掉。接着打量起两个膝盖来了，伸直的腿重又盘起。看了一会膝盖，他仰头眯着眼睛看起了太阳。于是那血红的嘴唇又抖动了起来。随即他将两腿伸直，两手在腰间摸索了一阵；然后慢吞吞地脱下裤子。裤子脱下后他看到了自己那根长在前面的尾巴，脸上露出了滞呆的笑。他象是看刚才那截钢锯似地看了很久，随后用手去拨弄，随着这根尾巴的晃动，他的脑袋也晃动起来。最后他才从屁股后面摸出一块大石头。他把双腿叉开，将石头高高举起。他在阳光里认真看了看石头，随后仿佛是很满意似地点了点头。接着他鼓足劲大喊一声：“宫！”就猛烈地将石头

向自己砸去，随即他疯狂地咆哮了一声。

这时候她看到那薄薄的一圈顷刻散失了，那些人四下走了开去，象是一群聚集的麻雀惊慌失措地飞散。然后她远远地看到了一团坐着的鲜血。

四

天快亮的时候，她被母亲一声毛发悚然的叫声惊醒。然后她听到母亲在穿衣服了，还听到父亲在轻声说些什么。她知道父亲是在阻止母亲。不一会母亲打开房门走到了外间，那把椅子微微摇晃出几声“吱呀”。她想母亲又坐在那里了。父亲沉重的叹息在她房门上无力地敲打了几下。她没法再睡了，透过窗帘她看到了微弱的月光，漆黑的屋内呈现着一道惨白。她躺在被窝里，倾听着父亲起床的声音。当父亲的双脚踩在地板上时，她感到自己的床微微晃了起来。父亲没有走到外间，而是在床上坐了下来，床摇动时发出了婴儿哭声般的声响。然后什么声音也没有了，只有她自己的呼吸声。

后来她看到窗帘不再惨白，开始慢慢红了起来。她知道太阳在升起，于是她坐起来，开始穿衣服。她听到父亲从床上站起，走到厨房去接着传来了一丝轻微的声音。父亲已经习惯这样轻手轻脚了，她也已经习惯。穿衣服时她眼睛始终看着窗帘，她看到窗帘的色彩正在渐渐明快起来，不一会无数道火一样的光线穿过窗帘照射到了她的床上。

她来到外间时，看到父亲从厨房里走了出来。父亲已将早饭准备好了。母亲仍然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她看到母亲那张被蓬乱头发围着的脸时，不觉心里一酸。这些日子来她还没有这么认真看过母亲。现在她才发现母亲一下子苍老了许多，苍老到了让她难以相认。她不由走过去将手轻轻放在母亲肩上，她感到母亲的身体紧张地一颤。母亲抬起头来，惊恐万分地对她说：“我昨夜又看到他了，他鲜血淋漓地站在我床前。”听了这话，她心里不禁哆嗦了一下，她无端地联想起昨天看到的那一团坐着的鲜血。

此刻父亲走过来，双手轻轻地扶住母亲的肩膀，母亲便慢慢站起来走到桌旁坐下。三人便坐在一起默默地吃了一些早点，每人都只吃了几口。

父亲要去上班了，他向门口走去。她则回自己的房间。父亲走到门旁时犹豫了一下，然后转身走到她的房间。那时她正刚刚掀开窗帘在眺望街道。父亲走上去轻轻对她说：“你今天出去走走吧。”她转回身来看了父亲一眼，然后和他一起走了出去。

来到楼下时，父亲问她：“你上同学家吗？”她摇摇头。一旦走出了那昏暗的屋子，她却开始感到不知所措。她真想再回到那昏暗中去，她已经习惯那能望到大街的一角玻璃了。尽管这样想，但她还是陪着父亲一直走到胡同口。然后她站住，她想到了自己的伙伴，她担心伙伴万一来了，会上楼去敲门。那

时母亲又会害怕得缩成一团。所以她就在这里站住。父亲往右走了。这时候是上班时间，街上自行车蜂拥而来又蜂拥而去，铃声象一阵阵浪潮似地涌来和涌去。她一直看着父亲的背影，她看到父亲不知为何走进了一家小店，而不一会出来后竟朝她走来了。父亲走到她跟前时，在她手里塞了一把糖，随后转身又走了。她看着父亲的背影是怎样消失在人堆里。然后她才低头看着手中的糖。她拿出一颗，其余的放进口袋。她将糖放进嘴里咀嚼起来。她只听到咀嚼的声音，没感觉出味道来。这时她看到有个年轻人正飞快地骑着自行车在车群里钻来钻去。她一直看着他。

她的伙伴此刻走来了，来到她跟前。伙伴说：“你们全家都到哪去了？”

她迷惑地望着她，然后摇摇头。

“那怎么敲了半天门没人应声，而且窗帘都拉上了。”

她不知所措地搓起了手。

“你怎么了？”

“没什么。”她说，然后转过头去看刚才那辆自行车，但已经看不到了。

“你脸色太差了。”

“是吗？”她回过头来。

“你病了吗？”

“没有。”

“你好象不高兴?”

“没有。”她努力笑了笑，然后振作精神问：“今天去哪?”

“展销会，今天是第一天。”伙伴说着挽起了她的胳膊，“走吧。”

伙伴兴奋的脚步在身旁响着，她在心里对自己说：“忘记那些吧。”

春季展销会在另一条街道上。展销会就是让人忘记别的，就是让人此刻兴奋。冬天已经过去，春天已经来了。他们需要更换一下生活方式了。于是他们的目光挤到一起，他们的脚踩到一起。在两旁搭起简易棚的街道里，他们挑选着服装，挑选着生活用品。他们是在挑选着接下去的生活。

每一个棚顶都挂着大喇叭，为了竞争每个喇叭都在声嘶力竭地叫唤着。跻身于其间的他们，正被巨大的又杂乱无章的音乐剧烈地敲打。尽管头晕眼花，尽管累得气喘吁吁，可他们仍兴致勃勃地互相挤压着，仍兴致勃勃地大喊大叫。他们的声音比那音乐更杂乱更声嘶力竭。而此刻一个喇叭突然响起了沉重的哀乐，于是它立刻战胜了同伴。因为几乎是所有的人都朝它挤去，挤过去的人都哈哈大笑。他们此刻听到这哀乐感到特别愉快，他们都不把它的出现理解成恶作剧，他们全把它当作一个幽默。他们在这个幽默里挤着行走。

她们已经身不由己了，后面那么多人推着她们，她们只能往前不能往后走了。她怀里抱着伙伴买下的东西，伙伴买下的东西俩人都快抱不下了，可伙伴的眼睛还在贪婪地张望着。她什么也没买，她只是挤在人堆里张望，就是张望也使她心满意足。挤在拥挤的人堆里，挤在拥挤的声音里，她果然忘记了她决定忘记的那些。她此刻仿佛正在感受着家庭的气息，往日的家庭不正是这样的气息？

她们就这样被人推着走了出去，于是后面那股力量突然消失。她站在那里，恍若一条小船被潮水冲到沙滩上，潮水又迅速退去，她搁浅在那里。她回身朝那一片拥挤望去，内心一片空白。

她听到伙伴在说：“那裙子真漂亮，可惜挤不过去。”

伙伴所说的裙子她也看到的，但她没感到它的迷人。是的，所有的服装都没有迷住她。迷住她的是那拥挤的人群。

“再挤进去吧。”她说。她很想再挤进去，但不是为了再去看那裙子一眼。

伙伴没有回答，而是用手推推她，随着伙伴的暗示，她又看到了那个疯子。

疯子此刻就站在不远的地方。他满身都是斑斑血迹，他此刻双手正在不停地挥舞，嘴里也在声嘶力竭地喊着什么。仿佛他与挤在一起的他们一样兴高采烈。

无边无际的人群正蜂拥而来，一把砍刀将他们的脑袋纷纷削上天去，那些头颅在半空中撞击起来，发出的无比的声响，仿佛是巨雷在轰鸣。声响又在破裂，破裂成一小块一小块的声音，而这一小块一小块的声音又重新组合起来，于是一股撕心裂胆的声音巨浪般涌来了。破碎的头颅在半空中如瓦片一样纷纷掉落下来，鲜血如阳光般四射。与此同时一把闪闪发亮的锯子出现了，飞快地锯进了他们的腰部。那些无头的上身便纷纷滚落在地，在地上沉重地翻动起来。溢出的鲜血如一把刷子似的，刷出了一道道鲜红的宽阔线条。这些线条弯弯曲曲，又交叉到了一起。那些没有了身体的双腿便在线条上盲目地行走，他们不时撞在一起，于是同时摔倒在地，倒在地上就再也爬不起来。一只巨大的油锅此刻油气蒸腾。那些尚是完整的人被下雨般地扔了进去，油锅里响起了巨大的爆裂声，一些人体象鱼跃出水面一样被炸了起来，又纷纷掉落下去。他看到半空中的头颅已经全部掉落在地了，在地上铺了厚厚的一层，将那些身体和下肢掩埋了起来。而油锅里那些人体还在被炸上来。他伸出手开始在剥那些还在走来的人的皮了。就象撕下一张张贴在墙上的纸一样，发出了一声声撕裂绸布般美妙无比的声音。被剥去皮后，他们身上的脂肪立刻鼓了出来，又耷拉了下去。他把手伸进肉中，将肋骨一根一根拔了出来，他们的

身体立即朝前弯曲了下去。他再将他们胸前的肌肉一把一把抓出来，他便看到了那还在鼓动的肺。他专心地拨开左肺，挨个看起了还在一张一缩的心脏。两根辫子晃晃悠悠地独自飘了过来，两只美丽的红蝴蝶驮着两根辫子晃晃悠悠飞了过来。

她看到疯子又在盯着自己看了，口水从嘴角不停地滴答而下。她听到伙伴惊叫了一声，然后她感到自己的手被伙伴拉住了，于是她的脚也摆动了起来。她知道伙伴拉着她在跑动。

五

那场春雪如今已被彻底遗忘，如今桃花正在挑逗着开放了，河边的柳树和街旁的梧桐已经一片浓绿，阳光不用说更加灿烂。尽管春天只是走到中途，尽管走到目的地还需要时间。但他们开始摆出迎接夏天的姿态了。女孩子们从展销会上挂着的裙子里最早开始布置起她们的夏天，在她们心中的街道上，想象的裙子已在优美地飘动了。男孩子则从箱底翻出了游泳裤，看着它便能看到夏天里荡漾的水波。他们将游泳裤在枕边放了几天，重又塞回箱底去。毕竟夏天还在远处。

这时候在那街道的一隅，疯子盘腿而坐。街道晒满阳光，风在上面行走，一粒粒小小的灰尘冉冉升起，如烟般飘扬过去。因为阳光的注视，街道洋溢着

温暖。很多人在这温暖上走着，他们拖着自己倾斜的影子，影子在地上滑去时显得很愉快。那影子是凉爽的。有几个影子从疯子屁股下钻了过去。那时他正专心致志地在打量着一把菜刀。这是一把从垃圾中捡来的菜刀，锈迹斑斑，刀刃上的缺口非常不规则地起伏着。

他将菜刀翻来覆去举起放下地看了好一阵，然后滞呆的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口水便从嘴角滴了下来。此刻他脸上烫出的伤口已在化脓了，那脸因为肿胀而圆了起来，鼻子更是粗大无比，脓水如口水般往下滴。他的身体正在散发着一股无比的奇臭，奇臭肆无忌惮地扩张开去，在他的四周徘徊起来。从他身旁走过去的人都嗅到了这股奇臭，他们仿佛走入一个昏暗的空间，走近了他的身旁，随后又象逃离一样走远了。

他将菜刀往地上一放，然后又仔细看了起来，看着看着他将菜刀调了个方向，认真端详了一番后，接着又将菜刀摆成原来的样子。最后他慢慢地伸直盘起的双腿，龇牙咧嘴了一番。他伸出长长的指甲在阳光里消毒似地照了一会后，就伸到腿上十分认真十分小心地剥那沾在上面的血迹。一个多星期下来，腿上的血迹已象玻璃纸那么薄薄地贴在上面了，他很耐心地一点一点将它们剥离下来，剥下一块便小心翼翼地放在一旁，再去剥另一块。全部剥完后他又仔细地将两腿检查了一番，看看确实没有了，就

将玻璃纸一样的血迹片拿到眼前，抬头看起了太阳。他看到了一团暗红的血块。看一会后他就将血迹片放在另一端。这里拿完他又从另一端一张张拿起来继续看。他就这么兴致勃勃地看了好一阵，然后才收起垫到屁股下面。

他将地上的菜刀拿起来，也放在眼前看，可刀背遮住了他的眼睛，他只看到一团漆黑，四周倒有一道道光亮。接下去他把菜刀放下，用手指在刀刃上试试。随后将菜刀高高举起，对准自己的大腿，嘴里大喊一声：“凌迟！”菜刀便砍在了腿上。他疼得嗷嗷直叫。叫了一会低头看去，看到鲜血正在慢慢溢出来。他用指甲去拨弄伤口，发现伤口很浅。于是他很不满意地将菜刀举起来，在阳光里仔细打量了一阵，再用手去试试刀刃。然后将腿上的血沾到刀上去，在水泥地上狠狠地磨了起来，发出一种粗糙尖利的声响。他摇头晃脑地磨着，一直磨到火星四散，刀背烫得无法碰的时候，他才住手，又将菜刀拿起来看了，又用手指去试试刀刃。他仍不满意，于是再拚命地磨了一阵，直磨得他大汗淋漓精疲力竭为止。他松开手，歪着脑袋喘了一会气，接着又将菜刀举在眼前看了，又去试试刀刃，这次他很满意。

他重新将菜刀举过头顶，嘴里大喊一声后朝另一侧大腿砍去。这次他嘴里发出一声尖细又非常响亮的呻吟，然后呜呜地叫唤了起来，全身如筛谷般地抖动，耷拉着的双手也不由自主地摇摆了。那菜

刀还竖在腿里，因为腿的抖动，菜刀此刻也在不停地摇摆。摇摆了好一阵菜刀才掉在地上，声响很迟钝。于是鲜血从伤口慢慢地涌出来，如屋檐滴水般滴在地上。过了很久，他才提起耷拉着的手从地上捡起菜刀，菜刀便在他手里不停地抖动。他迟疑了片刻，双手将刀放进刚才砍出的伤口，然后嘴里又发出了那种毛骨悚然的呜呜声，慢慢地他从腿上割下了一块肉。此刻他全身剧烈地摇晃了起来，那呜呜声更为响亮。那已不是一声声短促的喊叫，而是漫长的几乎是无边无际的野兽般的呜咽声了。

这声音让所有在不远地方的人不胜恐惧。此刻这条街上已空无一人，而两端却站满了人。他们怀着惊恐的心情听这叫人胆战心惊的声音。有几个大胆一点的走过去看了一眼，可回来时个个脸色苍白。一些人开始纷纷退去，而新上来的人却再不敢上前去看了。

那声音开始慢慢轻下去，虽说轻下去可不知为何更为恐惧。那声音现在鬼哭狼嚎般了，仿佛从一个遥远的地方传来，阴沉又刺耳。尽管他们此刻挤在一起，却又各自恍若是在昏迷的夜间行走时听到这骇人的声音，而且声音就在背后，就在背后十分从容地响着，既不远去也不走近。他们感到一股力量正在挤压心脏，呼吸就是这样困难起来。

“去拿根绳子把他捆起来。”一个窒息的声音在他们中间亮了出来。于是他们开始说话，他们的声音

仿佛被一根绳子牵住似的，响亮不起来。他们都表示赞同。有人走开了，不一会工夫就拿来了一根麻绳。但是没人愿意过去，刚才说话的那人已经消失了。此时那声音越来越低，象是擦着地面呼啸而来。他们已经无法忍受，却又没有离去。他们感到若不把疯子捆起来，这毛骨悚然的声音就不会离开耳边，哪怕他们走得再远，仍会不绝地回响着。于是大家都推荐那个交通警走过去，因为这是他的职责。但交通警不愿一人走过去，交涉了好久才有四个年轻人站出来愿意陪他去。他们每人手里都拿着一根棍子，以防疯子手中的刀向他们砍过来。

他已不再呜咽，已不再感到疼痛，只是感到身上象火烧一样躁热。他嘴里吐着白沫，神情僵死又动作迟缓地在腿上割着。尽管那样子看上去已经奄奄一息，可他依旧十分认真十分入迷。最后他终于双手无力地一松，菜刀掉在了地上。然后他如死去一般坐了很久，才长长地吐了口气，又吃力地从地上捡起了菜刀。

他们五个人拿着绳子走过去，有一个用木棍打掉他手中的菜刀，另四人便立刻用麻绳将他捆起来。他没有反抗，只是费劲地微微抬起头来望着他们。

他看到五个刽子手走了过来，他们的脚踩在满地的头颅和血肉模糊的躯体上，那些杂乱的肋骨微微翘起，他们的脚踩在上面居然如履平地。他看到他

们身后跟着一大群人，那些人都鲜血淋漓，身上的皮肉都被割去了大半，而剩下的已经无法掩盖暴露的骨骼。他们跟在后面，无声地拥来。他看到五个刽子手手里牵着五辆马车走来，马蹄扬起却没有声音，车轮在满地的头颅和躯体上辗过，也没有声音。他们越来越近，他知道他们为何走来。他没有逃跑，只是默默地看着他们走来。他们已经走到了跟前，那后面一大群血淋淋的骨骼便分散开去，将他团团围住。五个刽子手走了上来，一人抓住他的脖子，另四人抓起他的四肢。他脱离了地面，身体被横了起来。他看到天空一片血色，一团团凝固了的暗红血块在空中飘来飘去。他感到自己的脖子里套上了一根很粗的绳子，随即四肢也被绑上了相同的绳子。五辆马车正朝五个方向站着。五个刽子手跳上了各自的马车。他的身体就这样荡了一会儿。然后他看到五个刽子手同时扬起了皮鞭，有五条黑蛇在半空中飞舞起来。皮鞭停留了片刻，然后打了下去。于是五辆马车朝五个方向奔跑了起来。他看到自己的四肢和头颅在顷刻之间离开了躯体。躯体则沉重地掉了下去，和许多别的躯体混在了一起。而头颅和四肢还在半空中飞翔。随即那五个刽子手勒住了马，他的头颅和四肢便也掉在了地上，也和别的头颅和四肢混在一起。然后五个刽子手牵着马朝远处走去，那一大群血淋淋的骨骼也跟着朝远处走去。不一会他们全都消失了。于是他开始去寻找自己的头颅，自

己的四肢还有自己的躯体。可是找不到了，它们已经混在了满地的头颅、四肢和躯体之中了。

黄昏来临时，街上行人如同春天里掉落的树叶一样稀少。他们此刻大多围坐在餐桌旁，他们正在享受着热气腾腾的菜肴。那明亮的灯光从窗口流到户外，和户外的月光交织在一起，又和街上路灯的光线擦身而过。于是整个小镇沐浴在一片倾泻的光线里。

他们围坐在餐桌旁，围坐在这一天的尾声里。在此刻他们没有半点挽留之感，黄昏的来临让他们喜悦无比，尽管这一天已进入了尾声，可最美妙的时刻便是此刻，便是接下去自由自在的夜晚。

他们愉快地吃着，又愉快地交谈着。所有在餐桌旁说出的话都是那么引人发笑，那么叫人欢快。于是他们也说起了白天见到的奇观和白天听到的奇闻。这些奇观和奇闻就是关于那个疯子。

那个疯子用刀割自己的肉，让他们一次次重复着惊讶不已，然后是哈哈大笑。于是他们又说起了早些日子的疯子，疯子用钢锯锯自己的鼻子，锯自己的腿。他们又反复惊讶起来，还叹息起来。叹息里没有半点怜悯之意，叹息里包含着的还是惊讶。他们就这样谈着疯子，他们已经没有了当初的恐惧。他们觉得这种事是多么有趣，而有趣的事小镇里时常出现，他们便时常谈论。这一桩开始旧了，另一桩

新的趣事就会接踵而至。他们就这样坐到餐桌旁，就这样离开了餐桌。

接着他们走到了窗前，走到了阳台上。看到月光这么明亮，感到空气这么温馨。于是他们互相说：“去走走吧。”他们便走了出去，他们知道饭后散步有益于健康。不想出去的则坐在彩电旁，看起了与他们无关、却与他们相似的生活来。而此刻年轻人已经在街上走来走去了。

孩子是什么时候出去的，父母根本没觉察，只记得吃饭时他们还坐在桌旁。

年轻人来到了街上，夜晚便热烈起来。灯光被他们搅乱了，于是刚才的宁静也被搅乱了。尽管他们分别走向影剧院，走向俱乐部，走向朋友，走向恋爱。可街道上依旧人来人往。人群依旧如浪潮般从商店的门口打进去，又从另一个门口退出来。他们走在街上只是为了走，走进商店也是为了走。父母们稍微走走便回家了，他们还要走，因为他们需要走。他们只有在走着的时候才感到自己正年轻。

可是夜晚竟是那样的短暂，夜晚才刚刚来临，却已是深更半夜。尽管夜晚快要结束，尽管他们开始互道“明天见”了，开始独个回家了，可他们心中仍是充满喜悦。因为他们已经尽情享受了这个夜晚，而且他们明天还要继续享受。于是他们兴致勃勃地回家了，于是街道重又宁静了。

此刻商店的灯火已经熄灭，而那些家庭的灯火

也已经或者正在熄灭。惟有路灯还亮着，惟有月光还在照耀着。他们开始沉沉睡去，小镇也开始沉沉睡去。但睡不了多久了，因为后半夜马上就会过去，那清晨的太阳也马上就会升起。

那疯子依旧坐着，身上绳子捆得十分结实，从那时到现在他一动不动。直到天快亮的时候，他才从深深的昏迷中醒过来。那时太阳快要升起了，一片灿烂的红光正从东方放射出来。他从昏迷中醒来时，第一眼就看到了那一片红光。于是这时候他仿佛听到了一种吼声，吼声由远至近，由轻到响，仿佛无数野兽正呜咽着跑来。这时候他精神振奋起来了，因为他还看到了一堆熊熊燃烧的大火。现在他可以断定吼声就是从那里飘来。他似乎看到了无数人体以各种姿态纷纷在掉落下来。于是他兴高采烈地跳跃着朝那里跑去。

恍若从沉沉昏睡中醒来，他的内心慢慢洋溢出一种全新的感觉。他的眼睛在无知无觉中费力地睁了开来。于是看到了一条街道躺在黎明里，对面的梧桐树如布景一样。

象是昏迷了很久，此刻他清醒过来了。在清醒过来的时候里，他脑中似乎一团烟雾在缭绕，然而现在开始慢慢散去。等到烟雾消散后，他脑中竟象一座空空的房屋一样，里面什么也没有。但透过那个小小的窗口，他开始看到了一些什么，而一些全新的

情景也从那个窗口走了进来。

但是现在他感觉不到自己，他想活动一下四肢，可四肢没动静，于是他想晃动一下脑袋，脑袋没有反应。然而他内心却渐渐清晰起来。可是越是清晰便越麻木了，麻木是对身体而言。他明显地感到自己正在失去身体，或者说正在徒劳地寻找自己的身体。竟然会没有了身体，竟然会找不到身体。他于是惊讶起来。

那个时候他开始想起了一些什么，那些东西很多，挤在一起乱糟糟的。他很费力地把它整理起来。不久后他终于想起自己是在学校的办公室里，两只日光灯明晃晃地闪着，西北风正在屋顶上呼啸。桌上的灰尘很厚，而窗玻璃却格外明净。他想起了自己是在街上走着，是穿着拖鞋在街上走着，有很多人拥着他也在走着。他想起了一群人闯进了他的家，那时他正在洗脚，妻子正坐在床沿上，他们的女儿已经睡了。

现在他完全清醒了，他发现刚才自己所想到的一切都发生在昨夜。现在早霞已经升起来了，太阳尽管还没有升起，可也快了。他肯定那些是发生在昨夜。他是昨天夜晚离开家的，是被人带走的，那时妻子仍然坐在床沿上，妻子麻木地看着他被人带走了。他的女儿哭了，女儿为什么要哭呢？

但是现在他感到自己不在学校办公室里，因为他看到的不是明净的窗玻璃和积满灰尘的办公桌，

他看到的是街道和梧桐树。他不知道自己怎么会来到这里。他费劲将脑袋整理了一番，仍然不知道自己为何会在这里。于是他不再想下去。他感到自己应该回家了。妻子和女儿也许还在睡，女儿正枕在妻子的胳膊上睡着，而妻子应该将头枕在他的胳膊上，可他现在竟然在这里。他要回家了。他想站起来，可他的身体没有反应。他不知道自己的身体被丢到什么地方去了。没有身体他就不能回家，不能回家让他感到非常伤心。现在他似乎认出这条街道来了，他想只要沿着它往前走，走不远就可以拐弯，拐弯以后就可以看到自己家的窗户了。他发现自己此刻离家很近，可他没有了身体，他没法回家。

他仿佛看到自己正拿着厚厚的书在师院里走着。他看到妻子梳着两根辫子朝他走来，但那时他们不相识，他们擦身而过。擦身而过后他回头看到了两只漂亮的红蝴蝶。他仿佛看到街上下起了大雪，他看到在街上走着的人都弯腰捡起了雪片，然后读了起来。他看到一个人躺在街旁邮筒前死了。流出来的血是新鲜的，血还没有凝固，一张雪片飘了下来，盖住了这人半张脸。

太阳已经升起来了，光芒从远处的云端滑了过来，无声无息。他看到有人在那条街道上走动了。他看到他们时仿佛是坐在远处看着一个舞台，他们在舞台上出现，在舞台上说话并摆出了各种姿势。他不在他们中间，他和他们之间隔着什么。他们只

是他们，而他只是他。然后他感到自己站起来走了，走向舞台的远处。然而他似乎仍在原处，是舞台在退去，退向远处。

天亮的时候，她醒了过来。她听到了厨房里碗碟碰撞的声音，她想父亲已经在准备早饭了。而母亲大概还是在原先的地方坐着，还是原先的神态。她不知道这样还要持续多久，不知道发展下去将会怎样。她实在不愿去想这些。她开始起床了，她看到窗帘又如往常一样在闪闪烁烁，她看到阳光在上面移动。她真想去扯开窗帘，让阳光透过明净的玻璃照到床上来，照到她身上来。她下了床，走到镜前慢慢地梳起了头发，她看到镜中自己的脸已经没有生气，已经在憔悴。她心想这一天又将如何度过？这样想着她来到了外间。她突然发现外间一片明亮，她大吃一惊。她看到是窗帘被扯开来，阳光从那里蜂拥而进。那把椅子空空地站在那里，阳光照亮它的一角。

母亲呢？她想。这么一想使她万分紧张。她赶紧往厨房走去。然而在厨房里她看到的不是父亲，而是母亲。那时母亲刚好转过身来，朝她亲切地一笑。她发现母亲的头发已经梳理整齐了，那从前的神色又回到了母亲脸上，尽管这张脸已经憔悴不堪。看着惊讶的她，母亲轻轻说：“天亮时我听到他的脚步，他走远了。”母亲的声音很疲倦。她如释重负地

微笑了。母亲已经转回身去继续忙起来，她朝母亲的背影看了很久。然后她突然想起了什么，赶紧转过身去。她发现父亲正站在背后，父亲的脸色此刻象阳光一样明亮。她想父亲已经知道了。父亲的手伸过来轻轻在她脑后拍打了几下。她看到父亲的头发全白了。她知道他的头发为何全白了。

吃过早饭，母亲拿起菜篮，问他们：“想吃点什么？”母亲的声音里充满内疚，“已经很久没让你们好好吃了。”

父亲看着她，她也看着父亲。父亲不知如何回答，她也不知说什么。母亲等了一会，然后微微一笑，又问：“想吃什么？”

她开始想了，可想了很久什么都没想起来。于是只得重新看起了父亲。这时父亲问她了：“你想吃什么？”

“你呢？”她反问。

“我什么都想吃。”

“我也什么都想吃。”她说。她感到这话说对了。

母亲说：“好吧，我什么都买。”

三人轻轻笑了起来。她说：“我和你一起去吧。”母亲点点头，于是他们三人一起走了出去。

她的双手重新挽住父母了，因此从前的生活也重又回来了。他们现在一起走着，一些熟人又和他们开玩笑，开的玩笑也是从前的。她走在中间，心里充满喜悦。

来到胡同口，父亲往右走了，他要去上班。她和母亲就站在那里，看着父亲潇洒的背影和有利的双腿。父亲走了不远又回头过来看她们，发现她们正看着自己，他就走得越发潇洒了。她和母亲都禁不住笑了起来。

这时她突然想起了什么，急忙喊了起来。父亲站住脚回头望来。

她继续喊：“给我买一个皮球。”

父亲显然一怔，但他随即点点头转身走去了。她不禁潸然泪下。母亲转过脸去，装作没有看到。然后她们两人就这样默默无语地走了起来。

她们看到前面围着一群人，便走上去看。于是她们看到了那个疯子。疯子还被捆着，疯子已经死了，躺在一个邮筒旁，满身的血迹看去象是染过一样。有几个人正骂骂咧咧地把他抬起来，扔到一辆板车上。另一个骂骂咧咧地提着一桶水走来，往那一摊血迹上一冲，然后用扫帚胡乱地扫了几下便走了。板车被推走了，围着的人群也散了开去。于是她们继续走路。她在看到疯子被扔进板车时，蓦然在心里感到一阵轻松。走着的时候，她告诉母亲说这个疯子曾两次看到她如何如何，母亲听着听着不由笑了起来。此刻阳光正洒在街上，她们在街上走着，也在阳光里走着。

六

就这样春天走了，夏天来了。夏天来时人们一点也没有觉察，尽管还是阳春时他们已在准备迎接夏天了，可他们还是没有听到夏天走来的脚步。他们只是感到身上的衣服正在轻起来。但他们谁也没有觉察到夏天来了，他们始终以为自己依旧生活在春天里，他们感到每一天都是一样的美好，所以他们以为春天还在继续着，他们以为春天将会无休止地继续下去。可当他们穿着西装短裤、穿着裙子来到街上时，他们才发现夏天早就来了。他们开始听到知了在叫唤，开始听到敲打冰棍箱的声音。他们开始感到阳光不再美好，而美好的应该是树荫。于是他们比春天里更喜爱现在的夜晚，那夜晚象井水一样清凉，那夜晚里有微风在吹来吹去。于是在夜晚里所有的人都跑出房屋来了，他们将椅子搬到阳台上搬到家门口，他们将竹床搬到胡同里，而更多的他们则走向田野。在无边无际的田野里，他们寻找到了一条条弯弯曲曲的田埂，他们便走上去，走在洒满月光的田埂上。青蛙在两旁稻田里声声叫唤，萤火虫在他们四周闪闪烁烁地飞舞。

总是太阳刚刚落山、晚霞刚刚升起的时候，她从家里走了出来，在胡同口和她的伙伴相遇。她看到伙伴穿着和她一样漂亮的裙子。于是她们并肩走上了大街，她感到伙伴的裙子正在拂打着自己的裙子，

而自己的裙子也在拂打着伙伴的裙子。她看到街上飘满了裙子，还有不少裙子正从一个个敞着的门口，一个个敞着的胡同口飘出来。街上的裙子就这样汇聚起来，又那样分散开去。街上的裙子象是一个舞蹈。

这时她们看到一个疯子正一跃一跃地走来，象是跳蚤般地走来。那是个干净的疯子，他嘴里一声声叫唤着“妹妹”走来。

她们想起来了，这人是谁？她们知道他是在“文革”中变疯的，他的妻子已和他离婚，他的女儿是她们的同学。他嘴里叫着“妹妹”，那是在寻找他的妻子。

“好久没看到他了，我还以为他死了。”伙伴这么说，说毕伙伴轻轻拉了拉她的手，随即暗示她看前面走来的母女两人。“就是她们。”伙伴低声说。其实不说她也知道。

她看到这母女俩与疯子擦身而过，那神态仿佛他们之间从不相识。疯子依旧一跃一跃走着，依旧叫唤着“妹妹”。那母女俩也依旧走着，没有回过头。她俩走得很优雅。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河 边 的 错 误

第 一 章

一

住在老邮政弄的么四婆婆，在这一天下午将要过去，傍夜就要来临的时候发现自己养的一群鹅不知去向。她是准备去给鹅喂食时发现的。那关得很严实的篱笆门，此刻象是夏天的窗户一样敞开了。她心想它们准是到河边去了。于是她就锁上房门，向河边走去。走时顺手从门后拿了一根竹竿。

那是初秋时节，户外的空气流动时很欢畅，秋风吹动着街道两旁的树叶，发出沙沙那种下雨似地声音。落日尚没西沉，天空象火烧般通红。

么四婆婆远远就看到了那一群鹅。鹅在清静的河面上象船一样浮来浮去。另一些鹅在河岸草丛里或卧或缓缓走动。么婆婆走到它们近旁时，它们毫无反应，一如刚才。本来她是准备将它们赶回去的，可这时又改变了主意。她便在它们中间站住，双手支撑着那根竹竿，象支撑着一根拐杖。她眯起眼睛如看孩子似地看起了这些白色的鹅。

看了一会，么四婆婆觉得时候不早了，该将它们赶到篱笆里去。于是她上前走了几步，站在河边。嘴里哦哦地呼唤起来。在她的呼唤下，草丛中的鹅都纷纷一挪一挪地朝她跑来。而河里的鹅则开始慢慢地游向岸边，然后一只一只地爬到岸上，纷纷张开翅膀抖了起来。接着有一只鹅向么四婆婆跑了过去，于是所有的鹅都张开翅膀跑了起来。

么四婆婆嘴里仍然哦哦地叫着，因为有一只鹅仍在河里。那是一只小鹅，它仿佛没有听到她的呼唤，依旧在水面上静悄悄地移动着，而且时时突然一个猛扎，扎后又没事一般继续游着。远远望去优美无比，似乎那不是鹅，而是天空里一只飘动的风筝在河里的倒影。

么四婆婆的呼唤尽管十分亲切，可显然已经徒劳了。于是她开始嘘嘘地叫了起来，同时手里的竹竿也挥动了。聚集在他身旁的那些鹅立刻散了开去。她慢慢移动脚步，将鹅群重又赶入河中。

当看到那群被赶下去的鹅已将那只调皮的小鹅

围在中间后，她重又哦哦地呼唤起来。听到了么四婆婆的呼唤，河里所有的鹅立刻都朝岸边游来。那情景真象是雪花纷纷朝窗口飘来似的。

这时么四婆婆感到身后有脚步走来的声音。当她感觉到声音时，那人其实已经站在她身后了。于是她回过头来张望……

他觉得前面那个人的背影有些熟悉，但一时又想不起究竟是谁。于是他就心里猜想着那人是谁而慢慢地沿着小河走。他知道这人肯定不是他最熟悉的人，但这人他似乎又常常见到。因为在这个只有几千人的小镇里，没有不似曾相识的脸。这时他看到前面那人回头望了他一下，随即又快速地扭了回去。接着他感到那人越走越快，并且似乎跑了起来。然后他看不到那人了。

他是在这个时候看到那一群鹅的，于是他就兴致勃勃地走了过去。但是当他走到鹅中间时，不由大惊失色……

初秋时节依然是日长夜短。此刻落日已经西沉，但天色尚未灰暗。她在河边走着。

她很远就看到了那一群卧在草丛的鹅，但她没看到以往常常见到的么四婆婆。她慢不经心地走了过去。走到近旁时那群鹅纷纷朝她奔来，有几只鹅伸着长长的脖颈，围上去象是要啄她似地，她慌忙转

过身准备跑。

当她转过身去时不由发出了一声惊叫。同时呆呆地站了好一会，然后她没命地奔跑了起来。没跑出多远就摔在地上，于是她惊慌地哭了起来。哭了一阵后，她才朝四周望去，四周空无一人。她就爬起来继续跑。她感到两腿发软，怎么跑也跑不快，当跑到街道上时，她又摔倒了。

这时一个刚与她擦身而过的年轻人停下脚步，惊诧地望着她。她坐在地上爬不起来，只能惊恐地望着他。他犹豫了一下，后才走上去将她扶起来。同时问：“你怎么啦？”

她站起来后用手推开他，嘴巴张了张，没有声音，便用手指了指小河那个方向。

年轻人惊讶地朝她指的那个方向看去，什么也没有看到。而当他重新回过头来时，她已经慢慢地走了。他朝她的背影看了一下，才莫名其妙地笑笑，继续走自己的路。

那孩子窝囊地在街上走来走去。刚才他也到河边去了。当他一路不停地跑到家中将看到的那些告诉父亲时，父亲却挥手给了他一个耳光，怒喝道，“不许胡说。”那时父亲正在打麻将，他看到父亲的朋友都朝他嘻嘻地笑。于是他就走到角落里，搬了一把椅子在暗处坐了下来。这时母亲提着水壶走来，他忙伸出手去拉住她的衣角。母亲回头望了他一下，

他就告诉她了。不料她脸色一沉，说道：“别乱说。”孩子不由悲伤起来。他独自一人坐了好一会后，便来到了外面。

这时天已经黑了，弄里的路灯闪闪烁烁，静无一人。只有孩子在走来走去，因为心里有事，可又没有人来听他叙述，他急躁万分，似乎快要流下眼泪了。

就在这个时候，他看到有几个年轻人走了过来。他立刻跑上去，大声告诉了他们。他看到他们先是一怔，随即都哈哈大笑起来。有一个人还拍拍他的脑袋说：“你真会开玩笑。”然后他们就头也不回地走了。

孩子望着他们的背影，心想，他们谁也不相信我。

孩子慢慢地走到了大街上，大街上有很多人在来来往往。商店里的灯光从门窗涌出，铺在街上十分明亮。孩子在人行道上的一棵梧桐树旁站了下来，他看到很多人从他面前走过，他很想告诉他们，但他很犹豫。他觉得他们不会相信他的。因为他是个孩子。他为自己是个孩子而忧伤了起来。

后来他看到有几个比他稍大一点的孩子正站在街对面时，他才兴奋起来，立刻走了过去。他对他们说：“河边有颗人头。”

他看到他们都呆住了，便又补充了一句：“真的，河边有颗人头。”

他们互相望着，然后才有人问：“在什么地方？”

“在河边。”他说。

随即他们中间就有人说：“你领我们去看看。”

他认真地点点头，因为他的话被别人相信了，所以他显得很激动，

二

刑警队长马哲是在凌晨两点零六分的时候，被在刑警队值班的小李叫醒的。他的妻子也惊醒过来，睁着眼睛看丈夫穿衣服，然后又听到丈夫出去时关门的声音。她那么呆呆地躺了一会后，才熄了电灯。

马哲来到局里时，局长刚到。然后他们一行六人坐着局的小汽艇往案发地点驶去。从省城到那个小镇还没有公路，只有一条河流将它们贯穿起来。

他们来到作案现场时，东方开始微微有些发白。河面闪烁出了点点弱光，两旁的树木隐隐约约。

有几个人拿着手电在那里走来走去，手电的光芒在河面上一道一道地挥舞着。看到有人走来，他们几个人全迎了上去。

马哲他们走到近旁，看到不远处有一个刚刚用土堆成的坟堆。坟堆上有一颗人头。因为天未亮，那人头看上去十分模糊，象是一块毛糙的石头。

马哲伸手拿过身旁那人手中的手电，向那颗人头照去。那是一颗女人的人头，头发披落下来几乎遮住了整个脸部，只有眼睛和嘴若隐若现。

现场保护得很好。马哲拿着手电在附近仔细照

了起来。他发现附近的青草被很多双脚踩倒了。于是他马上想象出有一大群人来此围观时的情景，各种姿态和各种声音。

这当儿小李拿着照相机从几个不同的角度拍下了现场。然后法医和另两个人走了上去。他们将人头取下，接着去挖坟堆，没一会一具无头女尸便显露了出来。

马哲依旧在近旁转悠。他的脚突然踩住了一种软绵绵的东西。他还没定睛观瞧，就听见脚下响起了几声鹅的叫声，紧接着一大群鹅纷纷叫唤了起来。然后乱哄哄地挤成一团，又四散开去。这时天色开始明亮起来了。

局长走来，于是两人便朝河边慢慢地走过去。

“罪犯作案后竟会如此布置现场。”马哲感到不可思议。

局长望着潺潺流动的河水，说：“你们就留下来吧。”

马哲扭过头去看那一群鹅，此刻它们安静下来了，在草丛里走来走去。

“有什么要求吗？”局长问。

马哲皱一下眉，然后说：“暂时没有。”

“那就这样。我们每天联系一次。”

法医的验定报告是在这天下午出来的。罪犯是用柴刀突然劈向受害者颈后部。从创口看，罪犯将受害者劈倒在地后，又用柴刀劈了三十来下，才将死

者的头劈下来。死者是住在老邮政弄的么四婆婆。

小李在一旁插嘴：“这镇上几乎每户人家都有那种柴刀。”

现场没有留下罪犯任何作案时的痕迹。在某种意义上，现场已被那众多的脚印所破坏。

马哲是在这天上午见到那个孩子的。

“所有的人都不相信我。”那孩子得意洋洋地对马哲说：“父亲还打了我一个耳光，说‘不许胡说’。”

“你是在什么时候发现的？”马哲问。

“所有的大人都不相信我。”孩子继续在说，“因此我只能告诉和我差不多大的孩子了，他们相信我。”孩子说到这里还装模作样地叹了口气，“本来我是想先告诉大人的。”

“你是什么时候发现的？”马哲又问。

这时孩子才认真对待马哲的问话了。他装出一副回忆的样子，装了很久才说：“我没有手表。”

马哲不禁微笑了，“大致上是什么时候？比如说天是不是黑了，或者天还亮着？”

“天没有黑。”孩子立刻喊了起来。

“那么天还亮着？”

“不，天也不是亮着。”孩子摇了摇头。

马哲又笑了，他问：“是不是天快黑的时候？”

孩子想了想后，才慎重地点点头。

于是马哲便站了起来，可孩子依旧坐着。他似乎非常高兴能和大人交谈。

马哲问他：“你到河边去干什么呢？”

“玩嘛。”孩子响亮地回答。

“你常去河边？”

“也不是，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孩子临走时十分认真地对马哲说：“你抓住那个家伙后，让我来看看。”

么四婆婆离家去河边的时候，老邮政弄有四个人看到她。从他们回忆的时间来看，么四婆婆是下午四点到四点半的时候去河边的。而孩子发现那颗人头的时候是七点左右。因此罪犯作案是在这三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内。据查，埋掉么四婆婆死尸的地方有一个坑，而现在这个坑没有了，因此那坑是现成的。所以估计罪犯作案时间很可能是在一个小时以内完成的。

下午局长打电话来询问时，马哲将上述情况做了汇报。

么四婆婆的家是在老邮政弄的弄底。那是一间不大的平房。屋内十分整洁，尽管没有什么摆设，可能让人心情舒畅。屋内一些家具是很平常的。引起马哲注意的是放在房梁上的一堆麻绳，麻绳很粗，并且编得很结实。但马哲只是看了一会，也没更多地去关注。

吃过晚饭后，马哲独自一人来到了河边。河两旁悄无声息，只有那一群鹅在河里游来游去。

昨天这时，罪犯也许就在这里。他心里这样想

着而慢慢走过去。而现在竟然如此静，竟然没人来此。他知道此案已经传遍小镇，他也知道他们是很想来看看的。现在他们没人敢来，那是他们怕被当成嫌疑犯。

他听到河水的声音。那声音不象是鹅游动时的声音，倒象是洗衣服的声音。小河在这里转了个弯。他走上前去时，果然看到有人背对着他蹲在河边洗衣服。

他惊讶不已，便故意踏着很响的步子走到这人背后。这人没回过头来，依然洗衣服。他好象不会洗衣服似的，他更象是在河水里玩衣服。

他在这人身后站了一会，然后说话了：“你常到这儿来洗衣服？”他知道镇里几年前就装上自来水了，可竟然还会有人到河边来洗衣服。

这时那人扭回头朝他一笑，这一笑使他大吃一惊。那人又将头转了回去，把被许多小石头压在河里的衣服提了出来，在水面上摊平，然后将小石头一块一块压上去。衣服慢慢沉到了水底。

他仔细回味刚才那一笑，心里觉得古怪。此刻那人开始讲话了，自言自语说得很快。一会儿轻声细语，一会儿又大叫大喊。马哲一句也没听懂，但他已经明白了，这人是个疯子。难怪他怎么会在这个时候到这里来。

于是马哲继续往前走。河边柳树的枝长长地倒掉下来，几乎着地。他每走几步都要用手拨开前面

的柳枝。当他走出一百米的时候，他看到草丛里有一样红色的东西。那是一枚蝴蝶形状的发夹。他弯腰捡了起来用手帕包好放进了口袋。接着仔细察看发夹的四周。在靠近河边处青草全都倒地，看来那地方人是经常走的。但发夹刚才搁着地方却不然，青草没有倒下。可是中间有一块地方青草却明显地斜了下去。大概有人在这里摔倒过，而这发夹大概也是这个人。“是个女的？”他心想。

“死者叫幺四婆婆。老邮政弄所有的人都这样叫她，不管是老人还是孩子。谁都不知道她的真实姓名，知道的那个人已经死了，那人是她的丈夫。她是十六岁嫁到老邮政弄来的，十八岁时她丈夫死了，现在她六十五岁。这四十八年来她都是独自一人生活过来的。她每月从镇政府领取生活费同时自己养了二十多年鹅了。每年都养一大群，因此她积下了一大笔钱。据说她把钱藏在胸口，从不离身。这是去年她去镇政府要求不要再给她生活费时才让人知道的。为了让他们相信她，她从胸口掏出了一叠钱来。她的钱从来不存银行，因为她不相信别人。但是我们没有发现她的尸体上有一分钱，在她家中也仔细搜寻过，只在褥子下找到了一些零钱加起来还不到十元。所以我想很可能是一桩抢劫杀人案……”小李说到这里朝马哲看看，但马哲没有反应，于是他继续说：“镇里和居委会几次劝她去敬老院，但她好象很

害怕那个地方，每次有人对她这么一提起，她就会眼泪汪汪。她独自一人，没有孩子，也从不和街坊邻居往来。她的闲暇时间是消磨在编麻绳，就是她屋内梁上的那一堆麻绳。但是从前年开始，她突然照顾起了一个三十五岁的疯子，疯子也住在老邮政弄。她象对待自己儿子似地对待那个疯子……”这时小李突然停止说话，眼睛惊奇地望着放在马哲身旁桌子上的红色发夹。“这是什么？”他问。

“在离出事地点一百米处捡的，那地方还有人摔倒的痕迹。”马哲说。

“是个女的！”小李惊愕不已。

马哲没有回答，而是说：“继续说下去。”

三

么四婆婆牵着疯子的手去买菜的情节，尽管已经时隔两年，可镇上的人都记忆犹新。就是当初人们一拥而上围观的情景，也是历历在目。他们仿佛碰上了百年不遇的高兴事，他们的脸都笑烂了。然而么四婆婆居然若无其事，只是脸色微微有些泛红，那是她无法压制不断洋溢出来的幸福神色。而疯子则始终是嬉嬉傻笑着。篮子挎在疯子手中，疯子不知是出于愤怒还是出于他们同样的兴奋，他总把篮子往人群里扔去。么四婆婆便一次又一次地去将篮子捡回来。疯子一次比一次扔得远。起先么四婆婆还装着若无其事，然而不久她也象他们一样嬉嬉乱笑

了。

当初么四婆婆这一举止，让老邮政弄的人吃了一惊。因为在此之前他们一点没有看出她照顾过疯子的种种迹象。所以当她在这一天突然牵着疯子的手出现时他们自然惊愕不已。况且多年来么四婆婆给他们的印象是讨厌和别人来往，甚至连说句话都很不愿意。

尽管如此，他们还是觉得她这不过是一时的异常举动。这种心血来潮的事在别人身上恐怕也会发生。可是后来的事实却让他们百思不解。有那么一段时间，他们甚至怀疑么四婆婆是不是也疯了。直到一年之后，他们才渐渐习以为常。

此后，他们眼中的疯子已不再如从前一样邋遢，他象一个孩子一样干净了，而且他的脖子上居然出现了红领巾。但是他早晨穿了干净的衣服而到了傍晚已经脏得不能不换。于是么四婆婆屋前的晾衣杆上每天都挂满了疯子的衣服，象是一排尿布似地迎风飘扬。

当吃饭的时候来到时，老邮政弄的人便能常常听到她呼唤疯子的声音。那声音就象是一个生气的母亲在呼喊着重玩不归的孩子。

而且在每一个夏天的傍晚，疯子总象死人似地躺在竹榻里，么四婆婆坐在一旁用扇子为他拍打蚊虫。

从那时起，么四婆婆不再那么讨厌和别人说话。

尽管她很少说话，可她也开始和街坊邻居一些老太太说些什么了。

她自然是说疯子。她说疯子的口气就象是在说自己的儿子。她常常抱怨疯子不体谅她，早晨换了衣服傍晚又得换。

“他总有一天要把我累死的。”她总是愁眉苦脸地这么说，“他现在还不懂事，还不知道我死后他就要苦了，所以他一点也不体谅我。”

这话让那些老太太十分高兴，于是她继续数落：“我对他说吃饭时不要乱走，可我一转身他人就没影了。害得我到处去找他。早晚他要把我累死。”说到这里，么四婆婆便叹息起来。

“你们不知道，他吃饭时多么难侍候，怎么教他也不用筷子，总是用手抓，我多说他几句，他就把碗往我身上砸。他太淘气了，他还不懂事。”

她还说：“他这么大了，还要吃奶。我不愿意他就打我，后成没办法就让他吸几下，可他把我的奶头咬了下来。”说起这些，她脸上居然没有痛苦之色。

在那些日子里，他们总是看到么四婆婆把疯子领到屋内，然后关严屋门，半天不出来。他们非常好奇，便悄悄走到窗前。玻璃窗上糊着报纸，没法看进去。他们便蹲在窗下听里面的声音。有声音，但很轻微。只能分辨出么四婆婆的低声唠叨和疯子的自言自语。有时也寂然无声。当屋内疯子突然大喊大叫时，总要吓他们一跳。

慢慢地他们听到了一种奇特的声音，而且每当这种声音响起来时，又总能同时听到疯子的喊叫声。而且还夹杂着人在屋内跑动的声音，还有人摔倒在地，摔倒椅子的声响。起先他们还以为么四婆婆是在屋里与疯子玩捉迷藏，心里觉得十分滑稽。可是后来他们却听到了么四婆婆呻吟的声音，尽管很轻，可却很清晰。于是他们才有些明白，疯子是在揍么四婆婆。

么四婆婆的呻吟声与日俱增，越来越响亮，甚至她哭泣求饶的声音也传了出来。而疯子打她的声音也越来越剧烈。然而当他们实在忍不住，去敲她屋门时，却因为她紧闭房门不开而无可奈何。

后来么四婆婆告诉他们：“他打我时，与我那死去的丈夫一模一样，真狠毒呵。”那时她脸上竟洋溢着幸福的神色。

小李用手一指，告诉马哲：“就是这个疯子。”

此刻那疯子正站在马路中间来回走着正步，脸上得意洋洋。

马哲看到的正是昨天傍晚在河边的那个疯子。

四

那女孩子坐在马哲的对面，脸色因为紧张而变得通红。

“……后来我就拼命地跑了起来。”她说。

马哲点点头。“而且你还摔了一跤。”

她蓦然怔住了，然后眼泪簌簌而下。“我知道你们会怀疑我的。”

马哲没有答理，而是问：“你为什么要去河边？”

她立刻止住眼泪，疑惑地望着马哲，想了很久才喃喃地说：“你刚才好象问过了。”

马哲不动声色地看着她。

“难道没有问过？”她既象是问马哲，又象是问自己，随后又自言自语起来：“好象是没有问过。”

“你为什么去河边？”马哲这时又问。

“为什么？”她开始回想起来，很久后才答：“去找一只发夹。”

“是吗？”

马哲的口气使她一呆，她怀疑地望着马哲，嘴里轻声说：“难道不是？”

“你是什么时候丢失的？”马及随便地问了一句。

“昨天。”她说。

“昨天什么时候？”

“六点半。”

“那你是什么时候去找的？”

“六点半。”她脱口而出，随即她被自己的回答吓呆了。

“你是在同一个时间里既丢了发夹又在找。”马哲嘲笑地说，接着又补充道：“这可能吗？”

她怔怔地望着马哲，然后眼泪又流了下来，“我

知道你们会怀疑我的。”

“你看到过别的什么人吗？”

“看到过。”她似乎有些振奋。

“什么样子？”

“是个男的。”

“个子高吗？”

“不高。”

马哲轻轻笑了起来，说：“可你刚才说是一个高个子。”

她刚刚变得振奋起来的脸立刻又痴呆了。“我刚才真的这样说吗？”她可怜巴巴地问马哲。

“是的。”马哲坚定地说。

“我怎么会这么说呢？”她悲哀地望着马哲。

“你为什么到今天才来？”马哲又问。

“我害怕。”她颤抖着说。

“今天就不害怕了？”

“今天？”她不知该如何回答。她低下了头，然后抽泣起来，“我知道你们会怀疑我的。因为我的发夹丢在那里了，你们肯定要怀疑我了。”

马哲心想：她不知道，使用这种发夹的女孩子非常多，根本无法查出是谁的，“所以你今天来说了。”他说。

她边哭边点着头。

“如果发夹不丢，你就不会来说这些了？”马哲说。

“是这样。”

“你真的看到过别的人吗？”马哲突然严肃地问。

“没有。”她哭的更伤心了。

马哲将目光投向窗外，他觉得有点累了。他看到窗外有棵榆树，榆树上有灿烂的阳光在跳跃。那女孩子还在伤心地哭着。马哲对她说：“你回去吧，把你的发夹也拿走。”

五

一个星期下来，案件的侦破毫无进展。作为凶器的柴刀，也没有下落。么四婆婆家中的一把柴刀没有了，显而易见凶手很可能就是用这把柴刀的。据老邮政弄的人回忆，说是么四婆婆遇害前一个月的時候曾找过柴刀，也就是说那柴刀在一个月前就遗失了。作为一桩抢劫杀人案，看来凶手是早有准备的。马哲曾让人在河里寻找过柴刀，但没有找到。

这天傍晚，马哲又独自来到了河边。河边与他上次来时一样悄无声息。马哲心想：这地方真不错。

然后他看到了在晚霞映照的河面上嬉闹的鹅群。么四婆婆遇害后，它们就再没回去过，它们日日在此，它们一如从前那么无忧无虑。马哲走过去时，几只在岸上的鹅便迎着 he 奔来，伸出长长的脖子包围了他。

这个时候，马哲又听到了那曾听到过的水声。于是他提起右脚轻轻踢开了鹅，往前走过去，

他又看到了那个疯子蹲着的背影。疯子依旧在水中玩衣服。疯子背后十米远的地方就是曾搁过么四婆婆头颅的地方。

在所有的人都不敢到这里来的时候，却有一个疯子经常来。马哲不禁哑然失笑。他觉得疯子也许不知道么四婆婆已经死了，但他可能会发现已有几天没见到么四婆婆。么四婆婆生前常赶着鹅群来河边，现在疯子也常来河边，莫不是疯子在寻找么四婆婆？

马哲继续往前走。此刻天色在渐渐地灰下来，刚才通红的晚霞现在似乎燃尽般暗了下去。马哲听着自己脚步的声音然后走到一座木桥上。他将身体靠在了栏杆上，栏杆摇晃起来发出吱吱的声响。栏杆的声音消失后，河水潺潺流动的声音飘了上来。他看到那疯子这时已经站了起来，提着水淋淋的衣服往回走了。疯子走路的姿态象是正在操练的士兵。不一会疯子消失了，那一群鹅没有消失。但大多爬到了岸上，在柳树间走来走去。在马哲的视线里时隐时现。他感到鹅的颜色不再象刚才那么白的明亮，开始模糊了。

在他不远处有一幢五层的大楼，他转过身去时看到一些窗户正接踵着闪亮了。同时他听到从那些窗户里散出来的声音，声音传到他耳中时已经十分轻微，而且杂乱。但马哲还是分辨出了笑声和歌声。

那是一家工厂的集体宿舍楼。马哲朝它看了很

久，然后他象是想起了什么，便离开木桥朝那里走去。

走到马路上时，他看到不远处有个孩子正将耳朵贴在一根电线杆上。他从孩子身旁走了过去。

“喂！”那孩子叫了一声。

马哲回头望去，此刻孩子已经离开电线杆朝他跑去。马哲马上认出了他，便向他招了招手。

“抓到了吗？”孩子跑到他跟前时这样问。

马哲摇摇头。

孩子不禁失望地埋怨道：“你们真笨。”

马哲问他：“你怎么在这儿？”

“听声音呀，那电线杆里有一种嗡嗡的声音，听起来真不错。”

“你不去河边玩了？”

于是孩子变得垂头丧气，他说：“是爸爸不让我去的。”

马哲象是明白似地点点头，然后拍拍孩子的脑袋，说：“你再去听吧。”

孩子仰起头问：“你不想听吗？”

“不听。”

孩子万分惋惜地走开了，走了几步他突然转过身来说：“你要我帮你抓那家伙吗？”

已经走起来的马哲，听了这话后便停下脚步，他问孩子：“你以前常去河边吗？”

“常去。”孩子点着头，很兴奋地朝他走了过去。

“你常看到过什么人吗？”马哲又问。

“看到过。”孩子立刻回答。

“是谁？”

“是一个大人。”

“是男的吗？”

“是的，是一个很好的大人。”孩子此刻开始得意起来。

“是吗？”马哲说。

“有一次他朝我笑了一下。”孩子非常感动地告诉马哲。

马哲继续问：“你知道他住在什么地方吗？”

“当然知道。”孩子用手一指，“就在这幢楼里。”

这幢耸立在不远处的楼房，正是刚才引起马哲注意的楼房。

“我们去找他吧。”马哲说。

两人朝那幢大楼走去。那时天完全黑了，传达室的灯光十分昏暗，一个戴老花镜的老头坐在那里。

“你们这幢楼里住了多少人？”马哲上前搭话。

那老头抬起头来看了一会马哲，然后问：“你找谁？”

“找那个常去河边的人。”孩子抢先回答。

“去河边？”老头一愣。他问马哲：“你是那儿的？”

“他是公安局的。”孩子十分神气地告诉老头。老头听明白了，他想了想后说：“我不知道谁经

常去河边，你们自己去找吧。”

马哲正要转身走的时候，那孩子突然叫了起来。“公安局找你。”马哲看到一个刚从身旁擦身而过的人猛地扭回头来。这人非常年轻，最多二十三岁。

“就是他。”孩子说。

那人朝他俩看了一会，然后走了上去，走到马哲面前时，他几乎是怒气冲冲地问：“你找我？”

马哲感到这声音里有些颤抖。马哲没有回答，只是看着他。

孩子在一旁说：“他要问你为什么常去河边。”孩子说完还问马哲：“是吗？”

马哲依旧没有说话，那人却朝孩子逼近一步，吼道：“我什么时候去河边了。”

吓得孩子赶紧躲到马哲身后。孩子说：“你是去过的。”

“胡说。”那人又吼了一声。

“我没有胡说。”孩子可怜地申辩道。

“放你的屁。”那人此刻已经怒不可遏了。

这时马哲开口了，他十分平静地说：“你走吧。”

那人一愣，随后转身就走。马哲觉得他走路时的脚步有点乱。

马哲回过头来问老头：“他叫什么名字？”

老头犹豫了一下，说：“我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吗？”马哲走上前一步。

老头又犹豫了起来，结果还是说：“我真不知

道。”

马哲看了他一会，然后点点头就走了。孩子追上去，说：“我没有说谎。”

“我知道。”马哲亲切地拍拍他的脑袋。

回到住所，马哲对小李说：“你明天上午去农机厂调查一个年轻人，你就去找他们集体宿舍楼的门卫，那是一个戴眼镜的老头，他会告诉你一切的。”

六

“那是一个很不错的老头。”小李说，“我刚介绍了自己，他马上把所有情况都告诉了我。仿佛他事先准备过似的。不过他好象很害怕，只要一有人进来他马上不说。而且还介绍说住我不远，是来找他聊天的。但是这老头真不错。”

马哲听到这里不禁微微一笑。

小李继续说：“那人名叫王宏，今年二十二岁，是两年前进厂的。他这人有些孤僻，不太与人交往。他喜欢晚饭后去河边散步。除了下雨和下雪外，他几乎天天去河边。出事的那天晚上他是五点半多一点的时候出去，六点钟回来的。他一定去河边了，当八点多时，宿舍里的人听说河边有颗人头都跑去看了，但他没去。门房那老头看到他站在二楼窗口，那时老头还很奇怪他怎么没去。”

王宏在这天下午找上门来了。他一看到马哲就

气势汹汹地责问：“你凭什么理由调查我？”

“谁告诉你的？”马哲问。

他听后才一愣，然后嘟哝着：“反正你们已调查我了。”

马哲说：“你来就是为了说这些。”

他又是一愣，看着马哲有点不知所措。

“那天傍晚你去过河边了？”

“是的。”他说，“我不怕你们怀疑我。”

马哲继续说：“你是五点半多一点出去六点钟才回来的，这时间里你在河边？”

“我不怕你们怀疑我。我告诉你，我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你可以到厂里去打听打听。”

“现在要你回答我。”

他迟疑了一下，然后说：“我先到街上去买了盒香烟，然后去了河边。”

“在河边看到了什么？”

他又迟疑了一下，说道：“看到那颗人头。”

“你昨天为何说没去过河边？”

“我讨厌你们。”他叫了起来，“我讨厌你们，你们谁都怀疑，我不想和你们打交道。”

马哲又问：“你看到到什么人？”

“看到的。”他说他这才在椅子上坐下来，“我今天就是来告诉你们的。我看到的只是背影，所以说准。”他飞快地说出一个姓名和单位，“本来我不想告诉你们，可不说你们就要怀疑我了。尽管我不怕，

但我不想和你们打交道。”

马哲点点头，表示知道了他的意思，然后说：“你先回去吧。什么时候叫你，你再来。”

七

据了解，王宏说的那个人在案发的第二天就请了病假。已经近半个月了，仍没上班。从那人病假开始的第一天，他们单位的人就再也没有见到他。

“难道他溜走了。”小李说。

那人住在离老邮政弄有四百米远的杨家弄。他住在一幢旧式楼房的二楼。楼梯里没有电灯，在白天依旧漆黑一团。过道两旁堆满了煤球炉子和木柴。马哲两人很困难地走到一扇灰色的门前。

开门的是一个三十来岁的男子，他的脸色很苍白。马哲他们要找的正是这人。

他一看到进来的两个人都穿着没有领章的警服，便知道发生了什么。他象是对熟人说话似地说：“你们来了。”然后把他们让进屋内，自己在一把椅子上坐了下来。

马哲和小李在他对面坐下。他们觉得他非常虚弱，似乎连呼吸也很费力。

“我等了你们半个月。”他笑笑说，笑得很忧郁。

马哲说：“你谈谈那天傍晚的情况。”

他点点头，说：“我等了你们半个月。从那天傍晚离开河边后，我就等了。我知道你们这群人都是

很精明的，你们一定会来找我的。可你们让我等了半个月，这半个月太漫长了。”说到这里，他又如刚才似地笑了笑。接着又说：“我每时每刻都坐在这里想象着你们进来时的情景，这两天就是做梦也梦见你们来找我了。可你们却让我等了半个月。”他停止说话，埋怨地望着马哲。

马哲他们没有作声，等待着他说下去。

“我天天都在盼着你们来，我真有点受不了。”

“那你为何不来投案？”小李这时插了一句。马哲不由朝小李不满地看了一眼。

“投案？”他想了想，然后又笑了起来。接着摇头说：“有这个必要吗？”

“当然。”小李说。

他垂下了头，看起了自己的手。随后抬起头来充满忧伤地说：“我知道你们会这样想的。”

马哲这时说：“你把那天傍晚的情况谈一谈吧。”

于是他摆出一副回忆的样子。他说道：“那天傍晚的河边很宁静，我就去河边走着。我是五点半到河边的。我就沿着河边走，后来就看到了那颗人头。就这些。”

小李莫名其妙地看看马哲，马哲没有一点反应。

“你们不相信我，这我早就知道了。”他又忧郁地微笑起来。“谁让我那天去河边了。我是从来不去那个地方的。可那天偏偏去了，又偏偏出了事。这就是天意。”

“既然如此，你就不想解释一下吗？”马哲这时说。

“解释？”他惊讶地看着马哲，然后说：“你们会相信我吗？”

马哲没有回答。

他又摇起了头，说道：“我从来不相信别人会相信我。”

“你当时看到过什么吗？”马哲问他。

“看到一个人，但在我后面。这个人你们已经知道了。就凭他的证词，你们就可以逮捕我。我当时真不应该跑，更不应该转回脸去。但这一切都是天意。”说到这里，他又笑了起来。

“还看到了什么？”马哲继续问。

“没有了，否则就不会是天意了。”

“再想一想。”马哲固执地说。

“想一想？”他开始努力回想起来，很久后他才说：“还看到过另外一个人，当时他正蹲在河边洗衣服，但那是一个疯子。”他无可奈何地看着马哲。

马哲听后微微一怔，沉默了很久，他才站起来对小李说：“走吧。”

那人惊愕地望着他俩，问：“你们不把我带走了？”

八

那人名叫许亮，今年三十五岁，没有结过婚，似

乎也没和任何女孩子有过往来。他唯一的嗜好是钓鱼。邻居说他很孤僻，单位的同事却说他很开朗。有关他人的介绍，让马哲觉得是在说两个毫不相关的人。马哲对此并无多大兴趣。他所关心的是根据邻居的回忆，许亮那天是下午四点左右出去的，而许亮自己说是五点半到河边。

“在那一个多小时里，你去了什么地方？”在翌日的下午，马哲传讯了许亮。

“什么地方也没去。”他说。

“那么你是四点左右就去了河边？”马哲问。

“没有。”许亮懒洋洋地说。“我在街上转了好一会。”

“碰到熟人了吗？”

“碰到了，然后我和他在街旁人行道上聊天了。”

“那人是谁？”

许亮想了一下，然后说：“记不起来了。”

“你刚才说是熟人，可又记不起是谁了。马哲微微一笑。

“这是很正常的。”他说，“比如你写字时往往会写不出一个你最熟悉的字。”说完他颇有些得意地望着马哲。

“总不会永远记不起吧？”马哲说。

“也很难说。也许我明天就会想起来，也许我永远也想不起来了。”他用一种无所谓的态度说，仿

佛这些与他无关似的。

这天马哲让许亮回去了。可是第二天许亮仍说记不起是谁，以后几天他一直这么说。显而易见，在这个细节上他是在撒谎。许亮已经成了这桩案件的重要嫌疑犯。小李觉得可以对他采取行动了。马哲没有同意。因为仅仅只是他在案发的时间里现场是不够的，还缺少其他的证据。当马哲传讯许亮时，小李他们仔细搜查了他的屋子，没发现任何足以说明问题的证据。而其他的调查也无多大收获。

与此同时，马哲调查了另一名嫌疑犯，那人就是疯子。在疯子这里，他们却得到了意想不到的进展。

当马哲一听说那天傍晚疯子在河边洗衣服时，蓦然怔住了。于是很快联想起了罪犯作案后的奇特现场。当初他似乎有过一个念头，觉得作案的人有些不正常。但他没有泛入下去。而后来疯子在河边洗服衣的情节也曾使他惊奇，但他又忽视了。

老邮政弄有两个人曾在案发的那天傍晚五点半到六点之间，看到疯子提着一件水淋淋的衣服走了回来。他们回忆说当初他们以为疯子掉到河里去，可发现他的外裤和衬衣是干的，又惊奇了起来。但他们没在意，因为对疯子的任何古怪举动都不必在意。

“还看到了什么？”马哲问他们。

他们先是说没再看到什么，可后来有一人说他觉得疯子当初另一只手中似乎也提着什么。具体什

么他记不起来了，因为当时的注意力被那条水淋淋的衣服吸引了过去。

“你能谈谈印象吗？”马哲说。

可那人怎么说也说不清楚，只能说出大概的形状和大小。

马哲蓦然想起了什么，他问：“是不是象一把柴刀？”

那人听后眼睛一亮，说：“象。”

关于疯子提着水淋淋的衣服，老邮政弄的人此后几乎天天傍晚都看到。据他们说，在案发以前，疯子是从未有过这种举动的。而且在案发的那天下午，别人还看到疯子在么四婆婆走后不久，也往河边的方向走去。身上穿的衣服正是这些日子天天提在他手中的水淋淋的衣服。

于是马哲决定搜查疯子的房间。在他那凌乱不堪的屋内，他们找到了么四婆婆那把遗失的柴刀。上面沾满血迹。经过化验，柴刀上的血迹的血型与么四婆婆的血型一致。

接下去要做的事是尽快找到么四婆婆生前积下的那笔钱。“我要排除抢劫杀人的可能性。”马哲说。看来马哲在心里已经认定罪犯是疯子了。

然而一个星期下来，尽管所有该考虑的地方都寻找过了，可还是没法找到那笔钱。马哲不禁有些急躁，同时他觉得难以找到了。尽管案件尚留下一个疑点，但马哲为了不让此案拖得过久。便断然认

为么四婆婆将钱藏在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而决定逮捕疯子了。

当马哲决心已下后，小李却显得犹豫不决。他问马哲：“逮捕谁。”

马哲仿佛一下子没有明白这话是什么意思。

“可是。”小李说，“那是个疯子。”

马哲没有说话，慢慢走到窗口。这二楼的窗口正好对着大街。他看到不远处围着一群人，周围停满了自行车，两边的人都无法走过去了。中间那疯子正舒舒服服躺在马路上。因为交通被堵塞，两边的行人都怒气冲冲，可他们无可奈何。

第 二 章

一

河水一直在流着，秋天已经走进了最后的日子。两岸的柳树开始苍老，天空仍如从前一样明净，可天空下的田野却显得有些凄凉。几只麻雀在草丛里踱来踱去。青草茁壮成长，在河两旁迎风起舞。

有一行人来到了河边。

“后来才知道是一个疯子干的。”有人这么说。显然他是在说那桩凶杀案，而他的听众大概是异乡来的吧。

“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个疯子。”那人继续说。

“就是一看到你就吓得乱叫乱跑的那个疯子？”
他们中间一人问。

“是的，因为他是个疯子，公安局的人对他也就没有办法，所以把他交给我们了。我用绳子捆了他一个星期。从此他一看到我就十分害怕。”

此刻他们已经走到了小河转弯处。那人说：“到了，就在那个地方，放着一颗人头。”

他们沿着转弯的小河也转了过去。“这地方真不错。”有一人这么说。

那人回过头去笑笑，然后用手一指说：“就在这里，有颗人头。”他刚一说完马上就愣住了。随即有一个女子的声音哨子般惊叫起来，而其他的人都吓得目瞪口呆。

二

马哲站在那小小的坟堆旁，那颗人头已经被取走，尸体也让人抬走了。暴露在马哲眼前的是一个浅浅的坑，他看到那翻出来的泥土是灰红色的，上面有几块不规则的血块，一只死者的黑色皮鞋被扔在坑边，皮鞋上也有血迹，皮鞋倒躺在那里。那皮鞋与马哲脚上穿的皮鞋一模一样。

马哲看了一会后，朝河边走去了。此刻中午的阳光投射在河面上，河面象一块绸布般熠熠生辉。他想起了那一群鹅，若此刻鹅群正在水面上移动，那将是怎样一副景象？他朝四周望去，感到眼睛里一

片空白，因为鹅群没有出现在他的视线中。

“那疯子已经关起来了。”马哲身旁一个人说，“我们一得到报告，马上就去把疯子关起来，并且搜了他的房间，搜到了一把柴刀，上面沾满血迹。”

在案发的当天中午，曾有两入看到疯子提着一条水淋淋的衣服走回来，但他们事后都说没在意。

“为什么没送他去精神病医院？”马哲这时转过身去问。

“本来是准备送他去的，可后来……”那人犹豫了一下，又说，“后来就再没人提起了。”

马哲点点头，离开了河边。那人跟在后面，继续说：“谁会料到他还会杀人。大家都觉得他不太会……”他发现马哲已经不在听了，便停止不说。

在一间屋子的窗口，马哲又看到了那个疯子。疯子那时正自言自语地坐在地上，裤子解开着，手伸进去象是捉跳蚤似地十分专心。捉了一阵，象是捉到了一只，于是他放进嘴里津津有味地咀嚼起来。这时他看到了窗外的马哲，就乐呵呵地傻笑起来。

马哲看了一会，然后转过脸去。他突然吼道：“为什么不把他捆起来。”

三

死者今年三十五岁，职业是工人。据法医验定，凶手是从颈后用柴刀砍下去的，与么四婆婆的死状完全一致。而疯子屋里找到的那把柴刀上的血迹，经

过化验也与死者的血型一致。那疯子被绳子捆了两天后，便让人送到离此不远的一家精神病医院去了。

“死者是今年才结婚的，他妻子比他小三岁。”小李说，“而且已经怀孕了。”

死者的妻子坐在马哲对面，她脸色苍白，双手轻轻搁在微微隆起的腹部。她的目光在屋内游来游去。

此刻是在死者家中，而在离此二里路的火化场里，正进行着死者的葬礼。家中的一切摆设都让人觉得象阳光一样新鲜。

“我们都三十多岁了，我觉得没必要把房间布置成这样，可他一定要这样布置。”她对马哲说，那声音让人觉得她似乎有些不好意思。

也不知是什么原因，在下午就要离开这里的时候，马哲突然想去看望一下死者的妻子。于是他就坐到这里来了。

“结果结婚那天，他们一进屋就都惊叫起来，他们都笑我们俩。那天你没有来吧！”

马哲微微一怔。她此刻正询问似地看着他，他一时间不知该如何回答。

她仔细看了一会马哲，然后说：“你是没有来。那天来的人很多，但我都记得。我没有看到你。”

“我是没有来。”马哲说。

“你为什么不来呢？”她惊讶地问。

这话让马哲也惊讶起来，他有点不知所措地看着她。

“你应该来。”她将目光移开，轻轻地埋怨道。

“可是……”马哲想说 he 不知道他们的婚事，但一开口又犹豫起来。他想了想后才说：“我那天出差了。”他心想：我与你们可是素不相识。

她听后十分遗憾地说：“真可惜，你不来真可惜。”

“我很后悔。”马哲说，“要是当初不去出差，我就能参加你们的婚礼了。”

她同情地望着马哲，看了很久才认真地点点头。

“那天他喝了很多酒，一到家就吐了。”她说说着扭过头去在屋内寻找着什么，找了一会才用手朝着彩电的地方一指。“就吐在那里，吐了一大摊。”她用手比划着。

马哲点了点头。

“你也听说了？”她略略有些兴奋地问。

“是吗。”马哲回答，“我也听说了。”

她不禁微微一笑，接着继续问：“你是听谁说的？”

“很多人都这么说。”马哲低声说道。

“是吗？”她有些惊讶，“他们其他还说了些什么？”

“没有了。”马哲摇摇头。

“真的没有说什么？”她仍然充满希望地问道。

“没有。”

她不再说话，扭过头去看着她丈夫已经呕吐的地方，她脸上出现了羞涩的笑意。接着她回过头来问马哲：“他们没有告诉你我们咬苹果的事？”

“也没有。”

于是她的目光又在屋内搜寻起来，随后她指着那吊灯说：“就在那里。”

马哲仰起头，看到了那如莲花盛开般的茶色吊灯。吊灯上还荡着短短地一截白线。

“线还在那里呢。”她说。“不过当时要长多了，是后来被我撕断的。他们就在那里挂了一只苹果，让我们同时咬。”说到这里，她朝马哲微微一笑。“我丈夫刚刚呕吐完，可他们还是不肯放过他，一定要让他咬。”接着她陷入了沉思之中，那苍白的脸色开始微微有些泛红。

这时马哲听到楼下杂乱的脚步声，那声音开始沿着楼梯爬上来。他知道死者的葬礼已经结来送葬的人回来了。

她也听到了那声音，起先没注意，随后皱起眉头仔细听了起来。接着她脸上的神色起了急剧的变化，她仿佛正在慢慢记起一桩被遗忘多年的什么事。

马哲这时悄悄站了起来，当他走到门口时，迎面看到了一只被捧在手中的骨灰盒。他便侧身让他们一个一个走了进去。然后他才慢慢地走下楼，直到来

到大街上时，他仍然没有听到他以为要听到的那撕心裂胆的哭喊声。

当走到码头时，他看到小李从汽艇里跳上岸，朝他走来。

“你还记得那个叫许亮的人吗？”小李这样问。

“怎么了？”马哲立刻警觉起来。

“他自杀了。”

“什么时候？”马哲一惊。

“就在昨天。”

四

发现许亮自杀，是一个二十五、六岁的年轻人。

“我是许亮的朋友。”他说。他似乎很不愿意到这里来。

“我是昨天上午去他家的。因为前一天我们约好了一起去钓鱼，所以我就去了。我一脚踢开了他的房门。我每次去从不敲门，因为他告诉我他的门锁坏了，只要踢一脚就行了。他自己也已有两年不用钥匙了。他这办法不错。现在我也不用钥匙，这样很方便。而且也很简单，只要经常踢，门锁就坏了。”说到这里，他问马哲：“我说到什么地方了？”

“你踢开了门。”马哲说。

“然后我就走了进去，他还躺在床上睡觉。睡得象死人一样。我就去拍拍他的屁股，可他没理我。然后我去拉他的耳朵，大声叫着他的名字，可他象死人

一样。我从来没有见过睡的这么死的人。”他说到这里仿佛很累似地休息了一会，接着又说：“然后我看到床头柜上有两瓶安眠酮，一瓶还没有开封，一瓶只剩下一点了。于是我就怀疑他不是自杀，但我拿不准。便去把他的邻居叫进来，让他们看看，结果他们全惊慌失措地大叫起来。完了。”他如释重负般地舒了口气，随后又低声嘟哝道：“自杀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然后他站起来准备走了，但他看到马哲依旧坐着，不禁心烦地问：“你还要知道点什么？”

马哲用手一指，请他重新在椅子上坐下。随后问：“你认识许亮多久了？”

“不知道。”他恼火地说。

“这可能吗？”

“这不可能。”他说，“但问题是这很麻烦，因为要回忆，而回忆实在太麻烦。”

“你是怎样和他成为朋友的？”马哲问。

“我们常在一起钓鱼。”说到钓鱼他开始有些高兴了。

“他给你什么印象？”马哲继续问。

“没印象。”他说，“他又不是什么英雄人物。”

“你谈谈吧。”

“我说过了没印象。”他很不高地说。

“随便谈谈。”

“是不是现在自杀也归公安局管了？”他恼火地

问。

马哲没有回答，而是摆出一副认真听讲的样子。

“好吧。”他无可奈何地说。“他这个人……”他皱起眉头开始想了。“他总把别人的事想成自己的事。常常是我钓上来的鱼，可他却总说是他钓上的。反正我也无所谓是谁钓上的。他和你说过他曾经怎样钓上来一条三十多斤的草鱼吗？”

“没有。”

“可他常这么对我说，而且还绘声绘色。其实那鱼是我钓上的，他所说的是我的事。可是这和他的自杀有什么关系呢？他的自杀和你们又有什么关系？”他终于发火了。

“他为什么要自杀？”马哲突然这样问。

他一愣，然后说：“我怎么知道？”

“你的看法呢？”马哲进一步问。

“我没有看法。”他说着站起来就准备走了。

“别走。”马哲说，“他自杀与疯子杀人有关吗？”

“你别老纠缠我。”他对马哲说，“我对这种事讨厌，你知道吗？”

“你回答了再走。”

“有关又怎样？”他非常恼火地重新在椅子上坐下，“你们既然已经知道了，为什么还要问我？”

“你说吧。”马哲说。

“好吧。”他怨气重重地说，“那个幺四婆婆死时，他找过我，要我出来证明一下，那天傍晚曾在什么地

方和他聊天聊了一小时，但我不愿意。那天我没有见过他，根本不会和他聊天。我不愿意是这种事情太麻烦。”他朝马哲看看，又说：“我当时就怀疑么四婆婆是他杀的，要不他怎么会那样。”他又朝马哲看看，“现在说出来也无所谓了，反正他不想活了。他想自杀，尽管没有成功，可他已经不想活了。你们可以把他抓起来，在这个地方。”他用手指着太阳穴，“给他一枪，一枪就成全他了。”

五

当马哲和小李走进病房时，许亮正半躺在床上，他说：“我知道你们会来找我的。”仍然是这句话。

“我们是来探望你的。”马哲说着在病床旁一把椅子上坐下，小李便坐在了床沿上。

许亮已经骨瘦如柴。而且眼窝深陷。他躺在病床上，象是一副骨骼躺在那里。尽管他说话的语气仍如从前，可那神态与昔日相比简直判若两人。

“怎么办呢？”他自言自语地说着，两眼茫然地望着马哲。

“你有什么话就说吧。”马哲说。

许亮点点头，他说：“我知道你们要来找我的，我知道自己随便怎样也逃脱不掉了。上次你们放过我，这次你们一定不会放过我的。所以我就准备……”他暂停说话，吃力地喘了几口气，“这一天

迟早都要到来的，我想了很久，想到与其让一颗子弹打掉半个脑壳，还不如吃安眠酮睡过去永远不醒。”说到这里他竟得意地笑了笑，随后又垂头丧气起来，“可是没有想到我又醒了过来，这些该死的医生，把我折腾得好苦。”他恶狠狠低声骂了一句。“但是也怪自己。”他立刻又责备自己了。“我不想死得太痛苦。所以我就先吃了四片，等到药性上来后，再赶紧去吃，可是已经来不及。我吞下了大半瓶后就不知道自己了，我就睡死过去了。”他说到这里竟滑稽地朝马哲做了个鬼脸。接着他又哭丧着脸说：“可是谁想到还是让你们找到了。”

“那么说，你前天中午也在河边？”小李突然问。

“是的。”他无力地点点头。

小李用眼睛向马哲暗示了一下，但马哲没有理会。

“自从那次去过河边后，我就再也没有去过。但后来越想越觉得不对劲。我怕自己要是不再去河边，你们会怀疑我的。”他朝马哲狡猾地笑笑。“我知道你们始终没有放弃对我的怀疑。我觉得你们真正怀疑的不是疯子，而是我。你们那么做无非是想让我放松警惕。”他脸上又出现了得意的神色，仿佛看破了马哲的心事。“因此我就必须去河边走一走，于是我又看到了一颗人头。”他悲哀地望着马哲。

“然后你又看到了那个疯子在河边洗衣服？”小李问。

“是的。”他说，然后苦笑了一下。

“你就两次去过河边？”

他木然地点点头。

“而且两次都看到了人头？”小李继续问。

这次他没有什么表示，只是迷惑地看着小李。

“这种事可能存在吗？会有人相信吗？”小李问道。他朝小李亲切地一笑，说：“就连我自己都不会相信。”

“我认为，”小李在屋内站着说话，马哲坐在椅子上。局里的汽艇还得过一小时才到，他们得在一小时以后才能离开这里。

“我认为我们不能马上就走。许亮的问题还没调查清楚，么四婆婆案件里还有一个疑点没有澄清。而且在两次案发的时间里，许亮都在现场。用偶然性来解释这些显然是不能使人信服的，我觉得许亮非常可疑。”

马哲没有去看小李，而是将目光投到窗外，窗外有几片树叶在摇曳，马哲便判断着风是从那个方向吹来的。

“我怀疑许亮参与了凶杀。我认为这是一桩非常奇特的案件，一个正常人和一个疯子共同制造了这桩凶杀案。这里有两种可能性，一是整个凶杀过程以疯子为主，许亮在一旁望风和帮助。二是许亮没有动手，而是教唆疯子，他离的较远，一旦被人

发现他就可以装出大叫大喊的样子。但这两种可能都是次要的，作为许亮，他作案的目的是抢走幺四婆婆身上的钱。”

马哲这时转过头来了，仿佛他开始听讲。

“而作案后他很可能参与了现场布置，他以为这奇特的现场会转移我们的注意。因为正常人显然是不会这样布置现场的。案后他又寻求别人作伪证。”

马哲此刻脸上的神色认真起来了。

“第二起案发时这俩人又在一起。显然许亮不能用第一次方法来蒙骗我们了，于是他假装自杀。自杀前特意约人第二天一早去叫他，说是去钓鱼。而自杀的时间是在后半夜，这是他告诉医生的。并且只吃了大半瓶安眠酮，一般决心自杀的人是不会这样的。他最狡猾的是主动说出第二次案发时他也在河边，这是他比别的罪犯高明之处。然后他装着害怕的样子而去自杀。”

这时马哲开口了，他说：“但是许亮在第二起案发时不在河边，而在自己家中。他的邻居看到他在家中。”

小李惊愕地看着马哲，许久他才喃喃地问：“你去调查过了？”

马哲点点头。

“可是他为什么说去过河边？”小李感到迷惑。

马哲没有回答，他非常疲倦地站了起来，对小

李说：“该去码头了。”

六

两年以后，么四婆婆那间屋子才住了人。当那人走进房屋时，发现墙角有一堆被老鼠咬碎的麻绳，而房梁上还挂着一截麻绳。接着他又在那碎麻绳里发现了同样被咬碎的钞票。于是么四婆婆一案中最后遗留的疑点才算澄清。么四婆婆把钱折成细细一条编入麻绳，这是别人根本无法想到的。

也是在这个时候，疯子回来了。疯子在精神病医院呆了两年，饱尝了电疗的痛苦，出院时已经憔悴不堪。因为疯子一进院就殴打医生，所以他在这两年里接受电疗的次数已超出了他的生理负担。在最后的半年里，他已经卧床不起。于是院方便通知镇里，让他们把疯子领回去。他们觉得疯子已经不会活得太久了，他们不愿让疯子死在医院里。而此刻镇里正在为疯子住院的费用发愁，本来镇上的民政资金就不多，疯子一住院就是两年，实在使他们发愁。因此在此时接到这个通知，不由让他们松了一口气。

疯子是躺在担架上被人抬进老邮政弄的。此前，镇里已经派人将他的住所打扫干净。

疯子被抬进老邮政弄时，很多人围上去看。看到这么多的人围上来，躺在担架里的疯子便缩成一团，惊恐地低叫起来。那声音象鸭子似的。

此后疯子一直躺在屋内，由居委会的人每日给他送吃的去。那些日子里，弄里的孩子常常扒在窗口看疯子。于是老邮政弄的人便知道什么时候疯子开始坐起来，什么时候又能站起来走路。一个多月后，疯子竟然来到了屋外，坐在门口地上晒太阳。尽管是初秋季节，可疯子坐在门口总是瑟瑟打抖。

当疯子被抬进老邮政弄时，似乎奄奄一息。没想到这么快他又恢复了过来。而且不久后他不再怕冷，开始走来走去，有时竟又走到大街上去站着了。

后来有人又在弄口看到疯子提着一条水淋淋的衣服走了过来。起先他没在意，可随即心里一怔，然后他看到疯子另一只手里正拿着一把沾满血迹的柴刀，不禁毛骨悚然。

许亮敲开了邻居的房门，让他的邻居一瞧。这个从来不和他们说话的人居然站到他们门口来了。

许亮站在门口，随便他们怎么邀请也不愿进去。他似笑似哭地对他们说：“我下午去河边了。本来我发誓再也不去河边，可我今天下午又去了。”

疯子又行凶杀人的消息是在傍晚的时候传遍全镇的。此刻他们正在谈论这桩事，疯子三次行凶已经使镇上所有的人震惊不已。许亮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在他们面前的。听了许亮的话，他们莫名其妙。因为他们看到许亮整个下午都在家。

“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又到河边去了。”许亮呆呆地说。既是对他们说，又象是自言自语。

“可是你下午不是在家吗？”

“我下午在家？”许亮惊讶地问，“你们看到我在家里？”

他们互相看看，不知如何回答。

于是许亮脸上的神情立刻黯然了下去。他摇摇头说：“不，我下午去河边了。我已经发誓不去那里，可我下午又去了。”他痛苦地望着他们。

他们面面相觑。

“我又看到了一颗人头。”说到这里，许亮突然笑了起来，“我又看到了一颗人头。”

“可是你下午不是在家吗？”他们越发觉得莫名其妙。

“而且我又看到。”他神秘地说，“我又看到那个疯子在洗衣服了。”

他们此刻目瞪口呆了。

许亮这时十分愉快地嘻笑起来，然而随即他又立刻收起笑容。象是想起了什么，茫然地望着他们，接着转身走开了。不一会他们听到许亮敲另一扇门的声音。

马哲又来到了河边。不知为何他竟然又想起了那群鹅。他想象着它们在河面上游动时那象船一样庄重姿态。他现在什么都不愿去想，就想那一群鹅。

他正努力回想着当初凌晨一脚踩进鹅群时的情景，于是他仿佛又听到了鹅群因为惊慌发出的叫声。

此刻现场已经被整理过了，但马哲仍不愿朝那里望。那地方叫他心里恶心。

这次被害的是个孩子。马哲只是朝那颗小小的头颅望了一眼就走开了。小李他们走了上去。不知为何马哲突然发火了，他对镇上派出所的民警吼道：“为什么不把现场保护起来。”

“这……”民警不知所措地看着马哲。

马哲的吼声使小李有些不解，他转过脸去迷惑地望着马哲。这时马哲已经沿着河边走了过去，那民警跟在后面

走了一会，马哲才平静地问民警：“那群鹅呢？”

“什么？”民警一时没有反应过来。

“幺四婆婆养的那些鹅。”

“不知道。”民警回答。

马哲听后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重天晚上，小李告诉马哲：被害者就是发现幺四婆婆人头的那个孩子。

马哲听后呆了半天，然后才说：“他父亲不是不准他去河边吗？”

小李又说：“许亮死了，是自杀的。”

“可是那孩子为什么要去河边呢？”马哲自言自语。随即他惊愕地问小李：“许亮死了？”

第 三 章

—

那是一个夏日之夜，月光如细雨般掉落下来。街道在梧桐树的阴影里躺着，很多人在上面走着，发出的声音很零乱，夏夜的凉风正在吹来又吹去。

那个时候他正从一条弄堂里走了出来，他正站在弄堂口犹豫着。他在想着应该往左边走呢还是往右边走。因为往左边或者右边走对他来说都是一样，所以他犹豫着。但他犹豫的时候心里没感到烦躁，因为他的眼睛没在犹豫，他的眼睛在街道上飘来飘去。因此渐渐地他也就不要去考虑该往何处走了，他只是为了出来才走到弄口的，现在他已经出来了也就没有必要烦躁不安。他本来就没打算去谁的家，也就是说他本来就没有什么固定的目标。他只是因为夏夜的诱惑才出来的，他知道现在去朋友的家也是白去，那些朋友一定都在外面走着。

所以他在弄口站着时，就感到自己与走时一样。这种感觉是旁人的走动带给他的。他此刻正心情舒畅如欣赏电影广告似地，欣赏着女孩子身上裙子的飘动，她们身上各种香味就象她们长长的头发一样在他面前飘过。而他们的声音则在他的耳朵里优美的旋转，旋得他如醉如痴。

从他面前走过的人中间，也有他认识的，但不是他的朋友。他们有的就那么走了过去，有的却与他点头打个招呼。但他们没邀请他，所以他也不想加入进去。他在想他的朋友们也会从他面前经过，于是一方面盼着他们，一方面又并不那么希望他们出现。因为他此刻越站越自在了。

这个时候他看到有一个人有气无力地走了过来，那人不是在街道中间走，而是贴着人行道旁的围墙走了过来。大概是为了换换口味，他就对那人感兴趣了。他感到那人有些古怪，尤其是那人身上穿的衣服让他觉得从未见过。

那人已经走到了他跟前，看到他正仔细打量着自己，那人脸上露出了奇特的笑容，然后笑声也响了起来，那笑声断断续续、时高时低，十分刺耳。

他起先一愣，觉得这人似乎有些不正常，所以也就转回脸去继续往街道上看。可是随即他又想起了什么，便立刻扭回头去，那人已经走出几步远了。

他似乎开始想起了什么，紧接着他猛地窜到了街道中间，随即朝着和那人相反的方向跑了起来，边跑边声嘶力竭地喊：“那个疯子又回来了。”

正在街上走着的那些人都被他的叫声搞得莫名其妙，便停下脚步看着他。然而当听清了他的叫声后，他们不禁毛骨悚然，互相询问着同时四处打量，担心那疯子就在身后什么地方站着。

他跑出了二十多米远，才慢慢停下来，然后气喘吁吁又惊恐不已地对周围的人说：“那个杀人的疯子又回来了。”

这时他听到远处有一个声音飘了过来，那声音也在喊着疯子回来了。起先他还以为是自己刚才那叫声的回音，但随即他听出了是另一个人在喊叫。

二

马哲是在第二天知道这个消息的。当时他呆呆地坐了半天，随后走到隔壁房间去给妻子挂了个电话，告诉她今晚可能不回家了。妻子在电话里迟疑了片刻，才说声知道。

那时小李正坐在他对面，不禁抬起头来问：“又有什么情况？”

“没有。”马哲说着把电话搁下。

两小时后，马哲已经走在那小镇的街上了，他没有坐局里的汽艇，而是坐小客舱去的。当他走上码头时，马上就有人认出了他。有几个人迎上去告诉他：“那疯子又回来了。”他点点头表示已经知道。

“但是谁都没有看到他。”

听了这话，马哲不禁站住了。

“昨天晚上大家叫了一夜，谁都没睡好。可是今天早晨互相一问，大家都说没见到。”那人有些疲倦地说。

马哲不由皱了一下眉，然后他继续往前走。

街上十分拥挤，马哲走着时又有几个人围上去告诉他昨晚的情景。大家都没见到疯子，难道是一场虚惊？

当他坐在小客舱里时，曾想象在老邮政弄疯子住所前围满着人的情景。可当他走进老邮政弄时，看到的却是与往常一样的情景。弄里十分安静，只有几位老太太在生煤球炉，煤烟在弄堂里弥漫着。此刻是下午两点半的时候。

一个老太太走上去对他说：“昨晚上不知是那个该死的在乱叫疯子回来了。”

马哲一直走到疯子的住所前，那窗上没有玻璃，糊着一层塑料纸，塑料纸上已经积了厚厚一层灰尘。马哲在那里转悠了一会，然后朝弄口走去。

来到街上他看到派出所的一个民警正走过来，他想躺避已经来不及了。因为民警叫着他的名字走了上来。

“你来了。”民警笑着说、

马哲点点头。

“你知道吗？昨晚上大家虚惊一场。说是疯子又回来了。结果到今天才知道是一场恶作剧。我们找到了那个昨晚在街上乱叫的人，可他也说是听别人说的。”

“我听说了。”马哲说。

然后那民警问：“你来有事吗？”

马哲迟疑了一下，说：“是一点私事。”

“要我帮忙吗？”民警热情地说。

“已经办好了，我这就回去。”马哲说。

“可是下一班船要三点半才开，还是到所里去坐坐吧。”

“不。”马哲急忙摇了摇头，说：“我还有别的事。”然后就走开了。

几分钟以后，马哲已经来到了河边。河边一如过去那么安静，马哲也如过去一样沿着河边慢慢走去。

此刻阳光正在河面上无声地闪跃，没有风，于是那长长倒垂的柳树象是布景一样。河水因为流动发出了掀动的声音。马哲看到远处那座木桥象是一座破旧的城门。有两个孩子坐在桥上，脚在桥下晃荡着，他们手中各拿着一根钓鱼竿。

没多久，马哲就来到了小河转弯处。这是一条死河，它是那条繁忙的河流的支流。这里幽静无比。走到这里时，马哲站住脚仔细听起来。他听到了轻微却快速的说话声。于是他走了过去。

疯子正坐在那里，身上穿着精神病医院的病号服。他此刻正十分舒服地靠在一棵树上，嘴里自言自语。他坐的那地方正是他三次作案的现场。

马哲看到疯子，不禁微微一笑，他说：“我知道你在这里。”

疯子没有答理，继续自言自语，随即他象是愤怒似地大叫大嚷起来。

马哲在离他五米远的地方站住。然后扭过头去看看那条河和河那边的田野接着又朝那座木桥望了一会，那两个孩子仍然坐在桥上。当他回过头来时，那疯子已经停止说话，正朝马哲痴呆地笑着。

马哲便报以亲切一笑，然后掏出手枪对准疯子的脑袋。他扣动了扳机。

三

“你疯啦。”局长听后失声惊叫起来。

“没有。”马哲平静地说。

马哲是在三点钟的时候离开河边的。他在疯子的尸体旁站了一会，犹豫着怎样处理他。然后他还是决定走开。走开时他看到远处木桥上的两个孩子依旧坐着，他们肯定听到了刚才那一声枪响，但他们没注意。马哲感到很满意。十分钟后，他已经走进了镇上的派出所。刚才那个民警正坐在门口，看着斜对面买香蕉的人而打发着时间。当他看到马哲时不禁兴奋地站了起来，问：“办完了？”

“办完了。”马哲说着在门口另一把椅子上坐了下来。这时他感到口干舌燥，便向民警要一杯凉水。

“泡一杯绿茶吧。”民警说。

马哲摇摇头，说：“就来杯凉水。”

于是民警进屋去拿了一杯凉水，马哲一口气喝了下去。

“还要吗？”民警问。

“不要了。”马哲说。然后他眯着眼睛看他们买香蕉。

“这些香蕉是从上海贩来的。”民警向马哲介绍。

马哲朝那里看了一会，也走上去买了几斤。他走回来时，民警说：“在船里吃吧。”他点点头。

然后马哲看看表，觉得时间差不多了，便对民警说：“疯子在河边。”

那民警一惊。

“他已经死了。”

“死了？”

“是被我打死的。”马哲说。

民警目瞪口呆，然后才明白似地说：“你别开玩笑。”

但是马哲已经走了。

现在马哲就坐在局长对面，那支手枪放在桌子上。当马哲来到局里时，已经下班了，但局长还在。起先局长也以为他在开玩笑，然而当确信其事后局长勃然大怒了。

“你怎么干这种蠢事。”

“因为法律对他无可奈何。”马哲说

“可是法律对你是有力的。”局长几乎喊了起来。

“我不考虑这些。”马哲依旧十分平静地说。

“但你总该为自己想一想。”局长此刻已经坐不住了，他烦躁地在屋内走来走去。

马哲象是看陌生人似地看着他，仿佛没有听懂他的话。

“可你为什么不要这样想呢？”

“我也不知道。”马哲说。

局长不禁叹了一口气，然后又又在椅子上坐下来，他难过地问马哲：“现在怎么办呢？”

马哲说：“把我先送到拘留所吧。”

局长想了一下，说：“你就在我办公室呆着吧。”他用手指一指那折叠钢丝床，“就这样睡吧。我去把你妻子叫来。”

马哲摇摇头，说：“你这样太冒险了。”

“冒险的是你，而不是我。”局长吼道。

四

妻子进来的时候，刚好有一抹霞光从门外掉了进去。那时马哲正坐在钢丝床上，他没有去想已经发生的那些事，也没想眼下的事。他只是感到心里空荡荡的，所以他竟没有听到妻子走进来的脚步声。

是那边街道上有几个孩子唱歌的声音使他猛然抬起头来，于是他看到妻子就站在身旁。他便站起来，他想对她表示一点什么，可他重又坐了下去。

她就将一把椅子拖过来，面对着他坐下。她双手放在腿上。这个坐姿是他很熟悉的，他不禁微微一笑。

“这一天终于来了。”她说。同时如释重负似地

松了口气。

马哲将被子拉过来放在背后，他身体靠上去时感到很舒服。于是他就那么靠着，象欣赏一幅画一样看着她。

“从此以后，你就不再会半夜三更让人叫走，你也不会时常离家了。”她脸上露出了心满意足的神色。

她继续说：“尽管你那一枪打得真蠢，但我还是很高兴。我以后再也不必为你担忧了。因为你已经不可能再干这一行。”

马哲转过脸去望着门外。他似乎想思索一些什么，可脑子里依旧空荡荡的。

“就是你要负法律责任了。”她忧伤地说，但她很快又说：“可我想不会判得太重的，最多两年吧。”

他又将头转回来，继续望着他的妻子。

“可我要等你两年。”她忧郁地说，“两年时间说短也短，可说长也真够长的。”

他感到有些疲倦了，便微微闭上眼睛。妻子的声音仍在耳边响着，那声音让他觉得有点象河水流动时的声音。

五

医生是一个五十多岁的男子，他有着一双忧心忡忡的眼睛。他从门外走进来时仿佛让人觉得他心情沉重。马哲看着他，心想这就是精神病医院的医

生。

昨天这时候，局长对马哲说：“我们为你找到了一条出路，明天精神病医生就要来为你诊断，你只要说些颠三倒四的话就行了。”

马哲似听非听地望着局长。

“还不明白？只要能证明你有点精神失常，你就没事了。”

现在医生来了，并在他对面坐了下来。局长和妻子坐在他身旁，他感到他俩正紧张地看着自己心里觉得很滑稽。医生也在看着他，医生的目光很忧郁，仿佛他有什么不快要向马哲倾吐似地。

“你是哪一年出生的？”

他看到医生的嘴唇蠕动了一下，然后有一种声音飘了过来。

“你哪一年出生的？”医生重新问了一句。

他听清了，便回答：“五一年。”

“姓名？”

“马哲。”

“性别。”

“男。”

马哲觉得这种对话有点可笑。

“工作简位？”

“公安局。”

“职务？”

“刑警队长。”

尽管他没有朝局长和妻子看，但他也已经知道了他们此刻的神态。他们此刻准是惊讶地望着他。他愿不去看他们。

“你什么时候结婚的？”医生的声音越来越忧郁。

“八一年。”

“你妻子是谁？”

他说出了妻子的名字，这时他才朝她看一眼看到她正怔怔地望着自己。他不用去看局长，也知道他现在的表情了。

“你有孩子吗？”

“没有。”他回答，但他对这种对话已经感到厌烦了。

“你哪一年参加工作的？”

马哲这时说：“我告诉你，我很正常。”

医生没理睬，继续问：“你哪一年出生的？”

“你刚才已经问过了。”马哲不耐烦地回答。

于是医生便站了起来。当医生站起来时，马哲看到局长已经走到门口了，他扭过头去看妻子，她这时正凄凉地望着自己。

六

医生已经是第四次来了。医生每一次来时脸上的表情都象第一次，而且每一次都是问着同样的问题。第二次马哲忍受着不向他发火。而第三次马哲对他的问话不予理睬。可他又来了。

妻子和局长所有的话，都使马哲无动于衷。只有这个医生使他心里很不自在。当医生迈着沉重的脚步，忧心忡忡地在他对面坐下来时，他立刻垂头丧气了。他试图从医生身上找出一些不同于前三次的东西，可医生居然与第一次来时一模一样的神态。这使马哲感到焦躁不安起来。

“你哪一年出生的！”

又是这样的声音，无论是节奏还是音调都与前三次无异。这声音让马哲觉得连呼吸都有些困难。

“你哪一年出生的？”医生又问。

这声音在折磨着他。他无力地望了望自己的妻子，她正鼓励地看着他。局长坐在妻子身旁，局长此刻正望着窗外。他感到再也无法忍受了，他觉得自己要吼叫了。

“八一年。”马哲回答。

随即马哲让自己的回答吃了一惊。但不知为何他竟感到如释重负一样轻松起来。于是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医生继续问：“姓名？”

马哲立刻回答了妻子的姓名。随后向妻子望去。他看到她因高兴和激动眼中已经潮湿。而局长此刻正转回脸来，满意地注视着他。

“工作单位？”

马哲迟疑了一下，接着说：“公安局。”随后立即朝局长和妻子望去，他发现他俩明显地紧张了起

来，于是他对自己回答的效果感到很满意。

“职务？”

马哲回答之前又朝他们望了望，他们此刻越发紧张了。于是他说，“局长。”说完他看到他俩全松了口气。

“你什么时候结婚的？”

马哲想了想，然后说：“我还没有孩子。”

“你有孩子吗？”医生象是机器似地问。

“我还没结婚。”马哲回答，他感到这样回答非常有趣。

医生便站起来，表示已经完了。他说，“让他住院吧。”

马哲看到妻子和局长都目瞪口呆了。他们是绝对没料到这一步的。

“让我去精神病医院？”马哲心想。随后他不禁哧哧笑起来，笑声越来越响，不一会他哈哈大笑。他边笑边断断续续地说：“真有意思呵。”

一九八七年四月十四日北京十里堡

四月三日事件

一

早晨八点钟的时候，他正站在窗口。他好象看到很多东西，但都没有看进心里去。他只是感到户外有一片黄色很热烈，“那是阳光。”他心想。然后他将手伸进了口袋，手上竟产生了冷漠的金属感觉。他心里微微一怔，手指开始有些颤抖。他很惊讶自己的激动。然而当手指沿着那金属慢慢挺进时，那种奇特的感觉却没有发展，它被固定下来了。于是他的手也立刻凝住不动。渐渐地它开始温暖起来，温暖如嘴唇。可是不久后这温暖突然消失。他想此刻它已与手指融为一体了，因此也便如同无有。它那动人的炫耀，已经成为过去的形式。

那是一把钥匙，它的颜色与此刻窗外的阳光近

似。它那不规则起伏的齿条，让他无端地想象出某一条凹凸艰难的路，或许他会走到这条路上去。

现在他应该想一想，它和谁有着密切的联系。是那门锁。钥匙插进门锁并且转动后，将会发生什么。可以设想一把折叠纸扇象拉手风琴一样拉开了半扇，这就是房门打开时的弧度。无疑这弧度是优雅而且从容的。同时还会出现某种声音，象手风琴拉起来后翩翩出现的第一声，如果继续往下想，那一定是他此刻从户外走进户内。而且他还嗅到了一股汗味，这汗味是他的。他希望是他的，而不是他父母的。

可以让他知道，当他想象着自己推门而入时，他的躯体却开始了与之对立的行为。很简单，他开门而出了。并且他现在已经站到了门外。他伸手将门拉过来。在最后的时刻里他猛地用力，房门撞在门框上。那声音是粗暴并且威严的，它让他——出去。

不用怀疑，他现在已经走在街上了。然而他并没有走动的感觉，仿佛依旧置身于屋内窗前。也就是说他只是知道，却并没有感到自己正走在街上。他心里暗暗吃惊。

此刻，他的视线里出现了飘扬的黑发，黑发飘飘而至。那是白雪走到他近旁。白雪在没有前提的情况下突然出现，让他颇觉惊慌。

她曾经身穿一件淡黄的衬衣坐在他斜对面的课桌前。她是在那一刻里深深感动了他，尽管他不知

道是她还是那衬衣让他感动。但他饱尝了那一次感动所招引来的后果，那后果便是让他每次见到她时都心惊肉跳。

可是此刻她象一片树叶似地突然掉在他面前时，他竟只是有点惊慌罢了。

他们过去是同学，现在他们之间什么也没有了。她也没再穿那件令人不安的黄衬衣。然而她却站在了他面前。

显然她没有侧身让开的意思，因此应该由他走到一旁。当他走下人行道时，他突然发现自己踩在她躺倒在地的影子上，那影子漆黑无比。那影子一动不动。这使他惊讶起来。他便抬起眼睛朝她看去。

她刚好也将目光瞟来。她的目光非常奇特。仿佛她此刻内心十分紧张。而且她似乎在向他暗示，似乎在暗示附近有陷阱。随即她就匆匆离去。

他迷惑不解，待她走远后他才朝四周打量起来。不远处有一个中年男子正靠在梧桐树上看着他，当他看到他时，他迅速将目光移开，同时他将右手伸进胸口。他敢断定他的胸口有一个大口袋。然后他的手又伸了出来，手指间夹了一根香烟。他若无其事地点燃香烟抽了起来。但他感到他的若无其事是装出来的。

二

他躺在床上几乎一夜没合眼。户外寂静无比，惨

白的月光使窗帘幽幽动人。窗外树木的影子贴在窗帘上，隐约可见。

他在追忆着以往的岁月。他居然如此多愁善感起来，连他自己都有些吃惊。

他看到一个男孩正离他远去，背景是池塘和柳树。男孩每走几步总要回头朝他张望，男孩走在一条象绳子一样的小路上。男孩绝非恋恋不舍，他也并不留恋。男孩让他觉得陌生，但那张清秀的脸，那蓬乱的黑发却让他亲切。因为男孩就是他，就是他以往的岁月。

以往的岁月已经出门远行，而今后的日子却尚未行动。他躺在床上似乎有些不知所措。但他已经目送那清秀的男孩远去，而不久他就将与他背道而走。

他就是这样躺着。他在庆祝着自己的生日。他如此慎重其事地对待这个刚刚来到又将立即离去的生日。那是因为他走进了十八岁的车站，这个车站洋溢着口琴声。

傍晚的时候，他没有看到啤酒，也没有看到蛋糕。他与平常一样吃了晚饭，然后他走到厨房里去洗碗。那个时候父母正站在阳台上聊天。洗碗以后，他就走到他们的卧室，偷了一根父亲的香烟。如今烟蒂就放在他枕边，他不想立刻把它扔掉。而他床前地板上则有一堆小小的烟灰。他是在抽烟时看到那个男孩离他远去的。

今天是他的生日，谁也不知道。他的父母早已将此忘掉。他不责怪他们，因为那是他的生日，而不是他们的。

此刻当那个男孩渐渐远去时，他仿佛听到自己的陌生的脚步走来。只是还没有敲门。

他设想着明日早晨醒来时的情景，当他睁开眼睛时将看到透过窗帘的阳光，如果没有阳光他将看到一片阴沉。或许还要听到屋檐滴水的声音。但愿不是这样，但愿那个时候阳光灿烂，于是他就将听到户外各种各样的声音，那声音如阳光一样灿烂。邻居的四只鸽子那时正在楼顶优美的盘旋。然后他起床了，起床以后他站在了窗口。这时他突然感到明天站在窗口时会不安起来，那不安是因为他蓦然产生了无依无靠的感觉。

无依无靠。他找到了这个十八岁生日之夜的主题。

现在他明显地感到自己的眼睛在发生变化，那眼睛突然变得寒冷起来，并且闪闪烁烁。因此他开始思考，思考他明天会看到些什么。尽管明天看到的也许仍是以往所见，但他预感将会不一样了。

三

现在他要去的是张亮家。

刚才白雪的暗示和那中年男子的模样使他费解，同时又让他觉得滑稽。他后来想，也许这只是错

觉。可随后又觉得是那样地真实。他感到不应该让自己的思维深陷进去，却又无力自拔。那是因为白雪的缘故。仿佛有一条黄衬衣始终在这思维的阴影里飘动。

他已经走进了一条狭窄的胡同，两旁是高高的院墙，墙上布置着些许青苔，那青苔象是贴标语一样贴上去的。脚下是一条石块铺成的路，因为天长日久，已经很不踏实，踩上去时石块摇晃起来。他走在一条摇摇晃晃的胡同里。他的头顶上有一条和胡同一样的天空，但这一条天空被几根电线切得更细了。

他想他应该走到张亮家门口了。那扇漆黑的大门上有两个亮闪闪的铜环。他觉得自己已经抓住了铜环，已经推门而入了。而且他应该听到一声老态龙钟的响声，那是门被推开时所发出来的。展现在眼前的是一个潮湿的天井。右侧便是张亮家。

也许是在此刻，那件黄衬衣才从他脑中消去，象是一片被阳光染黄的浮云一样飘去了。张亮的形象因为走近了他家才明朗起来。

……“他妈的是你。”张亮打开房门时这样说。

他笑着走了进去，象是走进自己的家。

他们已经不再是同学，他们已经是朋友了。在他们彻底离开学校的那一刻，他感到自己拥有了朋友，而以前只是同学。

门窗紧闭，白色的窗帘此刻是闭合的姿势。窗

帘上画着气枪和弹弓，一颗气枪子弹和一颗弹弓的泥丸快要射撞在一起。这是张亮自己画上去的。

他想他不在家，但当他走到门旁时，却听到里面在窃窃私语。他便将耳朵贴在门上，可听不清楚。于是他就敲门，里面的声音戛然而止。

过了好一会，门才打开，张亮看到他时竟然一怔。随后他嘴里不知嘟哝了一句什么，便自己转过身去了。他不禁迟疑了一下，然后才走进去。于是他又看到了朱樵和汉生。他俩看到他时也是一怔。

他们的神态叫他暗暗吃惊。仿佛他们不认识他，仿佛他不该这时来到。总之他的出现使他们吃了一惊。

他在靠近窗口的一把椅子上坐下来，那时张亮已经躺在床上了。张亮似乎想说句什么，可只是朝他笑笑。这种莫名其妙的笑容出现在张亮脸上，他不由吓了一跳。

这时朱樵开口了，他问：“你怎么知道我们在这里？”

朱樵的询问比张亮的笑容更使他不安。他不知该如何回答。他是来找张亮的。可朱樵却这样问他。

汉生躺在长沙发里，他闭上眼睛了。那样子仿佛他已经睡了两个小时了。

当他再去看朱樵时，朱樵正认真地翻看起一本杂志。

只有张亮仍如刚才一样看着他。但张亮的目光使他坐立不安。他觉得自己在张亮的目光中似乎是一块无聊的天花板。

……他告诉他们：“昨天是我的生日。”

他们听后全跳起来，怒气冲冲地责骂他。为什么不让他们知道。然后他们便掏口袋了，掏出来的钱只够买一瓶啤酒。

“我去买吧。”张亮说着走了出去。

张亮还在看着他，他不知所措。显而易见，他的突然出现使他们感到不快，他们似乎正在谈论着一桩不该让他知道的事。在这么一个阳光灿烂的上午，他悲哀地发现了这一点。

他蓦然想起了白雪。原来她并没有远去，她只是暂时躲藏在某一根电线杆后面。她随时都会突然出现拦住他的去路。她那瞟来的目光是那么的让人捉摸不透。

“你怎么了？”

他似乎听到张亮这样问，或许是朱樵或者汉生这样问。他想离开这里了。

四

他在一幢涂满灰尘的楼房前站住，然后仰头寻找他要寻找的那个窗口。那个窗口凌驾于所有窗口之上，窗户敞开着，象是死人张开的嘴。窗台上放着一只煤球炉子，一股浓烟滚滚而出，在天空里弥漫开

来。这窗口象烟囱。

他象走入一个幽暗的山洞似地走进了这楼房。他的脚摸到了楼梯，然后小心翼翼地拾级而上。他听到自己的脚步声，竟是那样的空洞，令人不可思议。接着他又听到了另一个同样空洞的脚步，起先他以为是自己脚步的回声。然而那声音正在慢慢降下来，降落到他脚前时蓦然消失。他才感到有一个人已经站在他面前，这人挡住了他。他听到他微微的喘息声，他想他也听到他了。随后那人的手伸进口袋摸索起来，这细碎的声响突然使他惶恐不安，他猛然感到应该在这人的手伸出来之前就把他踢倒在地，让他沿着楼梯滚下去。可是这人的手已经伸出来了，接着他听到了咔嚓一声，同时看到一颗燃烧的火。火照亮了那人半张脸，另半张阴森森地仍在黑暗中。那一只微闭的眼睛使他不寒而栗。然后这人从他左侧绕了过去，他象是弹风琴一样地走下楼去。他是在这时似乎想起这人是谁，他让他想起那个靠在梧桐树上抽烟的中年男子。

不久后，他站在了五楼的某一扇门前。他用脚轻轻踢门。里面没有任何反应。于是他就将耳朵贴上去，一颗铁钉这时伸进了他的耳朵，他大吃一惊。随后才发现铁钉就钉在门上。通过手的摸索，他发现四周还钉了四颗。所钉的高度刚好是他耳朵凑上去时的高度。

门是在这个时候突然打开的，一片明亮象浪涛

一样涌了上来，让他头晕眼花。随即一个愉快的声音紧接而来。

“是你呀。”

他定睛一看，站在面前的竟是张亮。想到不久前刚刚离开他家，此刻又在此相遇，他惊愕不已。而且张亮此刻脸上愉快的表情与刚才相比简直判若两人。

“怎么不进来？”

他走了进去，又看到了朱樵与汉生。他俩一个坐在椅子上，一个坐在桌子上，都笑嘻嘻地望着他。

他心里突然涌起了莫名的不安。他尴尬地笑了笑，问道：“他呢？”

“谁？”他们三人几乎同时问。

“亚洲。”他回答。回答之后他觉得惊奇，难道这还用问？亚洲是这里的主人。

“你没碰上他？”张亮显得很奇怪，“你们没有在楼梯里碰上？”

张亮怎么知道他在楼梯里碰上一个人？那人会是亚洲吗？这时他看到他们三人互相笑了笑。于是他便断定那人刚刚离开这里，而且那人不是亚洲。

他在靠近窗口的一把椅子上坐下，这窗口正是刚才放着煤球炉的窗口，可是已经没有那炉子了。倒是有阳光，阳光照在他的头发上。于是他便想象自己此刻头发的颜色。他想那颜色一定是不可思议的。

张亮他们还在笑着，仿佛他们已经笑了很久，在他进来之前就在笑。所以现在他们脸上的笑容正在死去。

他突然感到忧心忡忡起来。他刚进屋时因为惊讶而勉强挤出一点笑意，此刻居然被胶水粘在脸上。他无法摆脱这笑意，这让他苦恼。

“你怎么了？”

他听到朱樵或者汉生这样问，然后他看到张亮正询问似地看着他。

“你有点变了。”

仍然是朱樵或者汉生在说。那声音让他感到陌生。

“你们是在说我？”他望着张亮问。他感到自己的声音也陌生起来。

张亮似乎点了点头。这时他感到他们象是用手在脸上抹了一下，于是那已经僵死的笑容被抹掉了。他们开始严肃地望着他，就象那位戴眼镜的数学老师曾望着他一样。但他却感到他们望着他时不太真实。

他有点痛苦，因为他不知道在他进来之前他们正说些什么，可是他很想知道。

“你什么时候来的？”

他好象听到了亚洲的声音，那声音是飘过来的。好象亚洲是站在窗外说的。然后他却实实在在地看到亚洲就站在眼前，他不由吃了一惊。亚洲是什么

时候进来的他竟一点没察觉，仿佛根本没出去过。亚洲现在正笑嘻嘻地看着他。这笑和刚才张亮他们的笑一模一样。

“你怎么了？”

是亚洲在问他。他们都是这样问他。亚洲问后就转过身去。于是他看到张亮他们令人疑惑的笑又重现了，他想亚洲此刻也一定这样笑着。

他不愿再看他们，便将头转向窗外。这时他看到对面窗口上放着一只煤球炉，但没有滚滚浓烟。然后那炉子在窗台上突然消失，他看到一个姑娘的背影，那背景一闪也消失了。于是他感到没什么可看了，但他不想马上将头转回去。

他听到他们中间有人站起来走动了，不一会一阵窃窃私语声和偷笑声从阳台那个方向传来。他这才扭过头去，张亮他们已经不在这里，亚洲仍然坐在原处，他正漫不经心地玩着一只打火机。

五

他从张亮家中出来时，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正在那阴沉的胡同里吆喝着某个人名。他不知道那名字是否是她的外孙，但他听上去竟象是在呼唤着“亚洲”。

于是他决定去亚洲家了。亚洲尽管是他的朋友，但他和张亮他们几乎没有来往。他和张亮他们的敌对情绪时时让他夹在中间左右为难。

他没有直奔亚洲家，而是沿着某一条街慢慢地走。街两旁每隔不远就有一堆砖瓦或者沙子，一辆压路机车象是闲逛似地开来开去。他走在街上，就象走在工地里。

有那么一会，他斜靠在一堆砖瓦上，看着那辆和他一样无聊的压路机车。它前面那个巨大的滚轮从地面上压过去时响声隆隆。

然而他又感到烦躁，这响声使他不堪忍受。于是他就让自己的脚走动起来。那脚走动时他觉得很滑稽，而且手也象走一样摆动了。

后来，他不知道确切的时间，但知道是后来。他好象站在一家烟糖商店的门口，或者是一家绸布店的门口。具体在什么地方无关紧要，反正他看到了很多颜色。很可能他站在两家商店的中间，而事实上这两家商店没有挨在一起，要不他分别在那里站过。反正他看到了很多颜色，那颜色又是五彩缤纷。

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心里竟涌上了一股舒畅，这舒畅来得如此突然，让他惊讶。然后他看到了白雪。

他看着她拖着那黑黑的影子走了过来。他想她走到那棵梧桐树旁时也许会站住，也许会朝他瞟一下。她那暗示什么的目光会使他迷惑不解。这些都是刚才见到她时的情景，他不知为何竟这样替她重复了。

然而她确实走到那棵梧桐树旁时站住了，她确

实朝他瞥了一眼过来，并且她的目光确实暗示了刚才所暗示的。而且随后如同刚才一样匆匆离去。

看到自己的假设居然如此真实，他惊愕可已。然后他心里紧张起来，他似乎感到有一个中年男子靠在梧桐树上。他猛地朝四周望去，但没有看到。然而却看到一个可疑的背影在一条胡同口一闪进去了。那胡同口的颜色让他感到象井口。让他毛骨悚然。但他还是跑了过去。他似乎希望那背影就是那中年男子，同时又害怕是他。

他在胡同口时差点撞上一个人，是一个中年男子，这人嘴里嘟哝了一句什么以后就走开了。走去的方向正是他要去亚洲家的方向。这个人为何不去另一个方向。他怀疑这人正是刚才那个背影，躲进胡同后又装着若无其事地走了出来。好象知道他要 go 亚洲家，所以这人也朝那方向走去。

他看到他走出二十来米后就站住了，站在那里东张西望，望到他时迅速又移开目光。他感到他在注意自己。为了不让他发现，他才装着东张西望。

这人一直站在那里，但已经不朝他张望了，可头却稍稍偏了过来。他觉得自己仍在这人的视线中。他也一直站在原处，而且一直盯着他看。

另一个中年男子走了上去，与这人说了几句话，而后两人一起走了。走了几步那人还回头朝他望了一下。他的同伴立刻拍拍他的肩，那人便不再回头了。

六

现在是黄昏了。他站在阳台上望着对面那幢楼房。楼里的窗口有些明亮，有些黑暗。那明亮的窗口让他感到是一盏盏长方形的灯，并且组成了一幅奇妙的图案。这图案不对称，但却十分合理。他思索着这图案象什么，然而没法得出结论。因为每当他略有所获时，便有一、两个窗口突然明亮，他的构思就被彻底破坏，于是一切又得重新开始。

刚才他在厨房里洗碗时，突然感到父母也许正在谈论他。他立刻凝神细听，父母从阳台那边飘来的声音隐隐约约，然而确实是在谈论他。他犹豫了一下后就走了过去，可是他们却在说另一个话题。而且他们所说的让他似懂非懂。他似乎感到他们的交谈很艰难，显然他们是为寻找那些让他莫名其妙、而他们却心领神会的语句在伤透脑筋。

他蓦然感到自己是作为一个障碍横在他们中间。

这时父亲问他：“洗完了？”

“没有。”他摇摇头。

父亲不满地看着他。母亲这时与隔壁阳台上的人聊天了。他听到她问：“准备得差不多了吗？”

那边反问：“你们呢？”

母亲没有回答，而是说起了别的话题。

然后他回到了厨房，他在洗碗时尽量轻一些。

不一会他似乎又听到他们在谈论他了。他们说话的声音开始响起来，声音里几次出现他的名字。随即他们象是意识到了自己的疏忽，声音突然变小了。

他将碗放进柜子，然后走到阳台上，在阳台另一角侧身靠上去。尽管这样，可他觉得自己似乎仍然横在他们中间。

显然他的重新出现使他们感到不满。因为父亲又在找碴了，父亲说：“你不要总是这样无所事事，你也该去读读书。”

于是他只得离开。回到房间坐下后，便拿起一本书来看。是什么书他不知道，他只知道上面有字。

父母在阳台上继续谈论什么，同时还轻轻笑了起来。他们笑得毫无顾忌。

他感到坐立不安，迟疑了片刻后便拿着书走到阳台上。

这一次父亲没再说什么，但他和母亲都默不作声地看了看他。尽管他不去看他们，但他也知道他们是怎样的目光。

他们这样默默无语地站了一会后，就离开阳台回到卧室。于是他再也听不到他们的说话声了。但他知道他们此刻仍在说些什么。

然后黄昏来了，他就这样无精打采地望着那幢大楼。他心里渴望能听到他们究竟在说什么。可他只能看到一个不可思议的图案。

后来他吃了一惊，因为他发现自己竟站在他们

卧室的门口了。门紧闭着。他们已经不象刚才那样不停地说话，他们每隔很久才说一句，而且很模糊。他只听到“四月三日”这么一句是清晰的。然而他很难发现这话里面的意义。

门突然打开，父亲出现在面前，严肃又很不高兴地问：“你站在这里干什么？”他看到母亲此刻正装着惊讶的样子看着自己。没错，母亲的惊讶是装出来的。

他不知该如何回答父亲的话，只是呆呆地望着他，然后才走开。走开时听到卧室的门重又关上，父亲不满地嘟哝了一句什么。

他回到自己房间，在床上躺了下来。此刻四周一片昏黑，但他感到自己的眼睛闪闪发亮。户外的声音有远有近十分嘈杂，可来到他屋内时单调成嗡嗡声。

七

按照他昨晚想象的布置，今天他醒来的时候应该是八点半，然后再看到阳光穿越窗帘以后逗留在他挂在床栏的袜子上，他起床以后还将会听到敲门声。

在那台老式台钟敲响了十分孤单一声之前，他深陷于昏睡的旋涡里。尽管他昏昏长睡，可却清晰地听到那时屋外的各种响声，这些响声让他精疲力竭。这时那古旧的钟声敲响了。钟声就象黑暗里突然闪亮的灯光。于是他醒了过来。他发现自己大汗

淋漓。

然后他疲倦地支起身体，坐在床上，他感到轻松了不少。与此同时他朝那台钟看了一眼——八点半。随后他将身体往床栏上一靠，开始想些什么。他猛然一惊，再往那台钟望去，于是他确信自己是八点半醒来的。再看那阳光，果然正逗留在袜子上，袜子有股臭味。所有这些都与他昨晚想象中布置的一样。

接下去是敲门声了。而敲门声应该是在他起床以后才响起来。尽管上述两点得到证实，但他对是否真会响起敲门声却将信将疑。他赖在床上迟迟不愿起来。事实上他是想破坏起床以后听到敲门声的可能。如果真会发生敲门的话，他宁愿躺在床上听到。

于是他在床上躺到九点半。父母在七点半的时候就离家上班去了，他就可以十分单纯地听着时钟走动的声音，而不必担心屋内有其他声响的干扰。

到了九点半的时候，他觉得不会听到什么敲门声了，毕竟那是昨晚的想象。他决定起床。

他起床之后先将窗户打开，阳光便肆无忌惮地闯了进来，同时还有风和嘈杂声。声音使他烦躁不安，因为这些声音在他此刻听来犹如隔世。

他朝厨房走去时听到了敲门声，发生在他起床以后。事情果然这样，他不由大惊失色。

在他昨晚想象中听到敲门时，他没有大惊失色，只是略略有些疑惑，于是他去开门。他吃惊的事应

该是发生在开门以后，因为他看到一个中年人（就是那个靠在梧桐树上抽烟的中年人）什么话也没说就走了进来。

他显然问了一句：“你找谁？”

但那人没有答理，而是一步一步朝他逼近，他便一步一步倒退。后来他贴在墙上，没法后退了，于是那人也就站住。接下去他预感到要发生一些什么。但具体发生什么，他在昨晚已经无法设想。

现在他听到这声音时不由紧张起来，他站着不动，似乎不愿去开门。敲门声越来越响，让他觉得敲门的人确信他在屋内，既然那人如此坚定，他感到已经没有办法回避即将发生的一切。同时从另一方面说，他又很想知道究竟会发生些什么。

他将门打开，他吃了一惊（和昨晚想象中布置的一样），因为那人是在敲对面的门（和想象不一样）。他看到一个粗壮的背影，从背影判断那是一个中年人（作为中年这一点与想象一致）。然而是否就是那个与梧桐树紧密相关的人呢？他感到很难判断。仿佛是，又仿佛不是。

八

商店的橱窗有点镜子的作用。他在那里走来走去，侧脸看着自己的形象，这移动的形象很模糊，而且各式展品正在抹杀他的形象。

他在一家药店的橱窗前站住时，发现三盒竖起

的双宝素巧妙地组成了他的腹部，而肩膀则被排成三角形的瓶装钙片所取代，三角的尖端刚好顶着他的鼻子，眼睛没有被破坏。他看着自己的眼睛，恍若另一双别人的眼睛在看着自己。

然后他来到百货商店的橱窗前，那时他的腹部复原了，可胸部却被一条儿童衬衣挡去。脑袋失踪了，脑袋的地方被一条游泳裤占据。但他的手是自由的，他的右手往右伸过去时刚好按着一辆自行车的车铃，左手往左边伸过去时差一点够着一副羽毛球拍，但是差一点。

这时橱窗里反映出了几个模糊的人影，而且又被一些展品割断，他看到半个脑袋正和大半张脸在说些什么，旁边有几条腿在动，还有几个肩膀也在动。接着他看到一张完整的脸露了出来，可却没有脖子，脖子的地方是一只红色的胸罩。这几个断裂的影子让他觉得鬼鬼祟祟，他便转回身去，于是看到街对面人行道上站着几个人，正对他指指点点说些什么。

由于他的转身太突然，他们显得有些慌乱。“你在干什么？”他们中有一人这样问。

他一怔，他看到他们都笑嘻嘻地望着自己，他不知道刚才是谁在问。他觉得自己不认识他们，尽管面熟。

“你在等人吧？”

他仍然没有发现是谁在说。但他确实是在等人，

可他们怎么会知道。他不由一惊。

看到他没有反应，他们显然有些尴尬。接着他们互相低声说了些什么后便一起走了。他们居然没有回头朝他张望。

然后他在那里走起来，刚才的事使他莫名其妙。他感到橱窗里的一切都变得索然无味。于是他就将目光投向街上，街上行人不多，阳光照在他们身上，半明半暗。

“你怎么不理他们？”

朱樵的声音突然在他耳边响起，他吓了一跳。朱樵已经站到他面前了。朱樵象是潜伏已久似地突然出现，使他目瞪口呆。

“你怎么不理他们？”朱樵又问。

他疑惑地望着朱樵，问：“他们是谁？”

朱樵夸张地大吃一惊，“他们是你的同学。”

他仿佛想起来了，他们确实是他过去的同学。这时他看到朱樵滑稽地笑了，他不禁又怀疑起来。

朱樵亲热地拍拍他的肩膀，说：“你在这里干什么？”

他觉得这种亲热有点过分。但这是次要的，重要的是他为什么这样问。刚才他已经经历过这样的询问。

“你在等人吧？”

显而易见，朱樵和刚才那几个人有着某种难言的关系。看来他们现在都关心他在等谁。

“没有。”他回答。

“那你站这么久干什么？”

他吓了一跳，很明显朱樵已在暗处看到他很久了。因此此刻申辩不等什么人是无济于事的。

“你怎么了？”朱樵问。

他看到朱樵的神态很不自在，他想朱樵已经知道他的警惕。他不安地转过脸去，漫不经心地朝四周看起来。

于是他吃惊地发现居然有那么多人正在注意着他们。几乎所有在街上行走的人都让他感到不同寻常。尽管那种注意的方式各不相同，可他还是一眼看出他们内心的秘密。

在他对面有三个人站在一起边说话边朝这里观察，而他的左右也有类似的情况。那些在街上行走的人都迅速地朝这里瞟一眼，又害怕被他发现似地迅速将目光收回。这时朱樵又说了一句什么，但他没去听。他怀疑朱樵此刻和他说话是为了分散他的注意力。他发现那些看上去似乎互不相识的人，居然在行走时慢慢地靠在一起，虽然他们迅速地分开，但他知道他们已经交换了一句简短可有关他的话。

后来当他转回脸去时，朱樵已经消失了。他是什么时候离开他一点也没有察觉。

九

眼前这个粗壮的背影让他想起某一块石碑，具

体是什么时候看到的什么样的石碑他已经无心细想。眼下十分现实的是这个背影正在敲着门。而且他敲门的动作很小心，他用两个手指在敲，然而那声音却非常响，仿佛他是用两个拳头在敲。他的脚还没有采取行动，如果他的脚采取行动的话——他这样假设——那后果不堪设想。

他站在门口似乎在等着这背影的反面转过来。他揣想着那另一面的形状。他可以肯定的是另一面要比这背影的一面来得复杂。而且是否就是那个靠在梧桐树上的中年人？

但是那人继续敲门，此刻他的敲门声象是机床声一样机械了。

出于想看到这背影的反面——这个愿望此刻对他来说异常强烈——他决定对这人说些什么。除此以外别无他法。

“屋里没人。”他说。

于是这背影转了过来，那正面呈现在他眼前。这人的正面没有他的反面粗壮，但他的眉毛粗得吓人，而且很短，仿佛长着四只眼睛。他很难断定此人是否曾经靠在梧桐树上，但他又不愿轻率地排除那种可能。

“屋里没人。”他又说。

那人象看一扇门一样地看着他，然后说：“你怎么知道没人？”

“如果有人，这门已经开了。”他说。

“不敲门会开吗？”那人嘲弄似地说。

“可是没人再敲也不会开。”

“但有人敲下去就会开的。”

他朝后退了两步，随后将门关上。他觉得刚才的对话莫名其妙。敲门声还在继续。但他不想去理会，便走进厨房。有两根油条在那里等着他。油条是清晨母亲去买的，和往常一样。两根油条搁在碗上已经耷拉了下来。他拿起来吃了，同时想象着它们刚买来时那挺拔的姿态。

当他吃完后突然被一个奇怪的念头震住了。他想油条里可能有毒。而且他很快发现自己确信其事。因为他感到胃里出现了细微骚动，但他还没感到剧痛的来临。他站住不动，等待着那骚动的发展。然而过了一会那骚动居然消失，胃里复又变得风平浪静。他又站了一会，随后才如释重负地舒了一口气。

那人还在敲门。并且越敲越象是在敲他家的门。他开始怀疑那人真是在敲他家门。于是他就走到门旁仔细听起来。确实是在敲他的门，而且他似乎感到门在抖动。他深深吸了一口气，然后猛地将门拉开。

他看到的是对面那扇门迅速关上的情景，显然那门刚才打开过了，因为那个粗壮的身影已经不在那里。

十

如果昨晚的想象得到实现的话，现在在这里他会再次看到白雪。这次白雪没有明显的暗示。白雪将旁若无人地从他跟前走过，而且看也没有看他。但这也是暗示。于是他就装着闲走跟上了她。接下去要发生一些什么，他还没法设想。

站在文具柜台里的姑娘秀发披肩，此刻她正出神地看着他。

那时候朱樵象电影镜头转换一样突然消失，而他蓦然感到自己置身于一个极为可疑的环境中。他是转过身去后才发现那姑娘的目光。

因为他的转身太突然，姑娘显得措手不及，随即她紧张地移开目光，然后转身象是清点什么地数起了墨水瓶和颜料盒。

他没想到竟然在背后也有人监视他，心里暗暗吃惊。但她毕竟和他们不一样，她在被发现的时候显得很惊慌，而他们却能够装得若无其事。

……他慢慢地走过去。她仍然在清点着，但已经感觉到他站在背后了，她可以听到他的呼吸声。因此她显得越发紧张，她的肩膀开始微微抖动起来。然后她想避开他，便背对着他朝旁边走去。

这个时候他开口了，他的声音坚定而且沉着，他问：“你为什么监视我？”

她站住，双肩抖得更剧烈了。

“回答我。”他说。但他此刻的声音很亲切。

她迟疑了片刻，随后猛地转过身来，悲哀地说：“是他们要我这么干的。”

“我知道。”他点点头，“可他们为什么要监视我？”

她嘴巴张了张，但没有声音。她非常害怕地朝四周张望起来。

他不用看，也知道商店里所有的人此刻都威胁地看着她。

“别怕。”他轻声安慰。

她犹豫了一会，然后才鼓起勇气对他说：“我告诉你。”

他站在商店门口，一直盯着她看。她清点了好一会才转过身来，可发现他仍看着自己，立刻又慌乱了。这次她不再背过身去，而是走到柜台的另一端。于是他的视线中没有了她，只有墨水瓶和颜料盒整齐的排列。

他在思考着该不该走进去，走到她跟前，与她进行一场如刚才假设一样的对话。但他实在没有象假设中的他那样坚定而且沉着，而她显然也不是假设中那么善良和温柔。因此他对这场绝对现实的，没有任何想象色彩的对话结果缺乏信心。

他很犹豫地站在商店门口，他的背后是纷乱的脚步声。他在栩栩如生揣想着他们的目光。此刻他背对着他们，他们可以毫无顾虑地监视他了，甚至

指手划脚。但是(他想)若他猛地转回身去时，他们(他觉得)将会防不胜防。他为自己这个诡计而得意了一会，然后他立刻付之行动。

可是当他转回身去时却没有得到预想的效果。当他迅速地将四周扫看一遍后，居然没发现有人在监视他。显然他们已经摸透了他的心理，这使他十分懊恼。他们比刚才狡猾了。他想。

然而白雪出现了。

按照想象中的布置，白雪应该是沿着街旁(不管那一端都可以)慢慢走来的。可现在白雪却是从那座桥上走下来，尽管这一点上有出入，但他的假设还是又一次得到证实。

白雪从那座桥上走下来，白雪没有朝这里看。但他知道白雪已经看到他了，而且也知道他看到她(是白雪知道)。白雪没朝这里看是为了不让他们发现。她非常从容地从桥上走下来，然后朝着与他相反的方向走去。白雪的从容让他赞叹不已，他也朝那里走去。

白雪穿着一件鲜红的衣服，在行人中走着醒目无比。他知道白雪穿这样的衣服是有意义的，他赞叹白雪的仔细。然而他随即发现自己这么盯着红衣服看实在愚蠢，因为这样太容易被人发现。

十一

他需要努力回想，才能想起昨日傍晚母亲在阳

台上与邻居的对话。

“准备得差不多了吗？”母亲是这样问的。

“你们呢？”对方这样反问。

刚才他往家走时，很远就看到邻居那孩子趴在阳台上东张西望。同时他看到自己家中阳台的门打着，他想父母已经回来。那孩子一看到他立刻返身奔进屋内。起初他没注意，可当他绕到楼梯口准备往上走时又看到了那个孩子，孩子正拿着一支电动手枪对准他。随即孩子一闪就又躲进屋内。那门关得十分响亮。

当他走进屋内后才发现父母没在。他将几个房间仔细观察一下，在父母卧室的沙发上，他看到一只尼龙手提袋。毫无疑问，父母确已回来过了。因为在中午的时候他看到母亲拿着那尼龙袋子出去。记得当时父亲还说：“拿它干吗？”母亲是如何回答他已记不起来。但这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证实父母在他之前回来过。

现在他要认真思考的是父母去了何处。他不由想到上午那个中年人十分可疑的敲门。因此对门邻居也让他觉得十分可疑。而且连他们的孩子都让他警惕。尽管那男孩才只有六岁，可他象大人一样贼头贼脑。

显而易见，父亲就在隔壁。他此刻只要闭上眼睛马上就可以看到父母与邻居坐在一起商议的情景。

“准备得差不多了吗？”

“你们呢？”

（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准备着什么。他只能预感，却没法想象。）

那孩子被唆使到阳台上，在那里可以观察到他是否回来了。随后又出现在屋门口，当他上楼时那孩子十分响亮地关上房门。这一声绝对不会没有意义。这一声将告诉他们现在他上楼了。

接下去要干些什么他心里很清楚。他需要证实刚才的假设。而证实的方法也十分简单，那就是将屋门打开，他站到门口去，眼睛盯着对面的门。

他的目光将不会是从前那种怯生生的目光，他的目光将会让人感到他已经看透一切。因此当父母从对门出来时将会不知所措。

他们原以为屋门是关着的，他正在屋内。所以他们可以装着从楼下上来一样若无其事。可是没想到他竟站在门口。

他们先是大吃一惊，接着尴尬起来，尴尬是因为这些来得太突然，他们没有足够的时间掩饰。然而他们马上又会神态自若，但是他们的尴尬已经无法挽回。

十二

那鲜红的衣服始终在他前面二十米远处，仿佛凝住不动。那是因为白雪始终以匀称的步子走路。

白雪一直沿着这条街道走，这很危险。因为他越来越感到旁人对他们的注意。他已经发现有好几个人与白雪擦肩而过时回头望了她一下，紧接着他象是发现什么似地又看了他一下。他也与他们擦肩而过，他感到他们走了几步后似乎转回身来跟踪他了。他没有回头，此刻绝对不能回头。他只要听到身后有紧跟的脚步声就知道一切了。而且那种脚步声开始纷乱起来，他便知道监视他的人正在逐渐增多。

可是白雪还在这条街上走着。他是深知这条街的漫长，它的尽头将会呈现出一条泥路。泥路的一端是一条河流，另一端却是广阔的田野。而泥路的尽头是火化场。火化场那高高的烟囱让人感到是那一条长长的泥路突然矗起。

白雪现在还没有走到这条泥路的尽头，可也已经不远了。白雪曾在几个胡同口迟疑了一下，但她迟是继续往前走。白雪的还疑只有他能够意会。显然她已经发现被人监视了。

就在这个时候，白雪站住了。如果此刻再不站住的话，那将失去最后的机会，因为街道的尽头正在接近。白雪站住后走进了一家商店。那是一家卖日用品的小店，而这家商店所拥有的货物在前面经过的几家商店里都有。显然白雪进去不是为了购买什么。

他放慢脚步，他知道商店前面十来米处有一条

胡同，是十分狭窄的胡同。他慢慢走过去，此刻街上行人似乎没有刚才那么多了。他观察到前面只有两个人在监视他，一个正迎面走来，另一个站在废品收购铺的门口。

他走过商店时没朝里面看，但他开始感到后面跟着他的脚步声正在减少，当他走到那胡同口时身后已经没有脚步声了。他想白雪的诡计已经得逞。但是那个站在废品收购铺门口的人仍然望着他。

他侧身走进了胡同。

因为阳光被两旁高高的墙壁终日挡住，所以他一步入胡同便与扑面而来的潮气相撞。胡同笔直而幽深，恍若密林中的小径。他十分寂静地走着，一直往深处走去。胡同的两旁每隔不远又出现了支胡同，那胡同更狭窄，仅能容一人走路，而且也寂静无人。这胡同足有一百多米深。他一直走到死处才转回身来，此刻那胡同口看去象一条裂缝。裂缝处没有人，他不禁舒了口气，因为暂时没人监视他了。他在那里站住，等待着白雪出现在裂缝上。

不一会白雪完成了一个优美的转身后，便从裂缝处走了进来。他看着那件鲜红的衣服怎样变得暗红了。白雪非常从容地走来，那脚步声象是滴水声一样动人。她背后是一片光亮，因此她走来时身体闪闪发光。

所有的一切都与他的假设的一致，而接下去他就将知道所有的一切了。

然而此刻有两个人从一条支胡同里突然走了出来，并排往胡同口走着。他俩的背影挡住了白雪。

令他大吃一惊的是其中一人是他的父亲，而另人仿佛就是那个靠在梧桐树上抽烟的中年男子。他们背对着他朝胡同口走去，他们没有发现他。他们正在交谈些什么，尽管声音很轻，但他还是听到了一点。

“什么时候？”显然是那个中年人在问。

“四月三日。”父亲这样回答。

其它的话他没再听清。他看着他们往前走，两个背影正在慢慢收缩，于是裂缝便在慢慢扩大，但他们仍然挡住白雪。他们的脚步非常响，象是拍桌子似的。然后他们走到了裂缝处，他们分手了。父亲往右，那人往左。

然而他没有看到白雪。

十三

父母居然是从楼下走上来。他一听到脚步声就知道是谁了。

毫无疑问，是在他进屋时，父母就已经从对门出来然后轻轻地走下楼梯。否则那孩子的关门声就会失去其响亮的意义。因此当他站在门口时，父母已经在楼下了。

现在他们正在走上来（他们毕竟要比他老练多了）。然后他看到他们吃惊地望着自己，但这已不是

他所期待的那种吃惊了。

“你站在门口干什么？”

他看到父亲的嘴巴动了一下，那声音就是从这里面飘出来的。紧接着两个人体在他面前站住。他看到父亲衣服上的纽扣和母亲的不一样。

“你怎么了？”

那是母亲的声音。与刚才的声音不一样，这声音象棉花。

他忽然感到自己挡住了父母进来的路，于是赶紧让开。这时他发现父母交换了一下眼色，那眼色显然是意味深长的。父母没再说什么，进屋后就兵分两路，母亲去厨房，父亲走进了卧室。

他却不知该怎么才好，他在原处站着显得束手无策。他慢慢从刚才的举止里发现出一点愚蠢来了，因为他首先发现父母已经看透了他的心事。

父亲从卧室里出来朝厨房走去，走到中间时站住了，他说：“把门关上。”

他伸手将门关上，听着那单纯的声音怎样转瞬即逝。

父亲走到厨房里没一会又在说了：“去把垃圾倒掉。”

他拿起簸箕时竟然长长地舒了口气，于是他不再束手无策。他打开屋门时看到了那个孩子。孩子如刚才一样站在门口，手里拿着电动手枪，正得意洋洋地向他瞄准。他知道他为何得意，尽管孩子才这

么小。

他走上去抓住孩子的电动手枪，问：“刚才我父母在你们家里吧？”

孩子一点也不害怕，他用劲抽回自己的手枪，同时响亮地喊道：“没有。”

就是连孩子也训练有素（他想）。

十四

他在那里站了很久，他一直望着那裂缝。仿佛置身于一口深井之底而望着井口。偶尔有人从胡同口一闪而过，象是一只大鸟张着翅膀从井口上方掠过。

然后他小心翼翼地往前走，他感到自己的脚步声在两壁间跳跃地弹来弹去，时时碰在他的脚尖上。他仔细察看经过的每一个支胡同，发现它们都是一模一样，而且都寂静无人。在他走到第四个支胡同口时看到一根电线杆挡在前面，于是他才发现自己居然走到汉生的家门口了。

只要侧身走进去，那路凌乱不堪而且微微上斜。在第四扇门前的站住，不用敲门就可推门而入，呈现在眼前的是天井，天井的四角长满青苔。接着走入一条昏暗的通道，通道是泥路，并且会在某处潜伏着一小坑积水。在那里可以找到汉生的屋门。

汉生的住处与张亮的十分近似，因此他们躲在屋内窃窃私语的情景栩栩如生地重现了。

他现在需要认真设想一下的是白雪究竟会在何处突然消失。然而这个设想的结果将使他深感不安。因为他感到白雪就是在这里消失的。而且(如果继续往下想)白雪是在第四扇门前站住,接着推门而入,然后走上了那条昏暗的通道。所以此刻白雪正坐在汉生家中。

他感到自己的假设与真实十分接近,因此他的不安也更为真实。同时也使他朝汉生家跨出了第一步。他需要的已不是设想,而是证实。他在第四扇门前站住。

没多久后,他已经绕过了那个阴险的水坑,朝那粗糙的房门敲了起来。在此之前他已经先用手侦察过了,汉生的房门上没有铁钉。所以他的手敲门时毫无顾忌。

门是迅速打开的,可只打开了那么一点。接着汉生的脑袋伸了出来。那脑袋伸出来后凝住不动。让他感到脑袋是挂在那里。

屋内的光亮流了出来,汉生的眼睛正古怪地望着自己。随即听到汉生紧张地问:“你是谁?”

他迟疑了一下,然后回答:“是我。”

“噢,是你。”门才算真正打开。

汉生的声音让他吓了一跳,因为他没有准备迎接这么响亮的声音。

屋内没有白雪。但他进屋时仿佛嗅到了一丝芬芳。这种气息是从头发还是脸上散发出来的他很难

断定。可他能够肯定是从一位女孩子那里飘来的。他想白雪也许离开了，随后他又否定。因为白雪要离开这里必须走原来的路。可他没遇上她。

汉生将他带入自己的房间，汉生的房间洁净无比。汉生没让他看另外两间房间。一间门开着，一间房门紧闭。

“你怎么想到来这里？”汉生装着很随便地问他。

他觉得“怎么想到”对他是不合适的，他曾经常来常住。但现在（他又想）对他也许合适了。

“我正在读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汉生又说。

他没有答理。他来这里不是来和汉生进行这种无话找话的交谈。他为何而来心里很清楚，所以他此刻凝神细听。

“这篇文章真有意思。”

他听到很轻微的一声，象是什么东西掉在地上。他努力辨别着声音传来的方向，结果是从那房门紧闭的房间里发出的。

汉生不再说什么，而是拿起一本杂志翻动起来。

他觉得这样很好，这样他可以集中精力。可是汉生翻动杂志的声音非常响。这使他很恼火。很明显汉生这举动是故意的。

尽管这样，他还是断断续续听到几声轻微的走动声。现在他可以肯定白雪就在那里。她是刚才在汉生响亮地叫了一声时躲藏起来的，汉生的叫声掩

盖了她的关门声。

显然白雪刚才走进商店是为了躲开他。尽管发现白雪和他们是一伙这会让他绝望。可他不能这样断定。

他看到汉生这时象是想起什么似地将门关上。他心想：已经晚了。

十五

他从来也没有象现在这样仔细观察了天黑下来时的情景。

晚饭以后他没去洗碗，而是走到阳台上。令人奇怪的是父亲没有责备他。他听到母亲向厨房走去，然后碗碟碰撞起来。

那个时候晚霞如鲜血般四溅开来，太阳象气球一样慢慢降落下来，落到了对面那幢楼房的后面。这时他听到父亲向自己走来，接着感到父亲的手开始抚摸他的头发了。

“出去散散步吧。”父亲温和地说。

他心里冷冷一笑。父亲的温和很虚伪。他摇摇头。这时他感到母亲也走了过来。

他们三人默默地站了一会，然后父亲又问：“去走走吧？”他还是摇摇头。

接着父母交换了一下眼色，然后他俩离开了阳台。不一会他听到了关门声。他知道他们已经出去了。

于是他暂时将目光降落下来，不久就看到他们的背影，正慢慢地走着。

随即他看到对门邻居三口人也出现了，他们也走得很慢。几乎是在同一个时候里，他看到楼里很多人家出现了，他们朝同一个方向走去，都走得很慢，装着是散步。

他听到一个人用很响的声音说：“春天来了，应该散散步。”他想这人是说给他听的。这人的话与刚才父亲的邀请一样虚伪。

显而易见，他们都出发了，他们都装着散步，然后走到某一个地方，与很多另外的他们集会。他们聚集在一起将要讨论些什么，无可非议他们的讨论将与他有关。

楼里还有一些人没去，有几个站在阳台上。他想这是他们布置的，留下几个人监视他。

他抬起头继续望着天空，天空似乎苍白了起来。刚才通红的晚霞已经烟消云散，那深蓝也已远去。天空开始苍白了。他是此刻才第一次发现太阳落山后天空会变得苍白。可苍白是短暂的，而且苍白的背后依旧站着蓝色，隐约可见。然后那蓝色渐渐黑下去，同时从那一层苍白里慢慢渗出。天就是这样黑下来的。

天空全黑后他仍在阳台上站着，他看到对面那幢楼房只有四个窗口亮起了灯光。接着他又俯身去看自己这幢楼，亮了五个窗口。然后他才走进房间，

拉亮电灯。

当他沿着楼梯慢慢走下去时，又突然想到也许那些黑暗的窗口也在监视他。因此当他走到楼下时便装着一瘸一瘸地走路了。这样他们就不会认出是他。因为他出来时没熄灭电灯，他们会以为他仍在家中。

走脱了那两幢楼房的视线后，他才恢复走姿。他弯进了一条胡同。在胡同底有一个自来水水塔。水塔已经矗起，只是还没安装设备。

胡同里没有路灯，但此刻月亮高悬在上，他在月光中走得很轻。月光照在地面上象水一样晶亮。后面没有脚步。

胡同不长，那水塔不一会就矗立在他眼前。他先是看到那尖尖的塔端，阴森森地在月光里静默。而走出胡同后所看到的全貌则使他不寒而栗。那水塔象是一个巨大的阴影，而且虚无缥缈。

四周空空荡荡，只是水塔下一幢简易房屋亮着灯。他悄悄绕了过去，然后走到水塔下，找到那狭窄的铁梯后他就拾级而上。于是他感到风越来越猛烈。当他来到水塔最高层时，衣服已经鼓满了风，发出撕裂什么似的响声。头发朝着一个方向拼命地飘。

现在他可以仔细观察这个小镇了。整个小镇在月光下显得阴郁可怖，如昏迷一般。

这是一个阴谋。他想。

十六

张亮他们象潮水一样涌进来，那时他还躺在床上。他看到了亚洲他们还有一个女的。这女子他不认识。他吃惊地望着他们。

“你们是怎么进来的？”他问。

他们象是听到了一个了不起的笑话似地哈哈大笑。他看到除那女子笑得倒进了一把椅子，椅子嘎吱嘎吱的声音也象是在笑。

“她是谁？”他又问。

于是他们笑得越加厉害，张亮还用脚蹬起了地板。

“你不认识我？”那女子这时突然收住了笑，这么强烈的笑能突然收住他十分惊讶。

“我是白雪。”她说。

他大吃一惊，心想自己怎么连白雪也认不出来了。现在仔细一看觉得她是有点象白雪。而且她仍然穿着那件红衣服，只是颜色不再鲜红，而成了暗红。

“起床吧。”白雪说。

于是他的被子被张亮掀开，他们四个人抓住他的四肢，把他提出来扔向白雪。他失声叫了一下后，才发现自己居然在椅子里十分舒服地坐下了，而白雪此刻却坐在了床沿上。

他不知道他们接下去要干些什么，所以他摆出

一副等待的样子。

张亮把衣服扔进了他怀里，显然是让他穿上。于是他就将衣服穿上。穿上后他又在椅子上坐下，继续等待。

白雪这时说：“走吧。”

“到什么地方去？”他问。

白雪没有回答，而是站起来往外走了。于是张亮他们走过去把他提起来，推着他也往外走。

“我还没有刷牙。”他说。

不知为何张亮他们又象刚才一样哈哈大笑起来。

他就这样被他们绑架到楼下，楼下有很多人站在那里，他们站在那里仿佛已经很久了。他们是为了看他才站了这么久。

他看到他们对着他指指点点在说些什么。他走过去以后感到他们全跟在身后。这时他想逃跑，但他的双臂被张亮他们紧紧攥住，他没法脱身。

然后他被带到大街上，他发现大街上竟是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他们把他带到街中央站住。这时白雪又出现了，刚才她消失了一阵子。白雪仿佛怜悯似地看了看他，随即默默无语地走开。

不知是张亮，还是朱樵与汉生，或者是亚洲，对他说：“你看前面是谁？”

他定睛一看，前面不远处站着他父亲，父亲站在人行道上，正朝他微笑。这时他突然感到身后一辆

卡车急速向他撞来。奇怪的是这时他竟听到了敲门声。

十七

后来他沿着那铁梯慢慢地走了下去，然后重又步入那没有路灯的胡同。但此刻胡同两旁的窗口都亮起了灯光。灯光铺在地上一段一段。许多窗口都开着，里面说话的声音在胡同里回响很清晰。但他听不清在说些什么。

胡同两旁大都是平房，他犹豫地走着。每经过一个敞开的窗口他就会犹豫一下。

他很想知道他们在说些什么。那是因为他感到他们的话题就是他。他知道他们的集会已经散了，父母已经在家中了。所以他完全有必要贴到窗旁去。他的迟疑是因为经过的窗口都有人影，里面的人离窗口太近。

……他终于走近了一个合适的窗口。这个窗口没有人影，但说话声却格外清楚。于是他就贴着墙走过去。那声音渐渐能够分辨出一些词句来了。

“准备得差不多了吗？”

“差不多了。”

“什么时候行动？”

可是这时他突然听到背后有个声音：“是谁！”那人象是贴着他的耳朵叫的。他立刻回身一拳将那人打倒在地。随后拚命地奔跑起来。于是那人大叫大

喊了，他背后有很多追来的脚步声，同时很多人从窗口探出头来。

他这样假设着走出了胡同，他觉得自己的假设十分真实，如果他真的贴到某一个窗口去的话。

回到家中时，父母已经睡了，他拉亮电灯。他估计现在已经很晚了。往常父母是十点钟睡觉的。如果往常他这么晚回来，父亲总会睡意朦胧并且怒气冲冲地训斥他几句。这次却没有，这次父亲只是很平静地说：“你回来了。”父亲没睡着。

他答应了一声，往自己卧室走去。这时他听到母亲说（她也没睡着）：“用放在桌上的热水洗脚。”他又答应了一声。但走进卧室后，他就脱掉衣服在床上躺了下来。

四周一片漆黑，他在床上躺了一会，然后爬起来走到窗口。他看到对面那幢楼房很多窗户都已消失，有些正在消失。他想自己这幢楼也是这样。现在他们可以安心休息一下了，现在的任务落到了他父母的头上。

他重新回到床上躺下，他预感到马上就会发生什么了，显然他们已经酝酿已久。父亲突然改变了对他的态度，这预示着他们已经发现了他的警惕。这也许会使他们的行动提前。

因此他现在迫切需要想象一下，那就是他们明天会对他采取些什么。尽管接连两个夜晚都没睡好，此刻他难驱睡意，可他还是竭力提起精神。

明天张亮他们，可能还有白雪，他们会在他尚没起床时来到。他们将会装着兴高采烈，或者邀请他到什么地方去，或者寻找这种理由阻止他出门。而接下去……他听到自己的呼吸沉重起来。

十八

敲门声很复杂，也就是说有几个人同时在敲他的门。此刻他已经清醒了。刚才发生的一切历历在目，尽管他知道那一切都发生在睡梦里。可眼下的敲门声却让他感到真实的来临。

他立刻断定是张亮他们，而且还有白雪。与睡梦中不同的是：他们没有象潮水一样涌进来。门阻挡了他们。

他们几个人同时伸手敲门，证明他们此刻烦躁不安。

然而细听起来又不象是在敲他家的门，仿佛是在敲对门。他在床上坐了一会，听到那敲门声越来越响，而且越来越象是在敲着对门。于是他穿上衣服悄悄走到门旁，这时敲门声戛然而止。

他思忖了片刻，毅然将门打开。果然是张亮他们站在那里。他们一看到他时都哈哈大笑起来。然后一拥而进。

他不动声色，他觉得他们的哈哈大笑与一拥而进与昨晚睡梦相符。

然而白雪没有出现，只有他们四个人。但是他

们一拥而进时没将门带上。他就装着关门探身向屋外看了一眼，没看到白雪。

“就你们四人？”他不禁问。

“难道还不够？”张亮反问。

他心想：足够了，你们四人对付我一人足够了。

张亮说：“走吧。”

（如果有白雪，这话应该是她说的。）

“到什么地方去？”他问。

“到了那里你就会知道了。”

他说：“我还没刷牙。”说完他立刻惊愕不已。他情不自禁地重复了睡梦中那句话。

“走吧。”张亮说着打开了房门，而朱樵与汉生则在两旁架住了他的胳膊。（与睡梦中一模一样的。）

“我们要带你去一个叫你大吃一惊的地方。”走到楼下时张亮这样说。

但是楼下没有很多人围观，只有三、四个人在走动。

朱樵和汉生一直架着他走，张亮和亚洲走在前面。他感到朱樵和汉生已经不象刚才那样用劲了。

这时张亮突然叫了起来：“从前有座山。”然后朱樵也叫道：“山上有座庙。”接着是汉生：“庙里有两个和尚。”亚洲是片刻后才接上的：“一个老和尚一个小和尚。”

随后张亮对他说：“轮到你了。”

他迷惑地望着张亮。

“你就说老和尚对小和尚说。”

他犹豫了一下，才说：“老和尚对小和尚说。”于是他们发疯般地笑了起来。

张亮立刻又接上：“从前有座山。”

（朱樵）“山上有座庙。”

（汉生）“庙里有两个和尚。”

（亚洲）“一个老和尚一个小和尚。”

显然轮到他了，但他仍没接上。因为走到了大街。他们五个人此刻都站在人行道上。张亮不满地催他：“快说。”他才有气无力地说：“老和尚对小和尚说。”

张亮很不高兴，他说：“你不能说得响一点。”随后他高声叫着：“从前有座山。”便横穿马路走了过去。朱樵和汉生此刻放开了他，也大叫着走了过去。接着是亚洲。

现在又轮到他了，他看到左边有一辆卡车正慢慢地驶过来。他知道等到他走到街中央时，卡车就会向他撞来。

十九

是什么声音紧追不舍？他已经跑得气喘吁吁了，可那声音还在追着他，怎么也摆脱不了。

后来他在一根电线杆上靠住，回头望去。他看到那声音正从远处朝他走来，是父亲朝他走来。

父亲走到他面前，吃惊地问：“你怎么了？”

他望着父亲没有回答。心里想：没错，父亲是应该在这个时候出现的。只是比睡梦中出现得稍晚一些。

“你怎么了？”父亲又问。

他感到汗水正从所有的毛孔里涌出来，此刻他全身一片潮湿。

父亲没再说什么，而是盯着他看。那时他额上的汗珠正下雨般往下掉，遮挡了视线。所以他看到的父亲象是站在雨中。

“回家去吧。”

他感到父亲的手十分有力，抓住他的肩膀后不得不随他走了。

“你已经长大了。”他听到父亲的声音在他周围绕来绕去，仿佛是父亲围着他绕来绕去。“你已经长大了。”父亲又说。父亲的声音在不绝地响着，但他听不出词句来。

他俩沿着街道往回走，他发现父亲的脚步和自己的很不协调。但他开始感到父亲的声音很亲切，然而这亲切很虚假。

后来，他没注意是走到什么地方了，父亲突然答应了一声什么便离开了他。

这时他才认真看起了四周。他看到父亲正朝街对面走去，那里站着一个人。他觉得这人有些面熟，但一时又想不起是谁。这人还朝他笑了笑。父亲走到这人面前站住，然后两人交谈起来。

他在原处站着，似乎在等着父亲走回来，又似乎在想着是不是自己先走了。这时他听到有一样什么东西从半空中掉落下来，掉在附近。他扭头望去，看到是一块砖头。他猛然一惊，才发现自己正站在一幢建筑下。他抬起头来时看到上面脚手架上正站着一个人。那是一个中年人，而且似乎就是那个靠在梧桐树上抽烟的中年人。他感到马上就会有一块砖头奔他头顶而来了。

二十

那个人靠在梧桐树上，旁边是街道。虽然他没有抽烟，可一定是他。

他想起来了，就是在这里白雪第一次向他暗示什么。那时他还一无所知，那时他还兴高采烈。刚才他逃离了那幢阴险的建筑，不知为何竟来到了这里。

他在离那人十来米远的地方站住，于是那人注意他了。他心想：没错，绝对是这个人。

……他慢慢朝这人走过去，他看到这人的目光越来越警惕了，那插在口袋里的手也在慢慢伸出来。而在街上行走的人都放慢脚步看着他，他知道他们随时都会一拥而上。

他走到了这人面前，此刻这人的双手已经放在胸前互相磨擦着，摆出一副随时出击的架势，那腿也已经绷紧。

他则把双手插进裤袋，十分平静地说：“我想和你谈谈。”

这人立刻放松了，他似乎还笑了笑，然后问：“找我？”

“是的。”他点点头。

这人朝街上看看，仿佛完成了暗示。随即对他说：“说吧。”

“不是在这里。”他说，“我想和你单独谈谈。”

这人犹豫起来。他不愿离开这棵梧桐树，那是不愿离开正在街上装着行走的同伙。

他轻蔑地笑了笑，问：“你不敢吗？”

这人听后哈哈大笑，笑毕说：“走吧。”

于是他在前面慢慢地走了起来，这人紧随其后。他走得很慢是为了随时能够有效地还击他的偷袭。他这时听到身后的脚步声开始纷乱起来，这意味着有几个人紧随在他身后。他没有回头张望，便说：“我只想和你一人谈谈。”

这人没有作声，身后的脚步也就没有减少。他又说：“如果你不敢就请回去。”他听到他又哈哈笑了起来。

他继续往前走，走到一条胡同口时他站了一会，看到胡同里寂然无人才走了进去。这时他身后的脚步声单纯了。

他不禁微微一笑，然后朝胡同深处走去。这人紧跟在后。他知道此刻不能回头，若一回头这人马

上就会警惕地倒退。所以他装着若无其事往前走，心里却计算着他们之间的距离，似乎稍远了一点。于是他悄悄放慢步子，这人没有发现。

现在他觉得差不多了，便猛地往下一蹲，同时右腿往后用力一蹬。他听到一声惨叫，接着是趑趄倒退和摔倒在地的声音。他回头望去，这人此刻脸色苍白地坐在地上，双手捂住腹部痛苦不堪。他这一脚正蹬在他的腹部。

他走上几步，对准他的脸又是一脚，这人痛苦地呻吟一声，便倒在地上。

“告诉我，你们想干什么？”他问。

这人呻吟着回答：“让张亮他们把你带到马路中央，用卡车撞你。”

“这我已经知道。”他说。

“若不成功就由你父亲把你带到那幢建筑下，上面会有石头砸下来。”

“接下去呢？”他问。

那人仍然靠在梧桐树上，这时他的手伸进了胸口的口袋，随后拿出一支香烟点燃抽了起来。

肯定是他(他想)。但是他一直没有决心走上去。他觉得如果走上去的话，所得到的结果将与他刚才的假设相反。也就是说躺在地上呻吟的将会是他。那人如此粗壮，而他自己却是那样的瘦弱。

此刻那人的目光不再象刚才那样心不在焉，而是凶狠地望着他。于是他猛然发现自己在这里站得

太久了。

二十一

“你知道吗？”白雪说。

他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竟然走到白雪家门口了。记得是两年前的某一天，他在这里看到白雪从这扇门里翩翩而出，正如现在她翩翩而出。

白雪看到他时显然吃了一惊。

他发现她有些不好意思，但却是伪装的。

白雪的卧室很精致，但没有汉生的卧室整洁。他在椅子上坐下来时，白雪有些脸红了，脸红是自然的。他想白雪毕竟与他们不一样。

这时白雪说：“你知道吗？”

白雪开门见山就要告诉他一切，反而使他大吃一惊。

“昨天我在街上碰到张亮……”

果然她要说了。

“他突然叫了我一声。”她刚刚恢复的脸色又红了起来，“我们在学校里是从来不说谎的，所以我吓了一跳……”

他开始莫名其妙，他不知道白雪接下去要说些什么。

“张亮说你们今天到我家来玩，他说是你，朱樵、汉生和亚洲。还说是你想出来的。他们上午已经过来了。”

他明白了，白雪是在掩护张亮他们上午的行动。他才发现白雪比他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你怎么没和他们一起来？”白雪问。

他此刻不知说什么好，只是十分悲哀地望着她。

于是他看到白雪的神态起了急剧的变化。白雪此刻显得惊愕不已。

他想：她已经学会表演了。

仿佛过去了很久，他看到白雪开始不知所措起来。她的双手让他感到她正不知该往何处放。

“你还记得吗？”这时他开口了，“几天前我走在街上时看到了你。你向我暗示了一下。”

白雪脸色涨得通红。她喃喃地说：“那时我觉得你向我笑了一下，所以我也就……怎么是暗示呢？”

她还准备继续表演下去（他想）。但他却坚定地往下说：“你还记得离我们不远有一个中年人吗？”

她摇摇头。

“是靠在一棵梧桐树上的。”他提醒道。

可她还是摇摇头。

“那你向我暗示什么呢？”他不禁有些恼火。

她吃惊地望着他，接着局促不安地说：“怎么是暗示呢？”

他没有答理，继续往下说：“从那以后我就发现自己被监视了。”

她此刻摆出一副迷惑的神色，她问：“谁监视你了？”

“所有的人。”

她似乎想笑，可因为他非常严肃，所以她没笑。但她说：“你真会开玩笑。”

“别装腔作势了。”他终于恼火地叫了起来。

她吓了一跳，害怕地望着他。

“现在我要你告诉我，他们为什么监视我，他们接下去要干什么？”

她摇摇头，说：“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他不禁失望地叹息起来，他知道白雪什么也不会告诉他了。白雪已不是那个穿着黄衬衣的白雪了。白雪现在穿着一件暗红的衣服，他才发现那件暗红的衣服，他不由大吃一惊。

……他站了起来，走出白雪的卧室，他发现厨房在右侧。他走进了厨房，看到一把锋利的菜刀正插在那里。他伸手取下来，用手指试试刀刃。他感到很满意。然后他就提着菜刀重新走进白雪的卧室。这时他看到白雪惊慌地站起来往角落里退去。他走上前去时听到白雪惊叫了一声。然后他已经将菜刀架在她脖子上了，白雪吓得瑟瑟发抖。

白雪这时站了起来。他也站了起来。但他犹豫着是不是到厨房去，是不是去拿那把菜刀。

他看到白雪走到日历旁，伸手撕下了一张，然后回头说：“明天是四月三日。”

他还在犹豫着是不是去厨房。

白雪说：“你猜一猜，明天会发生些什么。”

他蓦然一惊。四月三日会发生一些什么？四月三日？他想起来了，母亲说过，父亲也说过。

他明白白雪在向他暗示，白雪不能明说是因为有她的难处。他觉得现在应该走了。他觉得再耽搁下去也许会对白雪不利。

他走出白雪卧室时发现厨房不在右侧，而在左侧。

二十二

从来也没有象现在这样，当听到那一声汽笛长鸣时，他突然情绪激昂。

那个时候他正躲藏在一幢建筑的四楼，他端坐在窗口下。他是黄昏时候溜进来的，谁也没有看到他。这幢建筑的楼梯还没有，他是沿着脚手架爬上去的。他看着夜色越来越深，他听着街上人声越来越遥远。最后连下面卖馄饨那人也收摊了。就象是烟在半空中消散，人声已经消散。只有自己的呼吸喃喃低声，象是在与自己说话。

那时候他不知道接下去该怎么办，就如不知道已经是什么时候。而明天，四月三日将发生一桩事件。他心里却格外清楚。然而他却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

这时候他听到了一声火车长鸣。他突然间得到了启示，于是他站了起来。他站起来时首先看到的是一座桥，桥象死去一样卧在那里，然后他注意到了

那条阴险流动着的小河，河面波光粼粼，象是无数闪烁的目光在监视他。他冷冷一笑。

然后他从窗口爬出去，沿着脚手架往下滑。脚手架发出了关门似的声音。

他在黑影幢幢的街道上往铁路那个方向走去。那个时候他没听到自己的脚步声，脚步声仿佛被地面吸入进去了。他感到自己象一阵风一样飘在街道上。

不久以后，他已经站在铁轨上了。铁轨在月光下闪闪发亮。附近小站的站台上只亮着一盏昏黄的灯，没有人在上面走动。小站对面的小屋也亮着昏黄的灯光。那是扳道房。那里面有人，或许正在打瞌睡。他重新去看铁轨，铁轨依旧闪闪发亮。

这时他听到了一股如浪涛涌来般的声音，声音由远而近，正在慢慢扩大。他感到那声音将他头发吹动起来了。随即他看到一条锋利白亮的光芒朝他刺来，接着光芒又横扫过来，但被他的身体挡断了。

显然列车开始减速，他看到是一列货车。货车在他身旁停了下来。于是站台上出现人影了。他立刻奔上去抓住那贴着车厢的铁梯，这铁梯比那水塔的铁梯还要狭窄。他沿着铁梯爬进了车厢，他才发现这是一列煤车。于是他就在煤堆上躺了下来，同时他听到了几个人说话的声音。那声音象是被风吹断了，传到他耳中时已经断断续续。

他突然想起也许他们此刻已经倾巢出动在搜寻

他了。他一直没有回家，父母肯定怀疑他要逃跑了，于是他们便立刻去告诉对面邻居。不一会那幢漆黑的楼房里所有的灯都亮了，然后整个小镇所有的灯都亮了。他不用闭上眼睛也可以想象出他们乱哄哄到处搜寻他的情景。

这时他听到有人走来的脚步声，他立刻翻身贴在煤堆上。然而他马上听到了铁锤敲打车轮的声音。那声音十分清脆，象灯光一样四射开来。脚步声远去了。

又过了一会，他突然听到列车发出了一声沉重的声响，同时身体被震动了一下。随即他看到小站在慢慢移了过来，同时有一股风和小站一起慢慢移了过来。当风越来越猛烈时，车轮在铁轨上滚动的声音也越来越细腻。

于是他撑起身体坐在煤堆上，他看到小站被抛在远处了，整个小镇也被抛在远处了。并且被越抛越远。不一会便什么也看不到，在他前面只是一片惨白的黑暗。明天是四月三日，他想。他开始想象起明天他们垂头丧气、气急败坏的神情来了，无疑他的父母因为失职将会受到处罚。他将他们的阴谋彻底粉碎了，他不禁得意洋洋。

然后他转过脸去，让风往脸上吹。前面也是一片惨白的黑暗，同样也什么都看不到。但他知道此刻离那个阴谋越来越远了。他们从此以后再也找不到他了。明天并且永远，他们一提起他时只能面面相觑。

相覷。

他想起了小时候他的一个邻居和那邻居的口琴。那时候他每天傍晚都走到他窗下去，那邻居每天都趴在窗口吹口琴。后来邻居在十八岁时患黄疸肝炎死去了，于是那口琴声也死去了。

一九八七年五月二十日

现实一种

一

那天早晨和别的早晨没有两样，那天早晨正下着小雨。因为这雨断断续续下了一个多星期，所以在山岗和山峰兄弟俩的印象中，晴天十分遥远，仿佛远在他们的童年里。

天刚亮的时候，他们就听到母亲在抱怨什么骨头发霉了。母亲的抱怨声就象那雨一样滴滴答答。那时候他们还躺在床上，他们听着母亲向厨房走去的声音。

她折断了几根筷子。对两个儿媳妇说：“我夜里常常听到身体里有这种筷子被折断的声音。”

两个媳妇没有回答，他们正在做早饭。她继续说：“我知道那是骨头正在一根一根断了。”

兄弟俩是这时候起床的，他们从各自的卧室里走出来，都在嘴里嘟哝了一句：“讨厌。”象是在讨厌不停的雨，同时又是母亲雨一样的抱怨。

现在他们象往常一样围坐在一起吃早饭了，早饭由米粥和油条组成。

老太太常年吃素，所以在桌旁放了一小碟咸菜，咸菜是她自己腌制的。她现在不再抱怨骨头发霉，她开始说：“我胃里好象在长出青苔来。”

于是兄弟俩便想起蚯蚓爬过的那种青苔，生长在井沿和破旧的墙角，那种有些发光的绿色。他们的妻子似乎没有听到母亲的话，因为她们脸上的神色象泥土一样。

山岗四岁的儿子皮皮没和大人同桌，他坐在一把塑料小凳上，他在那里吃早饭，他没吃油条，母亲在他的米粥里放了白糖。

刚才他爬到祖母身旁，偷吃一点咸菜。因此祖母此刻还在眼泪汪汪，她喋喋不休地说着：“你今后吃的东西多着呢，我已经没有多少日子可以吃了。”因此他被父亲一把拖回到塑料小凳上。所以他此刻心理十分不满。他用匙子敲打着碗边。嘴里叫着：“太少了，吃不完。”

他反复叫着，声音越来越响亮，可大人们没有理睬他，于是他就决定哭一下。而这时候他的堂弟嘹亮地哭了起来，堂弟正被婶婶抱在怀中。他看到婶婶把堂弟抱到边上换布了，于是他就走去站在旁

边。堂弟哭得很激动，随着身体的扭动，那叫小便的玩意儿一颤一颤的。他很得意地对婶婶说：“他是男的。”但是婶婶没有理睬他，换毕尿布后她又坐到刚才的位置上去了。他站在原处没有动。这时候堂弟不再哭了，堂弟正用两个玻璃球一样的眼睛看着他。他有点沮丧地走开了。他没有回到塑料小凳上，而是走到窗前。他太矮，于是就仰起头来看着窗玻璃，屋外的雨水打在玻璃上，象蚯蚓一样扭动着滑了下来。

这时早饭已经结束。山岗看着妻子用抹布擦着桌子。山峰则看着妻子抱着孩子走进了卧室，门没有关上，不一会妻子又走了出来，妻子走出来以后走进了厨房。山峰便转回头来，看着嫂嫂擦着桌子的手，那手背上有几条静脉时隐时现。山峰看了一会才抬起头来，他望着窗玻璃上纵横交叉的水珠对山岗说：“这雨好象下了一百年了。”

山岗说：“好象是有这么久了。”

他们的母亲正在喋喋不休了。她正坐在自己房中，所以她的声音很轻微。母亲开始咳嗽了，她咳嗽的声音很夸张。接着是吐痰的声音。那声音很有弹性。他们知道她是将痰吐在手心里，她现在开始观察痰里是否有血迹了。他们可以想象这时的情景。

不久以后他们的妻子从各自的卧室走了出来，手里都拿着两把雨伞。到了去上班的时候了。兄弟

俩这时才站起来，接过雨伞后四个人一起走了出去，他们将一起走出那条胡同，然后兄弟俩往西走，他们的妻子则往东走去。兄弟俩人走在一起，象是互不相识一样。他们默默无语一直走到那所中学的门口，然后山峰拐弯走上了桥，而山岗继续往前走。他们的妻子走在一起的时间十分短，她们总是一走出胡同就会碰到各自的同事，于是便各自迎上去说几句话后和同事一起走了。

他们走后很久，皮皮依然站在原处，他在听着雨声。现在他已经听出了四种雨滴声，雨滴在屋顶上的声音让他感到是父亲用食指在敲打他的脑袋；而滴在树叶上时仿佛跳跃了几下。另两种声音来自屋前水泥地和屋后的池塘，和滴进池塘时清脆的声响相比，来自水泥地的声音显然沉闷了。

于是孩子站了起来，他从桌子底下钻过去，然后一步一步走到祖母的卧室门口，门半掩着，祖母如死去一般坐在床沿上。孩子说：“现在正下着四场雨。”祖母听后打了一个响亮的嗝。孩子便嗅到一般臭味。近来祖母打出来的嗝越来越臭了。所以他立刻离开，他开始走向堂弟。

堂弟躺在摇篮里，眼睛望着天花板，脸上笑咪咪。孩子就对堂弟说：“现在正下着四场雨。”

堂弟显然听到了声音，两条小腿便活跃起来，眼睛也开始东张西望。可是没有找到他。他就用手去摸摸堂弟的脸，那脸象棉花一样松软，他禁不住使

劲拧了一下，于是堂弟“哇”的一声灿烂地哭了起来。

这哭声使他感到莫名的喜悦，他朝堂弟惊喜地看了一会，随后对准堂弟的脸打去一个耳光，他看到父亲经常这样揍母亲。挨了一记耳光后堂弟突然窒息了起来，嘴巴无声地张了好一会，接着一种象是暴风将玻璃窗打开似的声音冲击而出。这声音嘹亮悦耳，使孩子异常激动。然而不久之后这哭声便跌落下去，因此他又给了他一个耳光。堂弟为了自卫而乱抓的手在他手在他背上留下了两道血痕，他一点也没觉察。他只是感到这一次耳光下去那哭声并没窒息，不过是响亮一点的继续，远没有刚才那么动人。所以他使足劲又打去一个，可是情况依然如此，那哭声无非是拖得长一点而已。于是他就放弃了这种办法，他伸手去卡堂弟的喉管，堂弟的双手便在他手背上乱抓起来。当他松开时，那如愿以偿的哭声又响了起来。他就这样不断去卡堂弟的喉管又不断松开，他一次次地享受着那爆破似的哭声。后来当他在松开手时，堂弟已经没有那种充满激情的哭声了，只不过是张着嘴一颤一颤地吐气。于是他开始感到索然无味，便走开了。

他重新站在窗下，这时玻璃窗上已经没有水珠在流动，只有杂乱交错的水迹，象是一条条路。孩子开始想象汽车在上面奔驰和相撞的情景。随后他发现有几片树叶在玻璃上摇晃，接着又看到无数金色

的小光亮在玻璃上闪烁，这使他惊讶无比。于是他立刻推开窗户，他想让那几片树叶到里面来摇晃，让那些小光亮跳跃起来，围住他翩翩起舞。那光亮果然一涌而进，但不是雨点那样一滴一滴，而是一片，他发现天晴了，阳光此刻贴在他身上。刚才那几片树叶现在清晰可见，屋外的榆树正在伸过来，树叶绿得晶亮，正慢慢地往下滴着水珠，每滴一颗树叶都要轻微地颤一颤抖下，这优美的抖使孩子笑了起来。

然后孩子又出现在堂弟的摇篮旁，他告诉他：“太阳出来了。”堂弟此刻已经忘了刚才的一切，笑眯眯地看着他。他说：“你想去看太阳吗？”堂弟这时蹬起了两条腿，嘴里“哎哎”地叫了起来。他又说：“可是你会走路吗？”堂弟这时停止了喊叫，开始用两只玻璃球一样的眼睛看着他，同时两条胳膊伸出来象是要他抱。“我知道了，你是要我抱你。”他说着用力将他从摇篮里抱了出来，象抱那只塑料小凳一样抱着他。他感到自己是抱着一大块肉。堂弟这时又“哎哎”地叫起来。“你很高兴，对吗？”他说。随后他有点费力地走出了屋外。

那时候远处一户人家正响着鞭炮声，而隔壁院子里正在生煤球炉子，一股浓烟越过围墙滚滚而来。堂弟一看到浓烟高兴得哇哇大叫，他对太阳不感兴趣。他也没对太阳感兴趣，因为此刻有几只麻雀从屋顶上斜了下来，逗留在树枝上，那几根树枝随着它们喳喳的叫声而上下起伏。

然而孩子感到越来越沉重了，他感到这沉重来自手中抱着的东西，所以他就松开了手。他听到那东西掉下去时同时发出两种声音，一种沉闷一种清脆，随后什么声音也没有了。现在他感到轻松自在，他看到几枝麻雀在树枝间跳来跳去，因为树枝的抖动，那些树叶象扇子似的一扇一扇。他那么站了一会后感到口渴，所以他就转身往里走去。

他没有一下子就找到水，在卧室桌上有一只玻璃杯放着，可是里面没有水。于是他又走进了厨房，厨房的桌上放着两只搪瓷杯子，盖着盖。他没法知道里面是否有水，因为他够不着。所以他重新走出去，将塑料小凳搬进来。在抱起塑料小凳时他蓦然想起他的堂弟，他记得自己刚才抱着他走到屋外，现在却只有他一人了。他觉得奇怪，但他没往下细想。他爬到小凳上去，将两只杯子拖过来时感到它们都有些沉，两只杯子都有水，因此他都喝了几口。随后他又惦记起刚才那几只麻雀，便走了出去。而屋外榆树上已经没有鸟在跳跃，鸟已经飞走了。他看到水泥地开始泛出了白色，随即看到了堂弟。他的堂弟正舒展四肢仰躺在地上。他走到近旁蹲下去推推他，堂弟没有动，接着他看到堂弟头部的水泥地上有一小摊血。他俯下身去察看，发现血是从脑袋里流出来，流在地上象一朵花似地在慢慢吞吞开放着。而后他看到有几只蚂蚁从四周快速爬了过来，爬到血上就不再动弹。只有一只蚂蚁绕过血而

爬到了他的头发上，沿着几根被血凝固的头发一直爬到了堂弟脑袋，从那往外流血的地方爬了进去。他这时才站起来，茫然地朝四周望望，然后走回屋中。

他看到祖母的门依旧半掩着，就走过去。祖母还是坐在床上。他就告诉她：“弟弟睡着了。”祖母转过头来看了看他，他发现她正眼泪汪汪。他感到没意思，就走到厨房里，在那把小凳上坐了下来。他这时才感到右手有些疼痛，右手被抓破了。他想了很久才回忆起是在摇篮旁被堂弟抓破的，接着又回忆起自己怎么抱着堂弟走到屋外，后来他怎样松手。因为回忆太累，所以他就不在往下想。他把头往墙上一靠，马上就睡着了。

很久以后，她才站起来，于是她又听到体内有筷子被折断一样的声音。声音从她松弛的皮肤里冲出来后变得异常轻微，尽管她有些耳聋，可还是清晰地听到了。因此这时她又眼泪汪汪起来，她觉得自己活不久了，因为每天都有骨头在折断。她觉得自己不久以后不仅没法站和没法坐，就是躺着也不行了。那时候她体内已经没有完整的骨骼，却是一堆长短形状粗细都不一样的碎骨头不负责任地挤在一起。那时候她脚上的骨头也许会从腹部顶出来，而手臂上的骨头可能会插进长满青苔的胃。

她走出了卧室，此后她没再听到那种响声，可她依旧忧心忡忡。此刻从那敞开的门窗涌进来的阳光

使她两眼昏花，她看到的是一片闪烁的东西，她不知道那是什么，便走到了门口。阳光照在她身上，使她看到双手黄得可怕。接着她看到一团黄黄的东西躺在前面。她仍然不知道那是什么。于是她就跨出门，慢吞吞地走到近旁，她还没认出这一团东西是她孙儿时，她已经看到了那一摊血。她吓了一跳，赶紧走回自己的卧室。

二

孩子的母亲是提前下班回家的。她在一家童车厂当会计。在快要下班的前一刻，她无端地担心起孩子会出事。因此她坐不住了，她向同事说一声要回去看儿子。这种担心在路上越发强烈。当她打开院子的门时，这种担心得到了证实。

她看到儿子躺在阳光下，和他的影子躺在了一起。一旦担心成为现实，她便恍惚起来。她在门口站了一会，她似乎看到儿子头部的地上有一摊血迹。血迹在阳光下显得不太真实，于是那躺着的儿子也仿佛是假的。随后她才走了过去，走到近旁她试探性地叫了几声儿子的名字，儿子没有反应。这时她似乎略有些放心，仿佛躺着的并不是她的儿子。她挺起身子，抬头看了看天空，她感到天空太灿烂，使她头晕目眩。然后她很费力地朝屋中走去，走入屋中她觉得阴沉觉得有些冷。卧室的门敞开着，她走进去。她在柜前站住，拉开抽屉往里面寻

找什么，抽屉里堆满羊毛衫。她在里面翻了一阵，没有她要找的东西。她又拉开柜门，里面挂着她和丈夫山峰的大衣，也没有她要找的东西。她又去拉开写字台的全部抽屉，但她只是看一眼就走开了。她在一把椅子上坐了下来，眼睛开始在屋内搜查起来。她的目光从刚才的柜子上晃过，又从圆桌的玻璃上滑下，斜到那只三人沙发里；接着目光又从沙发里跳出来到了房上。然后她才看到摇篮。这时她猛然一惊，立刻跳起来。摇篮里空空荡荡，没有她的儿子。于是她蓦然想起躺在屋外的孩子，她疯一般地冲到屋外，可是来到儿子身旁她又不知所措了。但是她想起了山峰，便转身走出去。

她在胡同里拼命地走着，她似乎感得有人从对面走来向她打招呼。但她没有答理，她横出直撞地往胡同口走去。可走到胡同口她又站住。一条大街横在眼前，她不知该朝哪个方向走，她急得直喘气。

山峰这时候出现了，山峰正和一个什么人说着话朝她走来。于是她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去。当她断定山峰已经看到她时，她终于响亮地哭了起来。不一会她感到山峰抓住了她的手臂，她听到丈夫问：“出了什么事？”她张了张嘴却没有声音。她听到丈夫又问：“到底出了什么事？”可她依旧张着嘴说不出话来。“是不是孩子出事了？”丈夫此刻开始咆哮了。这时她才费力地点了点头。山峰便扔开她往家中跑去。她也转身往回走。她感到四周有很多

人，还有很多声音。她走得很慢，不一会她看到丈夫抱着儿子跑了过来，从她身边一擦而过。于是重新转回身去。她想走得快一点好赶上丈夫，她知道丈夫一定是去医院了。可她怎么也赶不快。现在她不再哭了。她走到胡同口时又不知该往何处去，就问一个走来的人，那人用手向西一指，她才想起医院在什么地方。她在人行道上慢吞吞地往西走去，她感到自己的身体象一片树叶一样被风吹得摇摇晃晃。她一直走到那家百货商店时，才恢复了一些感觉。她知道医院已经不远了。而这时她却看到丈夫抱着儿子走来了。山峰脸上僵硬的神色使她明白了一切，所以她又嚎啕大哭了。山峰走到她跟前，咬牙切齿地说：“回家去哭。”她不敢再哭，她抓住山峰的衣服，跟着他往回走去。

山岗回家的时候，她的妻子已在厨房里了。他走进自己的卧室，在沙发里坐了下来。他感到无所事事，他在等着吃午饭。皮皮是在这时出现在他眼前的。皮皮因为母亲走进厨房而醒了，醒来以后他感到全身发冷，他便对母亲说了。正在忙午饭的母亲就打发他去穿衣服。于是他就哆哆嗦嗦地出现在父亲的跟前。他的模样使山岗有些不耐烦。

山岗问：“你这是干什么？”

“我冷。”皮皮回答。

山岗不再答理，他将目光从儿子身上移开，望着窗玻璃。他发现窗户没有打开，就走过去打开了窗

户。

“我冷。”皮皮又说。

山岗没有去理睬儿子，他站在窗口，阳光晒在他身上使他感到很舒服。

这时山峰抱着孩子走了进来，他妻子跟在后面。他们的神色使山岗感到出了什么事。兄弟俩看了一眼，谁也没有说话。山岗听着他们迟缓的脚步跨入屋中，然后一声响亮的关门。这一声使山岗坚定了刚才的想法。

皮皮此刻又说了：“我冷。”

山岗走出了卧室，他在餐桌旁坐了下来。这时妻子正从厨房里将菜饭端了出来，皮皮已经坐在了那把塑料小凳上。他听到山峰在自己房间里吼叫的声音。他和妻子互相望了一眼。妻子也坐下来。她问山岗：“要不要去叫他们一声？”

山岗回答：“不用。”

老太太这时走了出来，手里拿着一碟咸菜。她从来不用他们叫，总会准时地出现在餐桌旁。

山峰屋中除了吼叫的声音外，增加了另外一种声音。山岗知道那是什么声音。他嘴里咀嚼着。眼睛却通过敞开的门窗望到外面去了。不一会他听到母亲在一旁抱怨，他便转过脸来，看到母亲正愁眉苦脸望着那一碗米饭，他听到她在说：“我看到血了。”他重新将头转过去，继续看着屋外的阳光。

山峰抱着孩子走入自己的房间。把孩子放入摇

篮以后，用脚狠命一蹬关上了卧室的门。然后看着已经坐在床沿上的妻子说：“你现在可以哭了。”

他妻子却神情恍惚地望着他，仿佛没有听到他的话。那双睁着的眼睛似乎已经死去，但她的坐姿很挺拔。

山峰又说：“你可以哭了。”

可她只是将眼睛移动了一下。

山峰往前走了一步，问：“你为什么还不哭。”

她这时才动弹了一下，抬起头疲倦地望着山峰的头发。

山峰继续说：“哭吧，我现在想听你哭。”

两颗眼泪于是从她那空洞的眼睛里滴了出来，迟缓而下。

“很好。”山峰说，“最好再来点声音。”

但她只是无声地流泪。

这时山峰终于爆发了，他一把揪住妻子的头发吼道：“为什么不哭得响亮一点。”

她的眼泪骤然停止，她害怕地望着丈夫。

“告诉我，是谁把他抱出去的？”山峰再一次吼叫起来。

她茫然地摇摇头。

“难道是孩子自己走出去的？”

她这次没有摇头，但也没点头。

“你什么都不知道，是吗？”山峰不再吼叫，而是咬牙切齿地问。

她想了很久才点点头。

“这么说你回家时孩子已经躺在那里了？”

她又点点头。

“所以你就跑出来找我？”

她的眼泪这时又淌了下来。

山峰咆哮了：“你当时为什么不把他抱到医院去，你是成心让他死去。”

她慌乱地摇起了头，她看着丈夫的拳挥了起来，瞬间之后脸上挨了重重一拳。她倒在了床上。

山峰俯身抓住她的头发把她提起来，接着又往她脸上揍去一拳。这一拳将她打在地上，但她仍然无声无息。

山峰把她再拉起来，她被拉起来后双手护住了脸。可山峰却是对准她的乳房揍去，这一拳使她感到天昏地暗，她窒息般地呜咽了一声后倒了下去。

当山峰再去拉起她的时候感到特别沉重，她的身体就象掉入水中一样直往下沉。于是山峰就屈起膝盖顶住她的腹部，让她贴在墙上，然后抓住她的头发狠命地往墙上撞了三下。山峰吼道：“为什么死的不是你。”吼毕才松开手，她的身体便贴着墙壁滑了下去。

随后山峰打开房门走到了外间。那时候山岗已经吃完了午饭，但他仍坐在那里。他的妻子正将碗筷收去，留下的两双是给山峰他们的。山岗看到山

峰杀气腾腾地走了出来，走到母亲身旁。

此刻母亲仍坐在那里喋喋不休地抱怨着她看到血了。那一碗米饭纹丝未动。

山峰问母亲：“是谁把我儿子抱出去的？”

母亲抬起头来看看儿子，愁眉苦脸地说：“我看到血了。”

“我问你。”山峰叫道，“是谁把我儿子抱出去的？”

母亲仍然没对儿子的问话感兴趣，但她希望儿子对她看到血感兴趣，她希望儿子来关心一下她的胃口。所以她再次说：“我看到血了。”

然而山峰却抓住了母亲的肩膀摇了起来：“是谁？”

坐在一旁的山岗这时开口了，他平静地说：“别这样。”

山峰放开了母亲的肩膀，他转身朝山岗吼道：“我儿子死啦！”

山岗听后心里一怔，于是他就不再说什么。

山峰重新转回身去问母亲：“是谁？”

这时母亲眼泪汪汪地嘟哝起来：“你把我的骨头都摇断了。”她对山岗说：“你来听听，我身体里全是骨头断的声音。”

山岗点点头，说：“我听到了。”但他坐着没动。

山峰几乎是最后一次吼叫了：“是谁把我儿子抱

出去的？”

此时坐在塑料小凳上的皮皮用比山峰还要响亮的声音回答：“我抱的。”当山峰第一次这样问母亲时，皮皮没去关心。后来山峰的神态吸引了他，他有些费力地听着山峰的吼叫，刚一听懂他就迫不及待地叫了起来，然后他非常得意地望望父亲。

于是山峰立刻放开母亲，他朝皮皮走去。他凶猛的模样使山岗站了起来。

皮皮依旧坐在小凳上，他感到山峰那双血红的眼睛很有趣。

山峰在山岗面前站住，他叫道：“你让开。”

山岗十分平静地说：“他还是孩子。”

“我不管。”

“但是我要管。”山岗回答，声音仍然很平静。

于是山峰对准山岗的脸狠击一拳，山岗只是歪了一下头却没有倒下。

“别这样。”山岗说。

“你让开。”山峰再次吼道。

“他还是孩子。”山岗又说。

“我不管，我要他偿命。”山峰说完又朝山岗打去一拳，山岗仍是歪一下头。

这情景使老太太惊愕不已，她连声叫着：“吓死我了。”然而却坐着未动。因为山峰的拳头离她还有距离。此时山岗的妻子从厨房里跑了出来，她朝山岗叫道：“这是怎么了？”

山岗对她说：“把孩子带走。”

可是皮皮却不愿离开，他正兴致勃勃地欣赏着山峰的拳头。父亲没有倒下使他兴高采烈。因此当母亲将他一把抱起来时，他不禁愤怒地大哭了。

这时山峰转身去打皮皮，山岗伸手挡住了他的拳头，随即又抓住山峰的胳膊，不让他挨近皮皮。

山峰就提起膝盖朝山岗腹部顶去，这一下使山岗疼弯了腰，他不由呻吟了几下。但他仍抓住山峰的胳膊，直到看着妻子把孩子带入卧室关上门后，才松开手。然后挪几步坐在了凳子上。

山峰朝那扇门狠命地踢了起来，同时吼着：“把他交出来。”

山岗看着山峰疯狂地踢门，同时听着妻子在里面叫他的名字，还有孩子的哭声。他坐着没有动。他感到身旁的母亲正站起来离开，母亲嘟嘟囔囔象是嘴里塞着棉花。

山峰狠命地踢一阵后才收住脚，接着他又朝门看了很久，然后才转过身来。他朝山岗看了一眼，走过去也在凳子上坐下，他的眼睛继续望着那扇门，目光象是钉在那上面。山岗坐在那里一直看着他。

后来，山岗感到山峰的呼吸声平静下来了，于是他站起身来，朝卧室的门走去。他感到山峰的目光将自己的身体穿透了。他在门上敲了几下，说：“是我，开门吧。”同时听着山峰是否站了起来，山峰坐在那里没有声息。他放心了，继续敲门。

门战战兢兢地打开了，他看到妻子不安的脸。他
对她轻轻说：“没事了。”但她还是迅速地将门关上。

她仰起头看着他，说：“他把你打成这样。”

山岗轻轻一笑，他说：“过几天就没事了。”

说着山岗走到泪汪汪的儿子身旁，用手摸着他的脑袋，对他说：“别哭。”接着他走到衣柜的镜子旁，他看到一脸部肿胀的陌生人。他回头问妻子：“这人是我吗？”

妻子没有回答，妻子正怔怔地望着他。

他对她说：“把所有的存折都拿出来。”

她迟疑了一下后就照他的话去办了。

他继续逗留在镜子旁。他发现额头完整无损，下巴也是原来的，而其余的都已经背叛他了。

这时妻子将存折递了过去，他接过来后问：“多少钱？”

“三千元。”她回答。

“就这么多？”他怀疑地问。

“可我们总该留一点。”她申辩道。

“全部拿出来。”他坚定地说。

她只得将另外两千元递过去。山岗拿着存折走到了外间。

此刻山峰仍然坐在原处，山岗打开门走出来时，山峰的目光便离开了门而钉在了山岗的腹部。现在山岗向他走来，目光就开始缩短。山岗在他面前站住，目光就上升到山岗的胸膛。他看到山岗的手正在

伸过来，手中捏着十多张存折。

“这里是五千元。”山岗说，“这事就这样结束吧。”

“不行。”山峰斩钉截铁地回答，他嗓音沙哑了。

“我所有的钱都在这里了。”山岗又说。

“你滚开。”山峰说。因为山岗的胸膛挡住了他的视线，他没法看到那扇门。

山岗在他身旁默默地站了很久，他一直看着山峰的脸，他看到那脸上有一种傻乎乎的神色。然后他才转过身，重新走向卧室。他把存折放在妻子手中。

“他不要？”她惊讶地问。

他没有回答，而是走到儿子身旁，用手拍拍他的脑袋说：“跟我来。”

孩子看了看母亲后就站了起来，他问父亲：“到哪里去？”

这时她明白了，她拦住山岗，说：“不能这样，他会打死他的。”

山岗用手推开她，另一只手拉着儿子往外走去。他听到她在后面说：“我求你了。”

山岗走到了山峰面前，他把儿子推上去说：“把他交给你吧。”

山峰抬起头来看了一下皮皮和山岗，他似乎想站起来，可身体只是动了一下。然后他的目光转了个弯，看到屋外院子里去了。于是他看到了那一摊血。血在阳光下显得有些耀眼。他发现那一摊血在发出

光亮，象阳光一样光亮。

皮皮站在那里显然兴味索然，他仰起头来看看父亲，父亲脸上没有表情，和山峰一样。于是他就东张西望，他看到母亲不知什么时候起也站在他身后了。

山峰这时候站了起来，他对山岗说：“我要他把那摊血舔干净。”

“以后呢？”山岗问。

山峰犹豫了一下才说：“以后就算了。”

“好吧。”山岗点点头。

这时孩子的母亲对山峰说：“让我舔吧，他还不懂事。”

山峰没有答理，他拉着孩子往外走。于是她也跟了出去。山岗迟疑了一下后走回了卧室，但他走到卧室的窗前。

山岗看到妻子一走进那摊血迹就俯下身去舔了，妻子的模样十分贪婪。山岗看到山峰朝妻子的臀部蹬去一脚，妻子摔向一旁然后跪起来拼命地呕吐了，她喉咙里发出了那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接着他看到山峰把皮皮的头按了下去，皮皮便趴在了地上。他听到山峰用一种近似妻子呕吐的声音说：“舔。”

皮皮趴在那里，望着这摊在阳光下亮晶晶的血，使他想起某一种鲜艳的果浆。他伸出舌头试探地舔了一下，于是一种崭新的滋味油然而生。接下去他就

放心去舔了，他感到水泥地上的血很粗糙，不一会舌头发麻了。随后舌尖上出现了几丝流动的血，这血使他觉得更可口。但他不知道那是自己的血。

山岗这时看到弟媳伤痕累累地出现了，她嘴里叫着“咬死他”扑向了皮皮。与此同时山峰飞起一脚踢进了皮皮的胯里。皮皮的身体腾空而起，随即脑袋朝下撞在了水泥地上，发出一声沉重的声响。他看到儿子挣扎了几下后就舒展四肢瘫痪似地不再动了。

三

那时候老太太听到“咕咚”一声，这声音使她大吃一惊。声音是从腹部钻出来的。仿佛已经憋了很久总算散发出来，声音里充满了怨气。她马上断定那是肠子在腐烂，而且这种腐烂似乎已经由来已久。紧接着她接连听到了两声“咕咚”，这次她听得更为清楚，她觉得这是冒出气泡来的声音。由此看来，肠子已经彻底腐烂了。她想象不出腐烂以后的颜色，但她却能揣摩出它们的形态，是很稠的液体在里面蠕动时冒出的气泡。接下去她甚至嗅到了腐烂的那种气息，这种气息正是从她口中溢出。不久之后她感到整个房间已经充满了这种腐烂气息，仿佛连房屋也在腐烂了。所以她才知道为什么不想吃东西。

她试着站起来，于是马上感到腹内的腐烂物往下沉去，她感到往大腿里沉了。她觉得吃东西实在

是一桩危险的事情，因为她的腹腔不是一个无底洞。有朝一日将身体里全部的空隙填满以后，那么她的身体就会胀破。那时候她就象一颗炸弹似地爆炸了。她的皮肉被炸到墙壁上以后就象标语一样贴在上面，而她的已经断得差不多了的骨头则象一堆乱柴堆在地上。

她的脑袋可以想象如皮球一样在地上滚了起来，滚到墙角后就搁在那里不再动了。

所以她又眼泪汪汪了，她感到眼泪里也在散发着腐烂气息，而眼泪从脸颊上滚下去时，也比往常重得多。她朝门口走去时感到身体重得象沙袋。这时她看到山岗抱着皮皮走进来，山岗抱着皮皮就象抱着玩具，山岗没有走到她面前，他转弯进了自己的卧室。在山岗转弯的一瞬间，她看到了皮皮脑袋上的血迹。这是她这一天里第二次看到血迹，这次血迹没有上次那么明亮，这次血迹很阴沉。她现在感到自己要呕吐了。

山岗看着儿子象一块布一样飞起来，然后迅速地摔在了地上。接下去他什么也看不到了，他只觉得眼前杂草丛生，除此以外还有一口绿得发亮的井。

那时候山岗的妻子已经抬起头来了。她没看到儿子被山峰一脚踢起的情景，但是那一刻里她那痉挛的胃一下子舒展了。而她抬起头来所看到的，正是儿子挣扎后四肢舒展开来，象她的胃一样，这

情景使她迷惑不解，她望着儿子发怔。儿子头部的血这时候慢慢流出来了，那血看去象红墨水。

然后她失声大叫一声：“山岗。”同时转回身去，对着站在窗前的丈夫又叫了一声。可山岗一动不动，他眯着眼睛仿佛已经睡去。于是她重新转回身，对站在那里也一动不动的山峰说：“我丈夫吓傻了。”然后她又对儿子说：“你父亲吓傻了。”接着她自言自语：“我该怎么办呢？”

杂草和井是在这时消失的，刚才的情景复又出现，山岗再一次看到儿子如一块布飘起来和掉下去。然后他看到妻子正站在那里望着自己，他心想：“干嘛这样望着我。”他看到山峰在东张西望，看到他后就若无其事地走来了，他那伤痕累累的妻子跟在后面。儿子没有爬起来，还躺在地上。他觉得应该去看一下儿子，于是他就走了出去。

山峰往屋中走去时，感到妻子跟在后面的脚步声让他心烦意乱，所以她就回头对她说：“别跟着我。”然后他在门口和山岗相遇，他看到山岗向他微笑了一下，山岗的微笑捉摸不透。山岗从他身旁擦过，象是一股风闪过。他发现妻子还在身后，于是他就吼叫起来：“别跟着我。”

山岗一直走到妻子面前，妻子怔怔地对他说：“你吓傻了。”

他摇摇头说：“没有。”然后他走到儿子身旁，他俯下身去，发现儿子的头部正在流血。他就

用手指按住伤口，可是血依旧在流，从他手指上淌过，他摇摇头，心想没办法了。接着他伸开手掌挨进儿子的嘴，感觉到一点微微的气息，但是这气息正在减弱下去。不久之后就没了。他就移开手去找儿子的脉搏，没有找到。这时他看到有几只蚂蚁正朝这里爬来。他对蚂蚁不感兴趣。所以他站起，对妻子说：“已经死了。”

妻子听后点点头，她说：“我知道了。”随后她问：“怎么办呢？”

“把他葬了吧。”山岗说。

妻子望望还站在屋门口的山峰，对山岗说：“就这样？”

“还有什么？”山岗问。他感到山峰正望着自己，便朝山峰望去，但这时山峰已经转身走进去了。于是山岗象是想起来什么似地返身走到儿子身旁，把儿子抱了起来。他感到儿子很沉。然后他朝屋内走去。

他走进门后看到母亲从卧室走出来，他听到母亲说了一句什么话，但这时他已走入自己的卧室。他把儿子放在床上，又拉过来一条毯子盖上去。然后他转身对走进来的妻子说：“你看，他睡着了。”

妻子这时又问：“就这样算了？”

他莫名其妙地望着他，仿佛没明白妻子的话。

“你被吓傻了。”妻子说。

“没有。”他说。

“你是胆小鬼。”妻子又说。

“不是。”他继续争辩。

“那么你就出去。”

“上哪去？”

“去找山峰算帐。”妻子咬牙切齿地说。

他微微笑了起来，走到妻子身旁，拍拍她的肩膀说：“你别生气。”

妻子则是冷冷一笑，她说：“我没生气，我只是要去找他。”

这时山峰出现在门口，山峰说：“不用找了。”他手里拿着两把菜刀。他对山岗说：“现在轮到我们的。”说着将一把菜刀递了过去。

山岗没去接，他只是望着山峰的脸，他感到山峰的脸色异常苍白。他就说：“你脸色太差了。”

“别说废话。”山峰说。

山岗看到妻子走上去接过了菜刀，然后又看到妻子把菜刀递过来。他就将双手插入裤袋，他说：

“我不需要。”

“你是胆小鬼。”妻子说。

“我不是。”

“那你就拿住菜刀。”

“我不需要。”

妻子朝他的脸上看了很久，接着点点头表示知道了。她将菜刀送回山峰手中。“你听着。”她对

他说，“我宁愿你死去，也不愿看你这样活着。”

他摇摇头，表示无可奈何。他又对山峰说：“你的脸色太差了。”

山峰不在站下去，而是转身走进了厨房。从厨房里出来时他手里已没有菜刀。他朝站在墙角惊恐万分的妻子说：“我们吃饭吧。”然后走到桌旁坐了下来。他妻子也走了过去。

山峰坐下来后没有立刻吃饭，他的眼睛仍然看着山岗。他看到山岗右手伸进口袋里摸着什么，那模样象是在找钥匙。然后山岗转身朝外面走去了。于是他开始吃饭。他将饭菜送入嘴中咀嚼时感到如同咀嚼泥土，而坐在身旁的妻子还在微微颤抖。所以他非常恼火，他说：“抖什么？”说毕将那口饭咽了下去。然后他扭头对纹丝不动的妻子说：“干嘛不吃？”

“我不想吃。”妻子回答。

“不吃你就走开。”他越发恼火了。同时他又往嘴中送了一口饭。他听到妻子站起来走进了卧室，然后在一把椅子上坐了下来，是靠近墙角的一把椅子。于是他又咀嚼起来，这次使他感到恶心。但他还是将这口饭咽了下去。

他不再吃了，他已经吃得气喘吁吁了，额头的汗水也往下淌。他用手擦去汗珠，感到汗珠象冰粒。这时他看到山岗的妻子从卧室里走了出来。她在门口阴森森地站了一会后，朝他走来了。她走出

来时的模样使他感到象是飘出来的。她一直飘到他对面，然后又飘下去坐在了凳子上。接着用一种象身体一样飘动的目光看着他。这目光使他感到不堪忍受，于是他就对她说：“你滚开。”

她将胳膊肘搁在桌上，双手托住下巴仔细地将他观瞧。

“你给我滚开！”他吼了起来。

可是她却象是凝固一般没有动。

于是他便将桌上所有的碗都摔在了地上，然后又站起来抓住凳子往地上狠狠摔去。

待这一阵杂响过去后，她轻轻说：“你为何不一脚踢死我。”

这使他暴跳如雷了。他走到他跟前，举起拳头对她叫道：“你想找死！”

山岗这时候回来了。他带了一大包东西回来，后面还跟着一条黄色的小狗。

看到山岗走了进来，山峰便收回拳头，他对山岗说：“你让她滚开。”

山岗将东西放在了桌上，然后走到妻子身旁对她说：“你回卧室去吧。”

她抬起头来，很奇怪地问：“你为什么不揍他一拳？”

山岗将她扶起来，说：“你应该去休息了。”

她开始朝卧室走去，走到门口她又站住了脚，回头对山岗说：“你起码也得揍他一拳。”

山岗没有说话，他将桌上的东西打了开来，是一包肉骨头。这时他又听到妻子在说：“你应该揍他一拳。”随后，他感到妻子已经进屋去了。

此刻山峰在另一只凳子上坐了下来，他往地上指了指，对山岗说：“你收拾一下。”

山岗点点头，说：“等一下吧。”

“我要你马上就收拾。”山峰怒气冲冲地说。

于是山岗就走进厨房，拿出簸箕和扫帚将地上的碎碗片收拾干净，又将散架了的凳子也从地上捡起。一起拿到院子里。当他走进来时，山峰指着那条此刻正在屋中转悠的狗问山岗：“哪来的？”

“在街上碰上的。它一直跟着我，就跟到这里来了。”山岗回答。

“把它赶出去。”山峰说。

“好吧。”山岗说着走到那条小狗近旁，俯下身把小狗招呼过来，一把抱起它后山岗就走入了卧室。他出来时随手将门关紧，然后问山峰：“还有什么事吗？”

山峰没理睬他，也不再坐在那里，他站起来走入了自己的卧室。

那时妻子仍然坐在墙角，她的目光在摇篮里。她儿子仰躺在里面，无声无息象是睡去一样。她的眼睛看在儿子的腹部，她感到儿子的腹部正在一起一伏，所以她觉得儿子正在呼吸。这时她听到了丈夫的脚步声。于是她就抬起了头。不知为何她的身

体也站了起来。

“你站起来干什么？”山峰说着也往摇篮里看了一眼，儿子舒展四肢的形象让他感到有些张牙舞爪。因此他有些恶心，便往床上躺了下去。

这时他妻子又坐了下去。山峰感到很疲倦，他躺在床上将目光投到窗外。他觉得窗外的景色乱七八糟，同时又什么都没有。所以他就将目光收回，在屋内踱来踱去。于是他发现妻子还坐在墙角，仿佛已经坐了多年。这使他感到厌烦，他便坐起来说：“你干嘛总坐在那里？”

她吃惊地望着他，似乎不知道他刚才在说些什么。

他又说：“你别坐在那里。”

她立刻站了起来，而站起来以后该怎么办，她却没法知道。

于是他恼火了，他朝她吼道：“你他妈的别坐在那里。”

她马上离开墙角，走到另一端的衣架旁。那里也有一把椅子，但她不敢坐下去。她小心翼翼地看着丈夫，丈夫没朝她看。这时山峰已经躺下了，而且似乎还闭上了眼睛。她犹豫了一下，才十分谨慎地坐了下去。可这时山峰又开口了，山峰说：“你别看着我。”

她立刻将目光移开，她的目光在屋内颤抖不已，因为她担心稍不留心目光就会滑到床上去。后

来她将目光固定在大衣柜的镜子上。因为角度关系，那镜子此刻看去象一条亮闪闪的光芒。她不敢去看摇篮，她怕目光会跳跃一下进入床里。可是随即她又听到了那个怒气冲冲的声音：“别看着我。”

她霍地站起，这次她不再迟疑或者犹豫。因为她看到了那扇门，于是她就从那里走了出去。她来到外间时，看到山岗走进他们卧室的背影。那背影很结实，可只在门口一闪就消失了。她四下望了望，然后朝院子里走去。院子里的阳光使她头晕目眩。她觉得自己快站不住了，便在门前的石阶上坐下去。然后看起了那两摊血迹。她发现血迹在阳光下显得特别鲜艳，而且仿佛还在流动。

山岗没有洗那些肉骨头，他将它们放入了锅子以后，也不放作料就拿进厨房，往里面加了一点水后便放在煤气灶上烧起来。随后他从厨房走出来，走进了自己的卧室。

妻子正坐在床沿，坐在他儿子身旁，但她没看着儿子。她的目光和山峰刚才一样也在窗外。窗外有树叶，她的目光在某一片树叶上。

他走到床前，儿子的头朝右侧去，创口隐约可见。儿子已经不流血了，枕巾上只有一小摊血迹，那血迹象是印在上面的某种图案。他那么看了一会后，走过去把儿子的头摇向左侧，这样创口便隐蔽起来，那图案也隐蔽了起来，图案使他感到有些可惜。

那条小狗从床底下钻出来，跑到他脚上，玩弄起了他的裤管。他这时眼睛也看到窗外去，看着一片树叶，但不是妻子望着的那片树叶。“你为什么不揍他一拳。”他听到妻子这样说。妻子的声音象树叶一样在他近旁摇晃。

“我只要你揍他一拳。”她又说。

四

老太太将门锁上以后，就小心翼翼地重新爬到床上去。她将棉被压在枕头下面，这样她躺下去时上身就抬了起来。她这样做是为了提防腹内腐烂的肠子侵犯到胸口。她决定不再吃东西了，因为这样做实在太危险。她很明白自己体内已经没有多少空隙了。为了不使那腐烂的肠子象水一样在她体内涌来涌去，她躺下以后就不再动弹。现在她感到一点声音都没有，她对此很满意。她不再忧心忡忡，相反她因为自己的高明而很得意。她一直看着屋顶上的光线，从上午到傍晚，她看着光线如何扩张和如何收缩。现在对她来说只有光线还活着，别的全都死了。

翌日清晨，山峰从睡梦中醒来时感到头疼难忍，这疼痛使他觉得脑袋都要裂开了。所以他就坐起来，坐起来后疼痛似乎减轻了一些，但脑袋仍处在胀裂的危险中，他没法大意。于是他就下了床，走到五斗柜旁，从最上面的抽屉里找出一根白色的布

条，然后绑在了脑袋上，他觉得安全多了。因此他就开始穿衣服。

穿衣服的时候，他看到了袖管上的黑纱。他便想起昨天下午山岗拿着黑纱走进门来。那时他还躺在床上。尽管头疼难忍，但他还是记得山岗很亲切地替他戴上了黑纱。他还记得自己当时怒气冲冲地向山岗吼叫，至于吼叫的内容他此刻已经忘了。再后来，山岗出去借了一辆劳动车，劳动车就停在院门外面。山岗抱着皮皮走出去他没看到，他只看到山岗走进来将他儿子从摇篮里抱了出去。他是在那个时候跟出去的。然后他就跟着劳动车走了，他记得嫂嫂和妻子也跟着劳动车走了。那时候他刚刚感到头疼。他记得自己一路骂骂咧咧，但骂的都是阳光，那阳光都快使他站不住了。他在那条路上走了过去，又走了回来。路上似乎碰到很多熟人，但他一个都没有认真认出来。他们奇怪地围了上来，他们的说话声让他感到是一群麻雀在喳喳叫唤。他看到山岗在回答他们的问话。山岗那时候好象若无其事，但山岗那时候又很严肃。他们回来时已是傍晚了。那时候那两个孩子已经放进两只骨灰盒里了。他记得他很远就看到那个高耸入云的烟囱。然后走了很久，走过了一座桥，又走入了一个很大的院子，院子里满是青松翠柏。那时候刚好有一大群人哭哭啼啼走出来，他们哭哭啼啼走出来使他感到恶心。然后他站在一个大厅里了，大厅里只有他们四个人。

因为只有四个人，那厅所以特别大，大得有点象广场。他在那里站了很久后，才听到一种非常熟悉的音乐，这音乐使他非常想睡觉。音乐过去之后他又不想睡了，这时山岗转过身来脸对着他，山岗说了几句话，他听懂了山岗的话，山岗是在说那两个孩子的事，他听到山岗在说：“由于两桩不幸的事故。”他心里觉得很滑稽。很久以后，那时候天色已经黑下来了，他才回到现在的位置上。他在床上躺了下来，闭上眼睛以后觉得有很多蜜蜂飞到脑袋里来嗡嗡乱叫，而且整整叫了一个晚上。直到刚才醒来时才算消失，可他感到头痛难忍了。

现在他已经穿好了衣服，他正站到地上去时，看到山岗走了进来，于是他就重新坐在床上。他看到山岗亲切地朝自己微笑，山岗拖过来一把椅子也坐下，山岗和他挨得很近。

山岗起床以后先是走到厨房里。那时候两个女人已在里面忙早饭了。她们象往常一样默不作声，仿佛什么也没发生，或者说发生的一切已经十分遥远，远得已经走出了她们的记忆。山岗走进厨房是要揭开那锅盖，揭开以后他看到昨天的肉骨头已经烧糊了，一股香味洋溢而出。然后山岗满意地走出了厨房，那条小狗一直跟着他。昨天锅子里挣扎出来的香味使它叫个不停，它的叫声使山岗心里很踏实。现在它紧随在山岗后面，这又使山岗很放心。

山岗从厨房里出来以后就在餐桌旁坐了下来，他把狗放在膝盖上，对它说：“待会儿就得请你帮忙了。”然后他眯起眼睛看着窗外，他在想是不是先让山峰吃了早饭。那条小狗在山岗腿上很安静。他那么想了一阵以后决定不让山峰吃早饭了。“早饭有什么意思。”他在心里对自己说。于是他就站起来，把狗放在地上，朝山峰的卧室走去，那条狗又跟在了后面。

山峰卧室的门虚掩着，山岗就推门而入，狗也跟了进去。他看到山峰神色疲倦地站在床前，头上绑着一根白布条。山峰看到他进来后就一屁股坐在了床上，那身体象是掉下去似的。山岗就拉过去一把椅子也坐下。在刚才推门而入的一瞬间，山岗就预感到接下去所有的一切都会非常顺利。那时他心里这样想。“山峰完全垮了。”

他对山峰说：“我把儿子交给你了，现在你拿谁来还？”

山峰怔怔地望着他很久，然后皱起眉头问：“你的意思是？”

“很简单。”山岗说，“你把妻子交给我。”

山峰这时想到自己儿子已死了，又想到皮皮也死了。他感到这两次死中间有某种东西。这种东西是什么他实在难以弄清，他实在太疲倦了。但是他知道这种东西联系着两个孩子的死去。

所以山峰说：“可是我儿子也死了。”

“那是另一桩事。”山岗果断地说。

山峰糊涂了。他觉得儿子的死似乎是属于另一桩事，似乎是与皮皮的死无关。而皮皮，他想起来了，是他一脚踢死的。可他为何要这样做？这又使他一时无法弄清。他不愿再这样想下去，这样想下去只会使他更加头晕目眩。他觉得山岗刚才说过一句什么话，他便问：“你刚才说什么？”

“把你妻子交给我。”山岗回答。

山峰疲倦地将头靠在床栏上，他问：“你怎样处置她？”

“我想把她绑在那棵树下。”山岗用手指了指窗外那棵树，“就绑一小时。”

山峰扭回头去看了一下，他感到树叶在阳光里闪闪发亮，使他受不了。他立刻扭回头来，又问山岗：“以后呢？”

“没有以后了。”山岗说

山峰说：“好吧。”他想点点头，可没力气。接着他又补充道：“还是绑我吧。”

山岗轻轻一笑，他知道结果会是这样。他问山峰：“是不是先吃了早饭？”

“不想吃。”山峰说。

“那么就抓紧时间。”山岗说着站了起来。山峰也跟着站起来，他站起来时感到身体沉重得象是里面灌满了泥沙。他对山岗说：“我觉得自己快要死了。”山岗回过头来说：“你说得很有道理。”

俩人走出房间后，山岗就走进了自己的卧室，他出来时手里拿着两根麻绳，他递给山峰，同时问：“你觉得合适吗？”

山峰接过来后觉得麻绳很重，他就说：“好象太重了。”

“绑在你身上就不会重了。”山岗说。

“也许是吧。”现在山峰能够点点头了。

然后俩人走到了院子里，院子里的阳光太灿烂，山峰觉得天旋地转。他对山岗说：“我站不住了。”

山岗朝前面那棵树一指说：“你就坐在树荫下面去。”

“可是我觉得太远。”山峰说。

“很近。才两、三米远。”山岗说着扶住山峰，将他扶到树荫下。然后将山峰的身体往下一压，山峰便倒了下去。山峰倒下去后的身体刚好靠在树干上。

“现在舒服多了。”他说。

“等一下你会更舒服。”

“是吗？”山峰吃力地仰起脑袋看着山岗。

“等一下你会哈哈乱笑。”山岗说。

山峰疲倦地笑了笑，他说：“就让我坐着吧。”

“当然可以。”山岗回答。

接着山峰感到一根麻绳从他胸口绕了过去，然后是紧紧地将他贴在树上，他觉得呼吸都困难起来。

他说：“太紧了。”

“你马上就会习惯的。”山岗说着将他上身捆绑完毕。

山峰觉得自己被什么包了起来。他对山岗说：“我好象穿了很多衣服。”

这时山岗已经进屋了。不一会他拿着一块木板和那只锅子出来，又来到了山峰身旁。那条小狗也跟了出来，在山峰身旁绕来绕去。

山峰对他说：“你摸摸我的额头。”

山岗便伸手摸了一下。

“很烫吧。”山峰问。

“是的。”山岗回答，“有四十度。”

“肯定有。”山峰吃力地表示同意。

这时山岗蹲下身去，将木板垫在山峰双腿下面，然后用另一根麻绳将木板和山峰的腿一起绑了起来。

“你在干什么？”山峰问。

“给你按摩。”山岗回答。

山峰又说：“你应该在太阳穴上按摩。”

“可以。”此刻山岗已将他的双腿捆绑结实了，便站起来用两个拇指在山峰太阳穴上按摩了几下，他问：“怎么样？”

“舒服多了，再来几下吧。”

山岗就往前站了站，接下去他开始认认真真替山峰按摩了。

山峰感到山岗的拇指在他太阳穴上有趣地扭动着，他觉得很愉快，这时他看到前面水泥地上有两摊红红的什么东西。他问山岗：“那是什么？”

山岗回答：“是皮皮的血迹。”

“那另一摊呢？”他似乎想起来其中一摊血迹不是皮皮的。

“也是皮皮的。”山岗说。

他觉得自己也许弄错了，所以他不再说话。过了一会他又说：“山岗，你知道吗？”

“知道什么？”

“其实昨天我很害怕，踢死皮皮以后我就很害怕了。”

“你不会害怕的。”山岗说。

“不。”山峰摇摇头，“我很害怕，最害怕的时候是递给你菜刀。”

山岗停止了按摩，用手亲切地拍拍他的脸说：“你不会害怕的。”

山峰听后微微笑了起来，他说：“你不肯相信我。”

这时山岗已经蹲下身去脱山峰的袜子。

“你在干什么？”山峰问他。

“替你脱袜子。”山岗回答。

“干嘛要脱袜子？”

这次山岗没有回答。他将山峰的袜子脱掉后，就揭开锅盖，往山峰脚底心上涂烧烂了的肉骨头

了。那条小狗此刻闻到香味马上跑了过来。

“你在涂些什么？”山峰又问。

“清凉油。”山岗说。

“又错了。”山峰笑笑说：“你应该涂在太阳穴上。”

“好吧。”山岗用手将小狗推开，然后伸进锅里抓了两把象扔烂泥似地扔在山峰两侧的太阳穴上。接着又盖上了锅盖。山峰的脸便花里胡哨了。

“你现在象个花花公子。”山岗说。

山峰感到什么东西正缓慢地在脸上流淌。“好象不是清凉油。”他说，接着他伸伸腿，可是和木板绑在一起的腿没法弯曲。他就说：“我实在太累了。”

“你睡一下吧。”山岗说，“现在是七点半，到八点半我就放开你。”

这时候那两个女人几乎同时出现在门口。山岗看到她们怔怔地站着。接着他听到一声令人毛骨悚然的嗷叫，他看到弟媳扑了上来，他的衣服被扯住了。他听到她在喊叫：“你要干什么？”于是他就说：“与你无关。”

她愣了一下，接着又叫道：“你放开他。”

山岗轻轻一笑，他说：“那你得先放开我。”当她松开手以后，他就用力一推，将她推到一旁摔倒在地了。然后山岗朝妻子看去，妻子仍然站在那里，他就朝她笑了笑，于是他看到妻子也朝自己笑

了笑。当他扭回头来时，那条小狗已向山峰的脚走去了。

山峰看到妻子从屋内扑了出来，他看到她身上象是装满电灯似地闪闪发亮，同时又象一条船似地摇摇晃晃。他似乎听到她在喊叫些什么，然后又看到山岗用手将她推倒在地。妻子躺倒时的模样很滑稽。接着他觉得脖子有些酸就微微扭回头来，于是他看到刚才见过的那两摊血了。他看到两摊血相隔不远，都在阳光下闪烁烁，它们中间几滴血从各自的地方跑了出来，跑到一起了。这时候想起来了，他想起来另一摊血不是皮皮的，是他儿子的。他还想起来是皮皮将他儿子摔死的。于是他为何踢死皮皮的答案也找到了。他发现山岗是在欺骗他，所以他就对山岗叫了起来：“你放开我！”可是山岗没有声音，他就再叫：“你放开我。”

然而这时一股奇异的感觉从脚底慢慢升起，又往上面爬了过来，越爬越快，不一会就爬到胸口了。他第三次喊叫还没出来，他就由不得自己将脑袋一缩，然后拼命地笑了起来。他要缩回腿，可腿没法弯曲，于是他只得将双腿上下摆动。身体尽管乱扭起来可一点也没有动。他的脑袋此刻摇得令人眼花缭乱。山峰的笑声象是两张铝片刮出来一样。

山岗这时的神色令人愉快，他对山峰说：“你可真高兴呵。”随后他回头对妻子说：“高兴得都

有点让我妒嫉了。”妻子没有望着他，她的眼睛正望着那条小狗，小狗贪婪地用舌头舔着山峰赤裸的脚底。他发现妻子的神色和狗一样贪婪。接着他又去看看弟媳，弟媳还坐在地上，她已经被山峰古怪的笑声弄糊涂了。她呆呆地望着狂笑的山峰，她因为莫名其妙都有点神智不清了。

现在山峰已经没有力气摆动双腿和摇晃脑袋了，他所有的力气都用在了脖子上，他脖子拉直了哈哈乱笑。狗舔脚底的奇痒使他笑得连呼吸的空隙都快没有了。

山岗一直亲切地看着他，现在山岗这样问他：“什么事这么高兴？”

山峰回答他的是笑声，现在山峰的笑声里出现了打嗝。所以那笑声象一口一口从嘴中抖出来似的，每抖一口他都微微吸进一点氧气。那打嗝的声音有点象在操场里发生的哨子声，节奏鲜明嘹亮。

山岗于是又对站在门口的妻子说：“这么高兴的人我从来没有见过。”而他妻子依然贪婪地看着小狗。他继续说：“他高兴得连呼吸都不需要了。”然后他俯下身去问山峰：“什么事这么高兴。”此刻的笑声不再节奏鲜明，开始杂乱无章了。他就挺起身对弟媳说：“他不肯告诉我。”山峰的。妻子仍坐在地上，她脸上的神色让人感到她在远处。

这时候那条小狗缩回了舌头，它弓起身体抖了几下。然后似乎是心安理得地坐了下来。它的眼睛一会儿望望那双脚，一会儿望望山岗。

山岗看到山峰的脑袋耷拉了下去，但山峰仍在呼吸。山岗便说：“现在可以告诉我了，什么事这么高兴。”可是山峰没有反应，他在挣扎着呼吸，他似乎奄奄一息了。于是山岗又走到那只锅子旁，揭开盖子往里抓了一把，又涂在了山峰的脚底。那条狗立刻扑了上去继续舔了。

山峰这次不再哈哈大笑，他耷拉着脑袋“呜呜”地笑着那声音象是深更半夜刮进胡同里来的风声。声音越拉越长，都快没有间隙了。然而不久之后山峰的脑袋突然昂起，那笑声象是爆炸似的疯狂地响了起来。这笑声持续了近一分钟，随后戛然而止。山峰的脑袋猛然摔了下去，摔在胸前象是挂在了那里。而那条狗则依然满足地躺着他的脚底。

山岗走上前，伸手托住山峰的下巴，他感到山峰的脑袋特别沉重。他将那脑袋托起来，看到了一张扭曲的脸。他那么看了一会才松开手，于是山峰的脑袋跌落下去，又挂在了胸前。山岗看了看表，才过去四十分钟。于是他转过身，朝屋内走去。他在屋门口站住了脚，他听到妻子这样问他：“死了吗？”

“死了。”他答。

进屋后他在餐桌旁坐了下来。早餐象仪仗队似

地在桌上迎候他，依旧由米粥和油条组成。这时妻子也走了进来。妻子一直看着他，但妻子没在他旁边坐下，也没说什么。她脸上的神色让人觉得什么都没有发生。她走进了卧室。

山岗通过敞开的门，望着坐在地上死去的山峰。山峰的模样象是在打瞌睡。此刻有一条黑黑的影子向山峰爬去，不一会弟媳出现在了她的视线中。他看到她正在山峰旁边站了很久，然后才俯下身去。他想她是在和山峰说话。过了一会他看到她直起身子，随后象不知所措似的东张西望。后来她的目光从门口进来了，一直来到他脸上。她那么看了一会后朝他走来。她一直走到他身旁，她皱着眉头看着他，似乎是在看着一件叫她烦恼的事。而后她才说：“你把我丈夫杀了。”

山岗感到她的声音和山峰的笑声一样刺耳，他没有回答。

“你把我丈夫杀害了。”她又说。

“没有。”山岗这次回答了。

“你杀害了我的丈夫。”她咬牙切齿地说道。

“没有，”山岗说，“我只是把他绑上，并没有杀他。”

“是你！”她突然神经质地大叫一声。

山岗继续说：“不是我，是那条狗。”

“我要去告你。”她开始流泪了。

“你那是诬告。”山岗说，“而且诬告有罪。”

说完他轻轻一笑。

她似乎有些不知所措，她迷惑地望着山岗。很久后她才轻轻说：“我要去告你。”然后她转身朝门外走去。

山岗看着她一步一步走出去。她在山峰旁边站了一会，然后她抬起手去擦眼睛。山岗心想：“她现在哭得象样一点了。”接着她就走出了院门。

山岗的妻子这时从卧室走了出来。她手里提着一个塞得鼓鼓的黑包。她将黑包放在桌上，对山岗说：“你的换洗衣服和所有的现钱都放在里面了。”

山岗似乎不明白她的意思，他望着她有些发怔。

因此她又说：“你该逃走了。”

山岗这才点点头。接着他又看了看手表，八点半还差一分钟。于是他就说：“再坐一分钟吧。”说完他继续望着坐在树下的山峰，山峰的模样仍然象是在打瞌睡。同时他感到妻子在他对面坐了下来。

他站起来时没有看表，他只是觉得差不多过去了一分钟。他走到了院子里。那时候那条小狗已将山峰的脚底舔干净了，它正在舔着山峰的太阳穴。山岗走到近旁用脚轻轻踢开小狗，随后蹲下去解开绑在山峰腿上的绳子，接着又解开了绑在他身上的绳子。此后他站起来往外走去。没走几步他听到身

后有一声沉重的声响，他回头看到山峰的身体已经倒在了地上。于是他就走回去将山峰扶起来，仍然把他靠在树上。然后他才走出院门。

他走在那条胡同里。胡同里十分阴沉，象是要下雨了。可他抬起头来看到了灿烂的阳光。他觉得很奇怪。他一直往前走，他感到身旁有人在走来走去，那些人象是转得很慢的电扇叶子一样，在他身旁一闪一闪。

在走到那家鱼行时，他站住了脚。里面有几个人在抽烟聊天。他对他们说：“这腥味真受不了。”可是他们谁也没有理睬他，所以他又说了一遍。这次里面有人开口了，那人说：“那你还站着干什么。”他听后依旧站着不走开。于是他们都笑了起来。他皱皱眉，又说：“这腥味真受不了。”说完还是站了一会。然后他感到有些无聊，便继续往前走了。

来到胡同口他开始犹豫不决，他没法决定往哪个方向走。那条大街就躺在眼前，街上乱七八糟。他看到人和自行车以及汽车手扶拖拉机还有手推车挤在一起象是买电影票一样乱哄哄。后来他看到一个鞋匠坐在一根电线杆下面在修鞋，于是他就走了过去。他默默地看了一阵后，就抬起自己脚上的皮鞋问鞋匠那皮质如何。鞋匠只是瞟了一眼就回答：“一般。”这个回答显然没使他满意，所以他就告诉鞋匠那可是牛皮。可是鞋匠却告诉他那不是牛皮，不过是打光了的猪皮。这话使他大失所望，因此他便

走开了。

他现在正往西走去。他走在人行道上，他对街上的自行车汽车什么的感到害怕。就是走在人行道上他也是小心翼翼，免得被人撞倒在地，象山峰一样再也爬不起来。走了没多久，他走到了一所厕所旁，这时候他想小便了，便走了过去。里面有几个人站在小便池旁正痛痛快快地撒尿，他也挤了过去，将那玩意揪出来对准小便池。他那么站了很久，可他听到的都是别人小便的声音，他不知为何居然尿不出来。他两旁的人在不停地更换着，可他还那么站着。随后他才发现了什么，他对自己说：“原来我不是来撒尿的。”然后他就走了出去，依然走在人行道上。但他忘了将那玩意放进去，所以那玩意露在外面，随着他走路的节奏正一颤一颤，十分得意。他一直那么走着。起先居然没人发现。后来他走到影剧院旁时，才被几个迎面走来的年轻人看到了。他看到前面走来的几个年轻人突然象虾一样弯下了腰，接着又象山峰一样哈哈乱笑起来。他从他们中间走过去后，听到他们用一种断断续续又十分滑稽的声音在喊：“快来看。”但他没在意，他继续往前走。然而他随即发现所有的人都在顷刻之间变了模样，都前仰后合或者东倒西歪了。一些女人象是遇上强盗一样避得远远的。他心里觉得很滑稽，于是就笑了起来。

他一直那么走着，后来他在一幢尚未竣工的建筑物前站住了脚，他朝这幢建筑物打量了好一阵，接

着就走了进去。他感到里面很潮湿，但他很满意这个地方。里面有很多房间，都还没有装门。他挨个将这些房间审视一遍，随后决定走入其中一间。那是比较阴暗的一间。他走进去后就找了个角落坐了下来。他将身体靠在墙上，此刻他觉得可以心安理得地休息一下，因为他实在太疲倦。所以他闭上眼睛后马上就睡着了。

三小时以后他被人推醒，他看到几个武警站在他面前，其中一个人对他说：“请你把那东西放进去。”

五

一个月以后，山岗被押上了一辆卡车，一伙荷枪的装警象是保护似地站在他周围。他看到四周的人象麻雀一样汇集过来，他们仰起脑袋看着他。而他则低下头去看他们，他感到他们的脸是画出来似的。这时前面那辆警车发出了西北风一样的呼叫后往前开了，可卡车只是放屁似地响了几声竟然不动了。那时候山岗心里已经明白。自从他在那幢建筑里被人叫醒后，他就在等着这一刻来到。现在终于来了。于是他就转过脸去对一个武警说：“班长，请手脚干净点。”

那武警的眼睛看着前方，没去答理山岗。因此山岗将脸转向另一边，对另一个武警说：“班长，求你一枪结束我吧。”这个武警也一样无动于衷。

山岗看到很多自行车象水一样往前面流去了。这时候卡车抖动了几下，然后他感到风呼呼地刮在他的两只耳朵上，而前面密集的自行车井然有序地闪向两旁。路旁伸出来的树叶有几次象巴掌一样打在他脸上。不久之后那一块杂草丛生的绿地出现在了他的视线中，他知道自己马上就要站这块绿地的中央。和绿地同时出现的是那杂草丛生一般的人群。他还看到一辆救护车，救护车停在绿地附近。公路两旁已经挤满自行车了，自行车在那里东倒西歪。他感到救护车为他而来。他觉得他们也许是一枪把他打个半死之后，再用救护车送他去医院救活他。这样想着的时候，卡车又抖动了一下，他的胸肋狠狠地撞在车栏上，但他居然不疼。随后他感到有人把他拉了过去，于是他就转过身来。他看到几个武警跳下了卡车，他也被推着跳了下去。他跳下去跪在了地上，随后又被拖起。他感到自己被簇拥着朝前走去，他觉得自己被五花大绑的上身正在失去知觉。而他的双腿却莫名其妙地在摆动。他似乎看到很多东西，又似乎眼前什么也没有。在他朝前走去时，他开始神情恍惚起来。不一会他被几只手抓住，他没法往前再走，于是他就站在那里。

他站在那里似乎有些莫名其妙。脚下长长的杂草伸进了他的裤管，于是他有了痒的感觉。他便低下头去看了看，可是他什么都没有看到。他只得把头重新抬起来，脸上出现了滑稽的笑容。慢慢地他

开始听到嘈杂的人声，这声音使他发现四周象茅草一样遍地的人群。于是他如梦初醒般重又知道了自己的处境，他知道不一会就要脑袋开花了。

现在他想起来了，想起先前他常来这里。几乎每一次枪毙犯人他都挤在前排观瞧。可是站在这个位置上倒是第一次，所以现在的处境使他感到十分新奇。他用眼睛寻找他以前常站的位置，但是他竟然找不到了。而这时候他又突然想小便，他就对身旁的装警说：“班长，我要尿尿了。”

“可以。”武警回答。

“请你替我把那东西拿出来。”他又说。

“就尿在裤子里吧。”武警说。

他感到四周的人在嘻皮笑脸，他不知道他们为何高兴成这样。他微微劈开双腿，开始愁眉苦脸起来。

过了一会武警问：“好了没有？”

“尿不出来。”他痛苦地说。

“那就算了。”武警说。

他点点头表示同意。接着他开始朝远处眺望。他的目光从矮个的头发上飘了过去，又从高个的耳沿上滑过，然后他看到了那条象静脉一样的柏油公路。这时他感到腿弯里被人蹬了一脚，他双腿一软跪在了地上。他没法看到那条静脉颜色的公路了。

一个武警在他身后举起了自动步枪，举起以后开始瞄准。接着“砰”地响了一声。

山岗的身体随着这一枪竟然翻了个筋斗，然后他惊恐万分地站起来，他朝四周的人问：“我死了没有？”

没有人回答他，所有的人都在哈哈大笑，那笑声象雷阵雨一样向他倾泻而来。于是他就惊慌失措哇哇大哭起来，因为他不知道自己是死是活。他的耳朵被打掉了，血正畅流而出。他又问：“我死了没有？”

这次有人回答他了，说：“你还没死。”

山岗又惊又喜，他拼命地叫道：“快送我去医院。”随后他感到腿弯里又挨了一脚，他又跪在了地上。他还没明白过来，第二枪又出现了。

第二枪打进了山岗的后脑勺，这次山岗没翻筋斗，而是脑袋沉重地撞在了地上，脑袋将他的屁股高高支起。他仍然没有死，他的屁股象是受寒似地抖个不停。

那武警上前走了一步，将枪口贴在山岗的脑袋上，打出了第三枪。象是有人往山岗腹部踢了一脚，山岗一翻身仰躺在地了。他被绑着的双手压在下面，他的双腿则曲了起来，随后一松也躺在了地上。

六

这天早晨山岗的妻子看到一个人走了进来，这人只有半个脑袋。那时刚刚进入黎明。她记得自己将门锁得很好，可他进来时却让她感到门是敞开的。

尽管他只有半个脑袋，但她还是一眼认出他就是山岗。

“我被释放了。”山岗说。

他的声音嗡嗡的，于是她就问：“你感冒了？”

“也许是吧。”他回答。

她想起抽屉里有速效感冒胶囊，她就问他是否需要。

他摇摇头，说他没有感冒。他身体很好，只是半个脑袋不知去向。

她问他那半个脑袋是不是让一颗子弹打掉的。

他回答说记不起来了。然后他就在一把椅子上坐了下来。坐下后他说饿了。要她给一点零钱买早点吃。她就拿了半斤粮票和一元钱给他。他接过钱以后便站起来走了。他走出去时没有随手关门，于是她就去关门，可发现门关得很严实。她并没有感到惊奇，她脱掉衣服上床去睡觉了。

那个时候胡同里响起了单纯的脚步声，是一个人在往胡同口走去。她是在这个时候醒过来的，这时候黎明刚刚来临，她看到房间里正在明亮起来。四周很静，因此她清楚地听着那声似乎是从她梦里走出去的脚步声。她觉得这脚步声似乎是从她梦里走出去的，然后又走出了这所房子，现在快要走出胡同了。

她开始穿衣服，脚步声是她穿好衣服时消失的。于是她走到窗前，拉开窗帘后阳光便涌进来，阳光

这时候还是鲜红的。不久以后就会变成肝炎那种黄色。她叠好被子后就坐在梳妆台前，她看着镜中自己的脸，她感到索然无味。因此她站起身走出了卧室。在外间她看到山峰的妻子已在那里吃早饭了。于是她就走进厨房准备自己的早饭。她点燃煤气灶后，就站在一旁刷牙洗脸。

五分钟以后，她端着自已的早饭走了出来，在弟媳对面坐下，然后默不作声地吃了起来。那时候弟媳却站起身走入厨房，她吃完了。她听到弟媳在厨房里洗碗时发出很响的声音。不一会弟媳就走出来了，走进了卧室。然后又从卧室里走出，锁上门以后她就往外走了。

她继续吃着早饭，吃得很艰难，她一点胃口也没有。她眼睛便望到窗外那棵树上，那棵树此刻看去象是塑料制成的。她一直看着。后来她想起了什么，她将目光收回来在屋内打量起来。她想起已有很多日子没见到婆婆了。她的目光停留在婆婆卧室的门上。但是不久之后她就将目光移开，继续又看门外那棵树。

在山峰死去的第六天早晨，老太太也溘然长逝。那天早晨她醒来时感到一种异样的兴奋。她甚至能够感到那种兴奋如何在她体内流动。而同时她又感到自己的身体正在局部地死去。她明显地觉得脚趾头是最先死去的，然后是整双脚，接着又伸延到腿上。她感到脚的死去象冰雪一样无声无息。死亡在

她腹部逗留了片刻，以后就象潮水一样涌过了腰际，涌过腰际后死亡就肆无忌惮地蔓延开来。这时她感到双手离她远去了，脑袋仿佛正被一条小狗一口一口咬去。最后只剩下心脏了，可死亡已经包围了心脏，象是无数蚂蚁似地从四周爬向心脏。她觉得心脏有些痒滋滋的。这时她睁开的眼睛看到有无数光芒透过窗帘向她奔涌过来，她不禁微微一笑，于是这笑容象是相片一样固定了下来。

山峰的妻子显然知道这天早晨发生一些什么。所以她很早就起床了。现在她已经走出了胡同，她走在大街上。这时候阳光开始黄起来了。她很明白自己该去什么地方。她朝天宁寺走去，因为在天宁寺的旁边就是拘留所。这天早晨山岗将被人从里面押出来。

她在街上走着的时候，就听到有人在议论山岗。而且很多人显然和她一样往那里走去。这镇上已有一年多时间没枪毙人了，今天这日子便显得与众不同。

一个月以来，她常去法院询问山岗的案子，她自称是山岗的妻子（尽管一个月前她作为原告的身份是山峰的妻子，但是谁也没有注意到这一点）。直到前天他们才告诉她今天这种结果。她很满意，她告诉他们，她愿将山岗的尸体献给国家。法院的人听了这话并不兴高采烈，但他们表示接受。她知道医生们会兴高采烈的。她在街上走着的时候，脑子里

已经开始想象着医生们如何瓜分山岗，因此她的嘴角始终挂着微笑。

七

在这间即将拆除的房屋中央，一只一千瓦的电灯悬挂着。此刻灯亮着，光芒辉煌四射。电灯下面是两张乒乓桌，已经破旧。乒乓桌下面是泥地。几个来自上海和杭州的医生此时站在门口聊天，他们在等着那辆救护车来到。那时候他们就有事可干了。

现在他们显得悠闲自在。在不远处有一口池塘，池塘水面上飘着水草，而池塘四周则杨柳环绕。池塘旁边是一片金黄灿烂的菜花地。在这种地方聊天自然悠闲自在。

救护车此刻在那条泥路上驰来了，车子后面扬起了如帐篷一般的灰尘。救护车一直驰到医生们身旁才停住。于是医生们就转过脸去看了看。车后门打开后，一个人跳了下来，那人跳下来后立刻转身从车内拖出了两条腿，接着身体也出现了。另一个人抓住山岗的两条胳膊也跳下了车。这俩人象是提着麻袋一样提着山岗进屋了。

医生们继续站在门口聊天，他们仿佛对山岗不感兴趣，他们感兴趣的是刚才的话题，刚才的话题是有关物价。进去的两个人这时走了出来。这俩人常去镇上医院卖血。现在他们还不能走，他们还有事

要干。待会儿他们还要挖个坑把山岗扔进去埋掉。那时的山岗由一些脂肪和肌肉以及头发牙齿这一类医生不要的东西组成。所以他们走到池塘旁坐了下来。他们对今天的差使很满意，因为不久之后他们就会从某一个人手中接过钱来，然后放入自己的口袋。

医生们又在门口站了一会，然后才一个一个走了进去，走到各自带来的大包旁。他们开始换衣服了，换上手术服，戴上手术帽和口罩，最后戴上了手术手套。接着开始整理各自的手术器械。

山岗此刻仰躺在乒乓桌上，他的衣服已被刚才那两个人剥去。他赤裸裸的身体在一千瓦的灯光下象是涂上了油彩，闪闪烁烁。

首先准备完毕的一个男医生走过去。他没带手术器械，他是来取山岗的骨骼的，他要等别人将山岗的皮剥去，将山岗的身体掏空后，才上去取骨骼。所以他走过去时显得漫不经心。他打量了一下山岗，然后伸手去捏捏山岗的胳膊和小腿，接着转回身对同行们说：“他很结实。”

来自上海的那个三十来岁的女医生穿着高跟鞋第二个朝山岗走去。因为下面的泥地凹凸不平，她走过去时臀部扭得有些夸张。她走到山岗的右侧。她没有捏他的胳膊，而是用手摸了摸山岗胸膛的皮肤，她转过头对那男医生说：“不错。”

然后她拿起解剖刀，从山岗颈下的锁骨上凹一

刀切进去，然后往下切一直切到腹下。这一刀切得笔直，使得站在一旁的男医生赞叹不已。于是她就说：“我在中学学几何时从不用尺划线。”那长长的切口象是瓜一样裂了开来，里面的脂肪便炫耀出了金黄的色彩，脂肪里均匀地分布着小红点。接着她拿起象宝剑一样的尸体解剖刀从切口插入皮下，用力地上下游离起来。不一会山岗胸腹的皮肤已经脱离了身体象是一块布一样盖在上面。她又拿起解剖刀去取山岗两条胳膊的皮了。她从肩峰下刀一直切到手背。随后去切腿，从腹下髂前上刺向下切到脚背。切完后再用尸体解剖刀插入切口上下游离。游离完毕她休息了片刻。然后对身旁的男医生说：“请把他翻过来。”那男医生便将山岗翻了个身。于是她又在山岗的背上划了一条直线，再用尸体解剖刀游离。此刻山岗的形象好似从头到脚披着几块布条一样。她放下尸体解剖刀，拿起解剖刀切断皮肤的联结，于是山岗的皮肤被她象捡破烂似地一块一块捡了起来。背面的皮肤取下后，又将山岗重新翻过来，不一会山岗正面的皮肤也荡然无存。

失去了皮肤的包围，那些金黄的脂肪便松散开来。首先是象棉花一样微微鼓起，接着开始流动了，象是泥浆一样四散开去。于是医生们仿佛看到了刚才在门口所见的阳光下的菜花地。

女医生抱着山岗的皮肤走到乒乓桌的一角，将皮一张一张摊开刮了起来，她用尸体解剖刀象是刷

衣服似地刮着皮肤上的脂肪组织。发出声音如同车轮陷在沙子里无可奈何的叫唤。

几天以后山岗的皮肤便覆盖在一个大面积烧伤的患者身上，可是才过三天就液化坏死，于是山岗的皮肤就被扔进了污物桶，后又被倒入那家医院的厕所。

这时站在一旁的几个医生全上去了。没在右边挤上位置的两个人走到了左侧，可在左侧够不到，于是这两人就爬到乒乓桌上去，蹲在桌上瓜分山岗。那个胸外科医生在山岗胸肋交间处两边切断软骨，将左右胸膛打开，于是肺便暴露出来。而在腹部的医生只是刮除了脂肪组织和切除肌肉后，他们需要的胃、肝、肾脏便历历在目了。眼科医生此刻已经取出了山岗一只眼球。口腔科医生用手术剪刀将山岗的脸和嘴剪得稀烂后，上颌骨和下颌骨全部出现。但是他发现上颌骨被一颗子弹打坏了。这使他沮丧不已，他便嘟哝了一句：“为什么不把眼睛打坏。”子弹只要稍稍偏上，上颌骨就会安然无恙，但是眼睛要倒霉了。正在取山岗第二只眼球的医生听了这话不禁微微一笑，他告诉口腔科医生那执刑的武警也许是某一个眼科医生的儿子。他此刻显得非常得意。当他取出第二只眼球离开时，看到口腔科医生正用手术锯子卖力地锯着下颌骨，于是他就对他说：“木匠，再见了。”眼科医生第一个离开，他要在当天下午赶回杭州，并在当天晚上给一个患者进行角膜移植。

这时那女医生也将皮肤刮净了，她把皮肤象衣服一样叠起来后，也离开了。

胸外科医生已将肺取出来了，接下去他非常舒畅地切断了山岗的肺动脉和肺静脉，又切断了心脏主动脉，以及所有从心脏里出来的血管和神经。他切着的时候感到十分痛快。因为给活人动手术时他得小心翼翼避开它们，给活人动手术他感到压抑。现在他大手大脚地干，干得兴高采烈。他对身旁的医生说：“我觉得自己是在挥霍。”这话使旁边的医生感到妙不可言。

那个泌尿科医生因为没挤上位置所以在旁边转悠，他的口罩有个“尿”字。尿医生看着他们在乒乓桌上穷折腾，不禁忧心忡忡起来，他一遍一遍地告诫在山岗腹部折腾的医生，他说：“你们可告把我的睾丸搞坏了。”

山岗的胸膛首先被掏空了，接着腹腔也被掏空了。一年之后在某地某一个人体知识展览上，山岗的胃和肝以及肺分别浸在复尔马林中供人观赏。他的心脏和肾脏都被作了移植。心脏移植没有成功，那患者死在手术台上。肾脏移植却极为成功，患者已经活了一年多了，看样子还能再凑合着活下去。但是患者却牢骚满腹，他抱怨移植肾脏太贵，因为他已经花了三万元钱了。

现在屋子里只剩下三个医生了。尿医生发现他的睾丸完全无损后，就心安理得地在将睾丸切除下

来。口腔医生还在锯下颌骨，但他也已经胜利在望。那个取骨骼的医生则仍在一旁转悠，于是尿医生就提醒他：“你可以开始了。”但他却说：“不急。”

口腔科医生和泌尿科医生是同时出去的，他们手里各自拿着下颌骨和睾丸。他们接下去要干的也一样都是移植。口腔科医生将把一个活人的下颌骨锯下来，再把山岗的下颌骨装进去。对这种移植他具有绝对的信心。山岗身上最得意的应该是睾丸了。尿医生将他的睾丸移植在一个因车祸而睾丸被碾碎的年轻人身上。不久之后年轻人居然结婚了，而且他妻子立刻就怀孕，十个月后生下一个十分壮实的儿子。这一点山峰的妻子万万没有想到，因为是她成全了山岗，山岗后继有人了。

他等到他们拿着下颌骨和睾丸出去后，他才开始动手。他先从山岗的脚下手，从那里开始一点一点切除在骨骼上的肌肉与肋膜组织。他将切除物整齐地堆在一旁。他的工作是缓慢的，但他有足够的耐心去对付。当他的工作发展到大腿时，他捏捏山岗腿上粗鲁的肌肉对山岗说：“尽管你很结实，但我把你的骨骼放在我们教研室时，你就会显得弱不禁风。”

一九八七年九月二十九日

世 事 如 烟

第 一 节

窗外滴着春天最初的眼泪，7卧床不起已经几日了。他是在儿子五岁生日时病倒的，起先尚能走着去看中医，此后就只能由妻子搀扶，再后便终日卧床。眼看着7一天比一天憔悴下去，作为妻子的心中出现了一张象白纸一样的脸，和五根象白色粉笔一样的手指。算命先生的形象坐落在几条贯穿起来后出现的街道的一隅，在那充满阴影的屋子里，算命先生的头发散发着绿色的荧荧之光。在这一刻里，她第一次感到应该将丈夫从那几个精神饱满的中医

手中取回，然后去交给苍白的算命先生。她望着窗玻璃上呈爆炸状流动的水珠，水珠的形态令她感到窗玻璃正在四分五裂。这不吉的景物似乎是在暗示着7的命运结局。所以儿子站在窗下的头颅在她眼中恍若一片乌云。

在病倒的那天晚上，7清晰地听到了隔壁4的梦语，4是一个十六岁的女孩，她的梦语如一阵阵从江面上吹过的风。随着7病情的日趋严重，4的梦语也日趋强烈起来。因此黑夜降临后4的梦语，使7的内心感到十分温暖。然而六十多岁的3却使7躁动不安。7一病不起以后，无眠之夜来临了。他在聆听4如风吹皱水面般梦语的同时，他无法拒绝3与她孙儿同床共卧的古怪之声。3的孙儿已是一个十七岁的粗壮男子了，可依旧与他祖母同床。他可以想象出祖孙二人在床上的睡态，那便是他和妻子的睡态。这个想象来源于那一系列的古怪之声。

有一只鸟在雨的远处飞来，7听到了鸟的鸣叫。鸟鸣使7感到十分空洞。然后鸟又飞走了。一条湿漉漉的街道出现在7虚幻的目光里，恍若五岁的儿子留在袖管上一道亮晶晶的鼻涕痕迹。一个瞎子坐在一块大石头上，他清秀的脸上有着点点雀斑。他知道很多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事，所以他的沉默是异常丰富的。算命先生的儿子在这条街上走过，他象一根竹竿一样走过了瞎子的身旁。一个灰衣女人的身影局部地出现在某一扇玻璃窗上，司机驾驶

着一辆蓝颜色的卡车从那里急驰而过，溅起的泥浆扑向那扇玻璃窗和里面的灰衣女人。6 迈着跳蚤似的脚步出现在一个胡同口，他赶着一群少女就象赶着一群鸭子。2 嘴里叼着烟走来，他不小心滑了一下，但是没有摔倒。一个少女死了，她的尸体躺在泥土之上。一个少女疯了，她的身体变得飘忽了。算命先生始终坐在那间昏暗的屋子里，好象所有一切都在他意料之中，一条狭窄的江在烟雾里流淌着喇喇的声音，岸边的一株桃树正在盛开着鲜艳的粉红色。7 坐在一条小舟之中，在江面上象一片枯叶似地漂浮，他听到江水里有弦乐之声。

这时候 7 的妻子听到接生婆和 4 的父亲的对话，对话中间有着滴滴答答的水声。她转过身来注视着 7 发现他的两只眼睛如同灌满泥浆，没有一丝光泽。然而他的两只耳朵却精神抖擞地耸在那里，她看到 7 的耳朵十分隐蔽地跳动着。

怕是鬼魂附身了，接生婆说。

我也这么担心。4 的父亲对女儿的梦语表现得忧心忡忡。

去找找算命先生吧。接生婆建议。

二

司机在这天早晨醒来时十分疲倦，这种疲倦使他感到浑身潮湿。深夜在他枕边产生的那个梦，现在笼罩着他的情绪。他躺在床上听着母亲和 4 的父

亲的对话。他们的声音往来于雨中，所以在司机听来那声音拖着一串串滴滴答答的响声。他们是在谈论着算命先生，已年近九十的算命先生为何长寿。算命先生的五个子女已经死去四个，子女的早殁，做父母的必将长寿。他们的对话使司机觉得心里有一块泥土。司机眼前仿佛出现了算命先生第五个儿子的形象，那个五十多岁仍然独身的瘦长男子，心事重重地走在街道上，他拖着一条象是竹竿一样的影子。母亲走进屋来了，她走到儿子卧室的门口，朝他看了一下。作为接生婆的母亲有时也能释梦。但司机并没有立即将这个梦告诉她。他是在起床以后，而且又吃了早餐，然后才郑重其事地将梦向母亲叙述。

那时候母亲十分安详地坐在远离窗户的一把椅子上，因此她的身上没有那类夸张的光亮。儿子向她走来时，她脸上出现了会意的微笑。

你有什么事要告诉我。她这样说。

我梦见了一个灰衣女人。司机开始了他的叙述。我那时正将卡车驶到一条盘山公路上，我看到了那个灰衣女人，她没有躲让，我也没有刹车，然后卡车就从她身上过去了。

接生婆感到这个梦过于复杂，她告诉儿子：

如果你梦见了狗，我会告诉你要失财了，如果你梦见了火，我会告诉你要进财了；如果你梦见了棺材，我会告诉你要升官了。

但是这个梦使接生婆感到为难，因为在这个梦

里缺乏她所需要的那种有明确暗示的景与物。尽管她再三希望儿子能够提供这些东西。可是司机告诉她除了他已经说过的，别的什么也没有。所以接生婆只好坦率地承认自己无力破译此梦。但她还是明显地感到了这个梦里有一种先兆。她对儿子说：

去问问算命先生吧。

三

司机随母亲走出了家门，两把黑伞在雨中舒展开来。瘦小的母亲走在前面，使儿子心里涌上一股怜悯之意。这时候 4 出现在门口，她似乎已经知道自己每晚梦语不止，而且还知道这梦语给院中所有人家都笼罩上了什么，所以她脸上的神色与她那黑色长裤一样阴沉，然而她却背着一只鲜艳的红色书包。司机觉得她异常美丽。但是 3 的孙儿的目光破坏了司机对她的注视，尽管司机知道他的目光并不意味着什么，可是司机无法忍受他的目光对自己的搜查。司机想起了他与他祖母那一层神秘的关系。司机的目光从 4 脸上匆忙移开以后，又从 7 的窗户上飘过，他隐约看到 7 的妻子坐在床沿上的一团黑影。然后司机走到了院外，他听到 4 在身后的脚步声，在那清脆的声音里，司机感到走在前面的母亲脚步就显得迟钝了。

瞎子坐在那条湿漉漉的街道上，绵绵阴雨使他和那条街道一样湿漉漉。二十多年前，他被遗弃在

一个名叫半路的地方。二十多年后，他坐在了这里。就在近旁有一所中学，瞎子坐到这里来是因为能够听到那些女中学生动人的声音，她们的声音使他感到心中有一股泉水在流淌。瞎子住在城南的一所养老院里，他和一个傻子一个酒鬼住在一起，酒鬼将年轻时的放荡经历全部告诉了瞎子，他告诉他手触摸在女人肌肤上的感觉，就象手放在面粉上的感觉一样，后来瞎子就坐到这里来了，但起先瞎子并不是每日都来这里，只是有一日他听到了4的声音以后，他才日日坐到了这里。那似乎已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时候有好几个女学生的声音从他身旁经过，他在那里第一次听到4的声音。4只是十分平常地说了一句很短的话，但是她的声音却象一股风一样吹入了瞎子的内心，那声音象水果一样甘美，向瞎子飘来时仿佛滴下了几颗水珠。4的突出的声音在瞎子的心上留下了一道很难消失的瘢痕。瞎子便日日坐到这里来了，瞎子每次听到4的声音时都将颤抖不已。可是最近一些日子瞎子不再听到4的声音了。司机和接生婆从他身旁经过时，他听到了雨鞋踩进水中水珠四溅的声音，根据雨鞋的声响，他准确地判断出他们走去的方向。可是4紧接着从他身旁走过时，他却并不知道在这个人的嗓子里有着他日夜期待的声音。

司机是第一次来到算命先生的住所，他收起雨伞，象母亲那样搁在地上。然后他们通过长长的走

道，走入了算命先生的小屋。首先进入司机视线的是五只凶狠的公鸡，然后司机看到了一个灰衣女人的背影。那女人现在站起来并且转身朝他走来，这使司机不由一怔。灰衣女人迅速地从他身旁经过，深夜的那个梦此刻清晰地再现了。他奇怪母亲竟然对刚才这一幕毫不在意。他听到母亲将那个梦告诉了算命先生。算命先生并不立即作出回答，他向接生婆要了司机的生辰八字，经过一番喃喃低语后，算命先生告诉接生婆：

你儿子现在一只脚还在生处，另一只脚却踩进死里了。

司机听到母亲问：

怎样才能抽出那只脚？

无法抽回了。算命先生回答。但是可以防止另一只脚也踩进死里。

算命先生说：在路上凡遇上身穿灰衣的女人，都要立刻将卡车停下来。

司机看到母亲的右手插入了口袋，然后取出一元钱递了过去，放在算命先生的手里。他看到算命先生的手象是肌肉皮肤消失以后剩下的白骨。

四

司机梦境中的灰衣女人，在算命先生住所出现的两日后再次出现。

那时候司机驾驶着蓝颜色的卡车在盘山公路

上，是临近黄昏的时候。他通过敞开的车窗玻璃，居高临下地看着这座小城。小城如同一堆破碎的砖瓦堆在那里。

灰衣女人是这个时候出现的，她沿着公路往下走去，山上的风使她的衣服改变了原有的形状。

因为阴天的缘故，司机没有一下子辨认出她身上衣服的颜色。虽然很远他就发现了她，但是那件衣服仿佛是藏青色的，所以他没有引起警惕。直到卡车接近灰衣女人时，司机才蓦然醒悟，当他踩住刹车时，卡车已经越过了灰衣女人。

然而当司机跳下卡车时，灰衣女人从卡车的右侧飘然出现，司机感到一切都没有发生。同时他一眼认出眼前这个灰衣女人，正是两日前在算命先生处所遇到的。尽管风将她的头发吹得很乱，但却没有吹散她脸上阴沉的神色，她朝司机迎面走来，使司机感到自己似乎正置身于算命先生的小屋之中。

司机伸出双手拦住她，他告诉她，他愿意出二十元钱买下她身上的灰色上衣。

司机的举动使她感到奇怪，所以她怔怔地看了他很久。然而当司机递过来二十元钱时，她还是脱下了最多只值五元的灰色上衣。灰衣女人脱下上衣以后，里面一件黑色的毛衣就暴露无遗了。

司机接过衣服时感到衣服十分冰冷，恍若是从死人身上刚刚剥下。这个感觉使他的某种预兆得以证实。他将衣服铺在卡车右侧的前轮下面，然后上

车发动了汽车，他看了一眼此刻站在路旁的女人，她正疑惑地望着他。卡车车轮就从衣服上面辗转了过去。女人一闪消失了。但司机又立刻在反光镜中找到了她，她在反光镜中的形象显得很肥胖，她的形象越来越小，最后没有了。然而直到卡车驶入小城时，司机仍然没能在脑中摆脱她——她穿着那件灰色上衣在公路上有点飘动似地走着。但是司机已经心安理得，那件灰色上衣已经替他承受了灾难。

第 二 节

6 在那个阴雨之晨，依然象往常那样起床很早，他要去江边钓鱼。还在他第一个女儿出生时，他就有了这个习惯，他妻子为他生下第七个女儿后便魂归西天。他很难忘记妻子在临死前脸上的神色，那神色里有着明显的妒嫉。多年之后，他的七个女儿已经不再成为累赘，已经变为财富。这时候他再回想妻子临死时的神态时，似乎有所领悟了。他以每个三千元的代价将前面六个女儿卖到了天南海北。卖出去的女儿中只有三女儿曾来过一封信，那是一封诉说苦难和怀念以往的信，信的末尾她这样写道：

看来我不会活得太久了。

6 十分吃力地读完了这封信，然后就十分随便地将信往桌子上一扔。后来这封信就消失了。6 也没有去寻找，他在读完信的同时，就将此信彻底遗忘。事实上那封信一直被 6 的第七个女儿收藏着。

在 6 起床的时候，他女儿也醒了。这个才十六岁的少女近来噩梦缠身，一个身穿羊皮茄克的男子屡屡在她梦中出现，那个男子总是张牙舞爪地向她走来，当他抓住她的手时，她感到无力反抗。这个身穿羊皮茄克的男子，她在现实里见到过六次，每次他离开时，她便有一个姐姐从此消失。如今他屡屡出现在她的梦中，一种不祥的预兆便笼罩了她。显然她从三姐的信中看到了自己的以后，而且这个以后正一日近似一日地来到她身旁。在那以后的岁月里，她看到自己被那个羊皮茄克拖着行走一片茫茫之中。

她听到父亲起床时踢倒了一只凳子，然后父亲拖着胶鞋叭嗒叭嗒地走出了卧室，她知道他正走向那扇门，门角落里放着他的鱼竿。他咳嗽着走出了家门，那声音象是一场阵雨。咳嗽声在渐渐远去，然而咳嗽声远去以后并没有在她耳边消失。

6 来到户外时，天色依旧漆黑一片，街上只有几只昏暗的路灯，蒙蒙细雨从浅青色的灯光里潇潇飘落，仿佛是很多萤火虫在倾泻下来。他来到江边时，江水在黑色里流动泛出了点点光亮，蒙蒙细雨使他感到四周都在一片雾炮笼罩下。借着街道那边隐约

飘来的亮光，他发现江岸上已经坐着两个垂钓的人。那两人紧挨在一起，看去如同是连结在一起。他心里感到很奇怪，竟然还有人比他更早来这里。然后他就在往常坐的那块石头上坐了下来，这时候他感到身上正升起一股冰冷的风向他吹来。他将鱼钩摔入江中以后，就侧过脸去打量那两个人。他发现他们总是不一会工夫就同时从江水里钓上来两条鱼，而且竟然是无声无息，没有鱼的挣扎声也没有江水的破裂声。接下去他发现他们又总是同时将钓上来的鱼吃下去。他看到他们的手伸出去抓住了鱼，然后放到了嘴边。鱼的鳞片在黑暗里闪烁着微弱的亮光，他看着他们怎样迅速地把那些亮光吃下去。同样也是无声无息。这情形一直持续了很久。后来天色微微亮起来，于是他看清了那两人手中的鱼竿没有鱼钩和鱼漂，也没有线，不过是两根长长的、类似竹竿的东西。接着他又看清了那两个人没有腿，所以他们并不是坐在江岸上，而是站在那里。他们的脸他无法看清，他似乎感到他们脸的正面与反面并无多大区别。这个时候他听到了远处有一只公鸡啼叫的声音，声音来到时，6 看到那两人一齐跳入了江中，江水四溅开来，却没有多大声响。此后一切如同以往。

二

灰衣女人这天一早去见算命先生，是因为她女

儿婚后五年仍不怀孕。于是她怀疑女儿的生辰八字是否与女婿的有所冲突。这种想法她在心里已经埋藏很久了，直到这一日她才决定去请教算命先生。所以天一亮她就出门了。她在胡同口遇到了6，那时6从江边回来。她从6的眼睛里恍恍惚惚地看到了一种粉红色。6从她身边走过时，她感到自己的衣服微微振动了一下，她不由回头看了他一眼，6的背影使她心里产生了沉重之感。这种感觉在她行走时似乎加重了。阴沉的雨天使她的呼吸象是屋檐的滴水一样缓慢。不久之后，瞎子出现在她的面前，瞎子是坐在算命先生居住处的街口。那时候有一群上学的女孩子从这里经过，她们象一群麻雀一样喳喳叫着，她们的声音在这雨天里显得鲜艳无比。灰衣女人看到瞎子此刻的脸上有一种不可思议的紧张。在她的记忆深处，瞎子已经坐在了这里，但她无法判断瞎子端坐在此已有多少时日，只是依稀感到已经很久远。

在走入算命先生住所时，一个瘦长的男子迎面而来，她不用侧身，此人便顺利地通过了狭窄的门。她一眼认出这个五十来岁的男子正是算命先生最小的儿子。她又回头望去，那男子瘦长的身体在街上行走时似乎更象是一个影子。

然后她才来到了算命先生的小屋，年近九十的算命先生似乎已经知道了她的来意，他那张惨白的脸上露出的笑意使她感到了这一点。这时那五只公

鸡突然凶狠地啼叫了起来，公鸡的啼叫声十分尖利。公鸡和刚才门口所遇的瘦子联系起来以后，使灰衣女人想起了很多有关算命先生的传说。

灰衣女人将自己的来意如实告诉了算命先生，她听到自己的声音在小屋里回响时十分沉闷。

算命先生在掌握灰衣女人的女儿与女婿的生辰八字以后，明确告诉她，他们是天生的一对，在命上不存在任何冲突。

可是已经五年了。灰衣女人提醒他。

算命先生对此表示爱莫能助，但他还是指点了灰衣女人，让她将此事去拜托城外那座寺庙里的送子观音，他说也许观音会托梦给她的，让她得知其中因由。

灰衣女人是在这时起身的，那时司机和他的母亲刚刚来到。她没有注意他们，所以也就无法知道自己已被司机深刻地注意上了。

按照算命先生的指点，灰衣女人在离开以后没有回家，直接去了城外那座在山腰上的寺庙。她在那里磕拜了庞大的金光闪闪的送子观音，又烧了几炷香，然后才回到家中。整个一天她都心神不定，总算等到了天黑，于是她上床睡去。翌日凌晨醒来时，果然记忆起一梦，那梦很模糊，仿佛发生在那座寺庙里。送子观音在梦中的模样不是金光闪闪，似乎很灰暗，那座寺庙让她感到很空洞，送子观音那悬挂笑容的嘴没有动，但她听到一个宽阔的声音在飘落下

来：能否生育要问街上人。灰衣女人是在这个时候醒来的，她完整地回想出了这个梦，所以她立刻起床，没有梳妆就来到了胡同外的街上。

那时候天还没有明亮，只是东方有一片红色正逗留在某一个山顶上，很象是嘴唇。街上已经有隐隐约约的脚步声了，但她没有看到人。很久以后，三个挑担的男子在模糊中朝她走来，她便迎了上去。因为担子的沉重，还在远处她就听到了扁担嘎吱嘎吱的声响。她走到近前，看到第一个担子里是苹果，第二个担子是香蕉，第三个担子却是桔子。她觉得只有桔子才会有籽，因此就走到了第三个男子面前，那是一个三个来岁的壮实汉子，在他宽阔的脸上有汗珠在流动。然后他们之间发生了一次对话。

灰衣女人问：卖不卖？

男子回答：卖。

是有籽的吧？她问。

无籽。男子说。

这个回答使灰衣女人蓦然一怔，良久之后她才在心里对自己说：看来是天绝女儿了。于是灰衣女人算是明白了女儿婚后五年不孕的因由所在。

三

灰衣女人在得到无籽蜜桔的暗示以后，但历了两个白天一个夜晚的深深失望。然而当第二个夜晚来临前，她心里又死灰复燃。因此她再次去了城外

的那座寺庙。她在离开寺庙走在下山的公路上时，她遇到了司机。司机的古怪行为使她疑惑不解。尽管如此，她还是脱下外衣给了他。然而在接过那二十元钱时，她手上产生了虚假的感觉，但是通过眼睛的判断，她就对这二十元钱确信无疑了。然后她看看司机弯下腰将她的衣服垫在车轮下，又看着他上车开动汽车。那时司机望了她一眼，司机的目光很刺人。汽车发出一阵沉闷的声响以后就驰走了，卡车没有扬起什么灰尘，卡车驰走时显得很干净。然后她才低下头去看自己的外衣，外衣趴在地上，上面有车轮辗过的痕迹。外衣的模样很可怜，仿佛已经死去。她走上几步捡起了它，仍然是先前的那件外衣。似乎刚才的一切都没有发生，似乎是她刚从床上坐起来，从旁边的凳子上拿过外衣。她就这样又重新穿在了身上，接着继续往前走。那时卡车已经驰下盘山公路了，就要进入小城。她在山上看着卡车，觉得它很象一只昨天爬在她腿上的褐色小虫。

不久之后她也走入了小城，那时候街上行人寥寥，她的内心也冷冷清清。在走入第一条街道时，她看到那些低矮的房屋上的烟囱大多飘起了缕缕炊烟，她感到自己的身体有点象烟一样飘缈。虽然雨从昨天就停了，可阴沉的天色，让她觉得随时都会有一场雨再次到来。

她在回到家中之前，最后一次看到的人是6的女儿。那时候她已经走入了通往家中的胡同，她是

在经过6的窗下时看到的。6的女儿就站在窗前，正望着窗外胡同的墙壁发怔，在墙壁上有几株从砖缝里生长出来的小草在摇晃。灰衣女人透过窗玻璃看到这位少女时，心里不由哆嗦了一下。她无端地感到这个少女的脸上有一种死亡般的气息在蔓延。这个感觉使灰衣女人蓦然惊愕，因为她马上发现这其实是诅咒。对于刚刚求过观音的人来说，诅咒显然很危险，诅咒意味着她刚才的努力不过是空空一场。这时灰衣女人已经走到自己家门口了，她听到屋内女儿在咬甘蔗，声音很脆也很甜。

四

6在那天凌晨的奇怪经历，在此后的两个凌晨里继续出现。但是他并没有当一回事，他依旧坐在自己往常坐的地方，与那两个无脚的人只有一箭之隔，他好几次试图和他们说话，可是他们的沉默使他不知所措。他们的动作与他第一次见到时没有两样。而且从那天以后，他再也没能从江水里钓上来一条鱼。在这天凌晨他试着走过去，可还没有挨近他们，他们便双双跃入江中。正当他十分奇怪地四下张望时，他发现他们坐在另一处了，与他仍然是一箭之隔。于是他就回到原处坐下。不一会他开始感到十分困乏，慢慢地眼前一片全是江水流动时泛出的点点光亮，接着他就感到身体倾斜了，然后似乎倒了下去。接下去他就一无所知。

也是这个凌晨，天还没有亮的时候，6 那躺在床上女儿听到有人在叫她的名字。声音十分轻微，恍若是从门缝里钻进来的风声。她便从床上爬起来，穿上衣服走到门前，那时候声音没有了。她打开门以后，发现父亲正躺在门外，四周没有人影。从鼾声上，她知道父亲并没有死去，只是睡着了。于是她就把他拉进屋内，还没把他扶上床时，他就醒了。

6 醒来时对自己的处境感到十分惊讶，因为他清晰地记起自己是到江边去了，可是居然会在家中。他询问女儿，女儿的回答证实他去了江边。而女儿对刚才所发生的一一切的叙述，使他心里觉得蹊跷。所以在天完全明亮以后，他就来到了算命先生的住所。

算命先生还没有完全听完，他的脸色就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这一点 6 也感觉到了。当 6 看到算命先生苍白的脸上出现蓝幽幽的颜色时，他开始预感到了什么。

算命先生再次要 6 证实那两个人没有腿以后，便用手在那张布满灰尘的桌子上涂出了一个字，随后立刻擦去。

虽然这只是一瞬间，但 6 清晰地认出了这个字。他不由大惊失色。

算命先生警告他：以后不要在天黑的时候去江边。

6 胆战心惊地回到家中以后，发现女儿正站在窗

前，他没法看到女儿脸上的神色，他只是看到一个柔弱的背影。但是这个背影没法让他感觉到刚才在这里发生了什么，所以他也就不会知道那个穿羊皮茄克的人来过了。身穿羊皮茄克的人敲门时显然用了好几个手指，敲门声传到6的女儿的耳中时显得很复杂。当6的女儿打开房门时，她看到了自己的灾难。羊皮茄克的目光注视着她时，她感到自己的眼睛就要被他的目光挖去。她告诉他6没在家后就将门向他摔去，门关上时发出一声巨响。但是巨响并没有掩盖掉她心里的恐惧，她知道他不一会又将出现。

很久以后，在那个身穿羊皮茄克的人与父亲在一间房内窃窃私语结束以后，她听到了灰衣女人的死讯。那时候羊皮茄克已经走了，父亲又回到了那间房屋。

灰衣女人在死前没有一点迹象，只是昨天傍晚回到家中时，她似乎很疲倦，晚饭只喝了一点鱼汤，别的什么也没吃，然后很早就上床睡了。整个夜晚，她的子女并没有听到异常的声响，只是感到她不停地翻身。往常灰衣女人起床很早，这天上午却迟迟不起，到八点钟时，她的女儿走到她床前，发现她嘴巴张着，里面显得很空洞。起先她女儿没在意，可半小时以后第二次去看她时，发现仍是刚才的模样，于是才注意到那张着的嘴里没有一丝气息。灰衣女人的死得到了证实。后来她的子女拿起那件搁在凳子上的灰色上衣时，发现上面有一道粗粗的车轮痕迹。

他们便猜测母亲是否被某一辆汽车从身上压过。如果真是这样，那么灰衣女人后再安然无恙地回到家中的情形就显得不可思议了。

第 三 节

一

灰衣女人的突然死去，使她儿子的婚事提前了两个月举办。为了以喜冲丧，她儿子沿用了赶尸做亲的习俗。

灰衣女人的遗体放在她床上，只是房中原有的一些鲜艳的东西都已撤去。床单已经换成一块白布，灰衣女人身穿一套黑色的棉衣棉裤躺在那里，上面覆盖的也是一块白布。死者脚边放了一只没有图案花纹的碗，碗中的煤油通过一根灯芯在燃烧，这是长明灯。说是去阴间的路途黑暗又寒冷，所以死者才穿上棉衣棉裤，才有长明灯照耀。灵堂就设在这里，屋内灵幡飘飘。死者的遗像是用一寸的底片放大的，所以死者的脸如同一堵旧墙一样斑斑驳驳。

灰衣女人以同样的姿态躺了两天两夜以后，便在这一日清晨被她的儿子送去火化场。然后她为数不多的亲属也在这天清晨去了那里。3被请去做哭丧婆。因此在这日上午，3那尖利的哭声象烟雾一样缭绕了这座小城。

灰衣女人在早晨八点钟的时候，被放进了骨灰盒。然后送葬开始了。送葬的行列在这个没有雨也没有太阳的上午，沿着几条狭窄的街道慢慢行走。

瞎子那个时候已经坐在街上了。4的声音消失了多日以后，这一日翩翩出现了。那时候那所中学发出了好几种整齐的声音，那几种声音此起彼伏，仿佛是排成几队朝瞎子走来。瞎子知道那里面有4的声音，但他却无法从中找到它。不久之后那几种整齐的声音接连垂落下去，响起了几个成年人穿插的说话声。然后瞎子听到了4的声音，4显然正站起来在念一段课文。4的声音象一股风一样吹在了他的脸上。他从那声音里闻到了一股芳草的清香。但是4的声音时隐时现，那几个成年人的说话声干扰了4的声音，使4的声音传到瞎子耳中时经过了一个曲折的历程。然而一个短暂的宁静出现了，在这个宁静里4的声音单独地来到了瞎子的耳中，那声音仿佛水珠一样滴入了他的听觉。4的声音一旦单独出现，使瞎子体味到了其间的忧伤，恍若在一片茫茫荒野之中，4的声音显得孤苦伶仃。此后又出现了几种整齐的声音，4的声音被淹没了。就象是一阵狂风淹没了一个少女坐在荒野孤坟旁的低语。随后3的哭声耀武扬威地来到了，那时他和送葬的行列还相隔着两条街道。3的哭声从无数房屋的间隙穿过，来到瞎子耳中时象是一头发情的猫在叫唤。这哭声越来越接近时，瞎子才从中体会到了无数杂乱的声响，3的哭声

似乎包括了所有令人毛骨悚然的声响。那里面有一个孩子从楼上掉下来时的惊恐叫声，有很多窗玻璃同时破裂的粉碎声，有深夜狂风突然吹开屋门的巨响，有人临终时喘息般的呻吟。

灰衣女人的骨灰在城内几条主要街道转了一周，使某几个熟悉她的人仿佛看到她最后一次在城内走过。然后送葬的行列回到了她的家中。一入家门，她的儿女与亲属立刻换去丧服，穿上了新衣。丧礼在上午结束了，而婚礼还要到傍晚才能开始。

二

司机也去参加了这个婚礼，他在走入这个家时没有嗅到上午遗留下来的丧事气息，新娘的红色长裙已经掩盖了上午的一切。

司机一直看着新娘，因为灯光的缘故，他发现坐在另一端的新娘，一半很鲜艳，一半却很阴沉。因此象是胭脂一样涂在新娘脸上的笑容，一半使他心醉心迷，另一半却使他不寒而栗。因为始终注视着新娘，所以他毫不察觉四周正在发生些什么。四周的声响只是让他偶尔感到自己正置身于拥挤的街道上，他感到自己独自一人，谁也不曾相识。有时他将目光从新娘脸上移开，环顾四周时，各种人的各种表情瞬息万变，但那汇聚起来的声音却让他觉得是来自别处。然而他却真实地发现整个婚礼都掺和着鲜艳和阴沉，而且这鲜艳和阴沉正在这屋子里运动。

那时候他发现一只酒瓶倒在了桌上，里面流出的紫红色液体在灯光下也是半明半暗。坐在司机身旁的2站了起来，2站起来时一大块阴沉从那液体上消失了，鲜艳瞬间扩张开来，但是靠近司机胸前的那小块阴沉依然存在，暗暗地闪烁着。2站起来是去寻找抹布，他找到了一件旧衣服。于是司机看到一件旧衣服盖住了紫红色的液体，衣服开始移动，衣服上有2的一只手，2的手也是半明半暗。然后司机看出了那是一件灰色上衣，而且还隐约看到了车轮的痕迹。

司机这天没有出车，但他还是在往常起床的时候醒了。那时他母亲正在洗脸。他觉得水就象是一张没有丝毫皱纹的白纸，母亲正将这张白纸揉成一团。然后他听到了母亲的脚步声在走出去，接着一盆水倒在了院里。水与泥土碰撞后散成一片，它们向四周流去，使司机想起了公路延伸时的情景。隔壁的3这时也在院中出现，她将一口清水含在嘴里咕噜了很久，随后才喇地一声喷了出去。司机听到母亲在说话了，她的声音在询问3的举动。

洗洗喉咙。3回答。

谁家又服丧了？母亲问。

那时3嘴里又灌满了水，所以他的回答在司机听来象是一阵车轮的转动声。司机没法听清，但他知道是某一个人死了，3将被请去哭丧。3被水洗过的喉咙似乎比刚才通畅多了，于是司机听到母亲对3嗓子的赞叹，3回答说体力不如从前了。

司机在床上躺了很久以后才起床，他走到院里时，看到7正坐在门前一把竹椅里，7用灰暗的目光望着他，7的呼吸让司机感到仿佛空气已经不多了。7五岁的儿子正蹲在地上玩泥土，他大脑袋上黄黄的头发显得很稀少。这时有人送来了-份请柬，他打开请柬一看，是很多年前相识的某一位姑娘的结婚请柬。这份请柬的出现很突然，使司机勾起了许多混乱的回忆。

三

婚礼的高潮在司机和2之间开始。那时候厨师已经离开厨房很久了，厨师也已经吃饱喝足。几个醉汉摇摇晃晃地走到了楼梯口，还没有下楼就趴在楼梯上睡着了。2高声叫着要新娘给他们洗脸，于是所有的人都围了上去。司机并没有意识到什么将会发生，他此刻的眼睛里有一件灰色上衣时隐时现。然而当新娘端着一盆水走来时，那件灰色上衣便蓦然消失。这时候他才感到将会发生什么了，而且显然与自己有关，因为此刻坐着的只有他和2。新娘将洗脸盆放到桌子上时，两只红色的袖管美妙地撤退了，他看到两条纤细的手臂，手臂的肤色在灯光下闪烁着细腻滑润的色泽。然后十个细长的手指绞起了毛巾。司机的眼睛里没有毛巾，他只看到十个手指正完成一系列迷人的舞蹈，水在漂亮地往下滴，水是这个舞蹈的一部分。

先给他擦。司机听到2这样说。他抬起眼睛，看到2正用食指指着他，2的手指在灯光下显得很锐利。

新娘的毛巾迎面而来，抹去了2的手指。在毛巾尚未贴到脸上时，司机先感觉到新娘的一只手轻轻按住了他的后脑，他体会到了五个手指的迷入入侵。接着他整个脸被毛巾遮住，毛巾在他脸上揉动起来。但是司机并没有感觉到毛巾的揉动，他感到的是很多手指在他脸上进行着温柔的抚摸，这抚摸使他觉得自己正在昏迷过去。可是这一切转瞬即逝，2的形象又出现在他眼中，他看到2正微笑地注视着自己。于是司机从口袋里摸出二十元钱递给新娘，新娘接过去放入了口袋。司机没有触到新娘的手指。

然后司机看着新娘给2擦脸，他感到不可思议的是新娘给2擦脸的动作为何也如此温柔。擦完之后，他看到2拿出四十元钱放入新娘手中。接着2说：再给他擦：

这句话开始让司机感到面临的现实，因此当他再次看着新娘绞毛巾的手指时，刚才的美景没有重现。新娘的毛巾在他脸上移动时，也没有刚才令他激动的感受。擦完以后，他拿出了四十元。那时候他知道自己口袋里已经一片空空。他想也许2不会再逼他了，但他实在没有什么把握。

2这次给了八十元。2没有就此完结，他要新娘再为司机擦脸。司机这时才注意到四周聚满了人，

这些人此刻都在为2欢呼。新娘的毛巾又在他脸上移动了，这时他悄悄从手腕上取下了手表。擦完以后，他将手表递给了新娘。他听到一片哄笑声，但是2没有笑，2对他说：算你的手表值一百元吧。2说完拿出二百元放在桌上。新娘为他擦完之后，他就拿起二百元放入新娘长裙的口袋里，同时还在新娘屁股上拍了一下。接着2指着司机对新娘说：再擦一次。

新娘这次的毛巾贴在司机脸上时，使他感到疼痛难忍，仿佛用很硬的刷子在刷他的脸。而按住他脑袋的五个手指象是生锈的铁钉。但是毛巾和手指消失之后，司机开始痛苦不堪。他清晰地感到了自己狼狈的处境，他听到四周响起一片乱糟糟的声音，那声音真象是一场战争的出现。他看到坐在对面的2脸上倾泻着得意的神采，2的脸一半鲜艳，一半阴沉。2拿出了一沓钱，对司机说：这四百元买你此刻身上的短裤。

司机听到了一阵狂风在呼啸，他在呼啸声里坐了很久，然后才站起来离开座位朝厨房走去。走入厨房以后他十分认真地将门关上，他感到那狂风般的声音减轻了很多，因此他十分满意这间厨房。厨房里的炉子还没有完全熄灭，在惨白的煤球丛里还有几丝红色的火光。几只锅子堆在一起显得很疲倦，而一叠碗在水槽里高高隆起。接着他看到了一把菜刀，他将菜刀拿在手中，试试刀锋，似乎很锋利。然后他走到窗前，他看到窗外的灯光斑斑驳驳，又看

到了一条阴沟一样的街道，街上一个人在走去。随后他往对面一座平房望去，透过一扇窗户他看到了一个少女的形象。少女似乎穿着一件黑色上衣，少女在洗碗，少女在洗碗时微微扭动着身体，她的嘴似乎也在扭动。他于是明白了她正在唱歌，虽然他听不到她的歌声，但他觉得她的歌声一定很优美。

四

2在司机走入厨房以后也才投入了那一片狂风般的笑声中，笑声持续了很久，然后才象一场雨一样小了下去。2感到应该去厨房看看司机正在干什么，于是他站起来朝厨房走去。他走去时感到所有人的目光在与他一同前往，他知道他们都想看看此刻司机的模样。他走到门前时，发现从门缝里正在流出来几条暗色的水流，他对这个发现产生了兴趣，所以他蹲下身去，那水流开始泛出一些红色来，但他觉得还是没有看清，于是就伸出手指在水流里蘸了一下。再将手指伸回到眼前，这次他确信自己看到了什么。他站起来后感到自己不知所措，然后他转回身准备离开这里，可他发现他们正奇怪地望着他，他犹豫了。此后只好又转回身去，他有点紧张地去推厨房的门，他看到自己的手伸过去时象是风中的一根树枝。他只将门打开一条缝，根本没有看到司机就立刻将门关上。他再次转回身去，他想朝他们笑一下，可他的脸仿佛已经僵死过去没法动。他听到

有人在问他：在干什么？他不知道自己该如何回答，他感到自己正在走过去。他又听到有人在问：是不是在脱短裤？他不由地点点头，于是他听到了一片象是飞机俯冲过来的笑声。他走到自己的椅子旁稍微站了一会，随后就朝楼梯走去。他听到有人在问他什么，但他没有听清。他已经走到楼梯口了。几个醉汉此刻横竖在楼梯上打呼噜。他小心翼翼地绕过他们，一步一步走下了楼梯，然后来到了街上。

那时候街上寂静无人，只有路灯灰色的光线在地上漂浮，一股冷风吹来仿佛穿过了他的身体。这时他听到身后有轻微的脚步声，那声音象是一颗颗小石子节奏分明地掉入某一口深井，显得阴森空洞，同时中间还有一段“啞”的声响。他知道是司机在追出来了。他不敢回头，只是尽量往亮处走。他感到自己每当走到路灯下时，身后的脚步声便会立刻消失，而一来到阴暗处时，那声音又在身后出现了。所以他一来到路灯下时便稍微站了一会，那时候他觉得身上的灯光很温暖。随即他又拚命地跑过一段阴暗，到另一盏路灯下。他在跑动时明显地感到身后的声音也加快了。他觉得他们之间始终保持着一段距离，没有拉长也没有缩短。

后来他看到自己的家了，那幢房屋看去如同一个很大的阴影，屋顶在月光里流淌着阴森可怖的光线。他走到近前，一扇门和几扇窗户清晰地出现在眼前，这时身后的声音蓦然消失。他不由地微微舒了

口气，可这时他眼前出现了一片闪烁闪烁的水，那条通往屋门的路消失了，被一片水代替。他知道司机就在这一片闪烁的水里。他双腿一软，跪在了地上。他听到自己的声音在说：饶了我吧。那声音在空气里颤抖不已。他那么跪了很久，可眼前的一片闪烁没有消失。于是他再次说：饶了我吧。随即便呜呜地哭了起来。他说：我不是有意要害你。但是那一片闪烁仍然存在。他便向这一片闪烁拼命磕头，他对司机说：你在阴间有什么事，尽管托梦给我，我会尽力的。他磕了一阵头再抬起眼睛时，看到了那条通往屋门的小路。

第 四 节

一

在司机死后一个星期，接生婆在一个没有风但是月光灿烂的夜晚，睡在自己那张宽大的红木床上时，见到了自己的儿子。仿佛是天还没有亮的时候，儿子心事重重地站在她的床前。她看到儿子右侧颈部有一道长长的创口，血在创口里流动却并不溢出。儿子告诉她他想媳娶妇了。她问他看准了没有。他摇摇头说还没有。她说是不是要我替你看一个。他点点头说正是这样。

接生婆是在这个时候听到外面叫门的声音，她

醒了过来。她听到门外有人在叫着她的名字，屋外的月光通过窗玻璃倾泻进来，她看到窗户上的月光里有一个人的影子在晃动。她觉得那叫门的声音有些古怪，那声音似乎十分遥远，可那个人却分明站在窗前。她从床上爬起来，穿上衣服后走过去打开房门，一个她从未见过的人站在她面前，她感到这人的脸很模糊，似乎有点看不清眼睛、鼻子和嘴巴。她问他：你是谁？

那人回答：我住在城西，我的邻居要生了，你快去吧。

她家的男人呢？接生婆问：一个女人要生孩子了，却是一个邻居来报信，她感到有些奇怪。

她家没有男人。那人说。

接生婆再次感到眼前这个人的说话声很遥远。但她没怎么在意，她答应一声后回到房内拿了一把剪刀，然后就跟着他走了。

在路上时接生婆又一次感到很奇怪，她感到走在身旁这人的脚步声与众不同，那声音很飘忽。她不由朝他的脚看了一眼，可她并没有看到。他好象没有腿，他的身体仿佛是凌空在走着。但是她觉得自己也许是眼花了。

不久之后，很多幢低矮的房屋在眼前出现了，房屋中间种满了松柏。接生婆走到近前时不知为何跌了一跤，但是她没感到自己爬起来，跌下去时仿佛又在走了。她跟着这人在房屋与松柏之间绕来绕去地

走了一阵后，来到了一幢房门敞开的屋子前，她看到一个女人躺在一张没有颜色的床上。她走进去后发现这个女人全身赤裸，女人的皮肤象是刮去鳞片后鱼的皮。她感到这个女人与站在身旁的男人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她的脸也很模糊，而且同样也很难看到她的双腿。但是接生婆的手伸过去时仿佛摸到了她的腿。接生婆开始工作了，这是她有生以来最困难的一次接生。但是那个女人竟然一声不吭，她十分平静地躺在那里。接生婆的手在触摸到女人皮肤时，没有通常那种感觉，而似乎是触摸到了水。那女人在接生婆手上的感觉恍若是一团水。接生婆感到自己的汗水从全身各处溢出时冰冷无比。很久之后，婴儿才被接生出来。奇怪的是整个过程竟然没让接生婆看到一滴血的出现。刚刚出生的婴儿没有啼哭，它象母亲一样平静。婴儿的皮肤也与它母亲一样，象是刮去鳞片后鱼的皮，而且接生婆捧在手里时，也仿佛是捧着一团水。她拿起剪刀去剪脐带，似乎什么也没剪到，但她看到脐带被剪断了。这时那个男人端上来一碗面条，上面浮着两个鸡蛋。接生婆确实饿了，她就将面条吃了下去，她感到面条鲜美无比。然后那个男人将她送出屋门，说声要回去照顾就转身进屋了。于是接生婆按照刚才走过的路，又绕来绕去地走了出去。她觉得出去的路比进来时长了很多。在这条路上，她遇到了算命先生的儿子。她看到他那细长的身体象一株树一样站在两幢房屋

中间，他好象是在东张西望。接生婆走上去问他这么晚了怎么还在这里？他回答说他还是才来这里的。她感到他的声音也有些遥远。她问他在找什么？他说在找他住的那间屋子。然后他象是找到了似地往右边走去了。接生婆也就继续往前走，走到刚才跌倒的地方时，她又跌了一跤，但她同样没感到自己爬起来，她只感到自己在往前走。

二

接生婆回到家中后感到了从未有过的疲倦，所以一躺到床上，她就觉得自己象是死去一般昏睡了过去。待她醒来时已是接近中午的时候了。她听到院里传来说话的声音，她就从床上爬起来，当她向门口走去时，感到自己的两条腿象棉花一样软绵绵。

7那时候坐在自己家门口的一把竹椅里，他的妻子站在一旁。7的妻子正和4的父亲在说着关于4夜晚梦吃的事。7似乎是在听着他们说话，他那张灰暗的脸毫无表情，他的眼睛一直看着他的儿子，他儿子正兴冲冲地在院内走来走去，那大脑袋摇摇晃晃显得有些沉重。接生婆站到了门口。此刻4推开院门进来了，4的出现，使她父亲和7的妻子的对话戛然而止。4走进来时脸色十分阴沉，但她身上的红色书包却格外鲜艳。4低着头从父亲身旁走过，走入了敞开的屋门。3的孙儿这时也从屋内出来了，他似乎是听到了4进来的声响，他站到院子里小心翼翼地望着4

走入的屋门。接生婆问7是不是感到好一点了。她听到自己的声音在空中显得很迟钝。7听到了她的问话，就抬起混浊的眼睛看了她一眼，随即又低下头去。他没有回答她，但他的妻子回答了。他妻子说还是老样子。接生婆便建议7去看看算命先生。她说没准在命上遇到了什么麻烦的事。7的妻子早就有此打算，听了接生婆的话后，她不由朝丈夫看了看。7仿佛没有听到她们的话，他的脑袋耷拉着象是快要断了。倒是4的父亲点了点头，他说是应该去看看算命先生。他想起了自己昨夜梦语不止的女儿。接生婆点了点头。她听到有人在问她昨夜谁在叫唤，她才发现3也站到院子里来了。3的脸上近来出现了象蜡一样的黄色。她在询问接生婆之后，立刻从嘴里发出了一阵令人恶心的空呕声，随后她眼泪汪汪地直起腰来。

接生婆告诉3：是城西一户人家的女人生孩子。

哪户人家。3问。

接生婆微微一怔。她没法做出准确的回答，她只能将昨夜所遇的一男一女，以及那幢房屋告诉3。

3听后半晌没有说话，她想了好一阵才说城西好象没有那么一户人家。她问接生婆：在城西什么地方？

接生婆努力回想起来，依稀记得是走过那破旧的城墙门洞以后，才看到那无数低矮的房屋。

3十分惊愕，她告诉接生婆那里根本没有什么房

屋，而是一片空地。

3的话使接生婆猛然惊醒过来，她才意识到自己昨夜去过的是什么地方。她发现7的妻子正吃惊地望着她。7却依旧垂着脑袋，4的父亲刚才进屋去了。7妻子的目光使她很不自在。接生婆觉得自己站在这里已经不合适，她想走回屋内，可是昨夜所遇使她无法能在屋中安静下来。因此她站了一会以后就朝院门外走去了。

接生婆走在街上时，昨夜那个男人与她一起行走的情景复又出现。那模糊的脸和没有双腿的脚步声。于是接生婆已经预料到她一旦走过那破旧的城墙门洞以后，她将会看到什么。

此后的事实果然证实了接生婆的预料。当她走到昨夜看到无数房屋的地方时，她看到了一片坟墓，坟墓中间种满了松柏。接生婆听到自己心里发出了几声象是青蛙叫唤的声响。她呆呆地站了一会，然后就象昨夜绕来绕去一样，走入坟墓之中。有些坟墓已经杂草丛生，而另一些却十分整齐。后来她在一座新坟墓前站住了脚，她觉得昨夜就是在这里走入那座房屋的。呈现在她眼前的这座坟墓上没有一棵杂草，土是新加的。坟墓旁有一堆乱麻和几个麻团。坟顶上插着一块木牌，她俯下身去看到了一个她听说过的名字，这是一个女人的名字，接生婆想起了在一个月以前，这个带着身孕的女人死了。

接生婆在走出坟场时，回想出了昨夜与算命先

生儿子相遇的情景，她感过心里有一种想见到他的迫切愿望，所以她就向算命先生的家走去。在离算命先生的家越来越近时，昨夜的情景也就越来越生动了。她看到了瞎子。那时候近旁中学的操场上传来一片嘈杂响亮的声音，瞎子正十分仔细地将这一片声音分成几百块，试图从中找出属于4的那一块声音。瞎子脸上的神色让接生婆体会到了某种不安，这不安在她站到算命先生家门口时变成了现实。

算命先生的屋门敞开着，她看到里面蔓延着丧事气息。屋门的门框上垂下来两条白布，正随风微微掀动。她知道是算命先生的儿子死了，而不会是算命先生。

听到门口有响声，算命先生拄着一根拐杖出现了。他告诉接生婆这段日子他不接待来客。望着算命先生转身进屋的背影，接生婆发现他苍老到离死不远了。同时她想起了多种有关他的传闻，她想他的五个子女都替他死光了，眼下再没人替他而死，所以要轮到他自己了。算命先生刚才说话的声音，回想起来也让接生婆感到有些遥远，那沙哑的声音仿佛被撕断似的一截一截掉落下来。

接生婆回到家中以后，再次回想起自己昨夜的经历时，那一碗面条和面条上的两个鸡蛋出现了。这使她感到恶心难忍，接着就没命地呕吐起来，两侧腰部象是被^人用手爪一把把挖去般的疼痛。吐完以后，她眼泪汪汪地看到地上有一堆乱麻和两个麻

团。

三

已年近九十的算命先生，一共曾有五个子女，前四个在前二十年里相继而死，只留下第五个儿子。前四个子女的相继死去，算命先生从中发现了生存的奥秘，他也找到了自己将会长生下去的因由。那四个子女与算命先生的生辰八字都有相克之处，但最终还是做父亲的命强些，他已经将四个子女克去了阴间。因此那四个子女没有福份享受的年岁，都将增到算命先生的寿上。因此尽管年近九十，可算命先生这二十年来从未体察身体里有苍老的迹象。这一点在算命先生采阴补阳时得到了充分的证实。采阴补阳是他的养生之道，那就是年老的男人能在年幼的女孩的体内吮吸生命之泉。而他屋中的那五只公鸡，则是他防死之法。尚若阴间的小鬼前来索命，五只公鸡凶狠的啼叫会使它们惊惶失措。

每月十五是算命先生的养生之日，这一日他便会走出家门，在某一条胡同里他会看到一个十一、二岁的女孩正无所事事地站在那里，他就将她带回家中。对付那些小女孩十分方便，只要给一些好吃的和好玩的。他找的都是些很瘦的女孩，他不喜欢女孩赤裸以后躺在床上的形象是一堆肥肉。

算命先生的儿子是在这月十五的深夜，这一日即将过去时猝然死去的。但还是傍晚儿子回到家中

时，算命先生就从他脸上看到了奇怪的眼神。在此前一小时，一个十一岁的女孩刚刚离去。

那是一个其瘦无比的女孩，女孩赤裸以后躺在床上时还往嘴里送着奶糖。那两条瘦腿弯曲着，弯曲的形态十分迷人。女孩用眼睛看了看他，因为身体的瘦小，那双眼睛便显得很大。他的手触摸到她的皮肤时有一种隔世之感。每月十五的这个时候，坐在离此不远的街口的瞎子，便要听到从这里发出的一阵撕裂般的哭叫声，现在这种叫声再次出现了。那声音传到瞎子耳中时，已经变得断断续续十分轻微，尽管这样，瞎子还是分辨出了这不是自己正在寻找的那个声音。

女孩离去以后，算命先生便坐入一把竹椅之中。他为自己煮了一碗黄酒糖鸡蛋，坐在椅子中喝得很慢。他感到自己仿佛是刚从澡堂里出来，有些疲倦，但全身此刻都放松了，所以他十分舒畅。他喝着的时候，觉得有一股热流在体内回旋，然后又慢慢溢出体外。

儿子回到家中时，算命先生正闭目养神，他是睁开眼睛后才发现儿子奇怪的眼神的。在前四个子女临终前，他也曾看到过类似的眼神。

儿子吃过晚饭以后又出去了，回来时已是深夜。那时算命先生已经躺在床上。他听着儿子从楼梯走上来的脚步声，脚步很沉重。然后借着月光他看到儿子瘦长的影子在脱衣服，接着那影子孤伶伶地

躺了下去。

第五个儿子的死，使算命先生往日的修养开始面临着崩溃。他感到前四个子女增在他寿上的年岁已经用完，现在他是在用第五个儿子的年岁了，而此后便是寿终的时刻。他觉得第五个儿子只能让他活几年，因为这个儿子也活得够长久了，竟然活到了五十六。算命先生明显地感到自己的身体正在枯萎下去。这一日他发现那五只公鸡的啼叫，也不似从前那么凶狠。这个发现使他意识到公鸡也衰老了。

四

半个月以后的一个夜晚，开始有些恢复过来的算命先生，听到了敲门的声音。这声音使算命先生一时惊惶失措。随后他听到了有人在叫他的名字，听声音象是一个女人。能从声音里分辨出敲门者的性别，使算命先生略略有些心定。于是他小心翼翼地走到门旁，然后无声地蹲了下去，将右眼睛贴到一条门缝上，通过外面路灯的帮助，使他看到了两条粗腿。腿的出现使他确定敲门者是人，而不是他所担心的无腿之鬼。因此他打开了屋门。

3出现在他眼前，他认识3。3的深夜来访，使算命先生感到不同寻常。

3在一把椅子上坐下以后，朝算命先生颇为羞涩地一笑，然后告诉他她怀孕了。

面对这个六十多岁的女人怀孕的事实，算命先

生并不表现出吃惊，他只是带着明显的好奇询问播种者是谁？

于是3脸上出现了尴尬的红色。3尽管犹豫，可还是如实告诉算命先生，是她孙儿播下的种。

算命先生仍然没有吃惊，3却急切地向他表白她实在不愿意干那种事，她说她是没有办法，因为她不忍心看着孙儿失望的模样。

3的夜晚来访，是要算命先生算算腹中婴儿是否该生下来。

算命先生告诉她：要生下来。

但是3为婴儿生下以后，是她的儿女还是她的重孙而苦恼。

算命先生说这无关紧要，因为他愿意抚养这个孩子，所以她的担忧也就不存在了。

第五节

算命先生儿子的死去，尽管瞎子没法知道，但是连续一月瞎子不再感到这个瘦长的人从他身旁走过了。这个人走过时，他会感到一股仿佛是门缝里吹来的风。这人与别人明显不同，所以瞎子记住了他。这人的消失使瞎子的内心更加感到孤单。

4的声音也已经很久没有出现，尽管附近那所中

学依旧时刻发出先前那种声音，那种无数少男少女汇聚起来的声音，那种有时十分整齐有时又混乱不堪的声音。但是他始终无法从中找出4的声音。在上学和放学的时候，瞎子听着那些声音三三两两从他身旁经过，他曾在那时候听到过4的笑声，可已是很久以前的事了。4的笑声使瞎子黑暗的视野里出现了一串微微闪烁的光环，他看着那串光环的出现与消失，这些都发生在瞬间。4的声音最初出现时仿佛滴着水珠，而最后出现时却孤苦伶仃。这中间似乎有一段漫长的历程，然而瞎子却感到这些都发生在瞬间。

这时候4正朝瞎子走来，她的父亲走在旁边。瞎子听到了有两个人走来的脚步声，一个粗鲁，一个却十分细腻，但是瞎子并不知道是4在走来。4走到瞎子近旁时，发现瞎子枯萎的眼眶里有潮湿的亮光，这情景使她对即将走到的地方产生了迷惑之感。她与父亲从瞎子身旁走过，不久就走入了算命先生总是敞开的屋门。

然后几辆板车从瞎子面前滚动了过去，一辆汽车驰过时瞎子耳边出现一阵混浊的响声。他听到街上有走动的声音和说话的声音，刚才汽车驰过这时扬起的一片灰尘此刻纷纷扬扬地罩住了他。街上说话的是几个男子的声音，那声音使瞎子感到如同手中捏着一块坚硬粗糙的石头。有一个女人正在叫着另一个女人的名字，另一个女人说话时带着笑声，她

们的声音都很光滑，让瞎子想到自己捧起碗时的感觉。4的声音是在此后再度出现的。

二

4出现在算命先生的眼前时，刚好站在一扇天窗下面，从天窗玻璃上倾泻下来的光线沐浴了她的全身，她用一双很深的眼睛木然地看着算命先生。

听完4父亲的叙述，算命先生闭上眼睛喃喃低语起来，他的声音在小屋内回旋，犹如风吹在一张挂在墙上的旧纸沙沙作响。4的父亲感到他脸上的神色出现了某种运动。然后算命先生睁开了眼睛，他的眼睛令人感到没有目光。他告诉4的父亲：每夜梦语不止，是因为鬼已入了她的阴穴。

算命先生的话使4的父亲吃了一惊，他望着算命先生莫测深浅的眼睛，问他有何救女儿的法术。

算命先生微微一笑，他的笑容使4的父亲感到是一把刀子割出来似的。他说有是有，但不知是否同意。

4听着他们的对话，4所听到的只是声音，而没有语言。算命先生的形象恍若是一具穿着衣服的白骨，而这间小屋则使她感到潮湿难忍。她看到有五只很大的公鸡在小屋之中显得耀武扬威。

在确认4的父亲没有什么不答应的事以后，算命先生告诉他：从阴穴里把鬼挖出来。

4的父亲惊骇无比，但不久之后他就默许了。

4在这突如其来的现实面前感到不知所措。她只能用惊恐的眼睛求助于她的父亲。但是父亲没有看他，父亲的身体移到了她的身后，她听到父亲说了一句什么话，她还未听清那句话，她的身体便被父亲的双手有力地掌握了，这使她感到一切都无力逃脱。

算命先生俯下身撩开了4的衣角，他看到了一根天蓝色的皮带，皮带很窄，皮带使算命先生体内有一股热流在疲倦地涌起来。皮带下面是平坦的腹部。算命先生用手解了4的皮带，他感到自己的手指有些麻木。他的手指然后感受到了4的体温。4的体温象雾一样洋溢开来，使算命先生麻木的手指上出现了潮湿的感觉。算命先生的手剥开几层障碍后，便接触到了4的皮肤，皮肤很烫，但算命先生并没有立刻感受到。然后他的手往下一扯，4的身体便暴露无遗了。可是展现在算命先生眼中时，是一团抖动不已的棉花。

4的挣扎开始了，但是她的挣扎徒劳无益。她感到了自己身体暴露在两个男人目光中的无比羞耻。

三

那个时候瞎子听到了4的第一次叫声，那叫声似乎是冲破4的胸膛发出来的，里面似乎夹杂着裂开似的声响。叫声尖利无比，可一来到屋外空气里后就四分五裂。声音四分五裂以后才来到瞎子耳边。因

此瞎子听到的不是声音的全部，只是某一碎片。4的声音突然出现，使瞎子因为过久的期待而开始平静的内心顷刻一片混乱。与此同时，4的叫声再度传来。此时4的叫声已不能分辨出其中的间隔了，已经连成一片。传到瞎子耳中时，仿佛是无数灰尘纷纷扬扬掉入在瞎子的耳中。声音持续地出现，并不消去。这使瞎子感过自己走入了4的声音，就象走入自己那间小屋。但是瞎子开始听出这声音的异常之处，这声音不知为何让瞎子感到恐惧。在他黑暗的视野里，仿佛出现了这声音过来时的情景，声音并不是平静而来，也不是兴高采烈而来，声音过来时似乎正在忍受被抽打的折磨。

瞎子站了起来，他迎着这使他害怕的声音，摸索着走了过去。他似乎感到了这迎面而来的声音如一场阵雨的雨点，扑打在他的脸上，使他的脸隐隐作痛。声音在他走去的时候越来越响亮，于是他慢慢感到这声音并不仅仅只是阵雨的雨点。他感到它似乎十分尖利，正刺入他的身体。随后又感到一幢房屋开始倒塌了，无数砖瓦朝他砸来。他听出了中间短促的喘息声，这喘息声夹杂在其中显得温柔无比，仿佛在抚摸瞎子的耳朵，瞎子不由潸然泪下。

瞎子走到算命先生家门时，那声音骤然降下去，不再象刚才那样激烈，降落为一片轻微的呜呜声，这声音持续了很久，仿佛是一阵风在慢慢远去的声。然后4的声音消失了。瞎子在那里站了很久，

接着才听到从前面那扇门里响出来两个人的脚步，一个粗鲁，一个却显得十分沉重。

四

在4回到家中的第二天，7由他妻子搀扶着去了算命先生的家。他们是第一次来到算命先生的小屋，但是他们并不感到陌生。在此之前，一间类似的小屋已经在他们脑中出现过几次了。

7在算命先生对面的椅子坐下后，算命先生令人感到不安的形象却使7觉得内心十分踏实。灰白的7在苍白的算命先生面前，得到了某种安慰。

7的妻子站在他们之间，她明显地感受到自己的健康。但是这种感受让她产生了分离之感。

算命先生在得知他们的来意以后，立刻找到了7的病因。他告诉7的妻子，7与他儿子命里相克。

算命先生是在他们的生肖里找到7的病因的；他向她解释：因为7是属羊的，而他儿子却是属虎的，眼下的情景是羊入虎口。

7已经在劫难逃，他的灵魂正走在西去的路途上。

算命先生的话使7和他的妻子一时语塞。7不再望着算命先生，他低下了头，他的眼中出现了一块潮湿的泥地，他感到自己的虚弱就在这块泥地的上面。7的妻子这时问算命先生：有何解救的办法？

算命先生告诉她，唯一的解救办法就是除掉她

的儿子。

她听后没有说话，算命先生的模样在她的视线里开始模糊起来，最后在她对面的似乎不再是一个
人，而是一块石头。她听到丈夫在身旁呼吸的声音，7的呼吸声让她觉得自己的呼吸也曲折起来。

算命先生说所谓除掉并非除命，只要她将五岁的儿子送给他人，从此断了亲属血缘，7的病情就会不治自好。

算命先生的模样此刻开始清晰起来，但她将目光从他身上移开，看看低垂着头的7，然后又抬头看看从天窗上泄漏下来的光线，她的眼睛微微眯了起来。

算命先生表示如果她将儿子交给别人不放心，可交他抚养。

算命先生收养7的儿子，他觉得是一桩两全其美的好事。7可以康复，而他膝下有子便可延年益寿。虽然不是他亲生，但总比膝下无子强些。尽管7的儿子在命里与他也是相克，但算命先生感到自己阳火正旺，不会走上此刻7正走着的那条西去的路。

他指着那五只正在走来走去的公鸡，对7的妻子说：如果不反对，你可从中挑选一只抱回家去。只要公鸡日日啼叫，7的病情就会好转。

五

4在那天回到家中以后，从此闭门不出。多日之

后，4的父亲在一个傍晚站在院中时，蓦然感到难言的冷清。司机死后不久，接生婆也在某一日销声匿迹，没再出现。她家屋檐上的灰尘已在长长地挂落下来，望着垂落灰尘的梁条，他内心慢慢滋生了倒塌之感。3的离去也有多日，她临走时只是说一声去外地亲戚家，没有说归期。她的孙儿时时无精打采地坐在自家门槛上，丧魂落魄地看着4的屋门。7由他的妻子搀扶着去过了算命先生的家。他没有向他们打听去算命先生那里的经过，就象他们也不打听4一样。他只是发现在那一日以后，再也不见那脑袋很大的孩子在院里走来走去，取而代之的是一只公鸡，一只老态龙钟在院中走来走去的公鸡。

7的病似乎有些好转了，7有时会倚在门框上站一会儿，7看着公鸡的眼神有时让4的父亲感到吃惊，7的目光似乎混乱不堪。尽管7原先的病有些好转，可他感到有一种新的病正爬上7的身体，而且这种病他在7妻子身上同样也隐约看到。后来他在自己女儿身上也有类似的发现。女儿此后虽然夜晚不再梦语，但她白天的神态却是恍恍惚惚。她屡屡自言自语，脸上时时出现若即若离的笑容，这种笑不是鲜花盛开般的笑，而是鲜花凋谢似的笑。

院中以往的景象已经一去不返，死一般的寂静在这里偷偷生长。从接生婆屋檐上垂落下来的灰尘，他似乎看到了这院子日后的状况。不知从那一日开始，他感到这院里隐藏着一股腐烂的气息。几

日以后，气息趋向明显。又过几日，他才能确定气息飘来的方向，接生婆那门窗紧闭的屋子在这个方向正中。

也是这几天里，他听到了一个少女死去的消息。他是在街上听到的，那少女死在江边一株桃树下面。她身上没有伤痕，衣服也是干的。对于她的死，街上议论纷纷。那少女是他女儿的同学，他认识少女的父亲，常常去江边钓鱼。他记得她曾到他家来过，有一次她进来时显得羞羞答答，她在院子里站了一会，就是他现在站着的这个地方。

第六节

接生婆在那天呕出了一乱堆麻和两个麻团以后，感到自己的身体开始变得飘忽了。她向那张床走去时，竟然感受不到自己的身体，她的身体很象是一件大衣。而且当她在床上躺下来的时，觉得自己的身体如同一件扔到床上的衣服似地瘪了下去。然后她看到了一条江，江水凝固似地没有翻滚，江面上飘浮着一些人和一些车辆。她还看到了一条街，街道却在流动，几条船在街道上行驶，船上扬起的风帆象是破烂的羽毛插在那里。

司机经常在接生婆梦里出现，但是那天晚上没有来到她的梦里。在夕阳西下炊烟四起的时候，接

生婆的视野里出现了一片永久的黑暗。接生婆的死去，堵塞了司机回家的路。

但是那天晚上，2的梦里走来了司机。那时候2正站在那条小路上，就是曾被一片闪烁掩盖过的小路。2看到司机心事重重地朝他走来。司机的手正插在口袋里，似乎在寻找什么，或者只是插插而已。

司机走到他前面，愁眉苦脸地告诉他：我想娶个媳妇。

2发现司机右边的脖子上有一道长长的创口，血在里面流动却并不溢出。

2问他：是不是缺钱没法娶？

司机摇摇头，司机的头摇动时，2看到那创口里的血在荡来荡去。

司机告诉他：还没找到合适的人。

2问司机：是不是需要我帮助？

司机点点头说：正是这样。

此后每日深夜来临，2便要 and 司机在这条小路上发生一次类似的对话。司机的屡屡出现，破坏了2原有的生活，使2在白天的时候眼前总有一只虚幻的蜘蛛在爬动。这种情形持续了多日，直到这一日2听说6的女儿死在江边的消息时，他才找到一条逃出司机围困的路。

二

回想起来，6的女儿的死似乎在事前有过一些先

兆。那个身穿羊皮茄克的人再次路过这里以后，6开始发现女儿终日坐在墙角了，女儿坐在那里恍若是一团暗影。但是6并没有把这些放进心里，因为6一直没看出她身上正在暗暗滋长的东西，这些东西在她前面六个姐姐身上显然没有。事到如今，6才感到他和那个身穿羊皮茄克的人的谈话，女儿可能偷听了。他想起那天送羊皮茄克出门时，他看到女儿怔怔地站在房门外。

本来当初羊皮茄克就要带走他女儿，只是因为他节外生枝才没有。他告诉羊皮茄克他的这个女儿远远胜过前面六个，所以他对按照惯例支付的三千元很难接受，他提出增加一千。羊皮茄克的坚持没有进行很久，在短暂的讨价还价之后，他便做出了让步。但他提出先把女孩带走。先付上三千，另一千随后通过邮局寄来。6当然拒绝了，除非现交四千元，他才答应将他女儿带走。羊皮茄克说身上的钱不够，虽然四千还是可以拿出来，但在路途上要化一笔钱，所以只好一个月以后再来。

在约定的日子临近时，6的女儿躺到了江边的一株桃树下面。那时候6正坐在城南的一座茶馆里，自从那次在江边的奇异经历以后，6不再去江边钓鱼，而是每日坐到茶馆里来了。有关他女儿的消息，是他的一个邻居告诉他的。那个邻居去江边看死人后，在回家的路上从茶馆敞开的门里看到了6，他告诉6他正在到处找他。这个消息使6顿时眼前一片昏

暗，然后羊皮茄克的形象在他脑中支离破碎地出现了。座的茶客对6听到如此重大的消息以后仍然坐着邻不动感到惊讶，他们催促他赶快去江边。但是6没有听到他们在说话，他的眼睛望着门外的一根水泥电线杆，他看到那电线杆上贴着一张纸条，那是一张关于治疗阳痿的广告。6没法看清上面的字，但是羊皮茄克的形象此刻总算拼凑完整了，尽管那形象有无数杂乱的裂缝。可6明确地想起了这人再过两天就要来到，6仿佛看到他右面的衣服口袋显得肿胀的情景。这时他才深深意识到当初不让羊皮茄克带走女儿是一个很大的错误。他对自己说：这是报应。

尽管那条江已使6感到毛发悚然，但既然女儿躺在那里，他也只得去了。他在走去的时候，仿佛感到女儿死在江边是有所目的的。这个想法在他接近江边时变得真切起来。当他在远处看到一堆人围在一株桃树四周的时候，他已经猜测到了女儿躺在那里的模样。

不久之后他已经挤入了人堆，那时候一个法医正在验尸。他看到女儿仰躺在地上，她的脸一半被头发遮住了。她的外衣纽扣已经被解开，里面鲜红的毛衣显得很挑逗。他才发现女儿的腰那么纤细，如果用双手卡住她的腰，就如同卡住一个人的脖子。然后他注意到了女儿脚，那是一双孩子脚，赤裸的脚趾微微向上翘着。

这时候一个警察拍了拍他的肩，他转过头去看

到了一张满是胡子的脸。

警察问他：她是不是你的女儿？

他疲倦地点点头。

警察告诉他：你女儿的死因要过些日子才能明确答复你。

他对这句话不感兴趣，他觉得他不需要他们答复，他觉得自己应该离开一会，这地方使他站着有点不知所措。于是他转身往外挤。那时候警察又拍了他一下，这次警察对他说：待会儿有几个问题要问你。

6挤出去以后，立刻感到身后有几个人的脚步声。但他没在意，他走到堆满木材的地方时，身后有一个人跑到了他的前面，那人用眼睛暗示了一下他儿女躺着的地方，然后低声说：我买了。

6微微一怔，但他随后就明白了那意思。他以同样低的声音问：出多少？

那人将右手的五个手指全部伸开。

五千？6问。

但是那人摇了摇头。

于是6明白这人只是出五百，他摇摇头，表示不卖。那人还想讨价还价，可第二个人已经赶上了。第二个人伸出一个手指偷偷放入6的右手手掌。6知道这人愿意出一千，但他还是摇摇头。

第三个人走到他面前时，他将两个手指主动插入那人的手掌，告诉他要出两千才卖。那人迟疑了

一会，伸出手指暗示愿出一千五百。可6立刻就摆摆手，转过身去了。

2是在这个时候赶来的，当6伸出两个手指时，他丝毫没有犹豫，他一把捏住了6的两个手指，然后抖动了几下。

于是6心安理得地在那堆木材上坐了下来，2朝那一堆围着的人看了看，也在木材上坐下。他们现在都在等着这一堆人散去。

三

接生婆的死被发现，还是在2为6的女儿送葬以后。6的女儿死去的消息在城内纷纷扬扬，有关她死因的猜测一日生出一种，但是为她送葬的事却几乎无人知道。为她送葬的只有2一个人。当2将她的骨灰盒捧到家中以后，他接下去要做的便是去司机家，他需要得到司机的骨灰。然后2发现司机的母亲已经死去了。

其实那院子里的其他几个人早就有此疑心，因为那股腐烂气息越来越浓烈，那气息由风伴随着在他们房中进进出出。而且从多日前看着接生婆走入家中以后，他们再没看到她出来。但是他们中间谁也没把这话说出口，虽然他们在腐烂的气息里生活得十分恶心。

2在走入这个院子时，这股气息使他惊诧不已，当他走到司机家门前时，他感到另外三个门口都站

了人，他们都在看着他。2那时候已经发现这股令人痛苦的气息就来自眼前这个房间。他敲了敲门，里面也响起了敲门的声音，但是除此而外什么动静也没有。于是他就推了一下，门发出了一声使他战栗的吱呀声，门没有上锁。从那裂开的一条门缝里，一股凶狠的腐烂气息朝他扑打过来，使他一阵头晕。但他还是继续将门推开，并且走了进去。里面一片昏暗，满屋子翻滚的腐烂味使他眼泪直流。他走进去以后看到了躺在床上的接生婆，接生婆脸上的五官已经模糊不清，那脸上有水样的东西在流淌，所以他的脸显得亮晶晶的。2看了一眼后立刻将目光移开。接着他走入了另一间屋子，他在这间屋子里找到了司机的骨灰盒。骨灰盒放在一张桌子上，那是一张用来打牌打麻将的桌子。2捧着司机的骨灰盒出来以后，通过泪汪汪的眼睛，他看到那几个站在自己房门口的人都是水淋淋的，他告诉他们：已经烂掉了。

2回到家中以后，将司机的骨灰盒和6的女儿的骨灰盒并排放在一起。然后请来四位纸匠，用白纸做出了一套组合式家具，以及冰箱彩电之类的家用电器。四位纸匠昼夜而作，三日后便全部完成。接着2请了一位唢呐吹手和几个拉板车的。把纸匠们的作品放在板车上，第一辆板车上放着司机与6的女儿的骨灰盒。唢呐吹手和2走在最前列，在尖利的喜调声里，司机和6的女儿的婚礼在街上开始了。

他们走在城内主要街道上，街上的风将那套组

合家具吹得歪歪斜斜，如同一个孩子手下的画。这情景吸引了街上所有的人，他们象几片水一样围了上去。2心想总算对得起司机了。他回答了他们的询问，高声告诉他们是谁与谁的喜事。他看到街两旁几乎所有的窗口都有脑袋挂在那里，有一些窗口挂着好几个脑袋。他们也经过了瞎子端坐的那条街。从尖利的喷呐声里，瞎子知道正在走来一个婚礼。

婚礼的行走经过了那破旧的城墙门洞以后，来到了城西坟场上。一个新坟已经掘好。2将司机和6的女儿的骨灰盒放入坟中。然后盖土，土盖下去时有几块石子击在骨灰盒上，发出几声清脆的响声，那响声透出了隐藏的喜悦。接着纸匠们的作品被堆在坟墓四周，2点燃了火。一群火象是一群马一样奔腾而起，一片黑烟在红色的火中缭绕不绝。顷刻之后，火势便跌落下来，于是失去保护的黑烟也立刻四散而去。那烧透以后变得漆黑的纸将坟墓完整地盖住。可是一阵风将纸吹得七零八落，冉冉飘起以后便晃晃悠悠如烟般消散了。

此后，司机不再来到2的梦里。

四

在司机与6的女儿的婚礼行走过去以后，4出现在大街上。她嘴里哼着一支缓慢的曲子，在街道的右侧迟缓走来。在这个没有雨也没有阳光的上午，4的形象显得很灰暗。她那张若有所思的脸，仿佛在

暗示对往事的回首。4走在灰白的水泥路上，很象是一种过去在走来。

4在走来的时候，她的右手正在解开上衣的纽扣，她的动作小心翼翼显得十分优美。纽扣解开以后，她的身体出现了一根树枝似的倾斜，她开始从身上一点一点推开那件上衣，然后抓住衣角，衣服便垂落在地了。她那么走了一会才松开右手，衣服就在街道上迅速地躺了下去，无声无息。接着她剥开了藏青的毛衣，她依旧显得很优美。藏青的毛衣掉落在地以后的模样，很象是一个人正在平静的死去。随后她自始解白色衬衣的纽扣，纽扣解开以后恰好一股微风吹来，使她的衬衣出现了调皮的飘动。衬衣掉下去时显得缓慢多了，似乎是一张白纸在掉落下去。

4走到一棵梧桐树旁，她伸出手抚摸了梧桐树野蛮的树干，然后她将身体靠了上去。她继续哼着那支曲子。她似乎看到前面有很多人都站着没有动，于是她模糊地记忆起很久以前甩了甩钢笔、墨水留在地上的斑点。

4在那个时候解开了皮带，那条黑色长裤便沿着她白晃晃的大腿滑落下去，滑下去时似乎产生了一丝痒的感觉，她不禁微微一笑。她那条粉红色的短裤也随即滑落下去。然后她小心翼翼地从小围裙中伸出了右脚，脚上没有袜子，接着她同样小心地伸出左脚，左脚上也没有穿袜子。她赤裸的脚踩在了

粗糙的水泥地上，她继续往前走。

4赤裸的身体在这个阴沉的上午白得好象在生病。一股微风吹到她稚嫩的皮肤上，仿佛要吹皱她的皮肤了。她一直哼着那支曲子，她的声音很微小，她的声音很象她瘦弱的裸体。她走到瞎子的身旁，她略略站了一会，然后朝瞎子微微一笑后就走开了。

瞎子在此之前就已经听到4的歌声了，只是那时候瞎子还不敢确定，那时候4的歌声让他感到是虚幻中的声音。他怀疑这声音是否已经真实地出现了。但是不久之后，4的声音象是一股清澈的水一样流来了。这水流到他身旁以后并没有立刻远去，似乎绕着他的身体流了一周，然后才流向别处。于是瞎子站了起来，他跟在4的声音后面走向一个他从未去过的地方。

4一直走到江边，此后她才站住脚，望着眼前这条迷茫流动的江，她听到从江水里正飘上来一种悠扬的弦乐之声。于是她就朝江水里走去。冰冷的江水从她脚踝慢慢升起，一直掩盖到她的脖子，使她感到正在穿上一件新衣服。随后江水将她的头颅也掩盖了。

瞎子听到几颗水珠跳动的声音以后，他不再听到4的歌声了。于是他蹲了下去，手摸到温暖潮湿的泥土，他在江边坐了下来。瞎子在江边坐了三日。这三日里他时时听到从江水里传来4流动般的歌声。在第四日上午，瞎子站了起来，朝4的声音走去。

他的脚最初伸入江水时，一股冰冷立刻袭上心头。他感到那是4的歌声。4的歌声在江水慢慢淹没瞎子的时候显得越来越真切。当瞎子被彻底淹没时，他再次听到了几颗水珠的跳动，那似乎是4微笑时发出的声音。

瞎子消失在江水之中，江水依旧在迷茫地流动，有几片树叶从瞎子淹没的地方漂了过去。此后江面上出现了几条船。

三日以后，在一个没有雨也没有阳光的上午，4与瞎子的尸首双双浮出了江面。那时候岸边的一株桃树正在盛开着鲜艳的粉红色。

一九八八年五月五日



文学新星丛书

第八辑

(以发稿先后为序)

格 非：迷 舟

余 华：十八岁出门远行

杨争光：黄 尘

肖亦农：红橄榄

孙 洪：黑鸽子

ISBN 7-5063-0306-X/1·305

定 价：3.90元